

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

學林第十輯



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

——學林第十輯——

目錄

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傅東華（一）

中國南海關係史料述要.....蘇乾英（九）

法蘭西的演義詩.....李健吾（二三）

上海金石錄.....澤人（二三）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4351B

近百年來的

中國文藝思潮

學林第一輯

- 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 吳文祺
- 民國以來我國地理學研究之業績..... 傅東華
- 書同文考..... 金兆梓
- 今尚書論..... 張耀翔
- 中國心理學的發展史略..... 左任
- 最近中國科學測驗之發展及其趨勢..... 何清儒
- 近百年來中國之職業教育及其應取之途徑..... 譚克誠
- 中國黃土之研究..... 古樸
- 從文字學上考察之中國古代婦女..... 胡樸安
- 吳昌碩評傳..... 澤人

生命與生存

學林第二輯

- 生命與生存..... 伏麟
- 民國以來中國之天文工作..... 陳孝燾
- 近百年來之中國鐵路事業..... 蕭勤培
- 清乾隆朝江蘇省物價工資統計..... 盛勤俊
- 中國民族精神發展之我見..... 呂思勉
- 現代中國藝術發展之概觀..... 吳文祺
- 讀金器刻詞(卷上)..... 馬敘倫

教育之實驗設計

與統計方法

學林第三輯

- 教育研究中之實驗設計與統計方法..... 沈有乾
- 近百年來中國之民衆教育及今後應取之途徑..... 陳禮江
- 從文字學上考察見古代辨色本能與染色技術..... 胡樸安
- 中國輿圖學之過去和現狀..... 葛綏成
- 中國美術工藝..... 徐蔚南
- 嚴復思想轉變之剖析..... 周振甫
- 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續完)..... 吳文祺
- 讀金器刻詞(卷中)..... 馬敘倫

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

學林第四輯

- 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 周子同
- 生物之化學觀..... 伏麟
- 現代中國職業教育之產生與其發展..... 鍾道贊
- 卞強生之劇論與應用..... 陳麟瑞
- 中國農業技術的改進問題..... 黃紹緒
- 漢世亭之游藝..... 呂思勉
- 唐代的游藝..... 楊深
- 觀堂禮說存商..... 任銘
- 讀金器刻詞(卷下)..... 馬敘倫

每輯國幣一元二角

總經售處 開明書店

東方哲學之體系

學林第五輯

東方哲學之體系	蔣維喬
近百年來中國新教育之發展	杜佐周
民國以來之中國公路建設	王勤培
貨幣商品說論評	劉絮敖
象牙雕刻考略	澤人
竟陵詩論	郭紹虞
外西域之古民族	岱峯
夏代諸帝考	何天行
典略魏略考	徐益藩
今文尙書續論	金兆梓
魏晉「科斗文」原於蟲書考	呂思勉

中國文字之原流與

學林第六輯

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	馬敘倫
合作之天演	伏櫪
春秋以前之日食紀錄	陳遵媯
從詩經上考見中國之家庭	胡樸安
宋長興施氏父子事蹟考	陳乃乾
近百年來中國新教育之發展(續)	杜佐周
民國以來之中國公路建設(續)	王勤培
辛亥革命書徵	張於英

人類的前途

學林第七輯

人類的前途	曹惠羣
赫胥黎與文學	劉咸
世界戰爭與世界經濟之趨勢	夏炎德
土壤力學聚要	陳克誠
四聲鈞沈	疚齋
中國陶瓷總說	澤人
近百年來中國新教育之發展(續完)	杜佐周
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續)	馬敘倫

中國之化學工業

學林第八輯

近三十年來中國之化學工業	程瀛章
中國傳統文學的過去與將來	朱東潤
全體性之哲學與教育	傅統先
整理白菜屬植物名芻議	黃紹緒
袁簡齋與章實齋之思想與其文論	郭紹虞
中國化學史與化學出版物	譚勤餘
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續完)	馬敘倫
民國以來之中國公路建設(續完)	王勤培
石刻圖象拓本叢話	澤人

每輯國幣一元二角

總經售處 開明書店

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特價新書

書名	著者	單位元價	特價	截止日期
綜合新學	任白濤著	六·七五	五·四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社會的組織	胡貽穀譯	三·一五	二·五二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英國公務員之訓練	辜祖文譯	三·三八	二·七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臨川音系	羅常培著	一·一五	九·〇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工程數學	尹伯平譯	九·〇〇	七·二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釀造學分論	尹仲容譯	一·三五	一〇·六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青年性知識	任白濤編	二·二五	一·八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扶箕迷信底研究	鄧澗雲編	二·二五	一·八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教師之友	許地山著	二·二五	一·八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中政府會計制	章柳泉譯	二·二五	一·八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元明雜劇	顧準編	七·二〇	五·七六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達爾文日記	王九君校訂	九·〇〇	七·二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四庫全書考證	王太岳等纂	一三·五〇	一〇·六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國外匯兌	陳成權著	四·五〇	三·六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中學教師專冊	汪家正編	四·五〇	三·六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英文文法及作文	何善傑著	四·五〇	三·六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科學典範	陳韜譯	四·五〇	三·六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化學元素發見史	俞人駿譯	五·六三	四·五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書名	著者	單位元價	特價	截止日期
化學學校	馮元吉譯	六·七五	五·四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實用配伍禁忌	金理文譯	六·七五	五·四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生理學實驗	蔡襄著	七·八八	六·三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種族與歷史	黃希白譯	一〇·三〇	八·一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耶穌傳	雷白章譯	二·七〇	二·一六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印度古佛國遊記	李俊承著	九·〇〇	七·二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中國軍制史	黃堅叔著	三·三八	二·七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貨幣與銀行	楊端六著	五·六三	四·五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比較法律哲學	徐百齊譯	六·七五	五·四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袖珍德華小字典	魏華鵬編	五·六三	四·五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代數學習題詳解	姚元基編	五·六三	四·五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高級有機化學	譚勤餘譯	六·七五	五·四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長生論	余小宋譯	二·七〇	二·一六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現歐洲社會經濟史	宋衡之譯	六·七五	五·四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中國音韻學研究	趙元任譯	四·五〇	三·六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中國政府會計	吳夢編	六·七五	五·四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農藝植物考源	俞德浚譯	三·一五	二·五二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論歐洲政治社會史	金岳霖著	六·七五	五·四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道	曹紹濂譯	一·八〇	一·四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每週新書 照常出版 敬請讀者 惠臨選購

版出近最館書印務商

中國音韻學研究

中國音韻學研究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特刊)
委員會編譯委員會特刊

Bernhard Karlgren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羅常培 趙元任 李方桂譯
布面精裝一厚冊 定價二十元

臨川音系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

羅常培著 一冊 定價五元

龍州土語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

李方桂著 一冊 定價五元

雲南各夷族及其語言研究

H. R. Davies *Tribes of Yunnan*

張君勸譯 一冊 定價一元

原著是研究中國音韻的一部偉大的著作。內容共分四卷：第一卷是從中國的各種韻圖及反切來考定隋唐古音的系統，並且選擇了三千多字，列成聲母表及韻母表來代表這個系統，作為調查方言的根據。第二卷是描寫現代中國各方音的音值，語音的辨審極其精細，可作為普通語音學上極重要的參考書。第三卷是隋唐古音的擬測及其演變。他所擬定的音值大體上為中外學者所承認。第四卷是方言字彙，包含他自己所調查及所引用的方言上的材料(共有二十六種方言)，依韻排列，每一類字在各方言中的演變，可一目了然。譯者趙羅李三位先生都是著名的語言學者，他們翻譯本書，不僅譯成了極其流暢極其真切的漢文，並且改正了原有的錯誤，加入新的材料，改用國際音標注音，甚至重編了其中的一部份，前後經營，達五年之久，實為我國近年一個極有價值的譯書工作。

這本單刊是根據三部份材料綜合寫成的：(一)二十二年七月著者在青島所記游國恩先生的讀音，(二)二十三年十一月著者在北平所記黃森梁先生的讀音，(三)二十四年五月趙元任先生在江西調查方言時所灌的音檔。全書共分六章。第一章為敘論，說明臨川在地理上的位置及研究臨川方言的意義。第二章對於臨川的語音有精密的分析，計有十九個聲母，七十三個韻母，七個聲調。第三章研討臨川方言音的通性及文音音和自語音的區別。第四章將臨川音和廣韻及北平音加以比較。第五章為臨川特殊詞彙。第六章為標音舉例。未附各種比較圖表，足供研究臨川方言及客家語者之參考。

此書共分三部：(一)導論，講解龍州土語的音韻及漢語借字的音韻系統；(二)用龍州土語記錄的十二段故事和幾首長短歌，並一附載漢英譯文，此為龍州土語之主要材料；(三)字彙。此書之主要目的在供給研究龍州土語的材料，其中有幾段故事和關於風俗的紀錄，還可供留心民間故事及民俗學者之參考。

譯者曾縱游滇邊。見其地人民種族之殊異，語言風教之龐雜，殊有加以探討之必要，因取英人台維斯所著「雲南—印度與揚子江之聯鎖」一書，摘譯其專論夷族一篇，名曰「雲南各夷族及其語言研究」，內容包含六節，首為緒論，略述雲南各部落與語言之分歧實由於地勢險阻所致，次敘雲南與西部四川各部落及其各種語言，如蒙吉蔑族、擺族、中國族、藏緬族等，均經述及，再次論泰語各羣間之關係，雲南與西部四川語言之地理的分佈。語言聯繫與種族聯繫，並指出吾國語言與譯語、藏緬語實同居於一源。書中事皆求實證，可以矯正吾人對於夷族之觀念，而作更進一步之研討。卷首有周鍾嶽、胡石青二先生及譯者序言，於雲南夷族亦多論證，言以補充台氏之說；又附夷人照相多幅，及譯者視察滇越緬暹路線圖。

售發成加法辦議公業同照書各列上

世界書局 最新新書

莎士比亞評傳

斯米吞原著 戚治常譯 實售六元

莎士比亞在英國文學上之地位，固已盡人皆知，無須多所介紹。本書不僅將莎翁生平事蹟，詳細敘述，並對其著作，尤多探討。全書都三十餘萬言，譯文簡潔可誦，為研究西洋文學者所必備之參考。茲將全書目錄列後，藉窺一斑：

- 第一章 莎士比亞時代之依利薩伯的英格蘭
- 第二章 莎士比亞的誕生童年和青年
- 第三章 從戲劇工匠到戲劇家
- 第四章 戲劇家的莎士比亞——第一時期
- 第五章 詩的中間期
- 第六章 莎士比亞的第二期人生
- 第七章 莎士比亞發展的第二期
- 第八章 莎士比亞的從一六〇二年到一六〇九年的人生
- 第九章 莎士比亞的第三時期——熟透的藝術時期
- 第十章 十四行詩的中間期
- 第十一章 莎士比亞的從一六一〇到一六一六年的生活
- 第十二章 莎士比亞的第四或者最後時期——羅曼斯與安靜的沉思時期
- 第十三章 莎士比亞的偽作與對開本

達爾文自傳.....	實售一·五〇
託爾斯泰自傳.....	實售一·八〇
伊籛博文自傳.....	實售二·七〇
佛蘭克林自傳.....	實售二·四〇
穆勒自傳.....	實售三·〇〇
高爾基傳.....	實售一·八〇
畢斯麥傳.....	實售一·八〇
林肯傳.....	實售二·二五
貞德英烈傳.....	實售二·七〇
科學家列傳.....	實售二·四〇
黑人成功傳.....	實售一·八〇
現代歐美女偉人傳.....	實售二·四〇
近代歐洲教育家及其事業.....	實售二·二五
現代名人傳.....	實售二·四〇
中國名人傳.....	實售二·四〇
世界名人傳.....	實售二·四〇
列寧.....	實售一·五〇
慕索里尼.....	實售一·八〇
希特勒.....	實售一·八〇
白手成家偉人傳.....	實售一·五〇
世界三百名人圖誌.....	實售二·七〇
世界六十名人像傳.....	實售七·五〇
清代七百名名人傳.....	實售一八·〇〇
五十科最偉人.....	實售二·一〇
大發明家大發現家故事.....	實售一·五〇
合作先驅傳立彙.....	實售二·四〇
當代國際人物.....	實售一·八〇

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

傅東華

一 引言

余之嘗試發見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自研究說文諧聲字入手。余先據大徐本所載音切（大徐謂即孫愐唐韻音切）按姚文田說文聲系統例，將全部諧聲字依聲系列，逐一爲之注音，然後觀察派聲字與諧聲字之間聲紐上有無變異，有變異者則尋究其變轉之軌跡而歸納之。此種工作所得之結果，即今所發表之一說文諧聲轉紐圖及一說文諧聲轉紐譜；圖者，說文諧聲定律之所寓，譜則此定律所根據之全案也。既得此譜，此圖，復取訓詁方言有關聲紐變轉之若干資料與之參驗，而皆準，因悟說文諧聲之定律實即全部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蓋自理論言之，說文諧聲字之全部，即漢語聲音變轉迄於許君時代之總反映也。（說詳下。）此一期間至少包括一千八百餘年之久（姑從可目驗之殷虛文字算起），再由許君時代算至現代，亦已一千八百餘年。今由前一千八百餘年聲變記錄中發見之規則，驗以後一千八百餘年之演變而仍皆不爽，則謂此等聲變規則即是全部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當不得謂之僭妄矣。余今所發表者不過一圖一譜之說明，以及若干旁證資料之報告，而竟以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名篇者，職是故也。

二 余之新觀點

余作說文諧聲轉紐圖，全據聲紐立例，不涉韻部交通，此即余與清代音韻學者之主要分歧點，不得不先加說明者也。

○王國維嘗言：「往讀昔賢書，頗怪自來講古音者，詳於疊韻而忽於雙聲。夫三十六字母，乃唐宋間之字母，不足以律古音，猶二百六部乃隋唐間之韻，不可以律古韻。乃近世言古韻者數十家，而言古字母者，除嘉定錢氏論古無輕唇舌上二音及番禺陳氏考定廣韻四十字母，此外無聞焉。因思由陸氏釋文上溯諸徐邈、李軌、呂忱、孫炎，以求魏晉間之

吾人皆知有清三百年來所謂古音之學，實皆不過古韻之學耳。說者以爲彼之舍聲而專講韻，乃材料之限制使然，蓋古韻研究可以先漢有韻之文作資料，古聲研究則幾於一無可憑藉故也。然試一案其實，知此說亦不盡然，蓋彼十部十七部十八部二十一部古韻區分之某據，非即隋唐二百六部之韻書乎？然此等韻書不特有韻部四聲，並逐字注明音切，奚爲不可據以探討古聲紐？而竟無人致力於此者，必其於聲音文字之原理猶有所未盡了然故也。試一論之。

凡段借轉注諧聲，方其始也，必二字之聲紐與韻部皆大體相同，此文字學上萬無可易之原則也。故如借「釐」爲「僖」者，不特韻部相同，且亦聲紐一致也。（「釐」從「齊」得聲，「齊」音許其切，知「釐」古音與「僖」同。）借「陳」爲「田」者，不特真先古同部，且亦「陳」「田」本同音也。（今福州音猶如是。）「老」「考」之爲轉注者，「老」「考」皆以「老」爲義，「考」則省「老」而以「丂」爲聲也。「江」「河」之爲諧聲者，古「江」音同「工」，始但借「工」以爲「江」，而後注「水」於「工」以爲「江」專字，古「可」音同「河」，始但借「可」以爲「河」，而後注「水」於「可」以爲「河」專字也。是知諧聲者，先有段借而後注形旁以成者也；轉注者，先有義標而後注聲標以成者也。諧聲起於段借，轉注亦即諧聲，其間皆以聲音爲樞紐，而此聲音者，必合聲紐與韻部二者而後成。及其變也，則或聲變而韻不變，或韻變而聲依然，或聲韻二者俱變。故欲探明轉注段借之真相，必先使聲韻二者皆復其本原，然後可免穿鑿附會之曲說。故釋名云「天者顯也」者，「顯」之古音本如「天」，說文云「夏者假也」者，「夏」之古音本如「假」，皆非特疊韻爲訓而已也。此理，清代學者猶多未了然，故段玉裁作六書音韻表，但言古諧聲轉注段借必同部，不言其亦必同聲，其意若謂但須同部即可相轉注段借（此意說文注中隨處可見，例見後），而不知語音學上決無是理也。故凡遇異部相通段之例（如「務」與「侮」，「騰」與「蟻」，「滅」與「漚」，「答」與「對」之等，若以雙聲通段之理解釋之，即可毫無困難者），彼即不得不創爲十七部合韻之說以彌其闕。而自合韻之說興，一切古音之學悉成浪費矣。

大抵轉注段借之義所以不明，皆由諧聲之理仍有未諦。夫所謂諧聲者，本當聲與韻無乎不諧，其有以今音讀之而與所從之聲不諧者，必由

字母，更溯諸漢人讀爲讀若之字與經典異文，以求兩漢之字母，更溯諸經傳之轉注，假借與篆文、古文之形聲。以爲如此，則三代之字母雖不可確知，庶可得而擬議也。然後類古字之同聲同義者以爲一書，古音之學，至此乃始完具。」又言：「近儒皆言古韻明而後詁訓明，然古人假借轉注多取雙聲。段、王諸君自定古韻部目，然其言詁訓也，亦往往舍其所謂韻而用雙聲，其以疊韻說詁訓者，往往扞格不得通。然則與其謂古韻明而詁訓明，毋寧謂雙聲明而後詁訓明歟？」（並見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序。）按王氏此說極精，余受其啓發不少。惟余意謂二百六部非古韻，而古韻不能出二百六部之範圍，三十六母非古紐，而古紐不能出三十六母之範圍，故研究古聲紐者仍可以三十六母爲基據。此余與王氏所見微異處。至王氏所擬方法，自可全部採用，惟得余之轉紐圖作參考，則應用王氏方法時即可便捷多矣。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之聲變所致，或派聲字之聲已變而後產生諧聲字，或諧聲字既產生而後變聲，皆有可能也。清代一般學者不明此理，皆解「諧」爲「叶」，解「聲」爲「韻」，遂置聲紐之方面完全不顧。故段氏曰：「諧聲者，必同部也，三百篇及周秦之文備矣。」（古十七部諧聲表。）又曰：「一聲可諧萬字，萬字而必同部，同聲必同部。」（古諧聲說。）即皆以叶韻爲諧聲之說也。其注說文，如「體」諧「豐」聲，「豐」來紐，「體」則轉入透紐，非雙聲，乃於「體」字音切之下但著「十五部」三字，此外別無解說，意謂「體」「豐」同在十五部當然諧聲（叶韻）可不問其雙聲否也。錢大昕在清代小學家中爲唯一對聲紐有貢獻者，然亦以爲諧聲可有疊韻而不必雙聲之一例，故其論二徐私改諧聲字曰：「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形聲相從者十有其九，或取同部之聲，今人所云疊韻也，或取相近之聲，今人所云雙聲也。二徐校刊說文，既不審古音之異於今音，而於相近之聲全然不曉，故於從某某聲之語往往妄有刊落……『肫』从『月』『出』聲，按『出』有去入兩音，『肫』亦有普忽芳尾兩切，則『肫』爲『出』聲何疑？小徐乃云『本無聲字，有者誤也』，而大徐亦遂去之，此何說乎？」（十駕齋養新錄四。）今案「出」在穿紐，「肫」在滂紐，二徐之疑「出」非聲，以二紐相去甚遠故，錢氏乃據「出」「肫」皆有去入兩音之理以解之，是亦信諧聲不必雙聲矣。自是厥後，如苗夔之作說文聲訂，宋保之作諧聲補逸，凡治說文聲學者，莫不以同部諧聲爲無待證明之自理，至章炳麟據其成均圖以作文始，竟謂古韻之學可以解決語源問題矣。至其結果，則成均圖於旁轉對轉之外，仍不得不添設「交紐」「隔越」二轉以濟其窮，自此二轉之例開，而古字無不可通轉之音，古訓無不可通假之義，與段氏之十七部合韻說同其失矣。

近人有江陵會廣源者，鑒於前人古韻研究之不能解決問題，思欲從聲紐方面別尋蹊徑，乃據戴震轉語二十章敍作釋補以暢其說。（戴東原轉語釋補，四卷二冊，民國十八年海事編譯局排印本。）戴氏原敍有云：「凡同位則同聲，同聲則可通乎其義，位同則聲變而同，聲變而同則其義亦可比之而通。」（文集卷四。）曾氏以爲轉語二十章即聲類表，遂據聲類表釋此數語，以爲「同位」即發音部位相同（如見溪羣端透定皆同位），「位同」即音之清濁相同（如見端知照精幫皆清音爲位同），因謂轉注、假借、方言一切聲音方音之通轉，除雙聲疊韻二例外，尙有此二條新路可資探討，凡雙聲疊韻二例不能解釋者，皆可據此「同位」「位同」之理解決之。今曾氏之書不甚行，然其說頗有人變相採用，如言某字與某字同爲送氣濁塞音，或同爲不送氣清擦音，故其義可相通之類是也。此例在語音學上是否可成立，姑且不論，即據實驗而言，說文諧聲字中爲雙聲疊韻之例所不能解釋而亦非此「同位」「位同」之說所能解釋者，依然往往而有。如「牡」「土」聲，「土」透紐，「牡」明紐，非雙聲也；「牡」在段氏古音第三部，「土」在第五部，非疊韻也；透紐爲送氣次清舌尖中塞音，明紐爲不送氣次濁雙唇鼻音，戴表透列第二

位，明列第三位，自與「同位」「位同」之例皆不合。又如「彭」「三」聲，（此據原說解，說文聲系以爲「三」非聲，是也）「三」審紐，「彭」並紐，非雙聲也。「彭」在段氏古音第十部，「三」在第七部，非疊韻也。審紐爲送氣全清舌面前擦音，並紐爲送氣全濁雙唇塞音，戴表審列第四位，並列第二位，自亦非「同位」「位同」。如此之例，不知曾氏及其他主是說者將如何加以解釋。

最近復有一新說，係由高本漢一派嘗治中國語音學之西洋學者所輸入，而國內音韻學者亦頗有人尊信之，即所謂「古有複輔音說」是也。昔韋炳麟嘗作古一字重音說（見國故論衡），但疑古代單一字形容或具有複音，初未斷言此等複音是否爲輔音。至高本漢一派之複輔音說，自非本之章氏，特以複輔音之現象在印歐語至爲平常，復以中國諧聲字中有若干難題爲彼所不能解決，乃不得不創爲此說以求解耳。余爲不信中國古有複輔音說之一人（並章氏之假說在內），惟本文不暇詳辯，容俟他日作專篇論之。今茲所可斷言者，即諧聲字中有若干問題仍非複輔音說所能解決是也。例如「各」之今音古洛切，屬見紐（*k*），「路」從「各」得聲，乃轉爲洛故切而入來紐（*l*）。高氏不得其解，乃謂「路」之古音當有複輔音，而譯之爲 *llo*。其意以爲「路」既從「各」得聲，必保存「各」之聲紐。「各」之聲紐今爲清音之 *k*，其初則當爲濁音之 *g*，蓋據印歐語言之通例，凡清紐必皆由濁紐變來，則漢語當不在例外。又以「路」之今音之 *l*，決不能憑空而來，必其古音除 *g* 紐外兼有一 *l* 紐而後可。如是解釋，則由「各」之古音轉爲「路」之今音，始得開出一整齊合理之變式，即 *g* *l* 是也。然而困難猶在，蓋從「各」得聲之字又有「詬」，今音五陌切，在疑紐（*ŋ*），不知其古音之聲紐亦當爲 *ŋ* 乎？又有「貉」，今音莫白切，在明紐（*m*），不知其古音之聲紐亦當爲 *m* 乎？又有「鼈」，今音丁各切，在端紐（*t*），不知其古音之聲紐亦當爲 *t* 乎？又有「塔」，今音胡格切，在匣紐（*ɣ*），不知其古音之聲紐亦當爲 *ɣ* 乎？此諸問題，吾人除向高氏面詢外，目前皆無可置答，以高氏字典中除「路」字外止收一「貉」字，而謂爲「貉」字之譌體，其餘三字則皆未之收故也。而高氏所以不收此三字，殆以此三字之複輔音 *g* *l* *ŋ* *m* *t* *ɣ* 皆爲印歐語所不習見，而又別無他法以解決困難歟？至於「貉」乃熟字，不得不收，而 *ɣ* *l* 之複輔音亦爲印歐語所罕見，故不與「路」字視同一例歟？又如「貪」從「今」得聲，而印歐語罕見 *ŋ* 之複輔音，故高氏不得不認爲會意字，謂從「今」从「貝」，「貝」者錢也，「今」者在面前也，錢在面前而貪心起矣！（“presence of money”，分析字典頁一三四）。「癡」從「疑」得聲，而印歐語未嘗有 *ŋ* 之複輔音，故高氏亦不得不認爲會意字，謂從「疑」从「疒」，即疑心不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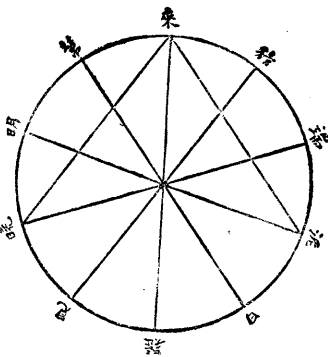
①高氏前在分析字典所擬測之上古聲紐尙未完全，及其近作 *Grammatical Series* (1940) 中，則三千餘漢字皆有上古音值之完全擬測。茲所引例，皆據其近作。惟此書國內見者恐尙少，特表出之。

病也(“Sickness of uncertainty”, 同書頁八六)若此類者,其與「波爲水之皮」之字說何以異余故曰復輔音說不能解決諸聲問題也。

昔江永嘗言:「聲音之理,須攬其全,一處有闕,卽全體有病。」(古韻標準例言)以上列舉諸說,或則失之偏枯,或則流於穿鑿,皆由未經說文諸聲字爲之實驗故也。蓋諸聲字與派聲字所以異音,必皆由時間或空間所造成之音變而起,今許書所收八千餘字既已略備先漢之古文,卽是三代、秦、漢時期全部音變之總反映,故許書諸聲字之全部,實卽治古音者一種極準確之試金石也。凡關轉注、段借之一切假說,必經此諸聲字全部之試驗而皆準者,方得成立,否則不得成立。余既悟得此理,遂從事於諸聲變轉法則之發見。然許君時代之讀音已不可知,可知者惟大徐本所據之孫愐唐韻音切耳,故又不得不再退一步,以此八千餘字之唐音爲基據,先尋得各字音間變轉之軌跡。此軌跡既明,吾人卽已可見漢語音變之一橫斷面,然後溯而上之,則可據此以擬測古音,沿而下之,則可據此以解釋方語,而全部漢語音變之歷程皆可得而知矣。若再推而廣之,或竟可以應用於印支語系之其他語言,是則東方比較語音學之基礎亦可由此而奠定。惟余鑒於清代三百年來古韻研究之無甚成績,故決計反其道而行,完全撇開韻部而專究聲紐。此卽余所創獲之新觀點與新方法也。以下先將一圖一譜加以說明,然後提供訓詁方言之若干資料以爲圖譜之補充證據。

三 圖說與譜例

圖分三十六聲紐爲十攝,①首曉終明,由內及外,悉按發音部位排列之。其各攝所括之聲紐如下:



說文諧聲轉紐圖

- (1) 曉攝: 曉、匣、影、喻。
- (2) 見攝: 見、溪、羣。
- (3) 疑攝: 疑。
- (4) 日攝: 日。
- (5) 泥攝: 泥、娘。
- (6) 端攝: 端、透、定、知、徹、澄。

①等韻家惟韻分攝,紐不稱攝。余謂「攝」名似不得爲韻部所專,故分紐爲攝。

(7) 精攝：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

(8) 來攝：來。

(9) 幫攝：幫、非、滂、敷、並、奉。

(10) 明攝：明、微。

按圖而尋聲紐之變轉，其轉法有五：

(1) 旁轉：分左右，如自曉至見爲左旁轉，自曉至明爲右旁轉。

(2) 次旁轉：亦分左右，如自曉至疑爲左次旁轉，自曉至幫爲右次旁轉。

(3) 對轉：如自曉至端，或自端至曉。

(4) 次對轉：分左右，如自曉至精爲左次對轉，自曉至泥爲右次對轉。

(5) 直轉：惟來曉、來泥二直線。

凡可按此五路轉而達者，其聲可互通，五路以外卽不通。故除來曉泥三攝外，各攝皆有其他之七攝可通，二攝不通，而此不通之二攝，必與本攝左右相隔二攝，故可謂「隔二不通」。例如見攝，可通者爲疑曉日明精來端七攝，不通者爲泥幫二攝。

凡所謂通，卽一攝中之各紐與他攝中之各紐皆可互通；所謂不通，卽一攝中之各紐與他攝中之各紐無一可通。至於同攝各紐間之互通，可無待說。

若將此圖化爲定律之形式，卽可得如下之條文：

(1) 凡在曉攝之各紐，與見明疑幫端精泥來八攝之各紐皆可互通，惟與日攝不通。

(2) 凡在見攝之各紐，與疑曉日明精來端七攝之各紐皆可互通，惟與泥、幫二攝之各紐不通。

(3) 凡在疑攝之一紐，與日見泥曉來幫精七攝之各紐皆可互通，惟與端、明二攝之各紐不通。

(4) 凡在日攝之一紐，以其晚出，其初或本在疑攝，或本在泥攝，或本在精攝，當各歸其本攝以定例。

④非、敷、奉、微括在括弧內者，以此四紐之唐韻切字尙與幫滂、並、明混而不分，知錢氏所謂古無輕唇音，唐時猶然。

- (5) 凡在泥攝之各紐，與端日精疑明曉幫來八攝之各紐皆可互通，惟與見攝之各紐不通。
- (6) 凡在端攝之各紐，與精泥來日曉見明七攝之各紐皆可互通，惟與幫疑二攝之各紐不通。
- (7) 凡在精攝之各紐，與來端幫泥見疑曉七攝之各紐皆可互通，惟與明日二攝之各紐不通。
- (8) 凡在來攝之一紐，與其他九攝之各紐無不可通。
- (9) 凡在幫攝之各紐，與明來曉精日泥疑七攝之各紐皆可互通，惟與見端二攝之各紐不通。
- (10) 凡在明攝之各紐，與曉幫見來泥端日七攝之各紐皆可互通，惟與疑精二攝之各紐不通。
- 如是，則不相通之紐凡八偶：

見幫（幫見）	見泥（泥見）	疑明（明疑）	疑端（端疑）
日曉（曉日）	日精（精日）	端幫（幫端）	精明（明精）

蓋必有所不通，然後其通者有效，非然者，圖既無殊虛設，律亦等於具文矣。雖然，音本由於天籟，圖則出於人工，天籟固自有法則，未必如人工製圖之劃一整齊，故在可通之各路中，例有多寡之不同，即路有生熟之分等，大抵路熟則音理亦易明，路生則音理亦難解，至若孤例僅見（如幫泥、泥幫二轉，疑幫疑疑二轉，並止一例），理又難明，若是者皆當闕疑（詳下節音理論）。

圖意既明，請言譜例：

- 一、此譜大體做姚文田說文聲系而作，惟姚氏亦信疊韻諧聲說者，所見與余間有出入，皆為復許書之原。
- 一、譜中各派聲字先注音切，次注攝紐，其下間以∨號，即聯列同攝諧聲之字，皆不注音切，但以「同攝」二字別之。然後依次敍列異攝諧聲字，逐一注明音切及轉法，其順序先旁轉，次次旁轉，次對轉，次直轉，其可分左右者，先左後右。
- 一、凡諧聲字出攝而不合律者，皆於小注中說明其故。

一、隋、唐時已有日紐，而諧聲字皆產生於未有日紐之前，今既據唐音定律，故凡由日攝派聲之字，皆當各歸其本紐（大體不外泥娘）方能合律。說詳下日攝音理。

四 音理

依圖而定律，苟不加以音理之說明，則音韻學等於符籙矣。請言音理。

(I) 曉攝四紐，舊並稱喉音，曉匣與影喻特送氣不送氣之別，曉影與匣喻亦不過清濁之分，故可併爲一攝。實則此四紐之發音部位甚難確定，蓋影喻具有元音性，其部位隨韻母而不同，曉匣亦隨等呼而頗有出入，故江有誥謂此四紐「粗音（卽一二等）在舌根之上，細音（卽三四等）在舌根之下」（等韻叢說），而神珙反紐圖中亦與舌根諸紐互混也。高本漢定影紐之隋，唐時音值爲喉部塞音（國際音標，）殆不可信，蓋如「阿」「烏」等字，昔人皆謂之「元音」，正爲其由喉直出，不受任何阻塞也。喻紐則高氏定之爲喪失聲母之起首元音，余謂起首元音是也，但不必皆以喪失聲母論，蓋漢語無論古今，並可有無聲母之字。高氏因必執此喪失聲母一條件，故其擬測古音時，於隋、唐音喻紐之字，一律爲之添置一聲母，如擬測「友」之古音爲 *u.ɦi.ɦ*，殆不可以遽信矣。總之，影喻二紐其實非聲紐，逕謂之起首元音可也。曉匣二紐之隋、唐時音值，高氏定爲 *x* 與 *ɣ*，亦未必然。蓋今方言中本有喉部之 *h* *ɦ*，安知隋、唐音系之曉匣必非此二紐乎？余謂曉匣既相傳謂之喉音，其音值自當以 *h* *ɦ* 爲正，至於本攝全攝之主音，則可以 *h* 爲代表。

(a) 曉左旁轉入見，例如「卽」 \vee 「卽」 \vee 「藎」 \vee 「台」 \vee 「衰」，其理甚易明，蓋喉與舌根相去分毫之間耳，等韻家言尙且有喉牙（牙卽舌根）不分之例，則此二攝之互轉，本極尋常現象也。

(b) 曉右旁轉入明，例如「黑」 \vee 「墨」 \vee 「覈」 \vee 「鬱」 \vee 「鬱」，其理不易解，蓋以部位而論，曉在極內，明在極外，正所謂風馬牛不相及，其聲何能互轉？此當經過迂迴之徑路而後達者，蓋以今方音考之，曉攝之送氣音曉匣與幫攝之送氣音滂（敷）並（奉）具有親屬性，湖南長沙人讀「湖」如「扶」，上海浦東人讀「風」如「烘」，卽其顯例也。曉匣既可轉入滂（敷）並（奉），卽不難再轉而入明（微），其變式當爲 \vee $p'(f) > m(m)$ 。

(c) 曉左次旁轉入疑，例如「化」 \vee 「訛」 \vee 「爲」 \vee 「譌」，其理亦易解，蓋疑與見同部位，曉既可入見，卽可入疑矣。

(d) 曉右次旁轉入幫，例如「弋」 \vee 「必」 \vee 「聿」 \vee 「筆」，其理已具（b）節。

⑥ 爲便說明與他攝通轉起見，各攝皆定一主音以爲代表。

(e) 曉對轉入端，例如「由」 \vee 「笛」 \vee 「笛」 \vee 「笛」 \vee 「蹈」 \vee 「蹈」此亦當由紆迴之徑路而達，蓋曉之三四等音易轉入精攝之審，然後由審入同列之照，由照旁轉入端攝之知，再由知而入端也。其變式爲 $h \vee c (sh) \vee ts \vee t$ 。

(f) 曉左次對轉入精，例如「戶」 \vee 「所」 \vee 「矣」 \vee 「矣」 \vee 「俟」 \vee 「俟」其理已具上節，其變式爲 $h \vee c (sh) \vee s \vee ts$ 。

(g) 曉右次對轉入泥，例如「呂」 \vee 「能」 \vee 「委」 \vee 「餒」其理不難解，蓋泥與端同部位，曉既可入端，即可入泥矣。

(h) 曉直轉入來，例如「荔」 \vee 「荔」 \vee 「荔」 \vee 「蘇」轉紐圖中此爲二特設線之一，蓋曉來二攝確有互通之事實，(說文諧聲字中凡二十六見，訓話中亦有其例，如「僖」或作「釐」) 不得不特設此一線也。其理亦不難明，蓋曉之入精，本由直達，再轉即可入來矣。其變式爲：

$h \vee c (sh) \vee z \vee z \vee t$

(II) 見攝三紐，舊稱牙音，今稱舌根塞音。見全清，溪次清，一不送氣，一送氣，高氏定其音值爲 k, k' ，是也。惟羣紐相沿認爲溪之濁，高氏因亦定爲 g ，其實不盡然。章炳麟曰：「自來言字母者，皆以羣爲溪之濁，定爲透之濁，而見端無濁音。返觀梵文五字爲行，二清二濁，一爲收聲，而中土獨爲一清一濁一收，何以不相比類？蓋羣定等字，揚氣呼之爲溪透之濁，抑氣呼之爲見端之濁。今北音多揚，南音多抑，又北音平去亦有抑揚之異，如呼「羣」皆揚如溪之濁，呼「郡」則抑氣如見矣，呼「亭」皆揚如透之濁，呼「定」則抑氣如端矣。同此一母而平去異貫，則知曩日作字母者本以羣承見溪，定承端透，非謂羣專爲溪之濁，定專爲透之濁。」(國故論衡上音理論) 今按章說是也。然則羣之音值可兼 g 而有之。本攝主音以 k 爲代表。

(a) 見左旁轉入疑，例如「干」 \vee 「斷」 \vee 「今」 \vee 「吟」其理無待解，蓋見加鼻音即成疑矣。其式爲 $k \vee \eta \vee \eta \vee g (ŋ)$ 。

(b) 見右旁轉入曉，例如「角」 \vee 「斛」 \vee 「干」 \vee 「駟」理同 (I) (a)。

(c) 見左次旁轉入日，例如「九」 \vee 「去」惟此爲孤例，又極可疑。「去」即「蹂」字，象形非形聲，蓋日紐爲晚出之音，不可以常例論也。凡與日攝通轉者並仿此。

(d) 見右次旁轉入明，例如「夫」 \vee 「袂」 \vee 「各」 \vee 「貉」其理不易解，蓋事實上，當然經曉而後入，然曉之入明，須經幫攝紆迴之路，然則見幫亦起關涉矣，此決無之理也。當闕疑。

(e) 見對轉入精，例如「今」 \vee 「岑」 \vee 「其」 \vee 「斯」其理易解，蓋精攝中之照類，與見類之三四等音極近，見既可入照，即可轉入其他

各紐矣。其變式爲： $k > t_2 > t_2' > ts > s$ 。

(f) 見左次對轉入來，例如「兼」 \vee 「鎌」，「京」 \vee 「涼」，其例甚多，理尚不難解，蓋先經精攝之照牀而入禪，然後入來也。其變式爲： $k > t_2 > d_2 > z > z' > l$ 。

(g) 見右次對轉入端，例如「貴」 \vee 「隕」，「庚」 \vee 「唐」，其理易解，蓋精之照類與端之知類極近，見既經照而入知，即可入端矣，其變式爲： $k > t_2 > t_2' > t$ 。

(III) 疑攝止疑一紐，亦舌根音，高氏定其音值爲 η (ng) 是也。圖中與見溪羣分立者，以見溪羣皆塞音，惟疑爲收鼻，其變轉之徑路不同故也。本攝主音以 η 爲代表。

(a) 疑左旁轉入日，例如「堯」 \vee 「繞」，「兒」 \vee 「兒」(「兒」本音「倪」，五稽切，今音變爲汝移切，入日)，其理不難明，蓋疑之三四等音甚易轉入泥，南音往往逕轉入，北音多捲舌，則以日間之耳。詳見下日攝總論。

(b) 疑右旁轉入見，例如「玉」 \vee 「囑」，「堯」 \vee 「澆」，理同(II)(a)。

(c) 疑右次旁轉入泥，例如「堯」 \vee 「撓」，「兒」(本音「倪」) \vee 「說」，其理易明，即 $ng > n$ 是也。

(d) 疑右次旁轉入曉，例如「義」 \vee 「義」，「樂」 \vee 「藥」，其理易解，蓋疑與見同部位，見可入曉，斯疑亦可入曉矣。參看(I)(a)及(II)(b)。

(e) 疑對轉入來，例如「樂」 \vee 「藥」，「救」 \vee 「熬」，其理不易解，蓋其初本轉入日，而日來音近，故又轉入來也。

(f) 疑左次對轉入幫，止有「革」 \vee 「苗」一例，理亦難通，當闕疑。

(g) 疑左次對轉入精，例如「峇」 \vee 「僻」，「吾」 \vee 「讐」，其理易解，蓋疑與見攝之羣音近，當先轉入羣，然後對轉經牀而入精之各紐也。其變式爲： $ng > g, s > d_2 > z > s$ 。

(IV) 日攝止日一紐，舊稱舌齒音，高氏定其隋、唐音值爲 n, z ，非也。考此紐晚出，其時當在六朝、隋、唐間，其本音則或在泥攝，或在精攝，或在疑攝，要皆經過泥攝一階段。如「从」 \vee 「女」，本與「女」同在泥攝，白虎通「女者，如也」，即以同聲爲訓，然釋名有云「書者，如也」，則漢時「如」當有「書」音，嘗入精之審矣。又如「而」與「須」同字，本音當在精之心，然「耐」從「而」得聲而讀如「能」，「知」而「亦嘗在泥攝矣」。

(參看章氏古日娘歸泥說)。逮日紐既出，諸字乃漸次由泥攝轉入新聲，如「紐」字，元應瑜伽師地論音作女心切，猶是舊音，玉篇有如深、女林二切，乃兼存新舊，唐韻止有如林切，則舍舊存新矣。此後自集韻迄洪武正韻並止存如林一切，不復有其他變化，從知此字由古變今，止有二聲，其一在古之泥，其一在今之日，初未嘗有第三聲也。高氏因不明由泥轉日之理，乃定日之上古音值爲 η ，中古音值爲 η ，近代音值爲 η ，以便開成 η 。V η V η 之變式，殊不知 η 之發音甚難，現代方言中亦無其例，何以證明日之中古音值必如此？且高氏定日紐之現代音值(指今之北平音)爲 η ，亦尚有問題，蓋在高氏體系中，審紐有 η 二值，一爲一二等，一爲三四等，禪則止有 η 一值，以禪無一二等故也。但假如禪亦有一二等，其值自當爲 η 。今高氏以 η 爲日，非謂日即禪之一二等乎？殆無是理也。余謂日紐自產生以來，其音值即爲 η ，迄今未嘗有變化。試一細聆皮簧劇，凡呼「日」字而咬字準者，其 η 之音顯然可辨。又「如」「人」「汝」「仍」諸切字，以準確之北平音讀之，必皆以R爲主，不過略帶 η 之成分耳。至於「而」「兒」「耳」諸字，則皆但存R而失 η 。高氏既定今日爲 η ，而又不能否認「兒」「而」「耳」中之R，乃謂R爲「完全別出之新音」，寧有是理哉？(以上高氏說見趙羅李合譯中國音韻學研究頁三三四——三四五)今考R之發音部位，語音學上雖定爲齒齦，實則必須捲舌至硬顎之中而後成，視ng爲進，而與 η 同位也。 η 雖在齒齦，然因消納於R之內，故不致影響其部位。是以日之部位實介乎疑泥之間。(此點高氏亦謂然。)又凡泥紐之轉日，必經過娘之階段。(此點章氏未細審，乃云古日娘皆歸泥，實則當云古日歸娘泥也。)今知娘日部位上既無分別，則其相通轉之理即不難解，蓋不過一黏一脫之分耳。北音多爽脫，故轉入日之新聲，南音多膩黏，故或保存娘之舊聲。(如「日」「入」)或沿襲更古之禪聲(如「如」「需」)是以日紐本不通精，而方音乃不乏轉精之例也。

日紐既是由泥娘變來(唯一「兒」字本在疑紐，例外)而其產生也，又在六朝隋唐之間，許君著書之後，故諧聲字中由日紐派聲之字，皆當各歸本攝以明其變轉之跡。惟轉紐圖所據爲隋唐音切，是以必有此攝而後備也。本攝無各論，其主音爲R。

(V)泥攝二紐，舊稱泥爲舌頭，娘爲舌上，是也。高氏定泥之音值爲 η ，娘之音值爲 η ，並認爲舌尖中音，非也。可當改爲 η 。泥娘合爲一攝者，猶端透定與知徹澄合爲一攝也。錢大昕嘗謂古無舌上音，是即知徹澄娘可併入端透定泥之理。然古無舌上音之「無」字，不得與古無輕唇音之「無」字視同一律。蓋所謂古無輕唇音者，乃包括隋唐時代而言，以隋唐韻書之切字不別輕唇與重唇故也。至於端透定泥與知徹澄娘二系，則隋唐韻書之切字蓋然不混，不得因隋唐以前有若干舌上之字讀爲舌頭，而遽斷言古無舌上音也。今圖中兼存泥娘，而定其全攝主音爲 η 。

(a)泥左旁轉入端，例如「難」V「灘」，「念」V「唸」，其理甚易明，以泥端本同系列，不過鼻音塞音之別耳。

(b) 泥右旁轉入日，例如「乃」 \vee 「仍」，「女」 \vee 「汝」，其理已詳上日攝總論。

(c) 泥左次旁轉入精，例如「聶」 \vee 「攝」，「念」 \vee 「稔」，其理不難解，蓋經端之知而入精之照，然後轉入其他各紐也。其變式爲 $t \vee ts \vee s$ (sh) $\vee s$ 。

(d) 泥左次旁轉入疑，例闕，但由疑入泥之例不闕（見(III)(e)），故此轉仍可成立，且其理亦不難明，即 $t \vee ts$ 是也。

(e) 泥對轉入明，例如「尼」 \vee 「菴」，「耳」（古音在泥） \vee 「弭」，理似難明而實易，蓋古代韻尾輔音之 m，後世大部分變爲 n，即知此二紐有互轉之可能矣。

(f) 泥左次對轉入曉，例如「乃」 \vee 「孕」，「肉」（古音在娘） \vee 「育」，其理易明，蓋泥端同列，端既可入曉，故泥亦可入曉。

(g) 泥右次對轉入幫，止有「任」（古音在泥） \vee 「凭」一例（從姚文田說），其由幫入泥亦止有「匕」 \vee 「尼」一例，音理上亦不易解，當闕疑。

(h) 泥直轉入來，爲圖中特設線之二，諧聲字中止有「尼」 \vee 「秭」，「柰」 \vee 「隸」二例，然現代方言中此二紐互易之例觸處皆是。其理，則以泥來同屬舌尖中音，若謂泥來不可通，則同列之紐亦不通矣，決無是理也。

(VI) 端攝六紐，端透定舊稱舌頭音，知徹澄舊稱舌上音，部位雖不盡同，關係則至親密，故錢氏竟謂古音止有端透定一列。高氏稱端列三紐爲齒音，定其音值爲 t, t', d', 知列三紐爲顎音，定其音值爲 t, t', d, 除定澄二紐當如羣紐之兼送氣不送氣二值外，餘皆不誤。惟高氏以端透定與精清從心邪合爲一組而通稱齒音，知徹澄與照穿牀審禪合爲一組而通稱顎音（見分析字典緒論及中國音韻學研究第十第十三兩章），則名義上轉不明晰，且轉紐譜中有不少資料可證其非。故今仍依舊說，合端透定與知徹澄爲一攝，而定 t 爲全攝主音之代表。

(a) 端左旁轉入精，例如「崑」 \vee 「瑞」，「土」 \vee 「社」，其理易明，蓋或由端逕轉精，則變式爲 $t \vee ts$ ；或先由知轉照，亦與其他各紐皆可通，變式爲 $t \vee ts \vee s$ (sh) $\vee s \vee ts$ 。

(b) 端右旁轉入泥，例如「覃」 \vee 「嬾」，「丑」 \vee 「狙」，與泥轉端同理，見 (V)(a)。

(c) 端左次旁轉入來，例如「童」 \vee 「龍」，（此例可疑），「隸」 \vee 「隸」，其理易明，以端來同爲舌尖中音，與同列相轉無異。

(d) 端右次旁轉入日，例如「丑」 \vee 「狙」，「聒」 \vee 「敢」，理亦易解，蓋經泥而入也。

(e) 端對轉入曉，例如「罕」V「裏」，「多」V「移」，與曉入端同理，見(I)(e)。

(f) 端左次對轉入見，例如「壬」V「至」，「白」V「歸」，與見入端同理，見(II)(g)。

(g) 端右次對轉入明，例如「昔」V「莫」，「土」V「牡」，其理不易解，殆先右旁轉入泥，而後對轉入明也。

(VII) 精攝十紐，精清從心邪舊稱齒頭音，照穿牀審禪舊稱正齒音，是也。高氏稱精列五紐為齒音，定其音值為ts, ts', dz, S, Z, 除從紐當兼dz, dz'

二值已如前論外，餘不誤。照列五紐則依一二與三四兩等而分為二種，一二等者稱齒上音，定其音值為ts, ts', dz, S, Z, 三四等者稱顎音，定其音

值為t, t', d, d', z, z'。禪之一二等闕者，以禪僅有三四等故也。內除牀紐當兼dz, dz'與dd, dz, z'二值已如前論外，餘皆不誤。惟自來論古聲紐者並以照

列併入精列，高氏乃併精於端，合照於知，轉使名義清混，斷不可從，且以轉紐譜證之亦殊不合。今仍從舊說，而定本攝之主音為s。

(a) 精左旁轉入來，例如「子」V「李」，「僉」V「斂」，其變轉之媒介為禪，禪聲近來，遂轉入來矣。

(b) 精右旁轉入端，例如「者」V「都」，「寔」V「蜷」，與端入精同理，見(VI)(a)。

(c) 精左次旁轉入幫，止「折」V「蒸」一例，惟由幫入精之例尚多，至音理則不易解，或以其中審禪二紐與曉匣聲近，故與曉匣轉入滂

(敷)並(奉)同理歟？當闕疑。(參看(I)(d))。

(d) 精右次旁轉入泥，例如「示」V「奈」，「裏」V「孃」，與泥入精同理，見(V)(d)。

(e) 精對轉入見，例如「井」V「耕」，「旨」V「者」，與見入精同理，見(II)(e)。

(f) 精左次對轉入疑，例如「自」V「臬」，「辭」V「孽」，與疑入精同理，見(III)(g)。

(g) 精右次對轉入曉，例如「西」V「聖」，「左」V「陸」，與曉入精同理，見(I)(f)。

VIII 來攝止來一紐，舊名半舌音或舌齒音，高氏稱為齒音，定其音值為l，是也。

(a) 來左旁轉入幫，例如「采」V「剝」，「綠」V「變」，其理不易解，或係走紆迴之路，先轉入精之審禪而後入幫歟？(參看(VII)(c))

(b) 來右旁轉入精，例如「婁」V「數」，「叟」V「菴」，與精入來同理，見(VII)(a)。

(c) 來左次旁轉入明，例如「奎」V「陸」，「狸」V「羸」，其理尚不難解，蓋先直轉入泥，然後由泥對轉入明也。

按禪之一二等當是r，惟高氏以r為日紐，故禪之二二等不得不闕，此是一大漏孔，蓋禪事實上雖無三四等，而理論上不得不有也。

- (d) 來右次旁轉入端，例如「豐」 \vee 「體」，「 \sim 」 \vee 「離」 \vee 「螭」，與端入來同理，見(VI)(c)。
- (e) 來對轉入疑，例如「亂」 \vee 「亂」，「來」 \vee 「秋」，其理不難解，蓋先直轉入泥而後入疑也。(泥疑雖隔一日攝，可以正旁轉論。)
- (f) 來左次對轉入日，例闕，而日入來之例則有，如「粟」 \vee 「甄」，蓋日本由泥轉來，其例皆成來泥之轉矣。
- (g) 來右次對轉入見，例如「孚」 \vee 「號」，「里」 \vee 「悝」，與見入來同理，見(II)(f)。
- (h) 來左直轉入曉，例如「立」 \vee 「昱」，「里」 \vee 「趨」，與曉入來同理，見(I)(h)。
- (i) 來右直轉入泥，例闕，但現代方言中其例甚多，與泥入來同理，見(V)(h)。
- (IX) 幫攝六紐，幫滂並舊稱重唇音，今稱雙唇音，非敷奉舊稱輕唇音，今稱唇齒音。唐韻切字幫列與非列不分，知錢氏古無輕唇音說不可破。今以非敷奉消納於幫滂並，則實存三紐。高氏定幫列三音值爲 p, p', b', 非列三音值爲 f, f', v', 除並當兼 b 奉當兼 v 已如前論外，餘並不誤。本攝之主音以 p 爲代表。

(a) 幫左旁轉入明，例如「必」 \vee 「宓」，「辰」 \vee 「脈」，其理易解，以幫明本屬同列，幫轉鼻音卽成明矣。

(b) 幫右旁轉入來，例如「丙」 \vee 「匱」，「扶」 \vee 「輦」，與來入幫同理，見(VII)(I)。

(c) 幫左次旁轉入曉，止有「箇」 \vee 「盡」一例，與曉入幫同理，見(I)(d)。

(d) 幫右次旁轉入精，例如「箇」 \vee 「爽」，「必」 \vee 「瑟」，與精入幫同理，見(VII)(c)。

(e) 幫對轉入日，例闕。

(f) 幫左次對轉入泥，止「匕」 \vee 「尼」一例，理亦難解，當闕疑。「參看(V)(g)」。]

(g) 幫右次對轉入疑，止「 \triangle 」 \vee 「 \triangle 」(疑)一例(從姚文田說)，理亦難解，當闕疑。「參看(III)(f)」。]

(X) 明攝二紐，明舊稱重唇音，今稱雙唇音，微舊稱輕唇音，今稱唇齒音，唐韻切字不別知微可消納於明。高氏定明之音值爲 m，微之音值爲 m̥，是也。今定 m 爲全攝主音。

(a) 明左旁轉入曉，例如「每」 \vee 「海」，「勿」 \vee 「忽」，與曉入明同理，見(I)(b)。

(b) 明右旁轉入幫，例如「宥」 \vee 「賓」(止二見)，與幫入明同理，見(IX)(I)。

(c) 明左次旁轉入見，例如「文」∨「虔」(止一見)與見入明之理同爲不易解，當闕疑。「參看(II)(d)」。

(d) 明右次旁轉入來，例如「文」∨「吝」，「萬」∨「蟻」與來入明同理，見(VIII)(c)。

(e) 明對轉入泥，例闕，惟泥入明有例，且音理可通，見(V)(e)。

(f) 明左次對轉入端，例如「亡」∨「長」(止一見)而理不難解，蓋經泥而轉入也。

(g) 明右次對轉入日，例如「矛」∨「柔」，「糸」∨「衆」其理不難解，蓋亦經泥而轉入也。

如上，除日攝以晚出聲當別論外，其餘九攝之中，有七路可轉者六攝，有八路可轉者二攝，有九路可轉者一攝，合計可相通轉之路凡六十七條。內中見疑泥來幫明六攝皆與日攝有交通，其實例或充分或不充分，音理或可解或不可解，並無關乎典要，以日攝本不當以常例論也。此外，則實例充分而音理難解者四路，見明、明見、精幫、幫精是也；實例既不充分音理亦難索解者四路，疑幫、幫疑、泥幫、幫泥是也。若是者皆當闕疑，以俟新證據之啓發。

至於變轉性之大小，則隨各攝之部位與等呼而不同。大抵部位愈內者，變轉性愈大，愈外者愈小，故曉見二攝變轉最多，幫明二攝變轉最少，三四等音變轉多，一二等音變轉少，此亦語音學之常理也。

五 證明

音理既明，又須提出充分之證據以證明此等規則之效力是否足以構成定律。以下第一步，先提出本證一種。

謂之本證者，即說文諧聲轉紐譜是也，蓋圖本依譜而成，是譜卽圖之證據矣。今譜中所列爲說文全部諧聲字八千餘文，其中不合上述規則者（即按圖不得變轉之聲而竟有此例者），計共五十一文，約佔全數百分之〇·六而弱，且卽此極少數不合之例，亦並不足以構成例外，蓋譜中已依據前人之成說或提供作者自獲之新說而逐一解釋之矣。其狀況如下：

違犯見幫不通律者 一五例 依成說解釋者九，依新說解釋者六；

違犯見泥不通律者 二例 並依新說解釋之。

① 明攝爲極外之聲，不易轉入他攝，故雖孤例而理可通，亦不當作例外。

違犯疑明不通律者 一例 依成說解釋之；

違犯疑端不通律者 五例 依成說解釋者二，依新說解釋者三；

違犯日曉不通律者 五例 並依新說解釋之；

違犯日精不通律者 四例 依成說解釋者一，依新說解釋者三；

違犯端幫不通律者 一〇例 依成說解釋者三，依新說解釋者七；

違犯精明不通律者 九例 依成說解釋者二，依新說解釋者七。

據此，知此不合規則之五十一例中，有十八例前人本已懷疑且加滿意之解釋，此與作者之發見可謂殊途而同歸，亦足爲此發見之效力作一種有力之保證。至作者自供解釋之三十三例，中除一例須闕疑外，餘皆自問尙無穿鑿附會之嫌，然則謂此新發見之規則已無一例外可也。按科學方法，凡由適當資料歸納而成之規則，經充分之試驗證明而無例外，卽可以構成定律，故上述關於諧聲變轉之規則，其第一步已可構成說文諧聲之定律。至於說文以爲諧聲之字，今人因古文字之證據而知其本非諧聲者（如「帝」非「束」聲，「龍」非「童」省聲之類），譜中未遑一一辨，然即使許書有誤，亦無傷於大體。

說文諧聲轉紐譜

一 上

「一」聲 於悉切 聿 呂成切，直轉入來之來。○華按一實非聲。商承祚曰：「聿聿同字，象手持筆形，乃象形非形。曉之影。」 聿 聲也。林義光曰：「聿从爪从寸，寸亦手也，蓋與受同形而聲異，故變又爲寸以別之耳。」 「聿」聲 聿 鄒密切，右次旁 律 呂成切，直轉入來之來。○華

密切，屬幫攝，則律爲右旁轉入來矣。惟茲篇以唐音爲據，派聲之字尙與諧聲之字一一可通，卽不復追溯本音後做此。

「律」聲 律 鄒密切，右次旁 轉入幫之幫。 號 古伯切，右次對 轉入見之見。

「天」聲 他前切，端之透。 吞 忝 攝。

「下」聲 胡雅切，曉之匣。 苜 同 攝。

「示」聲 神至切，精之牀。 視 同 攝。 禘 丁外切，右旁 轉入端之端。 柰 泥帶切，右次旁 轉入泥之泥。 祁 巨支切，對轉 入見之羣。 標 語其切，左次對 轉入疑之疑。

「柰」聲 漆 鄒計切，直轉入來之來。○華按隸篆文作𣎵，元應一切經音義則 隸 譌從米與聲，與魯峻碑合。 𣎵 音之絹切。屬精之照，然則此字諧聲

實由精攝左旁轉而入來攝矣。泥來雖可直轉，而元聲說較長。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姑舉一例於此，後不一一著。

〔韃聲〕↘襪攝

〔祭省聲〕子例切，精之精。
〔蔡際鄒穆察療際際〕同攝

〔察省聲〕↘管攝

〔祝省聲〕之六切，精之照。
〔祝〕攝

〔蒜聲〕蘇貫切，精之心。
〔蒜〕攝

〔王聲〕兩方切，曉之喻。
〔廷壘皇〕同攝

〔皇聲〕↘瑋攝

〔閨聲〕如順切，日之日。
〔閨潤〕同攝

〔玉聲〕魚欲切，疑之疑。
〔瑱〕許玉切，右次旁轉入曉之曉。

〔曲聲〕↘曲攝

〔氣聲〕去既切，見之見。
〔芘吃訖柅柅欵頌〕同攝

〔氣聲〕↘慎攝

〔士聲〕鍾里切，精之牀。
〔仕〕攝

〔一聲〕古本切，見之見。
〔引〕余忍切，右旁轉入曉之喻。○此從錯本，鉉本非聲，案鉉本是。

〔引聲〕↘引攝

〔中聲〕陟弓切，端之知。
〔革盅仲衷忠仲冲〕同攝

一下

〔山聲〕丑列切，端之微。
〔蛩〕同攝
〔走〕疾葉切，左旁轉入精之從。
〔妻〕職緣切，左旁轉入精之清。○此從錯本，鉉本非聲，按鉉本是。

〔韃聲〕↘蕤

〔中聲〕↘專攝

〔妻聲〕↘妻攝

〔蜚聲〕↘蜚攝

〔蜚聲〕↘蜚攝

〔蜚聲〕↘蜚攝

〔蜚聲〕↘蜚攝

〔崑聲〕↘崑攝

〔崑聲〕↘崑攝

〔崑聲〕↘崑攝

〔崑聲〕↘崑攝

〔半聲〕傳幔切，幫之幫。▽胖判伴神泮泮絆泮泮同攝。

〔牟聲〕莫浮切，明之明。▽甦侔同攝。

〔告聲〕古奧切，見之見。▽皓特詰格部審當皓皓靠階皓同攝。胡沃▽皓浩並胡老切，以上右入精之清。
〔造聲〕▽造同攝。

〔口聲〕苦后切，見之溪。▽訶耶扣卸同攝。

〔吹省聲〕昌垂切，精之穿。▽炊同攝。〔炊聲〕▽窰同攝。

〔君聲〕舉云切，見之見。▽君羣郡審審審同攝。牛尹切，左旁轉入疑之疑。頤於倫切，左旁轉入曉之影。涪他昆切，右次對轉入端之透。
〔羣聲〕▽戮同攝。

〔聿聲〕七入切，精之清。▽聿聿聿聿聿聿聿同攝。他入切，右旁轉入曉之影。
〔聿聲〕▽戢同攝。

〔后聲〕康禮切，見之溪。▽啓同攝。〔啓省聲〕▽啓啓啓啓同攝。

〔成聲〕胡監切，曉之匣。▽誠願震鹹鹹同攝。並古成切。古譚減古斬工咸切，以上左旁轉入見之見。賊苦夾切，入歲歲歲並職深切，以上左次對轉入精之照。
〔歲聲〕▽歲同攝。古咸切，對轉入見之見。
〔鹹省聲〕

〔單聲〕徒含切，對轉入端之定。〔緘聲〕▽歎同攝。〔單聲〕▽禪禪同攝。慈狂切，左旁轉入精之從。禪徐鹽禪徐林切，以上入精之邪。禪式在切，入禪常倫切，入禪乃忝切，右

〔吉聲〕居質切，見之見。▽結詰桔桔桔稊稊結結結同攝。許吉結赫銛切，以上右韻胡結點胡八切，以上入曉之匣。〔韻聲〕▽韻(或擷)同攝。

〔噎聲〕並余箴切，對泥之泥。▽噎噎噎噎噎噎噎同攝。

〔周聲〕職留切，精之照。▽稠稠稠稠稠稠稠同攝。都浩稠都寮稠都牢稠並都僚切，以上右調徒遼稠徒聊稠徒刀切，以上稠陟交切，入稠敕鳩切，入稠並直由切，入端之澄稠胡入切，右

次對轉入
曉之匣

〔此聲〕雌氏切，精之清。 柴疵此些鋤警昔雌些鶯訛皆柴貨疵嗽頭嗎訛訛些紫紫鑿同 鈇火戒切，右次對 轉入曉之曉。

〔柴省聲〕 鈇同

二 下

〔正聲〕之盛切，精之照。 延〔征〕延証整政窺紐錠同 定徒徑切，右旁轉入端之定。 鈇本會意，此从韻會引。

〔定聲〕 鈇同

〔五〕〔乏〕聲房法切，幫之並。 芝馭貶芝嬰砭泛妖同 鈇土蓋切，端之透。○華按幫端不通，偏旁之乏篆作五，蓋山形近之誤也。山他透切，故諧聲讀若弱。又凡弱聲及近弱聲之字皆有下平之義。如躡踐也，踐則地平，坦安也，亦平也，故鈇訓下平，段氏不解音理，臆改下平爲不平，又謂「弱與響雙聲，響有一偏

之義，」說甚迂曲。他注亦未得其解，蓋山聲之字罕見，故以訛傳訛，至今未正。今以幫端不通之理疑及此字之聲，乃直立切，端之澄。○華按幫端不通，五亦山之誤也。屨訓「屨屨，」得渙然冰釋，亦一快事也。又查集韻二十二昔有鈇字，亦訓器下平，音則鋪千切，豈孫愾誤以鈇字之音移諸鈇字乎。屨訓「從後相甫也，从尸从舌，」乃會意兼形聲，屨从尸從出，出蹈也，亦會意兼形聲，合而爲疊韻連語，集韻訓「前後相躡也，一曰小步。」小步義亦由出而生，吳都賦作堵塢，李善注「枝柯相重疊兒，」廣韻訓「重累土也，」蓋皆引申之義。廣雅曰「屨屨，少也。」少亦出形近之誤。（段玉裁謂從乏故訓少，大是附會。）

〔是聲〕承旨切，精之禪。 禛甚得禛寔寔混媿同 堤丁禮 禛禛禛禛並都兮切，以上右 媿他計 禛他禮切，以上 禛特計 禛規顯媿提並杜兮切，以 媿俱莪切，對轉 入見之見

〔連聲〕力延切，來之來。 蓮謹漣連鍵同 鍵同

〔後聲〕胡口切，曉之匣。 簾空谷切，左旁 轉入見之溪

〔御聲〕牛據切，疑之疑。 禦籥鉤同

〔建聲〕居萬切，見之見。 鍵健健同

〔延聲〕丑連切，見之溪。 躡同 躡于練切，右旁 轉入曉之喻

〔行聲〕戶庚切，曉之匣。 珩脗衡洵同

〔衛聲〕于歲切，曉之喻。 衛同 衛同

〔牙聲〕五加切，疑之疑。 芽訝〔或透〕枅庠同 雅烏加切，右次旁 邪鈇並以遮切， 衰似嗟切，右次對 轉入精之邪

〔音聲〕於力切。〔葇橋意〕同。
〔意聲〕〔億〕同。

〔設聲〕識列切。〔護〕同。

〔縹聲〕呂眞切。〔變〕轉入驚之幫。
〔縹聲〕〔縹聲〕〔變〕轉入驚之幫。
〔縹聲〕〔變〕轉入驚之幫。

〔縹聲〕〔變〕轉入驚之幫。

〔壽省聲〕徒合切。〔霽〕同。

〔藹(善)聲〕常衍切。〔膳部倍類膳繕〕同。

〔音聲〕於今切。〔暗語暗審痞罨歃猶黯闇〕同。
〔滄〕去急切，左旁轉入見之溪。

〔章聲〕諸良切。〔璋葦鄣彰疊璋障〕同。
〔章省聲〕〔商〕同。

〔竟聲〕居慶切。〔澆鏡〕同。〔攬〕一敬切，右旁轉入曉之影。

〔辛聲〕去慶切。〔苦(言)〕語軒切，左旁轉入疑之疑。
〔言聲〕〔瑄〕同。

〔妾聲〕七接切。〔妾妾接接接接接〕同。

〔莘聲〕七角切。〔馨〕同。〔繫省聲〕〔鑿〕同。

〔業聲〕魚怯切。〔疑之疑〕。

〔對(對)聲〕都隊切。〔對聲〕同。

〔什聲〕居疎切。〔秦〕同。〔美〕蒲沃切，在幫之幫。○華按此會意字，而大小徐並云什亦聲，今據見幫不通聲之理，知亦聲之爲贅矣。苗夔宋保亦謂什非聲，然其說不足據。

〔業聲〕蒲沃切。僕撲撲璞。同攝。〔僕聲〕僕漢。同攝。

〔承聲〕署陵切。晉丞拯(拊橙)據說文聲。以上系補正篆。同攝。〔承聲〕蒸(蒸)同攝。

〔弁聲〕古南一儉二切。當由曉攝派聲。翰駢淪掠媮。同攝。

〔弄聲〕慮貢切。來之來。同攝。

〔彘聲〕渠追切。見之羣。同攝。

〔戒聲〕居拜切。見之見。同攝。械胡戒切。右旁轉入曉之匣。

〔具聲〕其遇切。見之羣。同攝。

〔其聲〕渠用切。見之羣。同攝。供恭拱拱奉奉。同攝。呼東切。右旁轉入曉之曉。洪戶工切。下降切。以上入曉之匣。

〔異聲〕羊吏切。曉之喻。同攝。冀虞溟(溟)冀(冀)匣。同攝。冀几利切。左旁轉入見之見。鏗丑亦切。入。冀胥里切。左次旁轉入精之心。

〔昇聲〕以諸切。曉之喻。同攝。一與聲。舉。同攝。

〔興聲〕虛陵切。曉之曉。同攝。

〔臼聲〕居玉切。見之見。同攝。毀(學)胡覺切。右旁轉入曉之匣。〔學省聲〕覺醫醫學醫學。同攝。覺古岳切。左旁轉入見之見。馨苦沃切。入見之溪。

〔諱鞠〕同攝。

〔農(農)聲〕奴冬切。泥之泥。同攝。癩濃濃。同攝。禮汝容切。右旁轉入日之日。〔農省聲〕盟(膿)同攝。

〔麤聲〕七亂切。精之清。同攝。

〔覺聲〕攪。同攝。

〔革聲〕古覈切。見之見。○古文革從臼聲。故次於此。

「爪(又)聲」側狡切，精之照。

「采(穗)聲」同攝。

「采聲」同攝。

「又聲」同攝。

「蚤聲」同攝。

「孚(采)聲」芳無切，精之傍。

「孚聲」同攝。

「保聲」同攝。

「采聲」同攝。

「保省聲」同攝。

「爲聲」蓮支切，曉之喻。

「爲聲」同攝。

「爲聲」同攝。

「爲聲」同攝。

「爲聲」同攝。

「爲省聲」符羈切，右次旁，轉入幫之並。

「皮聲」同攝。

「被頰髮破駝波破披破坡破陁」同攝。

「甄聲」魚祭切，疑之疑。

「樞」同攝。

「熱」如烈切，左旁，轉入日之日。

「熱」私烈切，右次對精之照。

「聲」陟利切，端之知。

本說文誤奪聲字耳。衣部亦有聲，二篆音讀迥異，可證王筠亦曰大徐从甄非。

「熱省聲」

「蒸」同攝。此從大徐，說文聲系謂蒸聲。

「閔省聲」胡賦切，曉之匣。

「戊」同攝。

「又聲」于救切，曉之喻。

「右有疋无」同攝。

「右聲」同攝。

「有聲」同攝。

「又讀古亥切，左旁轉入見之見。」

「尤聲」同攝。

「頰忱沈」同攝。

「盍聲」同攝。

「闕聲」同攝。

「女(厶)聲」古幾切，見之見。

「雄」羽弓切，右旁，轉入曉之喻。

「宏裕閔紘」並戶萌切，以上入曉之匣。

「弘聲」胡肱切，右旁，轉入曉之匣。

「弘聲」同攝。

「又聲」初牙切，精之穿。

「叔」同攝。

「父聲」扶雨切，幫之並。

「甫布斧」同攝。

「甫聲」同攝。

「布聲」同攝。

「尊聲」同攝。

「膊膊轉傳溥溥縛縛」同攝。

「浦聲」同攝。

「博聲」同攝。

「博省聲」同攝。

「博聲」同攝。

「薄聲」同攝。

「薄聲」同攝。

「薄省聲」同攝。

〔膏聲〕武延切，明之明。〔曠〕曠，並布賢切，右旁攝。〔過聲〕〔過省聲〕〔橋〕武延切，左旁攝。轉入明之明。

〔皆聲〕古諧切，見之見。〔皆〕皆，並戶皆切，右旁攝。轉入曉之匣。

〔百聲〕博陌切，幫之幫。〔佰〕佰，並戶皆切，右旁攝。轉入曉之匣。

〔詎聲〕彼力切，幫之幫。〔詎〕詎，詩亦切，右次旁攝。轉入精之審。

〔霍聲〕徒歷切，端之定。〔霍〕霍，並以勺耀，弋笑切，以上對攝。轉入曉之喻。

〔膠聲〕力救切，來之來。〔膠〕膠，並古膠，居求切。對轉入見之見。〔膠聲〕〔膠〕膠，火包切，直轉入曉之曉。〔膠聲〕〔膠〕膠，洛蕭切，左次對攝。轉入來之來。〔膠聲〕〔膠〕膠，古巧杜，右次對攝。轉入見之見。

〔易聲〕土盍切，端之透。〔易〕易，並許同切，右次對攝。轉入曉之曉。

〔隕聲〕職追切，精之照。〔隕〕隕，並許同切，右次對攝。轉入曉之曉。

〔隕聲〕職追切，精之照。〔隕〕隕，並許同切，右次對攝。轉入曉之曉。〔隕聲〕〔隕〕隕，職追切，精之照。〔隕〕隕，並許同切，右次對攝。轉入曉之曉。

〔隕聲〕職追切，精之照。〔隕〕隕，並許同切，右次對攝。轉入曉之曉。〔隕聲〕〔隕〕隕，職追切，精之照。〔隕〕隕，並許同切，右次對攝。轉入曉之曉。

〔隕聲〕職追切，精之照。〔隕〕隕，並許同切，右次對攝。轉入曉之曉。〔隕聲〕〔隕〕隕，職追切，精之照。〔隕〕隕，並許同切，右次對攝。轉入曉之曉。

〔隕聲〕職追切，精之照。〔隕〕隕，並許同切，右次對攝。轉入曉之曉。〔隕聲〕〔隕〕隕，職追切，精之照。〔隕〕隕，並許同切，右次對攝。轉入曉之曉。

〔隕聲〕職追切，精之照。〔隕〕隕，並許同切，右次對攝。轉入曉之曉。〔隕聲〕〔隕〕隕，職追切，精之照。〔隕〕隕，並許同切，右次對攝。轉入曉之曉。

〔隕聲〕職追切，精之照。〔隕〕隕，並許同切，右次對攝。轉入曉之曉。〔隕聲〕〔隕〕隕，職追切，精之照。〔隕〕隕，並許同切，右次對攝。轉入曉之曉。

〔隕聲〕職追切，精之照。〔隕〕隕，並許同切，右次對攝。轉入曉之曉。〔隕聲〕〔隕〕隕，職追切，精之照。〔隕〕隕，並許同切，右次對攝。轉入曉之曉。

〔肩(肩)聲〕古賢切，見之見。〔颯〕同攝。

〔肘省聲〕陟柳切，端之知。〔紂〕同攝。〔疔〕于救切，對轉入曉之喻。

〔狀聲〕如延切，日之日。當由泥攝派聲。〔燃〕同攝。〔狀〕延切。〔燃〕並入善切，以上右旁轉入日之日。

〔羸聲〕耶果切，來之來。〔羸羸(裸)羸羸〕同攝。〔羸〕以成切，直轉入曉之喻。

〔羸聲〕〔羸羸(裸)羸羸〕同攝。〔羸〕以成切，直轉入曉之喻。

〔羸聲〕〔羸羸(裸)羸羸〕同攝。

〔肥聲〕符非切，幫之並。〔葩〕同攝。

〔刀聲〕都牢切，端之端。〔芳〕同攝。

〔召聲〕〔召〕同攝。〔召〕之紹切。

〔召聲〕〔召〕同攝。〔召〕之紹切。

〔召聲〕〔召〕同攝。〔召〕之紹切。

照切，以上入精之禪。〔輶〕以招切，對轉入曉之喻。

〔到聲〕〔到〕同攝。

〔昭聲〕〔昭〕同攝。

〔沼聲〕〔沼〕同攝。

〔照省聲〕〔照〕同攝。〔照〕之照切。

〔羔聲〕〔羔〕同攝。〔羔〕之羔切。

轉入精之照。

〔利(勑)聲〕力重切，來之來。〔勑〕同攝。

〔勑聲〕〔勑〕同攝。

〔勑省聲〕〔勑〕同攝。

〔黎聲〕〔黎〕同攝。

〔則聲〕子德切，精之精。〔則〕同攝。

〔刪聲〕所姦切，精之審。〔刪〕同攝。〔刪省聲〕〔刪〕同攝。

〔制聲〕征例切，精之照。〔製〕同攝。

〔劍聲〕古屑切，見之見。〔劍〕同攝。〔劍省聲〕〔劍〕同攝。

〔刃聲〕而振切，日之日。當由泥攝派聲。〔刃〕同攝。〔刃省聲〕〔刃〕同攝。

〔丰聲〕古拜切，見之見。〔丰〕同攝。〔丰省聲〕〔丰〕同攝。

〔切聲〕〔切〕同攝。〔切省聲〕〔切〕同攝。

〔害聲〕〔害〕同攝。〔害省聲〕〔害〕同攝。

苦蓋切，入見之溪。〔害省聲〕▽憲同攝。〔契聲〕▽楔計切，右旁。類胡計切，入曉之匣。楔先結切，入精之心。〔契省聲〕▽瘕尺制切，對轉入精之穿。〔憲

聲〕▽憲同攝。〔瘕省聲〕▽瘕同攝。

〔素(未)聲〕盧對切，來之來。▽素誅郝類攝。

〔角聲〕古岳切，見之見。▽角胡角切。斛胡各切，以上右旁轉入曉之匣。

〔鮮省聲〕息管切，精之心。▽鮮同攝。

〔解聲〕佳買戶實二切，當由見攝派聲。▽解同攝。懈並胡買切，右旁轉入曉之匣。

五上

〔竹聲〕陟玉切，端之知。▽筑管篤竺同攝。籥居六切，左次對轉入見之見。

〔執聲〕▽鶴執同攝。

〔筮聲〕時制切，精之禪。▽筮同攝。○據說文聲系。▽噓噓同攝。

〔互聲〕胡誤切，曉之匣。▽互同攝。

〔算聲〕蘇管切，精之心。▽算算纂纂淳圍纂纂同攝。

〔丌聲〕居之切，見之見。▽丌箕(其)同攝。〔其聲〕▽祺其暮其基旗期棋欺顛騏其淇麒其其異同攝。斯息移切，對轉入精之心。

〔斯省聲〕▽斯同攝。

〔典聲〕多珍切，端之端。▽典敷腆慎慎同攝。

漢聲聲紐變轉之定律

〔奠聲〕堂練切。端之定。○鄭厲攝。

〔差聲〕初牙楚佳二切。精之穿。○瑳齶養懸桂瘵倭髮嗟送縶。同攝。

〔差省聲一〕○羨養衛鞏同攝。

〔養省聲一〕○魯攝。郎古切，左旁轉入來之來。

〔魯聲〕○舊榴攝。

〔工聲〕古紅切。見之見。○珣攻杠貢邛空江扛珣功釘。同攝。紅釘堆(鳩)紅釘。同攝。紅釘。同攝。下江項。胡講切，以上右旁轉入曉之匣。

〔空聲〕○橙澄控。同攝。○項聲。○頌。同攝。○江聲。○鴻。同攝。戶工切，右旁轉入曉之匣。

〔巨(渠)聲〕其呂切。見之羣。○莛峴鉅距鉅。同攝。○渠省聲。○蠶柁渠。同攝。○渠聲。○騾。同攝。

〔丑聲〕知衍切。端之知。○衰。同攝。○衰省聲。○屨(展)。同攝。○展聲。○曠。同攝。○展省聲。○屨。同攝。

〔寔(塞)聲〕蘇則切。精之心。○塞。同攝。○塞聲。○箠。同攝。○塞省聲。○塞。同攝。

〔巫聲〕武扶切。幫之並。○誣。同攝。

〔甘聲〕古三切。見之見。○甘磨黠泔拊紺針。同攝。胡安甜。胡甘切，以上右旁轉入曉之匣。

〔恬省聲〕徒兼切。端之定。○恬。同攝。

〔狀(厭)聲〕於鹽切。曉之影。○厭。同攝。○厭聲。○壓。同攝。○壓聲。○壓。同攝。

〔甚聲〕常枕切。精之禪。○甚斟說糕堪湛戡。同攝。胡媸。並丁含切，以上右旁轉入端之端。○黠。他感切，入端之透。○堪戡。又讀，並口含切。○戡。苦感切，以上對轉入見之溪。○醜。余箴切，右次對轉入曉之喻。

〔囧(省)聲〕呼骨切。曉之曉。○相累涓。同攝。

〔沓聲〕徒合切。端之定。○沓踏沓踏踏。同攝。

〔曹(曹)聲〕昨宰切。精之從。○曹遭槽糟槽槽槽。同攝。

〔乃〕奴亥切，泥之泥。 〔甬〕同攝。 〔芬〕仍仍切，以上右旁轉入日之。 〔孕〕以證切，左次對轉入曉之喻。

〔巧〕苦浩切，見之溪。 〔攷巧考〕同攝。 〔朽〕許久切，右旁轉入曉之曉。

〔粵聲〕普丁切，幫之滂。 〔僞傳聘娉〕同攝。 〔軼〕呼形切，左次旁轉入曉之曉。 〔棹〕以整切，入曉之喻。 〔騁〕丑郢切，端之徹。 〔音赤之切，屬穿組，則鞞騁並當屬穿組，今鞞騁並音丑郢切，蓋由聲近而誤也。〕

○華按幫端不通，孔廣居說文疑疑云：「疑是从血从丐會意，」繫傳云：「春秋左傳曰，不敢學居，今作寧，借也。」然則寧當讀爲奴丁切，本在泥攝矣。*

〔粵省聲〕〔粵〕特丁切，端之定。

〔丁聲〕虎何切，曉之曉。 〔可〕肯我切，左旁轉入見之溪。 〔可聲〕〔阿聲〕〔阿聲〕〔闕〕

〔奇聲〕〔奇聲〕〔荷聲〕〔荷聲〕

縮切，以上右旁轉入曉之影。 〔旖聲〕〔旖聲〕〔旖聲〕

〔哥聲〕古俄切，見之見。 〔歌〕〔或〕〔或〕

〔兮聲〕胡雞切，曉之匣。 〔吟〕同攝。 〔神至切，左次對轉入精之牀。〕

*〔附說〕粵疑即古任字，粵本會意，任則曉出之形聲也。粵字从由从弓，弓爲氣不得舒，由則使之舒出，以會任氣之意。初但用爲詛詞，與訓願詞之寧同意，即今之任憑字也。引申爲任俠字，大徐曰：「任俠，用氣也。」任俠即粵俠，二字同義互訓，故說文俠訓「粵也」，又曰「三輔謂輕財爲粵」，是粵即俠也，亦即任也。史記季布傳「爲氣任俠」，漢書作「爲任俠有名」，皆以二字平列爲互訓連語，注家或解爲任用，或解爲信任，並失之。由任氣之義，孳乳而爲聘，言任馬之氣力也。再引申爲任使義，而孳乳爲僞，僞，僞，僞，皆以聲兼義，故僞之訓使，與任之訓使同，蓋僞僞爲一字，粵任亦一字也。自行行而粵之本義本音俱失，後人第知僞僞聘僞爲形聲，而不知其兼會意。金文粵从二由作粵，或加口作𠄎，其見於番生數及班數者文曰「粵王位」，見於毛公鼎者文曰「粵朕位」。孫詒讓初釋僞，義不可通，後改釋粵，而讀爲定，然與字形不合。郭沫若仍釋爲僞，而讀爲屏藩之屏，但取借音而不涉本義，猶不能令人無間然。今知粵聘皆即任字，任本訓保，言保王位保朕位也。（金文別有保字，則與實通。）或讀爲寧，義亦通。任之本音爲女林切，則粵之本音當亦然。粵之轉爲普丁切，與任之轉爲僞（憑）同。（管子五行：「任君賜賚。」任讀爲憑。）蓋由泥攝右次對轉入幫攝也。詩小慈之并峰，爾雅作粵峯，知此字音之轉猶在爾雅之前，而僞僞諸字之製則在粵音已轉之後。（按并峰獸名，見山海經，並無本字，爾雅改作粵峯，特借音耳，於義無涉，訓詁家乃謂當作僞峰，轉失詩義。）難者曰：任在侵部，收唇音，何以能轉入收舌根音之審部。解之曰：知侵冬可以互轉，則侵之轉審又何足異乎。既知粵之本音屬泥攝，則聘之從粵得聲，粵之爲粵省聲，即不難迎刃而解，蓋皆由泥攝左旁轉入端攝耳。且粵爲寧之本字，（除小徐說外，甲骨文亦可作證，見殷虛書契類編五。）則其本音當亦爲奴丁切，此又粵聲本屬泥攝之一明證也。

〔皿聲〕武永切。同。盩孟。同。攝。

〔益聲〕伊昔切。同。盕。同。攝。同。〔益聲〕伊昔切。同。盕。同。攝。同。〔益聲〕伊昔切。同。盕。同。攝。同。

〔盈聲〕以成切。同。盇。同。攝。同。他丁切，對轉。

〔盥聲〕烏渾切。同。盥。同。攝。同。〔盥聲〕烏渾切。同。盥。同。攝。同。

〔盞聲〕去魚切。同。盞。同。攝。同。〔盞聲〕去魚切。同。盞。同。攝。同。

〔盞聲〕呼決切。同。盞。同。攝。同。辛聿切，左次旁。

〔盞聲〕胡臘切。同。盞。同。攝。同。古太切，左旁。盞。同。切。日大切，以上入見之溪。○華按盞又音若盞。切。日曉不通常談。廣韻集韻並作苦盞切。

〔主聲〕知庚切。同。主。同。攝。同。〔主聲〕知庚切。同。主。同。攝。同。

五 下

〔丹聲〕都寒切。同。旃。同。攝。同。諸延切，左旁。

〔青聲〕倉經切。同。精。同。攝。同。精之清。〔青聲〕倉經切。同。精。同。攝。同。

〔井聲〕子郢切。同。耕。同。攝。同。古聖切，對轉。荆那。同。並戶經切，左次。對轉入曉之匣。

〔良聲〕皮及切，又讀若香，許。良切，當由曉攝派聲。同。卿。同。去京切，左旁。轉入見之溪。轉入幫之幫。都歷切，對轉。

〔量聲〕迂勿切。同。攝。同。

〔響聲〕迂勿切。同。攝。同。〔響聲〕迂勿切。同。攝。同。

〔爵聲〕即略切，精之精。▽燭燭醇同攝。

〔入聲〕泰入切，精之從。▽食攝。同。〔倉聲〕▽飾飾飭同攝。

〔合聲〕候園切，曉之匣。▽洽迨洽翁恰卻欲領旬洽始同攝。欲鴿伶閣盒並古香切。洽恰並古洽切。踏居怯切。給居立切，以上左旁轉入見之見。苔都合切，對轉入端之端。馨徒合切，入端之定。拾是執切，左次對轉入精之禪。〔苔

聲〕▽踏搭同攝。〔翁聲〕▽鄒歛滄同攝。〔拾聲〕▽滄丑入切，右旁轉入端之微。

〔僉聲〕七廉切，精之清。▽諗儉霰儉同攝。蕞斂儉並良再切。廡魯甘切，以上左旁轉入來之來。劔居欠切。檢居奄切，以上對轉入見之見。儉巨險切，入見之羣。頽魚檢切。險魚欠切。驗並魚箋切，以上左次對轉入疑之疑。獫並虛檢切，右次對轉入曉

之。〔斂聲〕▽斂同攝。

〔侖聲〕力也切，來之來。▽論倫淪淪淪淪淪淪同攝。檣陟倫切，右次對轉入端之知。踰古本切。綸古還切，右次對轉入見之見。

〔今聲〕居音切，見之見。▽玲苓伶鞿雉袞領黔龕黔給鈎金鈎矜禽同攝。吟魚音切，左旁轉入疑之疑。始火占切，右旁轉入曉之曉。合黔黔並胡男切，入曉之匣。露於今切。會咽味切，以上入曉之影。鈎徂慘切，對轉

鉏箴切，入。貪他含切，右次對轉入端之透。婪丑林切，入端之微。念奴店切，泥之泥。○華按見泥不通，念之本音當爲唵，都見切，（今俗有憇記字，猶是本音，日譯漢音作ㄉㄧㄢˋ，尤其是明證。）在端攝，蓋由見轉精入端也，後復由端轉入泥，遂與見不復通矣，或解今字從亼，又訓即給等皆在精攝，疑今本音當亦在精攝，（今方言多讀照

紐，即是一證，）則次旁轉可入泥。〔含聲〕▽玲頴同攝。〔貪聲〕▽噲同攝。〔岑聲〕▽榜岑同攝。〔念聲〕▽斂唵同攝。唵都見切，左旁轉入端之端。○此姑從唐音，實則倒言之。稔而甚切，右旁轉入日之日。唵式往切，左次旁轉入疑之疑。

轉入精之審。〔含聲〕▽陰同攝。〔金聲〕▽荃欽錦袷欽屋驗袷同攝。陰牛音切。鎏牛錦切。鎮五感切。峯魚音切，以上左旁轉入疑之疑。〔倉聲〕▽錯錘齷同攝。齷五感切，左次旁轉入疑之疑。

〔陰聲〕▽蔭同攝。〔欽聲〕▽厭許今切，右旁轉入曉之曉。

〔舍聲〕始夜切，精之審。▽郈洽捨同攝。〔舍省聲〕▽余以諸切，右次對轉入曉之曉。〔余聲〕▽餘念宿同攝。茶餘茶餘餘塗塗餘並同都切。稭徒古切，以上對轉入端之定。除直魚切，入端之澄。徐徐並似魚切。

斜似嗟切。敘徐呂切，以上左次對轉入精之邪。賒式車切，入精之審。〔除聲〕▽蔭蔭同攝。

〔會聲〕黃外切，曉之匣。▽蒼鷗繪同攝。繪繪繪繪繪繪繪繪並古外切，左旁轉入見之見。噲苦夬切。穉苦會切，以上入見之溪。

〔倉聲〕七岡切。精之清。▽瑋蒼踰鶻槍槍滄廬鎗劍〔刃〕同攝。〔刃聲〕▽册同攝。梁呂張切，左旁轉入來之來。〔梁省聲〕▽梁同攝。

〔入聲〕人汁切，日之。當由泥攝派聲。▽彙同攝。

〔內聲〕奴對切，泥之泥。▽訥訥納納。符陟衛切，左旁轉入端之知。芴訥並而鏡切，右旁轉入日之。〔芮聲〕▽蛄同攝。〔納聲〕▽納同攝。

〔全聲〕疾緣切，精之從。▽莖莖踰踰。怪怪銜銜。同攝。

〔缶聲〕方九切，幫之幫。▽匱寶。鑿土盍切，端之透。○華按幫端不通，清代小學家亦多已知從缶不得聲，而解者不一其說，有謂從鼓。缶會意者，有謂缶爲去之誤者，段氏以爲鑿即鑿之誤字，言「既有鑿篆則鑿篆可刪」，其說是也。

〔矢(吳)聲〕式視切，精之審。▽英疾。雉直几切。○疾旁轉入端之澄。癸(癸)居誅切，對轉。醫於計切，右次對轉入曉之影。〔吳聲〕▽兪同攝。〔疑聲〕▽疑疑疑疑疑疑疑疑。丑之切，端之徹。○華按疑端不通，蓋音之誤。疑訓不慧，與言部之疑心部之疑同義，則其音亦當作五滌切或五介切。疑擬也。

〔疾聲〕▽疾(疾)同攝。〔疾聲〕▽瓏同攝。〔醫聲〕▽醫同攝。〔疑聲〕▽疑疑疑疑疑疑疑疑。丑之切，端之徹。○華按疑端不通，蓋音之誤。疑訓不慧，與言部之疑心部之疑同義，則其音亦當作五滌切或五介切。疑擬也。

訓駭，駭亦五駭切。又人部有怡，訓癡貌，音夷在切，即今俗之貳字，癡癡擬則今俗之呆字也。其音丑之切者本是癡字(癡音尺制切，與丑之切相近而混)。玉篇「癡，癡也」，俗遂以癡爲癡，並造一較簡之癡，其後癡之本義本音垂失，蓋不逮唐時已然。(後漢書有「侯君房素癡今小瘡」語，知六朝時已以癡爲癡)。

癡驚癡驚癡癡。同攝。〔癸聲〕▽癸同攝。〔癸聲〕▽癸癸癸癸癸癸癸癸。同攝。〔關聲〕▽關同攝。五滑切，左次旁轉入疑之疑。

〔疾(射)聲〕食夜切，精之牀。▽謝麝同攝。

〔侯聲〕乎溝切，曉之匣。▽喉猴猴。郈侯猴猴。同攝。古侯切，左旁轉入見之見。

〔知聲〕陟离切，端之知。▽智(智)同攝。〔智聲〕▽智同攝。〔智省聲〕▽智響同攝。才的切，左旁轉入精之從。〔觚聲〕▽觚同攝。

〔高聲〕古牢切，見之見。▽敲敲膏。棗棗。蒿切。呼毛。郎呼各切。敲許端切。煊火屋切，以上右旁轉入曉之曉。磨乎刀切。瀉胡到切。胡角切，以上

轉入明之明。〔歎聲〕▽歎同攝。〔高省聲〕▽蕞同攝。莫報切，右次旁

〔日(回)聲〕古癸切，見之見。▽高駟。焯焯。同攝。朽正切，右旁轉入曉之曉。澗戶穎切。洞戶襲切，以上

〔鞞聲〕苦感切，見之溪。〔鞞鞞〕同。〔鞞聲〕〔鞞聲〕同。〔鞞聲〕陸終切，右次對轉入端之知。

〔交聲〕亡范切，明之明。〔憂(夏)〕胡雅切，左旁轉入曉之匣。

〔冕聲〕初力切，精之穿。〔稷稷〕同。

〔嬰(憂)聲〕奴刀切，泥之泥。〔櫻櫻〕同。〔櫻櫻〕耳由。〔櫻櫻〕並而沼切，以上左旁轉入日之日。

〔罽聲〕古魂切，見之見。〔罽罽〕同。〔罽省聲〕〔罽罽〕同。〔罽罽〕〔罽罽〕同。

〔斧聲〕平蓋切，曉之匣。〔梓梓〕同。〔梓梓〕古送。〔梓梓〕並古巷切，以上左旁轉入見之見。〔降聲〕〔降聲〕力中切，左次對轉入精之來。

〔干聲〕苦瓦切，見之溪。〔爵爵〕同。〔爵爵〕火電切，右旁轉入曉之曉。

〔久聲〕舉友切，見之見。〔玖玖〕同。〔玖玖〕與久切，右旁轉入曉之喻。

〔桀聲〕渠列切，見之羣。〔傑傑〕同。

〔棄(乘)聲〕食陵切，精之牀。〔驟驟〕同。

六上

〔木聲〕莫卜切，明之明。〔沐沐〕同。〔沐聲〕〔沐聲〕同。

〔杏聲〕何梗切，曉之匣。○說解從可省聲，未必然，姑據說文聲系次於此。〔若若〕同。

〔某聲〕莫厚切，明之明。〔謀謀〕同。〔謀謀〕同。

〔本聲〕布付切，幫之幫。〔笨笨〕同。

【爰聲】而灼切，日之日。○桑 息郎切，左次旁轉入精之心。○說文 當由泥攝派聲。聲系據大徐本，爰非聲，茲從繫傳。【桑聲】▽穎同攝

【虫(之)聲】止而切，精之照。▽芝寺翳忠虫同攝 臺 徒哀切，右旁轉入端之定。 蚘 許其切，右次對轉入曉之曉。

【出省聲】▽事市同攝 【寺聲】▽詩部時侍時時同攝 特 徒得切，徒在切，以上右旁轉入端之定。

【特省聲】▽持同攝 【待聲】▽俯同攝 【時聲】▽蒔同攝 峙 直高切，直之切。 痔痔 並直里切，以上入端之澄。

【臺聲】▽燧同攝 【蚩聲】▽數 豬几切，右旁轉入端之知。 濫 直几切，入端之澄。

【往聲】▽咼同攝 【狂聲】▽誑同攝 【匡聲】▽郈同攝 往 並王切，左旁轉入見之溪。 狂 並巨王切，入見之羣。

【出聲】尺律切，精之穿。▽崇苗黼順燠拙同攝 咄 當沒切，以上右旁轉入端之端。 泚 竹律切，入端之徹。 黜 並丑律切，入端之徹。 黜 善乃芳尾二切，左旁轉入幫之滂。

【屈聲】▽蒹鵬刷坼涸掘壩(窟)同攝 【屈省聲】▽堀同攝 並區切，又讀口兀切，以勿切。 泚 置勿切，入見之羣。 疝 五勿切，以上左次對轉入疑之疑。

【索聲】蘇各切，精之心。▽索同攝 【聿聲】蒲妹切，幫之並。▽詩(悖聲)鬻郭勃同攝 【蠶聲】▽蠶同攝

【末聲】即里切，精之精。▽鉢笈柿穉痲痲姊姊同攝 【生聲】所庚切，精之審。▽牲省胜笙旌壘(星)牲性牲姓甥同攝 【星聲】▽腥猩同攝

【半(丰)聲】敷容切，幫之滂。▽珎攀(奉)傘邦蚌同攝 【幷聲】▽豐 同攝。○華按豐非從幷得聲，說文聲系據韻會以幷為半古文，次豐於此，姑從之。 競(兢) 居陵切，見之見。○華按幫見不通。俞樾兒笈錄云：「說文聲系因六書故引說文有幷字，又據韻會定為半之古文，而以競為

從幷得聲，隸於半下，無論改幷為幷，於許書不合，且幷為古文半字，則既為古文何字乎，殆不可從矣。」林義光文源云：「按競無二兄相競之義，半亦非聲，競二人首戴物形，舌即出字，重物之象，戴重物於首，故常戒惕，詩戰競競，傳曰：競競戒也。」

【豐聲】▽豐同攝 【峯省聲】▽逢同攝 【逢聲】▽蓬蓬縫繡縫同攝 【封聲】說文聲系以繒文封，從丰聲，故次於此。▽葑樹同攝

【奉聲】▽奉奉奉同攝 【峯聲】▽峯峯峯同攝

〔困聲〕苦悶切。見之溪。〔梱〕梱。同。

〔國聲〕胡困切。曉之匣。〔榭〕榭。同。

〔貝聲〕博蓋切。響之幫。〔退〕退。同。

〔貨聲〕酥果切。精之心。〔瑣〕瑣。同。

〔贊聲〕則肝切。精之精。〔瓚〕瓚。同。

〔負聲〕房九切。幫之並。〔蒼〕蒼。同。

〔質聲〕之日切。精之照。〔噴〕噴。同。

〔買聲〕莫蟹切。明之明。〔賈〕賈。同。

〔與(貴)聲〕居胃切。見之見。〔黃〕黃。同。

〔嬰聲〕烏莖切。曉之影。〔嬰〕嬰。同。

〔邑聲〕於汲切。曉之影。〔衰〕衰。同。

七上

〔日聲〕人質切。日之日。當由泥攝派聲。〔邳〕邳。同。

〔早聲〕子浩切。精之精。〔草〕草。同。

〔尋聲〕筠輒切。曉之喻。〔爆〕爆。同。

〔讀〕讀。同。〔讀〕讀。同。〔讀〕讀。同。

〔讀〕讀。同。〔讀〕讀。同。〔讀〕讀。同。

〔讀〕讀。同。〔讀〕讀。同。〔讀〕讀。同。

〔讀〕讀。同。〔讀〕讀。同。〔讀〕讀。同。

〔讀〕讀。同。〔讀〕讀。同。〔讀〕讀。同。

〔讀〕讀。同。〔讀〕讀。同。〔讀〕讀。同。

〔讀〕讀。同。〔讀〕讀。同。〔讀〕讀。同。

〔鳥聲〕鳥皎切，曉之影。〔宦宮庖〕攝。

〔昌聲〕尺良切，精之穿。〔唱倡闐〕攝。

〔暴聲〕五合切，疑之疑。徐鉉曰：「古以爲顯字。」當讀呼典切，由曉攝派聲。

〔濕〕他合切，對轉入端之透。

〔濕〕敕立切，入端之微。

〔濕〕似入切，左次對轉入精之邪。

〔暴省聲〕〔溼〕失入切，左次對轉入精之審。

〔顯聲〕〔顯〕攝。

〔咎(昔)聲〕思積切，精之心。

〔錯道齶錯借借厝厝惜措措錯錯斯錯齶(鳥)〕攝。

〔昔省聲〕〔颯〕莫狄切，明之明。○華按精明不通。段玉裁曰：「昔當作冥，字之誤也。水部曰：汨從水冥省聲。玉篇曰：應俗颯字，可證也。」

〔精聲〕

〔籍籍鄉〕攝。

〔籍省聲〕〔籍〕攝。

〔鳥聲〕〔寫鴉〕攝。

〔昆聲〕古渾切，見之見。

〔混煨棍棍棍〕攝。

〔混煨棍棍棍〕攝。

〔旦聲〕得案切，端之端。

〔鳴俎笄竄疸但袒袒袒但袒坦〕攝。

〔賈聲〕〔鐘臚檀儗臚檀壇〕攝。

〔臚聲〕〔臚〕延切。

〔臚聲〕〔臚〕延切。

〔臚聲〕〔臚〕延切。

〔臚聲〕〔臚〕延切。

〔澶〕市連切，入精之審。

〔澶〕市連切，入精之審。

〔澶〕市連切，入精之審。

〔澶〕市連切，入精之審。

〔澶〕市連切，入精之審。

〔澶〕市連切，入精之審。

〔澶〕市連切，入精之審。

〔澶〕市連切，入精之審。

〔澶〕市連切，入精之審。

〔澶〕市連切，入精之審。

〔澶〕市連切，入精之審。

〔於聲〕於臆切，曉之影。

〔於聲〕於臆切，曉之影。

〔於聲〕於臆切，曉之影。

〔於聲〕於臆切，曉之影。

〔於聲〕於臆切，曉之影。

〔於聲〕於臆切，曉之影。

〔於聲〕於臆切，曉之影。

〔於聲〕於臆切，曉之影。

〔於聲〕於臆切，曉之影。

〔於聲〕於臆切，曉之影。

〔於聲〕於臆切，曉之影。

〔乾聲〕〔乾〕攝。

〔乾聲〕〔乾〕攝。

〔乾聲〕〔乾〕攝。

〔乾聲〕〔乾〕攝。

〔乾聲〕〔乾〕攝。

〔乾聲〕〔乾〕攝。

〔乾聲〕〔乾〕攝。

〔乾聲〕〔乾〕攝。

〔乾聲〕〔乾〕攝。

〔乾聲〕〔乾〕攝。

〔乾聲〕〔乾〕攝。

〔旋聲〕似沿切，精之邪。

〔旋聲〕似沿切，精之邪。

〔旋聲〕似沿切，精之邪。

〔旋聲〕似沿切，精之邪。

〔旋聲〕似沿切，精之邪。

〔旋聲〕似沿切，精之邪。

〔旋聲〕似沿切，精之邪。

〔旋聲〕似沿切，精之邪。

〔旋聲〕似沿切，精之邪。

〔旋聲〕似沿切，精之邪。

〔旋聲〕似沿切，精之邪。

〔旅(汝)聲〕力舉切，來之來。

〔旅(汝)聲〕力舉切，來之來。

〔旅(汝)聲〕力舉切，來之來。

〔旅(汝)聲〕力舉切，來之來。

〔旅(汝)聲〕力舉切，來之來。

〔旅(汝)聲〕力舉切，來之來。

〔旅(汝)聲〕力舉切，來之來。

〔旅(汝)聲〕力舉切，來之來。

〔旅(汝)聲〕力舉切，來之來。

〔旅(汝)聲〕力舉切，來之來。

〔旅(汝)聲〕力舉切，來之來。

〔堵〕並當古切，以上右旁轉入端之端。

〔堵〕並當古切，以上右旁轉入端之端。

〔堵〕並當古切，以上右旁轉入端之端。

〔堵〕並當古切，以上右旁轉入端之端。

〔堵〕並當古切，以上右旁轉入端之端。

〔堵〕並當古切，以上右旁轉入端之端。

〔堵〕並當古切，以上右旁轉入端之端。

〔堵〕並當古切，以上右旁轉入端之端。

〔堵〕並當古切，以上右旁轉入端之端。

〔堵〕並當古切，以上右旁轉入端之端。

〔堵〕並當古切，以上右旁轉入端之端。

〔屠聲〕〔屠〕攝。

〔屠聲〕〔屠〕攝。

〔屠聲〕〔屠〕攝。

〔屠聲〕〔屠〕攝。

〔屠聲〕〔屠〕攝。

〔屠聲〕〔屠〕攝。

〔屠聲〕〔屠〕攝。

〔屠聲〕〔屠〕攝。

〔屠聲〕〔屠〕攝。

〔屠聲〕〔屠〕攝。

〔族聲〕木昨切，精之從。

〔族聲〕木昨切，精之從。

〔族聲〕木昨切，精之從。

〔族聲〕木昨切，精之從。

〔族聲〕木昨切，精之從。

〔族聲〕木昨切，精之從。

〔族聲〕木昨切，精之從。

〔族聲〕木昨切，精之從。

〔族聲〕木昨切，精之從。

〔族聲〕木昨切，精之從。

〔族聲〕木昨切，精之從。

〔月聲〕魚厥切。疑之疑。〔月聲〕疑之疑。

〔月聲〕疑之疑。疑之疑。

〔月聲〕疑之疑。疑之疑。

〔月聲〕疑之疑。疑之疑。

〔咼聲〕俱永切，見之羣。一說讀與明。同武兵切，當由明攝派聲。

〔咼聲〕俱永切，見之羣。一說讀與明。同武兵切，當由明攝派聲。

〔咼聲〕俱永切，見之羣。一說讀與明。同武兵切，當由明攝派聲。

〔咼聲〕俱永切，見之羣。一說讀與明。同武兵切，當由明攝派聲。

〔夕聲〕祥易切。精之邪。〔夕聲〕精之邪。

〔夕聲〕祥易切。精之邪。精之邪。

〔夕聲〕祥易切。精之邪。精之邪。

〔夕聲〕祥易切。精之邪。精之邪。

〔死聲〕於玩切，曉之影。〔死聲〕於玩切，曉之影。

〔死聲〕於玩切，曉之影。於玩切，曉之影。

〔死聲〕於玩切，曉之影。於玩切，曉之影。

〔死聲〕於玩切，曉之影。於玩切，曉之影。

〔夙(宿)聲〕息遂切，精之心。〔夙(宿)聲〕精之心。

〔夙(宿)聲〕息遂切，精之心。精之心。

〔夙(宿)聲〕息遂切，精之心。精之心。

〔夙(宿)聲〕息遂切，精之心。精之心。






〔多聲〕得何切，端之端。〔多聲〕得何切，端之端。






〔多聲〕得何切，端之端。得何切，端之端。






〔多聲〕得何切，端之端。得何切，端之端。






〔多聲〕得何切，端之端。得何切，端之端。

〔竦(多)聲] 魚羈切，疑之疑。○華按端疑不通，此字金文作或，容庚金文編因謂與同字，然音轉入疑攝，音理雖非不通，詁訓則無證據。余謂宜當爲之本字，宜象形，着形聲也。着胡茅切，古音當是五茅切，與宜同聲。釋言「宜，着也。」說文着訓啖，詩鄭風「與子宜之。」即與子啖之，是爲宜着同字之明證。着從肉交聲，宜從二肉在器中，然則宜非從

〔竦(多)聲] 魚羈切，疑之疑。○華按端疑不通，此字金文作或，容庚金文編因謂與同字，然音轉入疑攝，音理雖非不通，詁訓則無證據。余謂宜當爲之本字，宜象形，着形聲也。着胡茅切，古音當是五茅切，與宜同聲。釋言「宜，着也。」說文着訓啖，詩鄭風「與子宜之。」即與子啖之，是爲宜着同字之明證。着從肉交聲，宜從二肉在器中，然則宜非從

〔竦(多)聲] 魚羈切，疑之疑。○華按端疑不通，此字金文作或，容庚金文編因謂與同字，然音轉入疑攝，音理雖非不通，詁訓則無證據。余謂宜當爲之本字，宜象形，着形聲也。着胡茅切，古音當是五茅切，與宜同聲。釋言「宜，着也。」說文着訓啖，詩鄭風「與子宜之。」即與子啖之，是爲宜着同字之明證。着從肉交聲，宜從二肉在器中，然則宜非從

〔竦(多)聲] 魚羈切，疑之疑。○華按端疑不通，此字金文作或，容庚金文編因謂與同字，然音轉入疑攝，音理雖非不通，詁訓則無證據。余謂宜當爲之本字，宜象形，着形聲也。着胡茅切，古音當是五茅切，與宜同聲。釋言「宜，着也。」說文着訓啖，詩鄭風「與子宜之。」即與子啖之，是爲宜着同字之明證。着從肉交聲，宜從二肉在器中，然則宜非從

〔竦(多)聲] 魚羈切，疑之疑。○華按端疑不通，此字金文作或，容庚金文編因謂與同字，然音轉入疑攝，音理雖非不通，詁訓則無證據。余謂宜當爲之本字，宜象形，着形聲也。着胡茅切，古音當是五茅切，與宜同聲。釋言「宜，着也。」說文着訓啖，詩鄭風「與子宜之。」即與子啖之，是爲宜着同字之明證。着從肉交聲，宜從二肉在器中，然則宜非從

〔母聲] 古丸切，見之見。〔母聲] 見之見。

〔母聲] 古丸切，見之見。見之見。

〔母聲] 古丸切，見之見。見之見。

〔母聲] 古丸切，見之見。見之見。

〔母聲] 古丸切，見之見。見之見。

〔弓聲] 乎感切，曉之匣。〔弓聲] 乎感切，曉之匣。

〔弓聲] 乎感切，曉之匣。乎感切，曉之匣。

〔弓聲] 乎感切，曉之匣。乎感切，曉之匣。

〔弓聲] 乎感切，曉之匣。乎感切，曉之匣。

〔弓聲] 乎感切，曉之匣。乎感切，曉之匣。

〔專(由)聲] 以周切，曉之喻。〔專(由)聲] 以周切，曉之喻。

〔專(由)聲] 以周切，曉之喻。以周切，曉之喻。

〔專(由)聲] 以周切，曉之喻。以周切，曉之喻。

〔專(由)聲] 以周切，曉之喻。以周切，曉之喻。

〔弓聲] 乎感切，曉之匣。〔弓聲] 乎感切，曉之匣。

〔弓聲] 乎感切，曉之匣。乎感切，曉之匣。

〔弓聲] 乎感切，曉之匣。乎感切，曉之匣。

〔弓聲] 乎感切，曉之匣。乎感切，曉之匣。

〔𠃉聲] 胡先切，曉之匣。〔𠃉聲] 胡先切，曉之匣。

〔𠃉聲] 胡先切，曉之匣。胡先切，曉之匣。

〔𠃉聲] 胡先切，曉之匣。胡先切，曉之匣。

〔𠃉聲] 胡先切，曉之匣。胡先切，曉之匣。

〔𠃉聲] 胡先切，曉之匣。胡先切，曉之匣。

〔𠃉聲] 徒遂切，端之定。〔𠃉聲] 徒遂切，端之定。

〔𠃉聲] 徒遂切，端之定。徒遂切，端之定。

〔𠃉聲] 徒遂切，端之定。徒遂切，端之定。

〔𠃉聲] 徒遂切，端之定。徒遂切，端之定。

〔𠃉聲] 徒遂切，端之定。徒遂切，端之定。

〔桌(栗)聲] 力質切，來之來。〔桌(栗)聲] 力質切，來之來。

〔桌(栗)聲] 力質切，來之來。力質切，來之來。

〔桌(栗)聲] 力質切，來之來。力質切，來之來。

〔桌(栗)聲] 力質切，來之來。力質切，來之來。

〔桌(栗)聲] 力質切，來之來。力質切，來之來。

〔齊聲] 祖兮切，精之從。〔齊聲] 祖兮切，精之從。

〔齊聲] 祖兮切，精之從。祖兮切，精之從。

〔齊聲] 祖兮切，精之從。祖兮切，精之從。

〔齊聲] 祖兮切，精之從。祖兮切，精之從。

〔齊聲] 祖兮切，精之從。祖兮切，精之從。

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

入來
之來。〔廉聲〕√廉簾攝同

〔米聲〕√迷嚮救昧寐采(采)糜絲攝同。嚮又讀余六切，左旁轉入曉之匣。〇按此字又有之六切一音，在精之明。明。〇照明精聲不通，蓋由余六切轉謫也。段注則謂此字實意非形聲。

類虛對切，右次旁轉入來之來。

〔宗聲〕√穀洛蕭切，右次旁轉入來之來。

〔廉聲〕√蘆攝同 〔類聲〕√類類攝同 〔類聲〕√頰攝同

〔毀省聲〕√毀許委切，曉之曉。 〔毀聲〕√燬擊髮攝同

〔臼聲〕√鮑舊泉舅攝同
其九切，見之羣。

〔春聲〕√瘡書容切，精之審。 瘡丑形切，以上右旁轉入端之微。

〔舌聲〕√詘插鋪攝同 插丑叢切，右旁精之穿。 轉入端之微。

〔百聲〕√輶以沼切，曉之影。 輶徒到切。 輶徒皓切，以上入端之定。

〔召(召)聲〕√隘戶猶切，曉之匣。 隘徒到切。 隘徒皓切，以上入端之定。

丑琰切，對轉入端之微。〔監聲〕√監胡黠切，右旁轉入曉之匣。 監余廉切，入甘切。 監並虛敬切，以上左次對轉入來之來。

〔凶聲〕√匈許容切，曉之曉。 匈兇同。 匈子紅切，左次對轉入精之精。

七下

〔敷聲〕√敷蘇肝切，精之心。 敷〔敷散〕〔散〕〔敷省聲〕

〔麻聲〕√靡莫退切，明之明。 靡〔靡靡〕〔靡靡〕〔靡靡〕 靡許爲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木聲〕√末式竹切，精之審。 末〔末叔〕〔末叔〕 末督裝 冬毒切，右旁轉入端之端。 末〔末聲〕 末徒歷切，左旁轉入端之定。

〔帚聲〕支手切，
精之照。▽埽同
攝。

〔白聲〕旁陌切，
幫之並。▽碧迫啟柏昂伯魄狛怕鮑同
攝。

〔泉聲〕起義切，
見之溪。▽隙同。說文 許隙切，右旁
轉入曉之曉。鯨 轉入來之來。

〔泉省聲〕▽參
轉入明之明。

〔泉聲〕▽穆同
攝。

〔尫聲〕毗祭切，
幫之並。▽敝同
攝。

〔敝聲〕▽蔽弊警驚警幣弊(弊) 澈弊警幣弊同
攝。

〔蕡(希)聲〕陟几切，端之知。○說文 韋系以希爲蕡古文。▽襜同
攝。

〔希聲〕▽衽稀同
攝。

〔希聲〕▽衽稀同
攝。

〔希聲〕▽衽稀同
攝。

〔希聲〕▽衽稀同
攝。

〔希聲〕▽衽稀同
攝。

〔希省聲〕▽希唏晞歙同
攝。

〔希省聲〕▽希唏晞歙同
攝。

〔穉〕佳佳切，日之日。○華按曉日不通，此字說解本謂讀若綏(二)
徐本並同。綏音息遺切，在精之心。儒佳切乃後世聲轉之譌。

〔穉聲〕▽穉同
攝。

八上

〔人聲〕如鄰切，日之日。
當由泥攝派聲。▽仁同
攝。

〔仁聲〕如鄰切，右旁轉入日
之日。○從說文聲系。

〔仁聲〕如鄰切，右旁轉入日
之日。○從說文聲系。

〔仁聲〕如鄰切，右旁轉入日
之日。○從說文聲系。

〔仁聲〕如鄰切，右旁轉入日
之日。○從說文聲系。

〔仁聲〕如鄰切，右旁轉入日
之日。○從說文聲系。

〔仁聲〕如鄰切，右旁轉入日
之日。○從說文聲系。

〔仁聲〕如鄰切，右旁轉入日
之日。○從說文聲系。

泥之

〔付聲〕方遇切，
幫之幫。▽附符柎府府府駙駙駙附柎附柎同
攝。

〔付聲〕方遇切，
幫之幫。▽附符柎府府駙駙駙附柎附柎同
攝。

〔付聲〕方遇切，
幫之幫。▽附符柎府府駙駙駙附柎附柎同
攝。

〔付聲〕方遇切，
幫之幫。▽附符柎府府駙駙駙附柎附柎同
攝。

〔付聲〕方遇切，
幫之幫。▽附符柎府府駙駙駙附柎附柎同
攝。

〔付聲〕方遇切，
幫之幫。▽附符柎府府駙駙駙附柎附柎同
攝。

〔付聲〕方遇切，
幫之幫。▽附符柎府府駙駙駙附柎附柎同
攝。

〔付聲〕方遇切，
幫之幫。▽附符柎府府駙駙駙附柎附柎同
攝。

〔數聲〕無非切，
明之明。▽微同
攝。

〔數聲〕無非切，
明之明。▽微同
攝。

〔數聲〕無非切，
明之明。▽微同
攝。

〔數聲〕無非切，
明之明。▽微同
攝。

〔數聲〕無非切，
明之明。▽微同
攝。

〔數聲〕無非切，
明之明。▽微同
攝。

〔數聲〕無非切，
明之明。▽微同
攝。

〔數聲〕無非切，
明之明。▽微同
攝。

〔體〕並五
來切。▽體同
攝。

〔體〕並五
來切。▽體同
攝。

〔體〕並五
來切。▽體同
攝。

〔體〕並五
來切。▽體同
攝。

〔體〕並五
來切。▽體同
攝。

〔體〕並五
來切。▽體同
攝。

〔體〕並五
來切。▽體同
攝。

〔體〕並五
來切。▽體同
攝。

〔侵(侵)聲〕七林切，
精之清。▽侵同
攝。

〔侵(侵)聲〕七林切，
精之清。▽侵同
攝。

〔侵(侵)聲〕七林切，
精之清。▽侵同
攝。

〔侵(侵)聲〕七林切，
精之清。▽侵同
攝。

〔侵(侵)聲〕七林切，
精之清。▽侵同
攝。

〔侵(侵)聲〕七林切，
精之清。▽侵同
攝。

〔侵(侵)聲〕七林切，
精之清。▽侵同
攝。

〔侵(侵)聲〕七林切，
精之清。▽侵同
攝。

〔便聲〕房連切，
幫之並。▽鞭便便便同
攝。

〔便聲〕房連切，
幫之並。▽鞭便便便同
攝。

〔便聲〕房連切，
幫之並。▽鞭便便便同
攝。

〔便聲〕房連切，
幫之並。▽鞭便便便同
攝。

〔便聲〕房連切，
幫之並。▽鞭便便便同
攝。

〔便聲〕房連切，
幫之並。▽鞭便便便同
攝。

〔便聲〕房連切，
幫之並。▽鞭便便便同
攝。

〔便聲〕房連切，
幫之並。▽鞭便便便同
攝。

〔伏聲〕房六切，
幫之並。▽伏同
攝。

〔伏聲〕房六切，
幫之並。▽伏同
攝。

〔伏聲〕房六切，
幫之並。▽伏同
攝。

〔伏聲〕房六切，
幫之並。▽伏同
攝。

〔伏聲〕房六切，
幫之並。▽伏同
攝。

〔伏聲〕房六切，
幫之並。▽伏同
攝。

〔伏聲〕房六切，
幫之並。▽伏同
攝。

〔伏聲〕房六切，
幫之並。▽伏同
攝。

【伐聲】房越切，幫之並。𣞏 搗。

【咎聲】其久切，見之羣。𣞏 稽穰。𣞏 巽俗磨急。𣞏 於糾切，右旁。𣞏 轉入曉之影。𣞏 力久切，左次對。𣞏 轉入來之來。

【暑聲】𣞏 屨 搗。

【弔聲】多嘯切，端之端。𣞏 迺 搗。𣞏 止遙切，左旁。𣞏 轉入精之照。

【七聲】呼跨切，曉之曉。𣞏 化 搗。𣞏 同。【化聲】𣞏 貨 搗。𣞏 同。𣞏 吡 搗。𣞏 並五禾切，左次。𣞏 旁轉入疑之疑。

【真聲】側鄰切，精之照。𣞏 禎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同。𣞏 震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並部年切，右旁。𣞏 轉入端之端。𣞏 禎 他旬切，入端之透。𣞏 禎實闕填。𣞏 並徒年切，入端之定。𣞏 禎 陟刃切，入端之知。𣞏 禎 苦閑切，對轉入見之溪。

【真聲】側鄰切，精之照。𣞏 禎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同。𣞏 震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並部年切，右旁。𣞏 轉入端之端。𣞏 禎 他旬切，入端之透。𣞏 禎實闕填。𣞏 並徒年切，入端之定。𣞏 禎 陟刃切，入端之知。𣞏 禎 苦閑切，對轉入見之溪。

【珍聲】側鄰切，精之照。𣞏 禎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同。𣞏 震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並部年切，右旁。𣞏 轉入端之端。𣞏 禎 他旬切，入端之透。𣞏 禎實闕填。𣞏 並徒年切，入端之定。𣞏 禎 陟刃切，入端之知。𣞏 禎 苦閑切，對轉入見之溪。

【珍聲】側鄰切，精之照。𣞏 禎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同。𣞏 震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並部年切，右旁。𣞏 轉入端之端。𣞏 禎 他旬切，入端之透。𣞏 禎實闕填。𣞏 並徒年切，入端之定。𣞏 禎 陟刃切，入端之知。𣞏 禎 苦閑切，對轉入見之溪。

【珍聲】側鄰切，精之照。𣞏 禎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同。𣞏 震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並部年切，右旁。𣞏 轉入端之端。𣞏 禎 他旬切，入端之透。𣞏 禎實闕填。𣞏 並徒年切，入端之定。𣞏 禎 陟刃切，入端之知。𣞏 禎 苦閑切，對轉入見之溪。

【珍聲】側鄰切，精之照。𣞏 禎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同。𣞏 震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並部年切，右旁。𣞏 轉入端之端。𣞏 禎 他旬切，入端之透。𣞏 禎實闕填。𣞏 並徒年切，入端之定。𣞏 禎 陟刃切，入端之知。𣞏 禎 苦閑切，對轉入見之溪。

【珍聲】側鄰切，精之照。𣞏 禎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同。𣞏 震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並部年切，右旁。𣞏 轉入端之端。𣞏 禎 他旬切，入端之透。𣞏 禎實闕填。𣞏 並徒年切，入端之定。𣞏 禎 陟刃切，入端之知。𣞏 禎 苦閑切，對轉入見之溪。

【珍聲】側鄰切，精之照。𣞏 禎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同。𣞏 震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並部年切，右旁。𣞏 轉入端之端。𣞏 禎 他旬切，入端之透。𣞏 禎實闕填。𣞏 並徒年切，入端之定。𣞏 禎 陟刃切，入端之知。𣞏 禎 苦閑切，對轉入見之溪。

【珍聲】側鄰切，精之照。𣞏 禎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同。𣞏 震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並部年切，右旁。𣞏 轉入端之端。𣞏 禎 他旬切，入端之透。𣞏 禎實闕填。𣞏 並徒年切，入端之定。𣞏 禎 陟刃切，入端之知。𣞏 禎 苦閑切，對轉入見之溪。

【珍聲】側鄰切，精之照。𣞏 禎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同。𣞏 震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並部年切，右旁。𣞏 轉入端之端。𣞏 禎 他旬切，入端之透。𣞏 禎實闕填。𣞏 並徒年切，入端之定。𣞏 禎 陟刃切，入端之知。𣞏 禎 苦閑切，對轉入見之溪。

【珍聲】側鄰切，精之照。𣞏 禎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同。𣞏 震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並部年切，右旁。𣞏 轉入端之端。𣞏 禎 他旬切，入端之透。𣞏 禎實闕填。𣞏 並徒年切，入端之定。𣞏 禎 陟刃切，入端之知。𣞏 禎 苦閑切，對轉入見之溪。

【珍聲】側鄰切，精之照。𣞏 禎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同。𣞏 震 搗。𣞏 禎禎禎禎禎禎禎。𣞏 並部年切，右旁。𣞏 轉入端之端。𣞏 禎 他旬切，入端之透。𣞏 禎實闕填。𣞏 並徒年切，入端之定。𣞏 禎 陟刃切，入端之知。𣞏 禎 苦閑切，對轉入見之溪。

【匕聲】卑履切，幫之幫。𣞏 牝 搗。𣞏 旨 職維切，右次旁。𣞏 轉入精之照。𣞏 尼 女夷切，左次對轉入。𣞏 尼之娘○華按可疑。

【旨聲】𣞏 韜 搗。𣞏 韜 搗。𣞏 韜 搗。𣞏 韜 搗。𣞏 韜 搗。𣞏 韜 搗。𣞏 韜 搗。𣞏 韜 搗。𣞏 韜 搗。𣞏 韜 搗。

【耆聲】𣞏 稽 搗。𣞏 稽 搗。𣞏 稽 搗。𣞏 稽 搗。𣞏 稽 搗。𣞏 稽 搗。𣞏 稽 搗。𣞏 稽 搗。𣞏 稽 搗。𣞏 稽 搗。

【泥省聲】𣞏 坭 搗。𣞏 坭 搗。𣞏 坭 搗。𣞏 坭 搗。𣞏 坭 搗。𣞏 坭 搗。𣞏 坭 搗。𣞏 坭 搗。𣞏 坭 搗。𣞏 坭 搗。

【聿聲】博抱切，幫之幫。𣞏 搗 搗。

【頃聲】去營切，見之溪。𣞏 傾 搗。𣞏 穎 搗。𣞏 余頃切，右旁。𣞏 轉入曉之喻。

【啜省聲】奴浩切，泥之泥。𣞏 媾 搗。𣞏 同。

【印聲】伍岡切，疑之疑。𣞏 印 搗。𣞏 同。

【卓聲】竹角切，端之知。𣞏 卓 搗。𣞏 卓 搗。𣞏 卓 搗。𣞏 卓 搗。𣞏 卓 搗。𣞏 卓 搗。𣞏 卓 搗。𣞏 卓 搗。𣞏 卓 搗。

【良聲】古恨切，見之見。𣞏 良 搗。𣞏 良 搗。𣞏 良 搗。𣞏 良 搗。𣞏 良 搗。𣞏 良 搗。𣞏 良 搗。𣞏 良 搗。𣞏 良 搗。𣞏 良 搗。

〔求聲〕巨鳩切。見之羣。球萊速救豚棘棘郭佻抹練齒。

〔老聲〕虛暗切。來之來。孝呼教切直轉入曉之曉。孝聲直轉攝。孝聲直轉攝。孝呼到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毛聲〕莫袍切。明之明。毛毳旄現髦呼到切左旁轉入曉之曉。毛呼到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毛聲〕此芮切。精之清。彘髭彘鬚同攝。

〔尸聲〕式履切。精之審。履良止切左旁轉入來之來。尿女履切右次旁轉入泥之泥。

〔居聲〕九魚切。見之見。踞踞踞倨倨踞鋸同攝。

〔辰聲〕徒魂切。端之定。殿同攝。殿聲同攝。殿聲同攝。殿聲同攝。殿聲同攝。

〔辰聲〕女版切。泥之娘。報同攝。報聲同攝。報聲同攝。報聲同攝。

〔屋聲〕烏谷切。曉之影。喔同攝。喔同攝。喔同攝。喔同攝。

八下

〔犀(尾)聲〕無斐切。明之明。媯許偉切左旁轉入曉之曉。犀先稽切精之心。○華按明精不通。李時珍本艸綱目云：「犀字篆文象形，其特名兕，亦曰沙犀。爾雅翼云：兕與犛字音相近，猶犛之爲特也。大抵犀兕是一物，古人多言兕，後人多言犀，北音多言兕，南音多言犀，爲不同耳。」信如此說，是犀非從犀得聲矣。姑闕疑。高本

漢謂此獸以尾特著，故从尾會意，可備一說。
〔犀聲〕直尼直泥切。以上右旁轉入端之端。○案以上三字偏旁之犀並當作犀，見容庚金文編。

〔舟聲〕職流切。精之照。舳同攝。舳同攝。舳同攝。舳同攝。舳同攝。

〔授聲〕授同攝。授同攝。授同攝。授同攝。

〔俞聲〕羊朱切。曉之喻。瑜同攝。瑜同攝。瑜同攝。瑜同攝。瑜同攝。

【百(首)聲】書九切。精之審。○意於求切,右次旁轉入曉之影。

【意聲】○憂同攝。

【憂聲】○噓優鄒優優同攝。

【首聲】○道徒皓切,對轉入端之定。○從說文聲系。

【道聲】○導導同攝。

【顯聲】胡老切。曉之匣。○灑同攝。

【面聲】彌箭切。明之明。○韞面同攝。

【丐聲】彌究切。明之明。○阿麵同攝。

【丐聲】○賓必鄰切,右旁轉入幫之幫。

【賓聲】○贅賸同攝。

【賓省聲】○闕同攝。

【縣聲】胡滑切。曉之匣。○縣同攝。

【須聲】相俞切。精之心。○盪須同攝。

【三聲】所銜切。精之審。○尋尋同攝。

【尋聲】○鄒尋同攝。

【形聲】○覲同攝。

【弱聲】而勺切,日之。○憊憊同攝。

【弱省聲】○觴於角切,左次對轉入曉之影。

【文聲】無分切。明之明。○汶汶同攝。

【汶聲】○磨同攝。

【磨聲】○虞牛建切,左旁轉入疑之疑。

【虞省聲】○虞虞同攝。

【虞省聲】○虞虞同攝。

【影聲】所銜切。精之審。○繫許由切,右次對轉入曉之曉。

【閔聲】○澗同攝。

【虞聲】○獻許建切,右次旁轉入曉之曉。

【獻聲】○獻五鐸同攝。

【獻省聲】○獻同攝。

【后聲】胡口切。曉之匣。○垢古厚切,左旁轉入見之見。

【司聲】息茲切。精之心。○嗣嗣同攝。

【卮聲】子結切。精之精。○卮卮同攝。

【卮聲】○卮卮同攝。

【卮聲】○卮卮同攝。

【卮聲】○卮卮同攝。

【令聲】力正切。來之來。○玲玲同攝。

〔豕聲〕式視切，精之審攝。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康聲〕

〔康聲〕

〔邊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豕聲〕

十一

〔馬聲〕

〔馬聲〕

聲] ㄨ 璦同攝 [刻聲] ㄨ 薊並土敢切對 薊轉入端之透 薊丑廉切入 端之徹

[葬聲] ㄨ 遴良刃切 遴來之來 遴遴遴鄰遴遴鄰遴遴鄰 遴同攝

[黑聲] ㄨ 嫫呼北切 嫫曉之曉 嫫同攝 嫫默嫫墨 嫫並莫北切右旁 嫫轉入明之明

十下

[囟(困)聲] ㄨ 愨楚江切 愨精之穿 愨同攝 [困聲] ㄨ 會同攝 [愨聲] ㄨ 聰而容切日之 聰華按精日不通此 聰字本音女容切乃右次旁轉入泥也 聰同攝 [會聲] ㄨ 譚譚譚贈贈鄧鄧層層增增增 譚同攝 [愨聲] ㄨ 愨同攝

聲] ㄨ 繼同攝 [聰省聲] ㄨ 茸而容切日之 茸華按精日不通此 茸字本音女容切乃右次旁轉入泥也 茸同攝 [茸聲] ㄨ 鞞鞞鞞鞞 鞞同攝 [茸省聲] ㄨ 聾同攝

[榮省聲] ㄨ 榮戶扇切 榮曉之匣 榮同攝 [營省聲] ㄨ 榮渠營切左旁 榮轉入見之羣 [榮省聲] ㄨ 榮同攝 [榮省聲] ㄨ 榮同攝 [榮省聲] ㄨ 榮同攝 [榮省聲] ㄨ 榮同攝

[營省聲] ㄨ 榮渠營切左旁 榮轉入見之羣

[炙聲] ㄨ 燄之石切 燄精之照 燄同攝

[赤聲] ㄨ 赦昌石切 赦精之穿 赦同攝 赦呼麥切右次對 赦轉入曉之曉 [赦聲] ㄨ 整同攝

[大聲] ㄨ 牽徒蓋切 牽端之定 牽同攝 [牽聲] ㄨ 達同攝 [達聲] ㄨ 捷同攝

[夾聲] ㄨ 夾古狎切 夾見之見 夾同攝 夾呼帖 夾許兼切以上右 夾同攝 夾並胡 夾胡甲 夾侯夾切以上 夾入曉之匣 夾子葉切對轉 夾山洽切入 夾精之審 [夾聲] ㄨ 瘵同攝

於計 瘵 於屬切以上右 瘵 旁轉入曉之影 [醫聲] ㄨ 醫同攝

[奄聲] ㄨ 掩依檢切 掩曉之影 掩同攝 [掩聲] ㄨ 掩同攝

[夷聲] ㄨ 夷以脂切 夷曉之曉 夷同攝 夷他計切對轉 夷並杜兮切 夷徐姊切左次對 夷入端之透 夷轉入精之邪

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

〔奏聲〕則候切。精之精。〔湊〕同。

〔芥聲〕古老切。五到切，左旁。見之見。轉入疑之疑。〔冪〕胡到切，右旁。轉入曉之匣。

〔爨聲〕平祕切。幫之並。〔爨〕同。

〔夫聲〕甫夫切。幫之幫。〔夔扶邦扶夔扶夔扶〕同。

〔規聲〕居隨切。見之見。〔鸞窺闕夔〕同。

〔扶聲〕薄阜切。力展切，右旁轉入來。幫之並。〔輦〕之來。○從說文聲系。〔輦聲〕〔鄺〕同。

〔立聲〕力入切。來之來。〔塢笠粒粒坵拉〕同。〔颯〕蘇合切，右旁。轉入精之心。〔泣〕去急切，右次對。轉入見之溪。〔翊〕與職切。〔昱〕余六切，以上直。轉入曉之喻。〔昱聲〕〔暋煜〕同。

〔竝聲〕蒲邇切。禪之並。〔鬢〕同。

〔肉聲〕息進切。精之心。〔恂恂（思）洵納〕同。〔思聲〕〔認鯁恂總〕同。

〔胤聲〕良涉切。來之來。〔邇胤儀鬢獵獵〕同。

〔心聲〕息林切。精之心。〔沁〕同。

〔意聲〕於記切。曉之影。〔噫憶憶〕同。

十一 上

〔水聲〕式軌切。精之審。〔癘〕求癸切，對轉。入見之羣。

〔衍聲〕以淺切。曉之喻。〔愆〕去虔切，左旁。轉入見之溪。〔衍省聲〕〔衛〕同。

〔鼎聲〕烏玄切，曉之影。▽淵簫齋同攝。

〔沙聲〕所加切，精之審。▽沙娑同攝。 〔沙省聲〕▽鈔同攝。

〔染聲〕而琰切，日之日。當由泥攝派聲。▽梁燥而琰切，右旁轉入日之日。

十一 下

〔流聲〕力求切，來之來。▽塗同攝。

〔頻聲〕符真切，幫之並。▽響櫛同攝。

〔川聲〕昌緣切，精之穿。▽巡順馴綉同攝。 軻敕倫切，右旁轉入端之微。 訓許運切，右次對轉入曉之曉。

〔多聲〕良薛切，來之來。▽列同攝。 〔列聲〕▽荊迥劓例梨裂鴛烈冽劓同攝。

〔邕聲〕於容切，曉之影。▽誰同攝。 〔誰聲〕▽鑿齶離靡離同攝。

〔侃聲〕空早切，見之溪。▽漚同攝。 〔漚聲〕▽次同攝。 〔次聲〕▽羨同攝。 〔羨聲〕▽羨同攝。 〔羨聲〕▽羨同攝。 〔羨聲〕▽羨同攝。

〔州聲〕職流切，精之照。▽淵同攝。

〔原聲〕愚緣切，疑之疑。▽荈諫原願愿同攝。 獬胡官切，右次旁轉入曉之匣。 繚七絹切，右次對轉入精之清。

〔永聲〕于隈切，曉之喻。▽詠同攝。 〔詠聲〕▽冰同攝。

〔辰聲〕匹卦切，幫之滂。▽派同攝。 〔派聲〕▽派同攝。 〔派聲〕▽派同攝。 〔派聲〕▽派同攝。

〔谷聲〕古祿切，見之見。▽鶴欲裕浴並余攝切。 鈞余足切。 裕羊羈切，以上右旁轉入曉之喻。 俗似足切，對轉入精之邪。

〔欲聲〕▽筮同攝。

〔火聲〕筆陵切。馮同。冰(疑)。姚文田曰：亦聲。魚陵切，右次。對轉入疑之疑。○華案可疑。〔馮聲〕〔瀨聲]。

〔兩省聲〕王矩切。黍舒呂切，左次對。轉入精之審。

〔霽省聲〕魯同切。瑞瑞。高高。橋橋。備備。曇曇。曼曼。勳勳。同。〔高聲〕〔菓聲]。同。〔鼻聲〕〔標聲]。同。〔鼻省聲〕〔韻聲]。同。〔鼻聲〕〔韻聲]。同。

〔雷聲〕耶丁切。來之來。靈靈。蓋蓋。鏹鏹。欄欄。鄺鄺。顛顛。巒巒。靈靈。霽霽。雲雲。靈靈。蟬蟬。同。

〔扇聲〕盧后切。來之來。漏漏。同。

〔鞏聲〕匹各切。滂之滂。霸霸。同。

〔雲(云)聲〕王分切。曉之喻。澆澆。同。〔云聲〕〔芸聲]。同。〔芸聲〕〔魂聲]。同。〔魂聲〕〔蘇聲]。同。

〔魚聲〕語居切。疑之疑。穌穌。素孤切，右次對轉入精之心。○按此字疑當作鮮省聲。〔穌聲〕〔蘇聲]。同。

〔燕聲〕於旬切。曉之影。燕燕。齊齊。驥驥。燕燕。同。

〔謹聲省〕徒合切。端之定。襲襲。似入切，左旁。警警。之涉切，入。轉入精之邪。精之照。

〔飛聲〕甫微切。幫之幫。驥驥。同。

〔非聲〕甫微切。幫之幫。非非。妻妻。跡跡。誹誹。蓍蓍。蓍蓍。腓腓。菴菴。裴裴。葦葦。非非。裴裴。妻妻。屏屏。裴裴。匪匪。妻妻。裴裴。葦葦。同。

〔凡聲〕息音切。精之心。迅迅。訊訊。汛汛。汛汛。同。

十二 上

〔乙聲〕烏轄切。曉之影。空空。乾乾。同。杞杞。側入切，左次對。轉入精之照。

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

【乳聲】而主切，日之。當由泥攝派聲。

【不聲】方九切，繫之幫。不若否，不若否，不若否。

【不聲】方九切，繫之幫。不若否，不若否，不若否。

【不聲】方九切，繫之幫。不若否，不若否，不若否。

【至聲】脂利切，精之照。脛，極，室，蛭，蝱，姪，姪，姪。

【至聲】脂利切，精之照。脛，極，室，蛭，蝱，姪，姪，姪。

【西(鹵)聲】先稽切，精之心。西，酒，聖。

【西(鹵)聲】先稽切，精之心。西，酒，聖。

【戶聲】侯古切，曉之匣。雇，雇，雇，雇，雇。

【扇聲】式戰切，精之審。扇，扇，扇，扇，扇。

【犀聲】治矯切，端之澄。犀，犀，犀，犀，犀。

【門聲】莫奔切，明之明。問，問，問，問，問。

【門聲】莫奔切，明之明。問，問，問，問，問。

【開聲】古開切，見之見。開，開，開，開，開。

【開聲】古開切，見之見。開，開，開，開，開。

【開聲】古開切，見之見。開，開，開，開，開。

【不聲】方九切，繫之幫。不若否，不若否，不若否。

【否省聲】美舉切，左旁。否，否，否，否，否。

【否省聲】美舉切，左旁。否，否，否，否，否。

【致聲】致利切，以上。致，致，致，致，致。

【致聲】致利切，以上。致，致，致，致，致。

【致聲】致利切，以上。致，致，致，致，致。

【致聲】致利切，以上。致，致，致，致，致。

【致聲】致利切，以上。致，致，致，致，致。

【致聲】致利切，以上。致，致，致，致，致。

【致聲】致利切，以上。致，致，致，致，致。

【致聲】致利切，以上。致，致，致，致，致。

【致聲】致利切，以上。致，致，致，致，致。

【致聲】致利切，以上。致，致，致，致，致。

【致聲】致利切，以上。致，致，致，致，致。

【致聲】致利切，以上。致，致，致，致，致。

【耳聲】而止切，日之日。當由泥攝派聲。【聃】敕里切，左旁。轉入端之微。【珥】敕里切，對轉。【聃】敕里切，左旁。轉入端之微。【珥】敕里切，對轉。

【耳聲】而止切，日之日。當由泥攝派聲。【聃】敕里切，左旁。轉入端之微。【珥】敕里切，對轉。

【聯聲】力延切，來之來。【轡】同。

【聃聲】泥之娘。【蹠】同。【讎】彌攝。並之涉切，左旁。轉入精之照。【儻】齒涉切，入。【讎】書涉切，入。【儻】精之穿。【儻】精之穿。

【匠聲】與之切，曉之喻。【珥】同。【宦】同。【宦】並居之切，左旁。轉入見之見。【獄】息蓋切，左次對。【涴】祥里切，入。【藎】昌改切，入。【藎】精之穿。

【手聲】書九切，精之審。【杵】敕九切，右旁。轉入端之微。

【脊聲】資昔切，精之精。【躄】躄同。【躄】躄同。

十二下

【女聲】尼呂切，泥之娘。【汝】人洛切，右旁。轉入日之日。【癩】依儂切，左次對。轉入曉之影。

【母聲】莫后切，明之明。【每】每母攝。【每聲】【敏】海梅攝。【每】海梅攝。【每】海梅攝。【每】海梅攝。【每】海梅攝。【每】海梅攝。

【威聲】於非切，曉之影。【械】同。

【奴聲】乃都切，泥之泥。【呶】斂斂斂。【斂斂斂】斂斂斂。【斂斂斂】斂斂斂。【斂斂斂】斂斂斂。

【好聲】呼皓切，曉之匣。【嫪】同。

【委聲】於詭切，曉之影。【萎】委透。【痿】痿接。【痿】痿接。【痿】痿接。【痿】痿接。【痿】痿接。【痿】痿接。【痿】痿接。【痿】痿接。【痿】痿接。【痿】痿接。

【痿】玉篇亦音於危切，師古始曰人佳反，是此字之音本亦屬影紐，至唐始轉入日紐。痿則與痿同音通用，今痿字亦已轉入日紐。唯緩字尙讀息遺切，知緩本亦在精攝，乃由曉攝左次對轉而入也。

〔孫聲〕思魂切。精之心。〔遜〕遜同。

十三上

〔糸聲〕莫狄切。明之明。如繫切，右次對轉入。日之曰。按可疑。

〔絕(鑿)聲〕精雪切。精之從。〔絕省聲〕精之從。〔絕省聲〕精之從。〔絕省聲〕精之從。〔絕省聲〕精之從。

〔繼省聲〕古詣切。見之見。〔繼省聲〕精之從。

〔夂(終)聲〕職戎切。精之照。〔夂(終)聲〕精之照。〔夂(終)聲〕精之照。〔夂(終)聲〕精之照。

〔綏省聲〕息遣切。精之心。〔綏省聲〕精之心。〔綏省聲〕精之心。〔綏省聲〕精之心。

〔絲省聲〕息茲切。精之心。〔絲省聲〕精之心。〔絲省聲〕精之心。〔絲省聲〕精之心。

〔率聲〕所率切。精之審。〔率聲〕所率切。精之審。〔率聲〕所率切。精之審。〔率聲〕所率切。精之審。

〔蜀聲〕市玉切。精之禪。〔蜀聲〕市玉切。精之禪。〔蜀聲〕市玉切。精之禪。〔蜀聲〕市玉切。精之禪。

轉入端之知。

十三下

〔蟲省聲〕直弓切。端之澄。〔蟲省聲〕直弓切。端之澄。〔蟲省聲〕直弓切。端之澄。〔蟲省聲〕直弓切。端之澄。

〔它聲〕託何切。端之透。〔它聲〕託何切。端之透。〔它聲〕託何切。端之透。〔它聲〕託何切。端之透。

〔龜聲〕居追切。見之見。〔龜聲〕居追切。見之見。〔龜聲〕居追切。見之見。〔龜聲〕居追切。見之見。

〔龜聲〕莫杏切。明之明。〔鄙〕同攝。

〔蠅省聲〕余陵切。影之喻。〔繩〕食陵切，左次對。轉入精之牀。

〔申(卅)聲〕盧管切，來之來。○重文從說文聲系據嚴氏說補。古還切，右次對。轉入見之見。

〔鈴聲〕關同攝。

〔二(式)聲〕而至切，日之廿。當由泥攝派聲。七四切，左次對。轉入精之清。

〔式聲〕貳同攝。轉入日之日。

〔次聲〕茨咨緒焮養資伙髮恣姿紘盜同攝。

〔貳聲〕膩同攝。女利切，左次對。轉入泥之娘。

〔亟聲〕紀力切，見之見。又去吏切，見之溪。

〔咨聲〕榕同攝。

〔資聲〕資積漬同攝。

〔恣省聲〕懿同攝。乙冀切，右次對。轉入曉之喻。

〔恆(恆)聲〕胡登切，曉之匣。

〔恆(恆)聲〕並古恆切。以上左旁轉入見之見。

〔匣(亘)聲〕須緣切，精之心。

〔宣聲〕暄同攝。況晚切，右次對。轉入曉之曉。

〔風聲〕嵐諷楓颯同攝。

〔崩聲〕崩同攝。

〔宣省聲〕咍同攝。況晚切，右次對。轉入曉之曉。

〔凡聲〕浮芝切，幫之並。

〔朋聲〕棚仰棚棚棚棚同攝。

〔風聲〕嵐諷楓颯同攝。

〔崩聲〕崩同攝。

〔宣省聲〕咍同攝。況晚切，右次對。轉入曉之曉。

〔宣省聲〕咍同攝。況晚切，右次對。轉入曉之曉。

〔土聲〕它魯切，端之透。

〔朋聲〕棚仰棚棚棚棚同攝。

〔風聲〕嵐諷楓颯同攝。

〔崩聲〕崩同攝。

〔宣省聲〕咍同攝。況晚切，右次對。轉入曉之曉。

〔宣省聲〕咍同攝。況晚切，右次對。轉入曉之曉。

〔坐聲〕徂臥切，精之從。

〔朋聲〕棚仰棚棚棚棚同攝。

〔風聲〕嵐諷楓颯同攝。

〔崩聲〕崩同攝。

〔宣省聲〕咍同攝。況晚切，右次對。轉入曉之曉。

〔聖聲〕苦骨切，見之溪。

〔朋聲〕棚仰棚棚棚棚同攝。

〔風聲〕嵐諷楓颯同攝。

〔崩聲〕崩同攝。

〔宣省聲〕咍同攝。況晚切，右次對。轉入曉之曉。

〔宣省聲〕咍同攝。況晚切，右次對。轉入曉之曉。

〔圭聲〕古哇切，見之見。

〔朋聲〕棚仰棚棚棚棚同攝。

〔風聲〕嵐諷楓颯同攝。

〔崩聲〕崩同攝。

〔宣省聲〕咍同攝。況晚切，右次對。轉入曉之曉。

〔宣省聲〕咍同攝。況晚切，右次對。轉入曉之曉。

〔圭聲〕古哇切，見之見。

〔朋聲〕棚仰棚棚棚棚同攝。

〔風聲〕嵐諷楓颯同攝。

〔崩聲〕崩同攝。

〔宣省聲〕咍同攝。況晚切，右次對。轉入曉之曉。

〔宣省聲〕咍同攝。況晚切，右次對。轉入曉之曉。

注。於瓜。〔奎聲〕並烏媯切。以上入曉之影。

〔圭聲〕並五佳切，左旁轉入疑之疑。

〔圭聲〕並五佳切，左旁轉入疑之疑。

〔圭聲〕並五佳切，左旁轉入疑之疑。

〔圭聲〕並五佳切，左旁轉入疑之疑。

〔圭聲〕並五佳切，左旁轉入疑之疑。

〔圭聲〕並五佳切，左旁轉入疑之疑。

〔圭聲〕並五佳切，左旁轉入疑之疑。

〔堯聲〕音聊切，疑之疑。

〔堯聲〕並如昭切。繞旁轉入日之日。

〔堯聲〕並如昭切。繞旁轉入日之日。

〔堯聲〕並如昭切。繞旁轉入日之日。

〔堯聲〕並如昭切。繞旁轉入日之日。

〔堯聲〕並如昭切。繞旁轉入日之日。

〔堯聲〕並如昭切。繞旁轉入日之日。

〔堯聲〕並如昭切。繞旁轉入日之日。

〔堯聲〕並如昭切。繞旁轉入日之日。

〔丁聲〕當經切，端之端。〔訂字訂訂亭訂頂訂釘訂成〕轉入精之禪。氏經切，左旁。

〔戊聲〕其候切，明之明。〔茂攝〕

〔成聲〕誠盛成城。同。

〔己聲〕居擬切，見之見。〔芭記改杞配忌改紀〕同。非尾切，配。芳非切，配。傍佩切，圮。符鄙切，幫之並。○華按以上四字並在幫攝，而見幫不通。清代學者亦多已疑之，而各自為說，莫衷一是。內惟宋衷諧聲補逸說最為近理，轉錄於此。——說文幫非尾切，已聲，妃芳非切。

已聲，配。傍佩切，已聲，已與己已二字在之哈部內者殊。已聲作己，已聲作己，古文作己，說文顯然。張參五經文字以妃配从戊己之己，此未解古音也。已字字書失載，乃以戊己之己當之，徐鉉所以云己非配之聲也。配符非切，與韋妃配三字音相近，亦从己得聲。已聲如弓，弓聲作己，似弓而不得即為弓字，以弓為弓字，其說亦起于張參。于是唐人李陽冰等作

篆，因畫作弓同，改許書注作从肉从己，（按指肥字，）解說文者滋生謬說矣。肥韋妃配同在脂部而不得从之哈部內之聲，鄙見如此。王先生曰：「念孫案肥韋妃配从己聲，非己聲在脂部，不在之部。」此說致確，足正唐以後相沿之說。又案已疑即古飛字。」（下略）

〔忌聲〕〔蹠蹠〕同。〔配聲〕〔巖〕同。

〔巴聲〕伯加切，幫之幫。〔靶靶肥靶把靶〕同。

〔庚聲〕古行切，見之見。〔稜康〕同。徒郎切，右次對。轉入端之定。

〔唐聲〕〔鏞鏞〕同。

〔康聲〕〔康獻康〕同。

〔辛聲〕息鄰切，精之心。〔妾痒痒〕同。〔妾聲〕〔親新〕同。直高，直利切，以上右。稗，稗轉入端之澄。

〔屏省聲〕〔屏〕杜兮切，右旁。轉入端之定。

〔親聲〕〔櫛窺窺〕同。

〔新聲〕〔薪〕

同。〔穉省聲〕〔季〕居悻切，對轉入見之。見○從說文聲系。

〔季聲〕〔瘳瘳〕同。

〔鼻聲〕徂賄切，精之從。〔寡邊〕同。

〔辨聲〕方免切，幫之幫。〔辨辨辨辨辨辨辨〕同。

〔壬聲〕如林切，日之日。當由泥攝派聲。〔賃〕同。〔任妊妊往賃賃〕並如。甚切。〔任〕如林。〔賃〕而琰切，以上右。旁轉入日之日。

〔賃〕皮冰切，對轉入幫之幫。○從說文聲系。

〔子聲〕即里切，精之精。〔芋孜仔仔字〕同。李，良止切，左旁。轉入來之來。

〔弄聲〕旨兗切，精之照。〔侏侏〕同。

〔丑聲〕敕救切，精之徹。〔扭扭〕同。息流切，左旁。轉入精之心。

〔扭扭扭扭扭扭扭〕並女。久切。〔扭〕旁轉入泥之娘。

〔扭扭扭扭扭扭扭〕並女。女九切，以上右。

〔扭扭〕人九切，右次旁。轉入日之日。

〔扭扭〕呼到切，對轉入曉之曉。

〔狃聲〕〔狃狃〕同。狃，敕久切，左旁。轉入端之徹。

〔寅聲〕弋真切。黃黃演戲蟻同。蟻舒問切，左次對。轉入精之審。〔蚤聲〕〔演〕同。

〔耶聲〕莫飽切。賈鼎同。箭帝並匹見切，右旁。耶洛蕭切，右次旁。轉入幫之滂。轉入來之來。〔賈聲〕〔耶〕同。

〔辱聲〕而蜀切，日之日。樽同。樽並而蜀切，右旁。樽常倫切，左次旁。轉入日之日。轉入精之禪。

〔已聲〕詳里切。祀汜同。改古亥切，對轉。祀墟里切，入。祀並與之切，右次。對轉入曉之喻。〔祀聲〕〔改〕同。

〔已聲〕詳里切。祀汜同。改古亥切，對轉。祀墟里切，入。祀並與之切，右次。對轉入曉之喻。〔祀聲〕〔改〕同。

〔已聲〕詳里切。祀汜同。改古亥切，對轉。祀墟里切，入。祀並與之切，右次。對轉入曉之喻。〔祀聲〕〔改〕同。

〔已聲〕詳里切。祀汜同。改古亥切，對轉。祀墟里切，入。祀並與之切，右次。對轉入曉之喻。〔祀聲〕〔改〕同。

〔已聲〕詳里切。祀汜同。改古亥切，對轉。祀墟里切，入。祀並與之切，右次。對轉入曉之喻。〔祀聲〕〔改〕同。

〔已聲〕詳里切。祀汜同。改古亥切，對轉。祀墟里切，入。祀並與之切，右次。對轉入曉之喻。〔祀聲〕〔改〕同。

〔已聲〕詳里切。祀汜同。改古亥切，對轉。祀墟里切，入。祀並與之切，右次。對轉入曉之喻。〔祀聲〕〔改〕同。

〔已聲〕詳里切。祀汜同。改古亥切，對轉。祀墟里切，入。祀並與之切，右次。對轉入曉之喻。〔祀聲〕〔改〕同。

〔已聲〕詳里切。祀汜同。改古亥切，對轉。祀墟里切，入。祀並與之切，右次。對轉入曉之喻。〔祀聲〕〔改〕同。

〔已聲〕詳里切。祀汜同。改古亥切，對轉。祀墟里切，入。祀並與之切，右次。對轉入曉之喻。〔祀聲〕〔改〕同。

〔已聲〕詳里切。祀汜同。改古亥切，對轉。祀墟里切，入。祀並與之切，右次。對轉入曉之喻。〔祀聲〕〔改〕同。

〔午聲〕疑古切。疑之疑。〔汙聲〕呼古切。虛呂切。以上右次。杵昌與切，右次對。轉入精之穿。

〔未聲〕無未切。明之明。味昧寐同。妹許其切。沫荒內切，以上左次。旁轉入曉之曉。

〔未聲〕無未切。明之明。味昧寐同。妹許其切。沫荒內切，以上左次。旁轉入曉之曉。

〔未聲〕無未切。明之明。味昧寐同。妹許其切。沫荒內切，以上左次。旁轉入曉之曉。

〔未聲〕無未切。明之明。味昧寐同。妹許其切。沫荒內切，以上左次。旁轉入曉之曉。

〔未聲〕無未切。明之明。味昧寐同。妹許其切。沫荒內切，以上左次。旁轉入曉之曉。

〔未聲〕無未切。明之明。味昧寐同。妹許其切。沫荒內切，以上左次。旁轉入曉之曉。

〔蚤聲〕〔演〕同。

〔賈聲〕〔耶〕同。

〔辱聲〕〔樽〕同。

〔祀聲〕〔改〕同。

〔罷聲〕〔泥〕同。

〔辭聲〕〔精〕同。

〔能聲〕〔精〕同。

〔俊聲〕〔稜〕同。

〔俊聲〕〔稜〕同。

〔俊聲〕〔稜〕同。

〔俊聲〕〔稜〕同。

〔陳聲〕〔敝〕同。

〔陳聲〕〔敝〕同。

〔陳聲〕〔敝〕同。

潛雷同攝攝入端之微。 [雷省聲] √ 麗同攝。 [播聲] √ 籀同攝。 [劉聲] √ 劉濁攝。

【會聲】字秋切，精之從。 √ 鎗鎗鎗同攝。 槍猶鎗。 轉入曉之喻。

【尊聲】祖昆切，精之精。 √ 樽尊尊同攝。 樽以周切，右次對。 轉入曉之喻。

【戌聲】辛聿切，精之心。 √ 歲同攝。 [歲聲] √ 歲居衛切，對轉入見之見。 歲呼括切，以右次。 歲並於廢切。 歲於月切，以上。 [歲聲] √ 歲同攝。

【亥聲】胡改切，曉之匣。 √ 咳核類駭核効同攝。 咳並古衰切。 咳古諧切，以上左。 咳苦得切。 咳苦益切，以上。 咳五激切，左次旁。 咳轉入疑之疑。






六 定律之擴大應用

既有本證，其為諧聲定律之資格已可確定，至欲其升格而為全部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則又須經過其他充分資料之證明，此證明之過程，即不外諧聲定律之擴大應用也。

何謂應用？例如據此定律以擬測古音是也。蓋此譜此圖係據隋、唐音切而製就，故其效用止等於一種交通地圖，但能示人以古音之變轉有此等「塗徑」可循而已，至於古音實際變轉之「路由」，則不必如譜所述，故仍須加以一番擬測工夫，而在此擬測過程中，又須提出充分之旁證以相參驗，方可免此定律之應用流於機械化。請舉例明之。

由「鼻」派聲之字凡四：「顯」呼典切，曉攝。「濕」他合切，「塹」敕立切，並端攝。「隰」似入切，精攝，皆唐音也。至「鼻」本字，唐韻音五合切，疑攝，而徐鉉云「古文以為顯字」，則亦當音呼典切，在曉攝矣。今據疑端不通之律考之，知五合切之音或誤，又自字義觀之（字從日中視絲，以會顯微之意），亦當以徐說為是，故遂可定由曉攝派聲，則「顯」為同攝，「濕」「塹」皆對轉入端，「隰」為左次對轉入精也。然此所知者皆猶是唐音而非古音。今欲據此已知之諧聲事實以擬測此五字之古音，則有兩種可能可備抉擇：非「顯」「濕」「塹」「隰」四字本皆讀為呼典切，即「鼻」之本音讀若「顯」「濕」「塹」「隰」。先試證明「顯」「濕」「塹」「隰」四字不同音，即聲紐亦分屬三攝，則「鼻」之古音當讀若何字，曉攝，結果當無證據可尋，於是止餘後一可能矣。然「顯」「濕」「塹」「隰」四字不同音，即聲紐亦分屬三攝，則「鼻」之古音當讀若何字。

仍無由知也。及見釋名「天，豫司，竟，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一語，方知「顯」之古音如「天」，本在端攝，「濕」「塹」乃古聲紐之未變者。「隔」乃由端轉入精者，而「顯」「濕」本是一字，則「濕」之古音亦必在端攝無疑矣。至此，吾人不但可知此五字變聲之途徑，亦且可知其實際變轉之路由。蓋「濕」字本身由端對轉入曉則得呼典切，再左次旁轉入疑則得五合切，至「顯」「濕」「塹」「隔」四字之產生，必皆在「濕」字猶屬端攝之階段，故「濕」「塹」皆保持本聲而未變，「顯」則隨「濕」之本身同轉入曉攝而止，「隔」則獨自向左而入精。逮「濕」之本身一轉再轉以入於疑攝，乃竟與「濕」「塹」不復相通，譬猶人遠適異域，歸則鄉音已改，兒童相見不復相識矣。凡此發見，皆賴釋名一語之啓發，此諧聲定律之擴大應用所以必須旁證也。

又如「甸」之唐音徒刀切，在端之定，而說文謂爲「包」省聲。「包」音布交切，在幫之幫，按律幫端不通，蓋此字之音凡經再變而後轉成徒刀切也。案說文關於此字之音，除云「包省聲」外，尚有「案史篇讀與缶同」一語。王國維以「包」「缶」本同聲，許君既言「包省聲」，何以復言「讀與缶同」？認爲不解。（史籀篇疏證。）段玉裁則疑此案語爲後人臆入。余案段所疑是也。然此後人臆入之案語，殊有益於吾人之考音。蓋「甸」既爲「包」省聲，其本音當在幫紐，不當在端紐，今有此案語，即多得一種證據。又案荀伯大父盞有「羸妃鑄甸盞」之文，茲女盞有「喬夫作姝女甸盤」之文，並讀「甸」爲「寶」，尤爲「甸」本音在幫紐之確證。蓋「甸」金文作，而「寶」金文亦有作者（杞伯盞）是「甸」「寶」本一字，皆以「缶」爲聲者。其後易爲內，字遂作（見丁佛言說文古籀補錄古甸文），即今之「窯」字。「窖」从「穴」从「缶」會意，「窯」則从「穴」「羔」聲。正字通謂「窖」爲「窯」之俗，蓋數典而忘祖矣。「窖」本燒瓦籠，引申遂訓爲瓦器。至是其音亦由幫左次旁轉入曉而爲移樵切，更後方由曉對轉入端而成徒刀切。今此二音猶並存，而唐韻獨收徒刀一切，遂致不合諧聲定律矣。凡此變跡，皆賴金文之證據而後得明，微此，則不特此諧聲出律問題無從解釋，即許書之說解亦終成不決之問題矣。此諧聲定律之應用所以必須旁證之又一例也。

此等旁證資料之範圍大別不外二類：一爲擬測古音所需之訓詁及古方言，一爲旁究今音所需之現代方言乃至域外方言。今以五種資料試驗之結果報告如下：

I. 錢大昕聲類所收古文通段及聲訓之例

聲類四卷所輯皆古聲訓及經典異文。今略其同攝通段者不著（如「介，隔也」、「鼎，當也」之類）本非聲訓而誤入者不著（如「蔽，斷也」、「傲慢也」之類）特著其異攝之通段而據轉紐定律解釋之。各訓出處，具見原書，茲並從略。又原書採及方言釋名，茲以此二書下有專釋，亦除外。

羨，餘也。（精曉之轉，羨古讀如衍。）瘳，差也。（端精之轉，徹穿聲近也。）百，勘也。（幫明之轉，百古讀如貊。）射，釋也。（精曉之轉，射古讀如夜。）武，伐也。（明幫之轉，今音並入奉矣。）移之言羨。（曉精之轉。）囂，警，警，警，警也。（曉疑之轉。）攸攸，液液，逐逐也。（曉端之轉，攸液古並讀如迪。）疹，單也。（精端之轉。）摺，疊也。（精端之轉。）（挾，達也。）（曉端之轉。）讓之爲奏，正轉也，艘之爲屈，變轉也。（艘奏爲同攝雙聲，艘屈爲精見之轉。）筭謂之簪，綆讀如餅。（筭簪爲見精之轉，綆餅見幫不通，綆乃綆之誤也，說見譜。）鉅之爲大，中之訓開，貫之訓中。（鉅大中間，貫中，並見端之轉。）葵之爲誰。（見精之轉。）落魄爲落託。（魄託幫端不通，魄古音如莫，乃明端之轉。）（觚爲觶，見精之轉）軋爲軋。（端見之轉。）綴爲級，亦爲對。（綴級端見之轉，綴對同攝雙聲。）膊爲磔。（精端之轉。）鈞，等也。（見端之轉。）墮，輸也。（端精之轉。）湫，著也；底，止也。（並精端之轉。）祝，斷也。（精端之轉。）曹，羣也。（精見之轉。）良，能也。（來泥之轉。）著雍謂之祝犂。（著祝端精之轉，雍犂曉來之轉。）縣默謂之橫艾。（縣橫同攝雙聲，默艾曉疑之轉。）大荒落謂之大芒略。（荒芒曉明之轉。）協洽謂之汁洽。（協汁曉精之轉。）邱謂之虛（見曉之轉。）隄，囂也。（疑曉之轉。）鳩茲，皋夷也。（鳩皋同攝雙聲，茲夷精曉之轉，實爲精端之轉，夷古讀如弟也。）時來，祁黎也。（時祁精見之轉，來黎同攝雙聲。）夷儀，陳儀也。（夷陳曉端之轉，夷古音如弟。）首戴，首止也。（戴止端精之轉，戴古音如載。）浩油，泉融也。（浩泉曉見之轉，泉古音如噪，油融同攝雙聲。）串夷，混夷，昆夷，吠夷也。（串混見曉之轉，混古讀如昆，昆吠同攝雙聲。）綠衣，祿衣也，亦曰稅衣。（綠祿曉端之轉，綠稅端精之轉，古音綠祿稅並在端攝。）纒謂之緜。（幫曉之轉。）廚謂之造（端精之轉）冢謂之宰（端精之轉）銜謂之率，率謂之選。（銜率來精之轉，率選同攝雙聲。）蓋謂之會。（見曉之轉，會古音古外切。）軟如黍（日精不通，周禮鄭氏注「故書黍爲軟」是軟本在曉攝，杜子春讀軟爲黍，乃曉精之轉也。）薛如藜（精疑之轉。）狝氏讀爲權精（狝權疑見之轉，氏精同攝雙聲。）樂爲瘵（疑來之轉）燂爲朕（精端之轉，燂古音徒含切）滕爲甸（端精之轉）褶爲襲（端精之轉）捷爲銛（端精之轉）扱爲說（端精之轉）曹沫，曹劇也（沫劇明見之轉）狐射姑，狐夜姑也（射夜精曉之轉）提彌

明，示昧明，祁彌明也。（提示端精之轉，提祁同攝雙聲。）鼻我，界我也。（鼻界幫見不通。今考剿字或體作剿，知鼻古與臬同音，當在疑攝。其通作界，乃疑見之轉也。）國弱，國酌也。（弱酌泥精之轉。）齊侯茶，齊侯舍也。（茶舍端精之轉。）南伯子葵，南郭子綦也。（伯郭幫見不通，伯古或讀如陌，則為明見之轉。葵綦同攝雙聲。）弋卽奴。（曉精之轉，奴古音以。）告讀如噪。（見曉之轉。）百音陌（幫明之轉。）巡音沿。（精曉之轉。）酈讀如躡。（來端之轉。）羨音延。（精曉之轉。）升音登。（精端之轉。）幌音縈。（明曉之轉。）豫讀如榭。（曉精之轉。）訓音馴。（曉精之轉。）句音均。（精見之轉。）接讀如扳。（精幫之轉。）立古位字。（來曉之轉。）位與洩通。（曉來之轉。）雖讀如隼。（曉來之轉。）脩讀如滌。（精端之轉。）純讀如均。（精見之轉。）乃音仍。（泥日之轉。）汁音叶。（精曉之轉。）雉音羊氏反。（端曉之轉。）華音苦哇切。（曉見之轉。）蠅音蟻。（見曉之轉。）宮音呂。（見來之轉。）濂音黏。（來泥之轉。）程音楹。（端曉之轉。）音人寔切。（精日不通，蓋在泥攝。）淇音漸。（端精之轉。）髻讀如阴。（見疑之轉。）燿音哨。（曉精之轉。）恆音緹。（曉見之轉。）絮音女居切。（精泥之轉。）撫音詡。（明曉之轉。）蝕讀如力。（精來之轉。）橐為潦。（見來之轉。）妥為綏。（端精之轉。）糅為縮。（日精不通，蓋為泥精之轉。）異為辭。（曉精之轉。）揉為紐。（日泥之轉。）斂為逾。（精曉之轉。）苦為辛。（見曉之轉。）嘉為賀。（見曉之轉。）鬱為狸。（曉來之轉。）淳為敦。（精端之轉。）毀為顛。（曉見之轉。）舉為與。（見曉之轉。）脩為卣。（精端之轉。）篆為緣。（端曉之轉。）薤為夷。（端曉之轉。）勺為約。（精曉之轉。）塾為弋。（疑曉之轉。）

劉熙釋名全書聲訓之例

釋名全書皆用聲訓，其釋義容有穿鑿，然實考見古紐之極好資料也。茲略其同攝為訓者不著（如「天，坦也」之類），特著其異攝為訓者（如「天，顯也」之類），而據轉紐定律解釋之。

天，顯也。（端曉。）日，實也。（日精不通，實為泥精之轉。）月，缺也。（疑見。）光，晃也。（見曉。）雨，輔也。（曉幫。）夏，假也。（曉見。）時，期也。（精見。）歲，越也。（精曉。）年，進也。（泥精。）丑，紐也。（端泥。）良，限也。（見曉。）已，已也。（精曉。）酉，秀也。（曉精。）兌，悅也。（端曉。）戊，亦言脫也，落也。（精端，精來。）戊，茂也。（幫明。）虹，攻也。（曉見。）暈，捲也。（曉見。）霾，晦也。（明曉。）昏，損也。（曉

(精) 害,割也。(曉見) 坤,順也。(見精) 阜,厚也。(幫曉) 涌,猶桶。(曉端) 譽,學也。(見曉) 埒,脫也。(來端) 馴,吮也。(見精)
 林,森也。(來精) 石,格也。(精見) 濫,銜也。(來曉) 澮,會也。(見曉) 譎,術也。(見精) 融,明也;明,陽也。(曉明) 康,昌也。(見精)
 (精) 黨,所也。(端精) 骨,滑也。(見曉) 汗,涕也。(精端) 髓,遺也。(精曉) 鼻,嚏也。(幫曉,又鼻古在疑攝,則為疑曉) 唇,緣也。(精曉) 腎,引也。(精曉) 趨,赴也。(精幫) 載,戴也。(精端) 儋,任也。(端泥) 側,信也。(精幫) 聽,靜也。(端精) 觀,翰也。(見曉)
 跪,危也。(見疑) 牽,弦也。(見曉) 懷,亦言歸也。(曉見) 戴,載也。(端精) 蹠,弭也。(精明不通,弭當讀如賦。玉篇:「弭,止也。」釋詁:「尼定也。」郭注云:「定,止也。」弭與尼聲義並同。本條下云:「足踐之使弭服也。」「弭」亦有止義。本書釋兵:「弓末又謂之弭,以骨為之,滑弭弭也。」「滑弭弭」即滑膩膩。楚辭招魂:「靡顏膩理。」王逸注:「膩,滑也。」是膩可訓滑。本書釋言語又云:「細,弭也。」弭亦即膩也。是皆弭讀為膩之證。然則蹠弭乃精泥之轉也) 躡,攝也。(泥精) 倚,伎也。(曉見) 鑿,是也。(曉精) 男,任也。(泥日) 女,如也。(泥日) 幼,少也。(曉精) 老,朽也。(來曉) 姨,弟也。(曉端) 禮,體也。(來端) 言,宣也。(疑精) 語,敘也。(疑精) 讚,錄也。(精來) 勒,刻也。(來見) 業,捷也。(疑精) 善,演也。(精曉) 溼,浥也。(精曉) 能,該也。(泥見不通。葉德炯曰:「能古音同台,與該疊韻。」華案釋名通體皆雙聲為訓,疊韻說非。該從亥得聲,本音當在曉,則與台雙聲) 進,引也。(精曉) 樂,樂也。(來疑) 將,救護之也。(華案上下文例,將下當脫「救也」二字。將救為精見之轉) 教,效也。(見曉) 雅,雒也。(疑來) 俗,欲也。(精曉) 難,憚也。(泥端) 吉,實也。(見精) 凶,空也。(曉見) 翔,伴也。(精曉) 入,內也。(日泥) 誰,推也。(精端) 來,哀也。(來曉) 細,弭也。(細各本作納,依畢沅校正。精日不通,弭當讀若膩,乃精泥之轉,說見前) 甘,含也。(見曉) 苦,吐也。(見端) 敗,潰也。(幫曉) 亂,渾也。(來曉) 聞,簡也。(曉見) 淫,浸也。(曉精) 怯,脅也。(見曉) 罵,迫也。(明幫) 鳴,舒也。(曉精) 啜,絕也。(端精) 餐,乾也。(精見。畢沅據說文謂餐當作吞,則為精端之轉) 糝,黏也。(精泥) 羹,汪也。(見曉。羹今本譌作款,畢沅據初學記改) 酪,澤也。(來精) 麩,朽也。(見曉) 藁,缺也。(疑見) 膾,會也。(見曉) 酒,酉也。(精曉) 赤,赫也。(精曉) 白,啓也。(幫見) 紅,絳也。(曉見) 穀,粟也。(見精) 紺,含也。(見曉) 絮,胥也。(日精不通,絮本在精攝) 纓,頸也。(曉見) 筭,係也。(見曉) 鑑,攝也。(泥精) 脂,砥也。(精端) 的,灼也。(端精) 頰,頸也。(來見) 袂,掣也。(明精不通。按袂從夫得聲,本當在見紐,故類篇猶存古穴一切,則袂掣乃見精之轉之也) 祛,虛也。(見曉) 袖,由也。(精曉) 衽,襜也。(日精不通。衽本在泥攝,乃泥精之轉) 襪,緣也。(精曉) 幕,絡也。(明來) 侯,頭猶言解瀆。(侯解曉見,頭瀆同攝) 衾,广也。(見

疑) 鞞, 跨也。(曉見) 鞞, 解也。(曉見) 獄, 确也。(疑曉) 瓦, 亦言腓也。(曉見) 畢, 沉以爲腓當作裸袒之裸, 則曉來之轉也。(梢, 确也。
 (見曉) 階, 梯也。(見端) 檻, 亭也。(曉端) 檐, 接也。(曉精) 障, 衛也。(精曉) 序, 正也。(疑精) 庫, 舍也。(見曉) 廩, 矜也。(來
 見) 泥, 邇也。(泥日) 裘, 洩猶婁數。(裘婁見來, 洩數同攝) 幢, 容, 幢童也。(容童曉端) 筆, 述也。(幫精) 墨, 晦也。(明曉) 紙, 砥
 也。(精端) 牘, 陸也。(端明) 印, 信也。(曉精) 謁, 詣也。(曉疑) 啓, 詣也。(見疑) 書, 亦言著也。(精端) 署, 予也。(精曉) 禮
 體也。(來端) 爾, 昵也。(日泥) 譜, 亦日緒也。(幫精) 仇, 矛, 仇讎也。(矛讎明精不通, 按釋兵篇別有「仇矛」一條, 云「有三又言可以
 討仇敵之矛也」, 知此條乃後人臆入。下云「所伐則平, 如討仇讎也」, 與此辭意亦不順。畢沉亦言「當併入釋兵篇, 此雜出, 誤」) 錐, 利也。(精
 來) 鏃, 劓也。(曉見) 鑕, 殺也。(幫精) 鍾, 空也。(端見) 栝, 會也。(見曉) 劍, 又斂也。(見來) 旂, 倚也。(見曉) 羊, 祥也。(曉
 精) 枕, 橫也。(精曉) 惟, 蘇與王念孫皆謂枕爲梳之誤, 今案其說是也) 榻, 扼也。(見曉) 輿, 舉也。(曉見) 韞, 經也。(曉見) 瞎, 迄也。
 (曉見) 吐, 瀉也。(端精) 哺, 露也。(幫來) 疼, 痺也。(端幫不通, 此條必有譌誤, 按全書例, 凡言某者某也, 其下句必疏釋後一字, 未有疏
 釋前一字者, 如「疝, 說也」, 下云「氣說說然上而痛也」, 此條乃云「疼, 痺也, 氣疼疼然煩也」, 知疼爲後一字, 在也字上, 其前一字則不知爲何
 字矣。且痺爲溼病, 亦與「氣疼疼然煩」之語不符) 消, 弱也。(精日不通, 弱古在泥攝, 乃精泥之轉) 瘡, 侈也。(曉精) 痕, 根也。(曉見)
 臄, 丘也。(曉見) 溺, 弱也。(泥日) 燒, 燹也。(曉精) 蠖, 散也。(曉精) 壽, 久也。(精見) 錫, 易也。(精曉) 柳, 聚也。(來精)
 緘, 函也。(見曉) 肄, 翳也。(精曉)

III. 賈昌朝羣經音辨所收字同音異之例

凡字, 其初必止一音, 久則或以古今異言, 或以方俗殊語, 或以音隨義轉, 而聲變起, 爲韻書者兼收之, 是以一字有數音。凡此聲變, 皆由自然, 理
 當合律, 故亦可供聲變律作試驗資料。賈氏此書七卷, 其前五卷皆辨字同音異, 今略其止四聲之異者不著, 韻異而聲不異者不著, 聲異而仍
 同攝者亦不著, 獨著其異攝之聲變, 而據諧聲定律解釋之。至於各字訓釋, 茲亦从省, 欲知其詳, 有原書在。

「示」神至切, 又音寘(精) 又巨支切(見) 「祇」巨支切(見) 又上支切(精) 「瑕」胡加切(曉) 又古雅切(見) 「茶」

同都切(端)又式如切(精)。「董」多總切(端)又章勇切(精)。「蓋」古太切(見)又音盍(曉)。「葉」與涉切(曉)又舒涉切(精)。「余」以諸切(曉)又式諸切(精)。「穢」虛宜切(曉)又素何切(精)。「台」土來切又音臺(端)又與之切(曉)。「咸」胡絨切又洽漸切(曉)又古銜切(見)。「暉」昌善切(精)又音灘又音佗(端)。「召」直照切(端)時照切(精)。「蜀」音蜀(精)又張救切又鬪瀆二音又直角切(端)。「啞」大結切(端)又許其切又許意許曰虛記三切(精)。「單」都寒切又都但切(端)又常演切(精)。「是」承旨切(精)徒今切(端)。「遣」以追切又惟季切(曉)又音隨(精)。「巡」詳遵切(精)又音緣(曉)。「還」戶關切(曉)又音旋(精)。「適」施隻切(精)又丁厝切又徒滴切又張革切又直革切(端)。「踦」於綺切(曉)又矩宜切又起宜其宜巨綺三切(見)。「踞」子六切(精)又徒厖切(端)。「干」古寒切(見)又音狂又戶旦切(曉)。「訶」戶工切(曉)又古紅切(見)。「訓」虛愠切(曉)又音馴(精)。「鬪」郎擊切(來)又古厄切(見)又於革切(曉)。「羹」古行切(見)又戶庚切(曉)又音郎(來)。「粥」之六切(精)又音育(曉)。「鬻」之六切(精)又音育又由六切(曉)又居六切(見)。「專」職緣切(照)又徒崑切(端)。「將」子良切又子匠切又七羊切又音牂(精)又音陽(曉)。「斲」羊益切(曉)又多路切又同路切又音徒(端)。「爾」兒氏切(日)又乃禮切(泥)。「睢」息遺切(精)又香維切(曉)。「盾」食閏切(精)又徒損切(端)。「百」博陌切(幫)又莫白切(明)。「鶉」常倫切(精)又徒丸切(端)。「鵠」胡毒切(曉)又古毒切(見)。「肫」音豚(端)又音純又之澆切(精)。「臙」火吾切又凶武切(曉)又亡古切又音模又武無二音(明)。「肺」芳味切又普貝切又蒲貝切(幫)又緇美切(精)。「臙」乃報切(泥)又音而(日)。「膺」音枚(明)又音灰(曉)。「角」古岳切(見)又音祿(來)。「穀」音斛又胡角切(曉)又苦角切(見)。「解」工買切又音懈(見)又戶買切(曉)。「式」舒力切(精)又音慮(端)。「甘」古三切(見)又戶甘切(曉)。「曷」胡葛切(曉)又苦割切(見)。「奇」巨宜切又居宜切又去宜切(見)又音依(曉)。「嘉」古牙切(見)又戶嫁切(曉)。「盍」胡閣切(曉)又苦曷切又苦蓋切(見)。「既」居毅切又其器切又斤乙切(見)又許既切(曉)。「合」戶閣切又音洽(曉)又古盍切(見)。「內」奴對切又音納(泥)又如說切(日)。「射」神夜切又神亦切(精)又音亦又音夜(曉)。「亨」許庚切又許兩切(曉)又普庚切又普孟切(幫)。「覃」徒南切(端)又音剡又以廉切(曉)。「夏」胡雅切(曉)又古雅切(見)。「地」弋支切(曉)池爾切(端)。「枝」章移切(精)又其宜切

(見)。「樞」昌朱切(精)又烏侯切(曉)。「枯」苦孤切又音姑(見)又音戶(曉)。「枳」音止(精)又居氏切(見)。「橫」
 戶觥切又華孟切(曉)又古曠切(見)。「杼」直呂切(端)又食汝切(精)。「果」古火切又音裸(見)又魯火切(來)。「樞」
 知林切(端)又食荏切(精)。「梭」古孝切又古飽切又苦交切(見)又侯巧切又戶教切又戶交胡飽二切(曉)。「檐」都檻切(端)
 又以占切(曉)。「柚」直六切(端)又由究切(曉)。「樂」五角切又五教切(疑)又盧各切又音療(來)。「格」古伯切(見)
 又戶白切(曉)。「杓」市各切(精)又通招切又必遙切(幫)。「椀」音郭(見)又宅耕切(端)。「植」承力切(精)又除力
 切又植置二音(端)。「槩」五結切(疑)又蘇結切(精)。「華」戶瓜切又呼瓜切又胡化切(曉)又苦蛙切(見)。「巢」鉗交
 切(精)又呂交切(來)。「橐」他各切又音託又音妬(端)又章夜切(精)。「團」度官切(端)又市專切又市轉切(精)。「賁」
 彼義切又扶云切又音班又音奔又音奮又音憤(幫)又音陸(來)。「質」之日切又音贊(精)又陟二切(精)。「祁」渠支切(見)
 又上支切(精)。「邪」似嗟切又音徐(精)又以嗟切又音餘(曉)。「游」以周切(曉)又良周切(來)。「移」以支切(曉)
 音侈(精)。「秬」呼到切(曉)又音毫(明)。「穀」古禾切(見)又胡木切(曉)又奴走切(泥)。「甯」泥丁切(泥)又音
 佞(日)。「窳」徒坎切(端)又陵感切(來)。「罪」徂賄切(精)又音疲(幫)。「幘」音冪又某徧彌邊二切(明)又宛名切
 (曉)。「傭」音庸(曉)又敕躬切(端)。「俟」音士(精)又音矣(曉)。「侏」章俱切(精)又陟朱切(端)。「倚」於綺
 切又於奇切(曉)又其綺切又居宜切(見)。「假」干馬切又古訝切又庚白切(見)又音遐又音暇(曉)。「佚」夷質切(曉)又
 大結切(端)。「俠」戶頰切(曉)又音夾(見)。「位」于賈切(曉)又音蒞(來)。「虛」起居切(見)又朽居切(曉)。「襄」
 息良切(精)又音讓又音攘(日)。(精日不通說見譜)。「檀」張彥切又音但(端)又章善切(精)。「淺」由秀切(曉)又徐秀
 切(精)。「揚」素麻切(精)又他計切(端)。「祗」音支又之是切又上之切(精)又祁之切(見)。「襖」音袖(精)又由救
 切(曉)。「耆」渠支切(見)又音嗜(精)又音底(端)。「兒」汝移切(日)又五兮切(疑)。「兌」徒外切又吐外切(端)
 弋雪切(曉)。「見」古甸切又古覓切(見)又胡甸切(曉)。「觀」古豆切(見)又戶溝切(曉)。「羨」涎面切又音賤(精)
 又益見切(曉)。「頌」音訟(精)又音容(曉)。「須」相爺切(精)又音班(幫)。「弱」如灼切(日)又奴瀉切(泥)。「狸」
 里之切(來)又音鬱(曉)又音理(明)。「貉」戶各切(曉)又莫白切又音禡(明)。「豫」羊倨切(曉)又詞夜切又音舒(精)

「驕」舉喬切，又起喬切（見），又許喬切（曉）。「獵」虛檢切（曉），又力驗切（來）。「能」奴登切，又奴來切，又奴代切（泥），又音台（曉）。「焯」他昆切（端），又常倫切（精）。「耀」夷照切（曉），又音哨（曉）。「夾」古狎切（見），又音洽（曉）。「絞」古卯切（見），又戶交切（曉）。「皋」苦勞切（見），又戶高切（精）。「儉」息廉切（精），又虛檢切（曉）。「愉」音偷（端），又以朱切（曉）。「感」古禮切（見），又胡暗切（曉）。「憚」羊益切（曉），又音釋（精）。「怙」他協切（端），又昌廉切（精）。「浩」戶老切（曉），又古老切（見）。「溢」亦一切（曉），又音溢，又音實（精）。「淵」烏玄切（曉），又古玄切（見）。「澆」古堯切（見），又五弔切（疑）。「湯」土郎切（端），又式羊切（精）。「沈」直林切，又直禁切（端），又式荏切（精）。「漚」食陵切（精），又音沔（明）（精明不通。按阻聲之字本當皆在明攝，如郢、颯，其轉入曉攝則有蠅之余陵切，然後由曉攝轉入精攝，始有繩與漚之食陵切，實音之譌也。說文糸部繩字不云從糸，毘聲，而云蠅省聲者，蓋自有故。又繩又音孕，不誤）。「混」胡本切（曉），又古門切（見）。「減」古斬切（見），又胡斬切（曉）。「湛」直減切，又音洗，又丈林直斬二切，又音耽，又唐感切（端），又子廉切，又慈鳩切，又市林切（精）。「濫」盧檻切，又力甘切，又力散切（來），又音檻（見）。「洩」息列切（精），又羊世切（曉）。「洵」音勻，又呼縣切（曉），又音苟，又息倫切（精）。「活」古闊切（見），又胡括切（曉）。「決」古穴切（見），又音穴（曉）。「泄」以世切（曉），又息列切（精）。「溲」息列切（精），又以利切（曉）。「澤」場伯切（端），又羊益切（曉），又音釋（精）。「汁」之入切（精），又胡頰切（曉）。「濕」失入切，又音陽，又音變，又始立切，又處立切（精），又他合切（端）。「需」息余切（精），又乃亂切（泥），又音軟（日）（惟精日不通，乃由泥轉日也）。「龍」力鍾切（來），又音尢（明）。「關」古還切（見），又烏環切（曉）。「閒」古閑切，又古寬切（見），又胡姦切（曉）。「聶」尼輒切（泥），又之涉切（精）。「提」徒兮切（端），又是移切（精）。「撓」好高切（曉），又音擾（泥）。「按」奴戈切（泥），又許悲切（曉），又相悲切（精）。「承」植凌切，又音懲（端），又音贈（精）。「摯」脂利切（精），又魚列切，又魚結切（疑）。「攘」而羊切（日），又式尙切（精）（日精不通，實爲泥精之轉）。「掉」徒弔切（端），又奴較切（泥）。「揭」魚竭切（疑）。「折」之列切，又士列切，又音制（精），又徒兮切（端）。「挾」胡頰切（曉），又子洽切，又子協切（精），又音夾（見）。「揖」伊入切（曉），又子入切，又仄立切（精）。「拾」是執切（精），又音陟（端），又其業切（見）。「女」尼呂切，又尼句切（泥），又音汝（日）。「區」豈俱切（見），又烏侯切（曉），又古侯切（見）。「甄」吉然切（見），又側隣切，又音震

(精)。「彌」米支切，又某婢切(明)。「又五兮切(疑)。「綏」息遺切(精)。「又士果切(端)。「又許規切，又許恚切(曉)。「純」常倫切，又之尹切，又之閔切(精)。「又徒溫切(端)。「繩」食陵切(精)。「又音孕(曉)。「綆」古杏切(見)。「又必郢切，又逋善切(幫)。(見幫不通，乃混綆纏爲一字也。說見前)。「絮」相預切(精)。「又敕慮切(端)。「又女居切(泥)。「繕」時戰切(精)。「又音勁(見)。「絹」吉掾切，又古犬切(見)。「又侯犬切(曉)。「絮」吉列切(見)。「又胡結切(曉)。「繆」某彪切，又靡幼切，又音穆(明)。「又居虬切(見)。「緡」先擊切(精)。「又他計切(端)。「又羊歧切(曉)。「釋」羊益切，又音亦(曉)。「又音夕，又音適(精)。「率」所律切，又音帥(精)。「又音呂恤切(來)。「娟」狂兌切(見)。「又與專切，又烏犬切(曉)。「蟄」直立切(端)。「又尺十切(精)。「蛇」市奢切(精)。「又弋支切(曉)。「卵」魯管切(來)。「又音鱣(見)。「塔」當古切(端)。「又之野切(精)。「坻」丁禮切，又直基切(端)。「又音止(精)。「壞」胡怪又，切音回，又音懷(曉)。「又音怪(見)。「又音漬(端)。「塙」古學切，又苦角切(見)。「又戶角切，又戶覺切(曉)。「里」良起切(來)。「又音已(見)。「句」徒練切，又音敗(端)。「又音乘(精)。「畜」恥玉切(端)。「又許六切，又許又切(曉)。「鎔」音澆(精)。「又徒猥切，又都門徒對二切(端)。「銚」餘昭切(曉)。「又徒弔切(端)。「又音鑿(精)。「鍼」音針(精)。「又其廉切(端)。「鎡」機彼切，又其綺切，又巨宜切(見)。「又宜綺切(疑)。「鑑」古懺切(見)。「又胡驪切(曉)。「錫」先麻切，又音賜(精)。「又大計切，又吐麻切(端)。「斗」當口切(精)。「又止汝切(精)。「輅」音路(來)。「又音疑(疑)。「隋」他果切(端)。「又思恚切，又句爲切(精)。「又許恚切(曉)。「除」直魚切，又音注(端)。「又式朱切(精)。「又音餘(曉)。「陶」徒刀切，又徒報切(端)。「又餘招切(曉)。「限」戶簡切(曉)。「又魚懇切(疑)。「墮」許規切(曉)。「又徒果切(端)。「險」虛檢切(曉)。「又音儉(見)。「隊」徒對切，又除類切，又音墜(端)。「又音遂(精)。「育」亦六切(曉)。「又音胃(端)。「酤」古乎切，又音願(見)。「又音戶(曉)」。

IV. 揚雄方言明著爲語轉之例

應用轉紐律以解釋古代方言，有一極大困難，卽不易考知方俗殊語之確爲語轉抑僅語異是也。語轉者，同一語源隨方域而異其音之謂；語異者，語雖同義而不同源，各隨其風土習俗以爲名之謂。如「甲襦」，「襜褕」，「禪襦」，「確知其爲一語之轉也，至如「蔽薺」，「齊魯之郊謂之神襦」，西南屬漢謂之曲領，或謂之濡禪，「雖猶一物之異名，必不得謂之語轉，止可謂之語異耳。又如「黨曉哲，知也」，「未嘗不可謂之端曉精」。

三攝之轉，然無由知其必出同一語源也。故茲取作試驗資料者，以揚書及郭注明著其爲語轉者爲限，是以其例不能多。

「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樊，或謂之壯，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將，皆古今語也，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郭注云：「語聲轉耳。」按「樊」「壯」「將」皆精攝。「京」見攝，蓋不出精見之轉耳。

「假」格、懷、摧、詹、戾、艘，至也。邠、唐、冀、兗之間曰假，或曰格，齊、楚之會郊或曰懷，摧、詹、戾，楚語也，艘，宋語也，皆古雅之別語也，今則或同。」案「別語」猶言轉語。「假」「格」皆見攝，「懷」「曉攝」，摧」「艘」至」皆精攝，「戾」來攝，皆可交錯互通。

「剝」蹶、猶也。秦、晉之間曰猶，楚謂之剝，或曰蹶，楚、鄭曰蕩，或曰姑。」郭於「蕩」字下注云：「音指搗，或亦聲之轉也。」案「剝」精攝，「蹶」「猶」見攝，「蕩」「姑」（胡刮切）曉攝，並可互通。

「蕩」譚、涅，化也。」郭於「譚」字下注云：「皆化聲之轉也。」案「化」曉攝，「蕩」音花，與「化」同攝。「譚」音訛言之「訛」，「譚」音五瓜反，與「化」爲曉疑之轉。「涅」音奴結反，與「化」爲曉泥之轉。

「蘇」芥，草也。」郭注云：「蘇」猶、蘆，語轉也。」案「蘇」「蘆」爲精來之轉。「庸」謂之偃，轉語也。」案「偃」相容反，與「庸」爲曉精之轉。

「空」空，語之轉也。」案「挺」音「挺」，與「空」爲端見之轉。「杞」宋、魏之間謂之渠，或謂之渠。」郭注云：「語轉也。」案「渠」音諾猪反，與「疏」爲泥精之轉。

「舌」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斛。」郭注云：「此亦發聲之轉也。」案「斛」音湯料反，與「罄」爲端精之轉。「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苗，或謂之麴。」郭注云：「此直語楚聲轉也。」案此注文義不明，或有脫誤，殆謂此條特明楚聲之轉耳。然「薄」

「苗」幫見不通。據錢、箋、疏云：「薄」之製書傳雖未明言，大約如簣、箬之簣，故史、記、范、睢、傳、索、隱云：「簣」謂葦、荻之薄也。」蓋編、葦爲之，故字从草，亦如席之可卷可舒，苗、薄或爲篷、薄，猶「簣」宋、楚之間或謂之籊，自關而西或謂之箬。」注云：「今名箬、篾、篷」皆以曲折得名也。「是則「薄」

之得名，爲其平薄，「苗」之得名，爲其卷曲，語不同源，自不在聲轉之例。郭注所謂楚聲轉，乃指「苗」或謂之「麴」而言。今按「苗」「麴」同在溪紐，然一在侯部，一在幽部，亦可謂之聲轉也。

「牀其杠，南楚之間謂之趙。」郭注云：「趙當作桃，聲之轉也，中國亦呼杠為桃，牀皆通語也。」案「桃」為「牀」之借，廣雅「牀板也」，廣韻音徒了切，此與「趙」不過定澄之異，而郭注亦謂之聲轉矣。

「均貌治也。吳越飾貌為均，或謂之巧。」郭注云：「語楚聲轉耳。」案「均」音恪侯反，「巧」音苦絞反，雖同屬溪紐，而亦一在侯，一在幽，古音不同部也。

「尸鳩，自關而東謂之戴篤，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篤也。」郭注云：「此亦語楚聲轉也。」案「篤」今音如林切，「南」今音那含切，古音當同屬泥紐，且雖一在侵韻，一在覃韻，古音則同在侵部，而郭注亦謂之聲轉，豈其時侵覃已分乎？

「崽者，子也。」郭音義云：「崽音泉，聲之轉也。」案「泉」音宵里切，與「子」為心精二紐之轉，仍在同攝。

「諫，不知也。」鄧音義云：「音癡眩，江東曰咨，此亦癡聲之轉也。」案「諫」「來」聲而音「癡」，乃來端之轉，「癡」「咨」則端精之轉也。

「燠，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焜，火也。」案「燠」「焜」「火」同在曉攝韻轉而已。

「囉啤，譴讓，拳也。東齊周晉之鄙曰囉啤，囉啤亦通語也，南楚曰譴讓，或謂之支註，或謂之訖譎，轉語也。」案「囉啤」「譴讓」並來紐，「支註」並精之照，「訖譎」為端之透定，三攝毗隣通轉也。

「漚，或也，沅澧之間凡言或如此者曰漚如是。」郭注云：「此亦愨聲之轉耳。」又音義云：「漚，酒酣」是「或」「漚」並曉攝一聲之轉。郭注云「愨聲之轉」者，戴氏云有舛誤。錢繹則云：「按玉篇，愨大含切，愨也，今松江人讀或如穫，與漚愨聲並相近。」

「縹，末紀，絡也，南楚皆曰縹，或曰端，或曰紀，或曰末，皆楚轉語也。」案「縹」「絡」在精，「末」在明，「紀」在見，「端」在端，內唯精明不得逕通，紆迴則可互轉。

「蠅，東齊謂之羊。」郭注云：「此亦語轉耳。」案「蠅」「羊」同在曉攝韻之轉也。

「蠶，蠶，蠶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蠶，或謂之蠶，蠶者侏儒，語之轉也，北燕朝鮮洺水之間謂之蠶。案「蠶」雙聲，在端之知，「蠶」音「無」，「蠶」轉其下一字入明，端明通也。音義「蠶」音「與」，「蠶」音「餘」，「儒」音人朱切，此當讀若「俞」。「蠶」轉為「蠶」，「侏儒」「蠶」者，皆易下一字入曉耳。端明曉自可互通。

「瘵，極也。」郭注云：「江東呼極為瘵，倦聲之轉也。」案「瘵」音巨畏反，「瘵」「極」「倦」並見攝之聲之轉。

以上所證明者，古方言之聲轉亦合轉紐之定律。

V 高本漢由現代二十六種方言歸納所得各紐轉聲之例

高本漢氏著中國音韻學研究，其第三卷為「歷史上的研究」法以三十六紐之隋、唐音值為標準，觀察現代二十六種方言之變異，茲以轉紐定律核對其所得結果，一一皆符合，知現代方言之變異亦不能出此定律也。

(I) 曉攝 據高氏歸納，曉攝四紐，在現代二十六種方言中有 x, h, f, t, k, ɣ, n, g, d, g, ɣ 諸異音。今按 x, h 並為曉之曉，f, ɣ 並為曉之匣，皆在本攝未變，可勿論。餘則 t 為精之審，f 為幫之非，k 為見之見，ɣ 為疑之疑，n 為泥之泥，g 為疑羣之合，d 為娘澄之合，g 為見之羣。曉攝與精幫見疑泥端諸攝互通，悉符定律。

(II) 見攝 見攝三紐，有 k, k', g, h, f, s, z, t, t', d, z 諸異音，除 k, k', g 在本攝可勿論外，h 為曉之曉，s 為精之心，z 為精之邪，t, t' 為精之穿，d, z 為精之牀，與見攝並可互通。唯 f 為幫之非，與見不通。今案高氏所舉唯溪紐有轉非之例，其方域為廣州客家，其例字為「寬」「苦」「塊」「袴」「闊」「窟」等，皆合口呼。高氏解釋此現象為 $k \rightarrow k' \rightarrow x$ 或 $k \rightarrow k' \rightarrow f$ 之變，其說是也。蓋溪轉入曉，曉轉入幫，皆受合唇作用之影響。然按轉紐圖律，凡聲轉皆以二攝為限。踰二攝者雖音理可解，亦聲之謬也。（此例諸聲轉紐譜中亦有之，可參看。）

(III) 疑攝 有 ɣ, n, g, d, g, ɣ 諸異音。ɣ 在本攝，可勿論，n 在泥，g 在見，ɣ 在曉，按律與疑並通。唯 d 中有端（其例見於山西一部分方言），與疑不通，但仍以娘聲為主，不為典要也。

(IV) 日攝 有 ɣ, d, z, n, z, y, z, n, l, v, ɔR 諸異音。今按 z, R 為日紐本有音素，可勿論（參看前音理日攝總論）。其餘 ɣ 為疑，n 為泥之娘，n 為泥為泥，l 為來，v 為幫之奉，並與日可互通。至於 d, y, dz, z 並在精攝，按律與日不當通，而有此變音者，蓋猶日在泥精階段時之聲變也。

(V) 泥攝 泥娘二紐，今有 n, n', n', ɣ, l, nd, d, dz 諸變音，蓋不出泥來端精四攝，皆合律。

(VI) 端攝 此攝六紐，計有 d, t, t', t', dz, ts, s, z, d, t, t', t', ts, ts', z, s, i, ê, ê, pf, pf 諸異音，內除 pf, pf 二音外，餘皆旁轉入精，無不合律。至 pf, pf 二音並在幫攝，按律與端不當通。今考此二音皆由知徹澄轉出，其方域為西安及山西南部，其字例限於合口，蓋知徹澄之合口極易轉為曉。

匣之合口，於是遂有通幫之路矣。此亦轉踰二攝，當以音論。

(VII) 精攝 此攝十紐，計有 ts, ts', t, s, z, z', tʃ, tʃ', dz, dz', ɕ, ɕ', y, y', pf, pf' 諸異音，內除 f, pf, pf' 三音外，餘皆旁轉入端，無不合律。其 f,

pf, pf' 三音則皆由照穿牀審禪一列之合口轉出，其方域與音理並與端攝同。

(VIII) 來攝 此紐有 l, n, R 三異音，除 l 在本攝外，一轉入泥，一轉入日，並合律。

(IX) 幫攝 此攝六紐，有 p, p', b, f, v, x, h, t, t' 諸異音，內除 t, t' 二音外，皆左次旁轉入曉，無不合律。唯 t, t' 在端攝，按律與幫不當通。今案

此種音變唯安南有之，如「必」讀如「得」，「鼻」讀如「帝」，或以「必」从「弋」得聲，由曉攝轉入端攝，「鼻」容有「自」聲，由精攝轉入端攝，亦未可知，然如「霹」「匹」「并」諸字亦皆讀入端攝，則不可解矣。故高氏亦云此變音理至今猶未明。總之，域外方言，難免譌誤，不為典要也。

(X) 明攝 明微二紐，有 m, mb, b, v, z 諸異音，內唯 z 在精攝，按律與明不當通，蓋亦安南音譌，餘並旁轉入幫，無不合律。

又自見攝以下，除日攝外，並可與曉攝之影喻互通。高氏則謂日攝亦可通曉，舉例如揚州人呼「熱」「惹」等字皆無聲紐，其實不然，乃 R 音之逼緊而已。

中國南海關係史料述要

蘇乾英

緒言

南海古代史的史料，大略分別起來，可以有三種不同的來源：第一種是散見於希臘、羅馬古典文學中的瑣屑的記事，也即是西洋人所謂的 Classical Authors 中所收集有關於南海地方的記載；第二種是中世紀時阿剌伯的商人、航海者、大旅行家地理學家的見聞錄；第三種是中國歷代史書地誌行記等所載的有關於南海地方的知識。第一種史料，就數量說，並不算多；就內容說，也不十分充實；但是對於我人的研究工作上，是很有幫助的。這一類的史料，早已有有人介紹，可供參考的書籍也很多。（例如 Yule and Cordier,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 等）第二種史料數量是比較的多，內容也比較的詳實，所以可能供我人參考的部分也更加豐富了。但是拿來和中國典籍所記的比較一下，不論在量上或質上說，都還差得很遠，只可以用來補充中籍的缺漏而已。所以本文即以第三種的史料來做主幹，第一、第二兩種只好略去不再詳述了。（阿剌伯人的史料，從來學者亦多有介紹，上面所舉的 Yule and Cordier, Cathay 第一卷亦可參考。）

中國典籍中的南海史料，自前漢時代起（公元前二世間）即已開始，一直綿延不絕的流傳下來，其詳確的程度與時俱增。這種記述多半是由於受過教育的人士所執筆，如知名的學者、高僧、大旅行家乃至於仕宦其地的官吏；他們都富有南海的知識，所以寫下來的記載，自然詳實可信，確可算得南海古史的有力的資料。

中國文獻，自昔即以「浩如煙海」見稱，豐富的程度是十分驚人的。其中記述中國本部的較多，記述域外四裔的還不及本部事跡九牛之一毛。然而僅就南海一方面而論，珍貴的史料已大有可觀，足徵中國史籍價值之高，較之以文化誇耀世界的古羅馬帝國，只以塔西佗（Tacitus 約生於公元五四年）的史記為唯一的記載，其相距真不可以道里計。我人對於祖先的這種偉大的業績該如何去發揚光大，使牠永遠炫耀於

世界史學界呢！

以下就中國歷代史籍中關於南海部分的史料作一個概要的介紹。

一 漢魏南北朝

中國與南海發生關係，最早的史料要推漢書地理志（卷二十八）的記載。漢武帝時代，中國勢力最稱強盛，西通西域（天山南路），開拓了通中亞細亞的商路，南平西南夷，開拓了通印度的商路，同時又復廣招海南諸蕃，以發展海上的貿易。這些事蹟，漢書地理志中都有記載。

漢書地理志所記當時南方海上交通貿易的情形雖然是很簡單，而且還有不易瞭解的地方，但是當時漢朝的使臣已自中國的廣東往返於印度的南端，則為無可懷疑的事實。在公元前二世紀間，希臘羅馬的古典還不曾說到印度以東的地域，而中國方面即有這麼明確的記載，這不能不算是世界最古而且最有價值的南海史料。對於這項記載最先作具體的介紹的為日本藤田博士，^①法人費那（G. Ferrand）及伯希和（P. Pelliot）等也都有過詳細的考證。^②所論雖不能斷為完全正確，但是當時漢使所經行的地方以及通商的一般情形，那是大致可以明瞭的。

其次，後漢書（卷一一六）南蠻西南夷傳中所載永寧元年（公元一二〇年）羅馬（大秦）使臣經由滇、緬路來通中國的記載，亦是很有名的事蹟，東史學家常常引來作為中國與羅馬海上交通的史實。古代羅馬人由南方海道來中國通商，大抵是自羅馬東方屬地的埃及經紅海回航錫蘭島向印度東海岸前進，從奧里薩（Orissa）在印度東南即大唐西域記中的烏荼國（附近達於伊洛瓦底江（黑水）下游的白古（Pegu）到此又分為兩線：（一）沿伊洛瓦底江經緬甸北部的憐國，入永昌，由雲南以到長安；（二）沿馬來半島南下馬六甲（Malacca）出暹羅灣，經占婆（Campa）而至當時中國最南的海港日南或廣州。這兩線都是當時東西海上交通的幹線，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所記的行程是前一線，前漢書地理志所記的行程是後一線。自迦航馬六甲的新航線被發見以後，羅馬人和海外諸蕃來通中國的都採取這條新路線。當時由日南徼外來朝貢的，據後漢書的記載有大秦（同書卷一一六）憐國（同書卷六本紀）葉調（同書卷一一六）西南夷傳（天竺）（同書卷一一八）西域傳（諸國。由此可以曉得兩漢時代歐洲的羅馬與馬來羣島中的蘇門答臘、爪哇以及印度東南沿岸諸地方都和中國有過通商的關係。由於海上交通發達的緣故，印度將珍貴商品、宗教以及羅馬的美術、幻術、音樂、藥物等，都先後傳入中國，更進一步而流播於東方其他的國家。^③

漢朝末年，中原大亂，造成羣雄割據的局面，中央威信既無法維持，南方僻遠的地方自然也由地方官吏跋扈橫行，占人（Cham）便乘機在林邑（占婆）獨立，中國和南方海外諸國的交通一時阻絕。據有東南沿海諸省的吳國爲了增益自己國內的財富以對抗北方的魏國起見，因而有朱應、康泰出使扶南的事（公元二二七年）。結果，不但在政治上經濟上獲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使得本國人對於南海諸國的知識格外地豐富。朱康二人回國之後，各都根據自己的見聞，撰述成書，現在還可稽考的，朱應有扶南異物志，康泰有吳國外國傳。這兩部書是中國對南海方面專門著述的開頭；只可惜原書已經佚亡，我們只能從後世類書之中約略窺見其梗概而已。清代王謨擬爲之輯存，惟未見刊行。日本駒井義明雖然曾經略爲整理，但所根據的是說郛（卷六十三）的扶南土俗篇，疏舛的地方很多；比較值得一讀的要算佛馱耶舍（向達）的輯本，但也並不完全。法人伯希和及費瑯對這兩部書都有過研究的文字發表。實在說起來，這兩部書對於後代史學界的影響確是很大。譬如梁書南海諸國傳，據說就是以吳時外國傳爲骨幹而寫成的。依梁書所說，他們「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可見當時交通貿易範圍之廣了。

南海交通既已日漸發達，商賈往來自然也日漸衆多，往時跋涉於西域流沙間的佛教徒就有不少的隨着商人轉向南海一途了。最著名的晉僧法顯，他在晉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自長安出發，經過西域，到了印度，在外住了長長的十五個年頭，義熙十年（公元四一四年）才由錫蘭（獅子國）取道南海，經爪哇（耶婆提）回到青州。他把旅程上的一切經歷撰成了佛國記一書（隋書經籍志有歷遊天竺記傳、法顯傳等篇，疑係同書異名）。對於中央亞細亞、印度，尤其是南海諸國的地理、風俗及宗教等，都記載得很詳細，這是我國現存的最古而又最有價值的南海專書。歷代把牠編入大藏經中，自明胡振亨以後，才被收入各大叢書中，現刊本國內有好幾種，國外譯本也有好幾種，把這部書作爲研究專題所發表的專書及論文更是不少。①

再次到了南北朝時代，我國內政既不安定，對外貿易也無具體政策，南海商旅一時陷於停滯的狀態中。等到了隋煬帝一統宇內之後，才有常駿、王君政一些人出使赤土的事。這在史書上說是爲隋煬帝耀威絕域，招致遠夷，其實只不過和朱應、康泰的使扶南一樣，同以發展南海貿易爲目的。常駿、王君政的行程，在隋書（卷八二）赤土傳中已記得很詳細，中外學者對赤土方位的考證很多，我國舊史書都以爲是舊時的暹羅。日本學者有的說是蘇門答臘東海岸的巴鄰邦（Palembang），②有的說是馬來半島中部的克拉（Kra）地峽，③但也有的說是在暹羅境內的。④總之，這還是一個未解決的專題。

自兩漢至南北朝，因域外交通的發達，官私著述都日見豐富，這或許算得我國地志發達的初期。關於南海方面，除上述見於史書的記載及專書外，現存的專書尚有晉嵇含所撰的南方草木狀三卷。^④這書舊題爲襄陽太守嵇含撰，但按晉書嵇洪傳所記有一洪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遇害，遂停南土。又「含字悅道」亦見葛著作抱朴子，可知嵇含實是服官廣州，這書當係彼在廣州所作。書中分載草、木、果、竹四類（卷上草類，卷中木類，卷下竹類、果類），都是交趾的產物，其中有不少係來自西方，頗足爲東西交通的引證，文辭雅馴可誦，所引古籍如陸賈的南越行記、東方朔的東觀記、林邑記及三輔黃圖、東觀漢記，亦很典博，并不像唐宋人所撰的嶺外錄異、桂海虞衡志那樣，一以多聞爲可貴的。

其已亡佚而復經後人輯存的，有後漢議郎楊孚撰的交州異物志一卷。^⑤晉劉欣期撰的交州記二卷。^⑥晉郭義恭撰的廣志二卷。^⑦南朝宋沈懷遠撰的南越志八卷。^⑧楊志多記日南、交趾、朱崖、儋耳、扶南、牂牁、烏許、鬱金、鬪賓等國的物產，劉記多記交趾、日南、朱崖、儋耳、九真、合浦各地的珍奇動植物及宮室城堡等遺跡，郭志多記越南、交趾、雲南以及南方域外諸國的地理、人種、珍禽、異獸、蟲、魚、蔬等類，沈志多記越南各地疆域沿革而尤詳於草木蟲魚鳥獸等類，其可參考的地方很多。

此外，其已經佚亡而僅見於後代史志著錄的，有陸賈撰的南越行記（見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吳士燮撰的交州人物志、楊終撰的哀牢傳、薛翊撰的異物志，不著撰人的夷經（以上俱見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吳丹陽太守萬震撰的南州異物志一卷、薛瑩撰的荆揚以南異物志一卷、僞燕聘晉使蓋泓撰的珠崖傳一卷、晉范瑗撰的交州先賢傳三卷，不著撰人的有交州以南外國傳一卷、日南傳一卷、林邑記一卷、諸蕃風俗志二卷、諸蕃國記十七卷、交州雜事記九卷（以上俱見隋書經籍志）、王範撰的交廣二州紀一卷、黃恭撰的交廣記、裴淵撰的廣州記、俞益期撰的交州棧、顧徽撰的廣州記、魏完撰的南中志、譙周撰的異物志、陸胤撰的廣州先賢傳，不著撰人的南中八郡志（以上俱見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竺枝撰的扶南記（見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等，不下數十種。這種著述風尚，不但是從前所沒有，就是唐代以後，也很少見。考其原因，大概是那時候中土發生變亂，士民遷徙無常，尤其是北人南遷的衆多，而南方的物產風俗又多和北方不同，所以各人都依着所見所聞的撰述成書，也不過自誌不忘或是轉告他人以廣知識的意思。這種情形，尤以漢末之亂及晉室東遷的時候爲最多，由此亦可以想見漢民族南移的一種趨勢。但這一類的書籍，現在大部份都不存在了，實是可惜的一件事。

二 唐宋元

李唐以後，中國和南海的貿易範圍愈見廣泛，國人對於南海的認識也更清楚。史傳記載數量上雖還抵不上以前那麼多，但是實質方面就比較重要了。

初唐的第一部有關南海的著作要算玄奘的大唐西域記，這不但是研究中央亞細亞的重要典籍，同時也是研究中世紀南海及東南印度地理和文化的寶庫。其中關於南海的部分，自緬甸以迄於越南半島及馬來羣島中的瞻波國（Campa，即林邑國）、羯餒伽國（Kalinga，即古爪哇國，因 Kalinga 人曾經在這地方建立國家，故有這名稱）、室利差咀羅國（Srikatra，即南海寄歸傳中的室利察咀羅，唐書中的驃國，相當於今日的白古）、墮羅鉢底國（Dvaravati，在今湄南河下游）、伊賞那補羅（Ismapura，即真臘國〔Carboja〕）、閻摩那洲（Yavanadvipa，指蘇門答臘）等主要國家的宗教風土，都有詳細的記載，雖所記只不過得諸傳聞，然而卻很確實可靠。這書國內刊本很多，^①英、德、法、俄等國都有譯本，^②把牠作為專題研究的專著也很多，其中尤以 A. Stein, Smith, Bouling 諸氏的研究為知名，而日本已故漢學家高桑駒吉氏特別對所記南海部分所考證的大著，更可注意。^③國人對於這書的研究反不如外國人來得熱烈，這是很可惜的。

較玄奘稍後的入竺高僧義淨，在咸亨年間（公元六七一）由番禺附舶到印度求法，經過了十年後復取道南海歸國。所著南海寄歸內法傳一書，對於南海各地的地理、宗教、風俗都根據自己直接的見聞而寫成，因之這書的價值更高，我國歷代都把牠收在佛藏中，私家刊本很少，日本高楠次郎博士曾譯成英文本，並附以詳細的考釋，^④牠現在是世界名著之一，各國學者研究南海史的多半把牠看作為一部重要的史料。義淨的撰述，除了南海寄歸內法傳外，還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一種，其中所記西行求法的高僧，凡六十人，而取道南海的約過半數。所傳關於南海諸國的部分，與寄歸內法傳同為南海的重要史料。這書早有沙畹（Edouard Chavannes）教授的法文譯本。^⑤但對之作專門研究的卻不及大唐西域記及佛國記兩書那麼的多。

唐代高僧所撰南海關係記載，除玄奘、義淨兩人之外，還有慧超的撰述。慧超是新羅人，早年便赴大唐，有志入竺，復由南方海路到達印度，巡禮聖跡，歸途取道葱嶺，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十一月上旬到達安西（龜茲 Kucha）。本他的實地見聞，寫成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上中下三卷，這書後來頗多散佚，所以後世鮮有知道。近時在敦煌石室中發現了它的中下卷手抄的殘本，其中所記關於南海諸國的宗教、風土及波斯人的海上貿易情形的部分，很可以和其他的書互相印證，也是研究南海史不可缺的參考資料。^⑥

唐中世以後，官家地誌的著作日盛，比較重要的有德宗時（公元七八〇——八〇二年）宰相賈耽所撰的皇華四達記，此書現已散佚，只

能在新唐書中約略見其梗概。賈耽爲一代宰輔，對於中外地理是很下過一番功夫，尤其是通商事項，更加注意。他常向外國使臣或商賈打聽一些實地的報告，從中國和域外各國交通的路程，彙錄成書，所以他的記述都是確實可靠。他所記關於南海部分的「安南通天竺道」及「廣州通海夷道」兩道，至今還可在新唐書地理志（卷四三下）中看到。安南通天竺道是自安南（今之河內）經雲南、緬甸轉阿薩密（Assam）到印度的陸行路線。廣州通海夷道，是自廣州經崑崙島（Pulo Condore）出馬六甲峽迴海航錫蘭（獅子國）至印度，然後越波斯灣溯幼發拉底斯（Euphrates）河而到當時大食的國都報達城（Bagdad）的海行航路。他所記的里程里數，極爲詳確，可以和阿刺伯地理學者易逢柯達貝所著的道程及州郡志（*Itin Khordadbeh: Le Livre des Routes et des Provinces*）及索來明所著的印度中國航行記（*Soleyman: Relation des Voyages etc.*）等書作比較的研究，實爲中古時代中國和阿刺伯海上交通的重要史料。這二條路線，伯希和氏都有詳細的研究及譯文介紹於西洋史學界。這書近年已有漢文譯本，對東西史學界的影響都很鉅大。⑤

唐代官吏所著的南海史料，除上述外，還有蠻書、北戶雜錄及嶺表錄異三種，也很有一述的必要。

蠻書是懿宗時（公元八六〇——八七〇年）隨嶺南西道節度使蔡襲出征南詔的樊綽所撰。這書的內容係記載雲南諸蠻的事情，於部族的分合、山川道里的險易以及叛服征討的始末，言之甚詳，可以說是嶺南輿地最古的一本。這書刊本有數種，⑥伯希和氏曾摘譯了一部分。⑦介紹於西洋史學界，是爲研究緬古代史學的人不可缺少的史料。

北戶雜錄爲懿宗時段公路所撰，公路歷仕始末不可考，只知這書是他在廣州時的著作。書中載嶺南風土，十分賅備，對於物產，記述更詳，徵引亦極博洽，如南越志、南裔異物會要、述征記、臨海異物志、神船記、字林、廣州記、扶南傳諸書，現在都已散佚了，但從這本書中還可以略見一二，就是所引的張華博物志，也多是本所缺掉的。所以牠不但是一部很好的南海參考資料，同時還是考證古籍的重要根據，真是治南海史上極不可少的一部書。這書刊本甚多，⑧參考頗爲便利。

嶺表錄異是昭宗時（公元八八九——九〇五年）廣州司馬劉恂所撰，書中記載嶺南各地方的氣候、山川、河流、島嶼、風土、物產，而尤詳於交通貿易等事，這書刊本有數種。⑨日本桑原博士曾根據牠的記載來說明唐代中國與阿刺伯海上的交通，和中國南方人在造船術上所受的外來影響。⑩宋代的南海撰述亦往往取資於是，這也可以表示這是一部有價值的書。

唐代南海關係史料，還有見於唐志所著錄的達奚撰的弘通海南諸蕃行記一卷，戴斗撰的諸蕃記，不著撰人的西南蠻入貢首領記一卷，真

職國事一卷，徐雲虔撰的南詔錄三卷，韋皋撰的西南夷事狀二十卷，可惜這些書現在都已經散佚，我們無從來考究牠們的內容了。

自五代至宋朝的這一個時期中，舊唐書、新唐書、唐會要、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等等長編鉅幅的大著作，次第問世，所有唐宋以前的關於南海的記載，都已收羅殆盡，這是參考上不可缺少的資料，其中尤以太平御覽一書，上自三國下迄南北朝，一些古書佚史，收集更加完備，所以牠的地位尤其重要。

至於宋朝人的撰述，大概可以拿嶺外代答和諸蕃志二書來做代表。

嶺外代答一書，爲南宋孝宗淳熙年間（公元一一七四——一八九年）廣西桂林通判周去非所撰。這書成於淳熙戊戌（公元一一七八年），即他自桂林歸來後原爲備一般關於嶺外事的咨詢而作。書的編制，係根據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益以耳目的所見聞而成。原書分二十門，今有標題的僅十九門。這書條分縷析，較稽含、劉恂、段公路諸書尤勝。所記西南夷暨海外諸蕃甚詳，且所涉及的亦很廣泛，遠至西方的印度、波斯、阿刺伯、埃及各方面的事情，都有記載。這書刊本有二種，①四十年以前，日本已故坪井九馬三博士在羅馬所舉行東洋學會時，曾把這本書介紹於西洋史學界，自此便又獲得彼方人士的注意。

諸蕃志是南宋宗室趙汝适所撰。趙氏官福建市舶司時，常就賈胡親詢海國事情，又復雜採前人的撰述如嶺外代答、酉陽雜俎、通典及其他正史等書而成，其中尤以嶺外代答一書被採錄最多。所記事跡，雖非趙氏親身經歷，但是十三世紀記述南海的書籍，卻要算牠總集大成，而且被宋史所採用的材料亦最多。書成於理宗寶慶元年（公元一二二五年），分上下二卷，卷上爲志國，所記自越南半島以迄於非洲東海岸，凡五十八國。卷下爲志物，所記南海各地物產，凡四十七種，其中以香料、奇石、眞珠等爲最多。這亦可以看出宋代南海貿易的一般情形了。這書刊本有數種。②德人夏德（F. Hirth）及美國外交官兼漢學家的羅意志（W. W. Rockhill）兩氏曾逐譯爲英文，並附以詳細的註釋，極引起了東西漢學家的注意。③夏羅兩氏釋註的原本年來日見缺少，最近北平有石印本行世（北京文殿閣書莊影印本），還可一讀。

以上兩書，對於當時越南半島、馬來羣島、西亞細亞以及非洲東海岸一帶的事情，大部分都有明確的記載，就是李唐一代的事蹟，也略有追敘，可算得研究中世紀南海史不可缺少的參考書籍。其他如岳珂的程史、④朱彥的萍州可談、⑤也有不少關於南海方面的記載，雖然內容要廣泛得多，但一些耳聞目見的事跡，是不可抹煞的，這也頗有可供我人參考的資料。

宋朝滅亡之後，元代勃興，蒙古人的勢力遠達於中亞細亞及東南歐諸國，隨着政治勢力的膨脹，海外的交通也比較前代發達得多了。同時

對於地理的知識也愈加擴大，對南海方面，阿刺伯有 Ibn Batuta 等地理學家的書籍，西方有馬可波羅 (Marco Polo) 等的遊記，在中國呢，自然也不會寂寞的。那時候就有不少極重要的南海地方誌的編述，最著名的是汪大淵 (煥章) 的島夷志略及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兩種，那算得是個中的權威之作。

島夷志略一書，是根據作者數次遍遊海外時的所見所聞，實地觀察而寫成，並不是面壁虛構的空中樓閣，可相比擬。所記的山川、道里、物產、民風，大半都是史書所不載，就是偶有記述，也萬萬不能有這樣詳細，所以就其本身的價值而論，決不在諸蕃志之下。這書原有舊鈔本，不過輾轉傳鈔，脫誤的地方很多，讀者感覺十分困難。清末沈曾植曾有校本一種，^①又日本藤田博士也有校注本一種，^②原文註釋，均用漢文，其考證的詳盡，可以和夏德及羅意志的諸蕃志譯註相媲美。

其次，真臘風土記是公元一二九六年忽必烈遣使詔諭真臘 (Cambodge) 時隨行的周達觀所撰。這也是中國方面值得誇耀的一部可以憑信的史料。周達觀等一行自溫州出發，過占城而至真臘，書中所記安哥 (Angkor) 的古跡及十三世紀甘亨智 (Camboja) 的風俗，是很饒興趣的。這書刊本有數種，^③^④數十年前法人 A. Remusat 及伯希和都有譯註，將這書介紹於西洋史學界，伯氏的譯註本，近年已轉譯為漢文，很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⑤^⑥中國古籍的整理反讓西洋學者著先鞭，確是我國學術界的遺憾。

此外尚有至元征緬錄一卷，^⑦是至元二十年至大德四年 (公元一二八三——一三〇〇年) 忽必烈遣遠征緬甸時的實錄。元兵兩次征緬甸，深入蒲甘，留下了許多的遺跡。書中所記當時征討的情形頗詳，很可以和近時蒲甘方面所發現的碑銘互相印證。

至於楊庭璧的使馬八兒 (Ma-har 即今 Coromandel)、俱藍 (Küiam 即今 Quilon) 及史河的征爪哇等事跡，元史本紀及外國傳中都有記載，自然也很值得吾人參考的。

三 明清

蒙古人遠征海外諸蕃，所向披靡，真算威震四方。一世紀後，又有鄭和出使西洋的盛事，這是漢人在南洋最光榮而又最有歷史意義的一幕。鄭和姓馬氏，雲南崑陽州人，他的祖先本是西域的回教徒，後來徙居雲南，永樂年間，始賜姓鄭。那時候成祖利用他和回教有些關係，所以命他與王景弘等出使西洋，來擴張中國在西南海上的霸權，藉以恢復戰亂之後的國民經濟。他在永樂三年至宣德七年間，前後七次奉使出國，歷

經南海三十餘國所至各國都來奉貢。隨征使者有阿刺伯血統的回教徒會稽人馬歡，太倉人費信及應天人輩珍。這三人回來之後，都有紀行的專書問世。輩珍的西洋番國志已經散佚，現在還僥倖存在的有馬歡的瀛涯勝覽和費信的星槎勝覽兩種，都是隨軍遠征的實地見聞錄，所以價值極高，和後來所出的書籍徒然因襲抄錄的大不相同。西方學者常將這兩部書和阿刺伯人 Ibn-Batuta 及葡萄牙人 Vasco de Gama 兩氏的游記作比較的研究。

馬歡的瀛涯勝覽成於永樂十四年（公元一四一三年），所記均鄭和出使時事跡，涉及諸蕃，自越南半島以至印度、非洲等處，凡二十國，各載其疆域、道里、風俗、物產等等；明史外國傳大部分取材於此。現行本有兩種：一是張昇改正本，即所謂改正瀛涯勝覽者是，^⑨ ⑩ 內容刪改太多，幾失原書本來面目，無甚足觀；一是原本，^⑪ ⑫ 文字雖不十分雅馴，但還不失為一部記載翔實的史書，所以學者多取此而舍彼。法人兌溫達（J. J. Duyvendak）教授會著重訂的馬歡書（Ma Huan, re-Examined Amsterdam, 1933），對這有所考釋，為研究瀛涯勝覽的一部著名專書。費信的星槎勝覽成於正統元年（公元一四三六年），較瀛涯勝覽和已佚的西洋番國志（宣德九年公元一四三四年）略後，書中除第一集是親見目擊者外，第二集卻是採輯前人的撰述。瀛涯勝覽及西洋番國志二書，當時皆為費氏所依據之本，書分四卷，自占城以迄天方凡四十國較瀛涯勝覽的所記猶多一倍，內容亦較他書豐富，這書刊本有十餘種。^⑬ ⑭ 日本坪井及藤田兩博士，對這書的版本及價值都有研究的文字發表。^⑮ ⑯ 羅意志也有過譯文介紹於西洋史學界。^⑰ ⑱ 與瀛涯勝覽同為中世紀南海交通史的重要史料。

根據這兩部書來研究鄭和遠征西洋的事跡的，在歐洲方面，有伯希和、麥耶兒思（W. F. Meyers）、格倫威耳德（W. P. Groeneveldt）諸氏的名著。^⑲ ⑳ 中國方面則有向達的研究。^㉑ ㉒ 同樣對於明代東西交通史上有很大的貢獻。

明代關於南海的撰述，除上述二書外，還有西洋朝貢典錄、東西洋考和海語三書，也頗重要。

西洋朝貢典錄的作者黃省曾，為嘉靖十年（公元一五三一年）舉人，書成於正德十五年（公元一五二〇年），係依據上述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及鍼位諸編纂輯而成，書中記西洋諸國朝貢的事情，自占城以迄天方，共二十有三國，每國一篇，每篇又附以論說，凡道里遠近、風俗美惡、物產、用品、言語、衣服，無不細記，但其範圍只限於鄭和時所歷的國家，其他的則都沒有談到，內容平凡，沒有什麼創見的地方，可是對於地域與方位兩點倒說得很詳盡，算是本書可貴的地方。這書刊本亦有數種可資參考。^㉓ ㉔

東西洋考的作者張燮，是萬曆二十三年（公元一五九四年）的舉人，書成於萬曆四十五年（公元一六一七年），刊本有數種。^㉕ ㉖ 內中

綜合了正史外國傳及各種地誌筆記，也可以說是這些書的彙考。這書對於前人的撰述，不但依次排比，而且對於古事古物多有考正的地方，張氏還加入了自己所創著的新材料，算得嘉靖以後關於海外事蹟的重要典籍。又有舟師一篇，詳載計路及占驗潮汐等事，與上述黃書所據鍼位之書相似，使我人對於地域方位的研究又可多得一參考的資料。

海語的作者黃衷，是南海人，弘治七年（公元一四九四年）進士，官兵部右侍郎，這書是他晚年致政家居時向海洋的番船詢問得來一些山川風土的故事，哀錄成篇。內容分爲四門：曰風俗，曰物產，曰畏途，曰怪物；除記述物產及怪異之外，第一卷所載暹羅與滿刺加的歷史事蹟及各地風土，更可糾訂史傳之闕遺，不僅是一部筆記小說之類的書籍而已。⑥

餘如嚴從簡的殊域周咨錄，鄭曉的皇明四夷考，也極多記載南海的史料，不過都是屬於四裔之書，並不專限南海方面，所以也不再細說了。入清之後，因政府禁止人民出海，這種海外遊記筆記的撰述當然不及前朝之盛，現在略舉出兩種，以示梗概。

一、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倫炯少時隨從他的父親昂學習海事，歷官濱海重鎮，聞見所及，無非海國的事情，因此便寫成這部書，所言都很有根據。這書刊行於乾隆九年（公元一七四五年），通行本有二種，⑦內分上下二卷。上卷共有八篇：曰天下沿海形勢錄，曰東洋記，曰東南洋記，曰南洋記，曰小西洋記，曰大西洋記，曰崑屯記，曰南澳氣記；下卷附圖六幅：曰四海總圖，曰沿海全圖，曰臺灣圖，曰臺灣後山圖，曰澎湖圖，曰瓊州圖。凡山川的阨塞，道里的遠近，沙礁島嶼的夷險，風雲氣候的測驗，以及外番民風物產，一一都詳細地記下來，不但可算得是一部地理書，同時也是國防上一部值得參考的要籍。

二、謝清高的海錄。這書是歷遊海外的賈人謝清高所口述，由楊炳南筆錄而成的，書刊於嘉慶年間，通行本有五種，⑧內容分三類：首記大陸沿岸諸地，自越南達印度西北岸爲一類；次記南海諸島，自柔佛迄妙里士爲一類；再次記歐美非三洲及東北海諸島，又爲一類。清高似乎對於南海諸地，認識比較清楚，印度沿岸諸國差些，歐洲諸國又差些，其餘大多只不過得諸耳聞，就不大確當。但大致還不失爲一部可信的書，和一般據典故而談海事的，當不可同日而語了。

此外，如徐繼畲的瀛寰志略，魏源的海國圖志，以及薛福成的東南海島圖經等等，雖亦有一些關於南海各地的記載，但大都係一般的地理事實無詳爲敘述的必要。

關於南海史料的敘述，略盡於此；因爲參考書籍的不完備，筆者率爾操觚，遺漏的地方當然不免，國內專家學者不吝指教，這是十分盼望的。

注釋

①藤田豐八：前漢時代に於ける西南海上交通の記録，載藝文大正三年（南海篇所收）。
②G. Ferrand: Le Kouon Lomen et les anciens navigations interocéaniques dans les mers du Sud, 1919. (馮譯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商務印書館出版。)

P. Pelliot: 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II. Siècle (馮譯：交廣印度兩道考，商務印書館出版。)

③關雋：西域南蠻美術東漸史（熊譯：西方美術東漸史，商務印書館出版。)

④扶南異物志，朱遜撰。附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乙部史錄地理類，均有著錄。此外尚有扶南土俗志及扶南傳，扶南記當係朱書的同書異名。)

⑤吳時外國傳，康泰撰。太平御覽引書目，隋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史部地理類，均有著錄。

⑥王謨：漢唐地理書鈔錄目。

⑦駒井義明：孫權の南方遣使に於て，載歷史と地理第二十五卷第六號。

⑧佛馱耶舍：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地理書輯佚，康泰吳時外國傳及扶南記（史學雜誌創刊號南京中國史學會編輯，民國十八年三月出版。)

⑨P. Pelliot: Le Fon-nam.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l'Extrême Orient, 1903. (馮譯：扶南考，載史地叢考續編，商務印書館出版。)

⑩佛國記一卷，沙門釋法顯撰。隋志宋志法苑珠林傳記均有著錄，版本有：(一)內府藏本（佛藏兵字八號）(二)漢魏叢書本(三)唐宋叢書本(四)說郛本(五)秘書監函本(六)學津討源本(七)陽湖孫氏有明初聚寶門來賓樓姜家刻本(作法顯傳一卷)。

⑪佛國記的最初譯本爲 Abel Rémusat 的法譯本。一八三六年巴黎出版，譯名爲 Relation des Royaumes Bandhiques: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dans l'Afghanistan et dans l'Inde, exécuté, à la fin du IV Siècle, par Abel Rémusat. Ouvrage Posthume revu, Complète et augmenté d'écrits inédits Nouveaux, par Klaproth et Landresse. 這本計卷首二十六頁，爲 Landresse 的導言和刊誤表，一至三六七頁，爲佛國記的譯文，三六

中國南海關係史料述要

八至四〇〇頁爲附錄。附錄分爲二部：一部爲法顯經歷各地的地理誌略；二部爲法顯的行程考證。四〇一至四二四頁爲目錄，並有附圖五。

其次爲英國傳教師 Samuel Beal 的英譯本。一八六九年倫敦出版。譯名爲 Travels of Fah-Hian and San-Yun, 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by Samuel Beal. 這本卷首七十三頁爲序文和導言，一至一七四頁爲法顯和宋雲的遊記，一七五至二〇八頁爲洛陽伽藍記，惠生宋雲西行求經記，附圖一。

第三次譯本爲 Giles 氏的英譯本。一八七七年上海出版。譯名爲 Record of the Buddhist Kingdo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Herbert A. Giles.

第四次譯本爲 Legge 教授的英譯本。一八八六年 Oxford 出版。譯名爲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Chinese Monk Fa-Hia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 D. 399—414) in Search of Books of Discipline,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with a Korean recension of the Chinese Text by James Legge. 卷首十五頁，譯文一二五頁，中國原文四十五頁。

此外，西洋學者關於佛國記的部分研究和考證的論文很多，茲不備列。讀者可參考法蘭西人 Hani Cordier 所著的 中國書目 (Bibliotheca Sinica) 第七卷二六五〇至二六五一頁。

東方學者研究佛國記的專著，比較著名的有二種：(一) 岑仲勉 著 佛遊天竺記考釋 (國學基本叢書本，商務印書館出版)。(二) 日本足立喜六 著 法顯傳考證 (東京三省堂出版，有何建民、張小柳譯本，國立編譯館出版，商務印書館印行。)

⑫桑田六郎：赤土考，載東洋學報，大正八年。

⑬桑田六郎：赤土考補遺，載東洋學報，大正九年。

⑭高桑駒吉：赤土にひて，載東洋哲學，大正八年。

⑮高桑駒吉：赤土國考，載史學雜誌，大正九年。

高彙駒吉：赤土國考補遺，載史學雜誌，大正十年。

高彙駒吉：再び赤土につひて，桑田學士に實寸，載東洋哲學，大正九年。

① 藤田豐八：狼牙脣國考，載東洋學報，大正二年（南海所收）。

② 南方草木狀三卷，晉嵇含撰，宋史藝文志三史類地理類馬氏文獻通考經籍志三十二史部地理類，清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史部地理類均有著錄。（吳士鑑補晉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二卷，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作一卷。）（版本：（一）百川學海本，（二）漢魏叢書本，（四）格致叢書本，（五）龍威秘書本，（六）百名家書本，（七）山居雜誌本，（八）藝苑掇華本，（九）湖北先正遺書本。

③ 交州異物志一卷，後漢議郎楊孚撰，舊唐書經籍志乙部史錄地理類，新唐書藝文志乙部史錄地理類，錢大昕補續漢書藝文志，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顧樞三補漢書藝文志，姚振宗後漢藝文志，均有著錄。這書原本久佚，清曾昭輯續南遺書時，從水經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載籍裏集成帙，分爲二卷，集文都百一十六條（計卷一、三、一、二、九、五條）。卷末有曾昭題跋二，伍崇曜題跋一。

④ 交州記二卷，晉劉欣期撰，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引書目，清丁國鈞、文廷式、秦榮光、吳士鑑、黃逢元補晉書藝文志乙部史錄地理類，均有著錄。這書原本久佚，清曾昭輯續南遺書時，從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齊民要術及初學記等引文中裏集成帙，分二卷，裏文都七十六條（計第一卷四十二條，第二卷三十四條）。卷末有曾昭及伍崇曜題跋各一。

⑤ 廣志二卷，晉郭義恭撰，隋書經籍志三子部雜家類，舊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雜家類，均有著錄。這書原本久佚，惟後世類書徵引頗多，馬氏（國翰）玉函山房輯成一本，分二卷，裏文都二百六十餘條，不分類目。卷首原有馬氏輯書序，今本已佚。

⑥ 南越志八卷，南朝宋沈懷遠撰，隋書經籍志二史部雜史類，舊唐書經籍志二部史錄地理類，新唐書藝文志二部史錄地理類，宋史藝文志二史類地理類，均有著錄。這書原本久佚，遺文見宋代以前載籍。清章宗源曾蒐集二百餘事，合爲一卷，後殿均可復重爲增補刪正，釐爲二卷，引文都百五十八條，卷首有殿均可輯書序一。

⑦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釋玄奘撰，開元釋教錄，新唐書藝文志丙部道家釋氏類，均有著錄。

版本：（一）宋刊本（北平圖書館藏），（二）宋槧砂藏本（上海影印本），（三）瀟芬樓影印宋刊本，（四）守山閣叢書本，（五）墨海金壺本，（六）四部叢刊本，（七）國學基本叢書本，（八）明刊支那藏本，（九）雍正重刊龍藏本，（十）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⑧ 大唐西域記外國譯本很多，今舉其比較重要的如左：

1. S. Julien 的法譯本，譯名爲 *Mémoire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ux*。巴黎出版，二冊，第一冊一八五七年出版，卷首七十八頁，本文一至八卷，四百九十三頁，附中亞地圖；第二冊，一八五八年出版，九至十二卷，附古印度及中亞地圖，一卷首十九頁，本文五百七十六頁。

2. S. Deal 的英譯本，譯名爲 *Buddhist Record of the Western World*。一八八四年倫敦出版，二冊，爲 *Trubnar & Co.* 東方叢書 (*Oriental Series*) 的一部分，一九〇六年有新版。

3. T. W. West 的英譯本，譯名爲 *On Yuan Ching's Travels in India*。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倫敦出版，二冊。

此外又有 A. Cunningham 的印度古代地理 (*The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I. the Buddhist Period including the Campaigns of Alexander, and the Travels of Hwen-Tsang*) 一書，亦很值得參攷。該書於一八七一年出版於倫敦，卷首二十頁，本文五百九十頁，附圖十三。

⑨ 研究大唐西域記的專書，比較著名的有：

1. A. Stein: *The Desert Gossing of Hsian-Tsang*. (1919)

2. A. Stein: *Preliminary Report of a Journey in Chinese Turkestan* (1901)

3. *Ancient Khotan*. (1907)

4. *Ruins of Desert Oathay* (1912)

5. *Sorindia* (1921)

6. *Innerness Asia*. (1928)

7.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1933)

以上均爲英人斯坦因(A. Stein)所著。

8. V. Smith: The Itinerary of Yuan-Chwang.

9. Boulting: Four Pilgrims.

10. 高桑駒吉: 大唐西域記に記せる東南印度諸國の研究(大正十五年東京森江書店發行。)

此外,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叢書第一種,有大唐西域考異索引,其人名地名索引一部分,把 S. Beal, F. Water, 及 S. Julien 諸家譯本的譯名列表對照,極有助於研究者。

① 大唐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日本高楠順次郎博士英文譯本譯名爲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 (A. D. 671—695) by I-Tsing. 一八九六年(明治十九年) Oxford 版,卷首六十四頁,本文二百四十頁。

②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沙畹法譯本,譯名爲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qui alle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 一八九四年巴黎出版,卷首二十一頁,本文二百八十八頁。

③ 藤田豐八: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 1—31。

④ P. Pelliot: 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馮譯交廣印度兩道考,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分上下三卷,上卷陸道攷,下卷海道考,末附錄五: (一)買耽路陸路, (二)買耽路程海路, (三)安南府城至陽宜碑城路程, (四)柘東城至羊宜碑城路程, (五)安寧鎮至交趾老過路程。後三程,係轉錄自樊鍾所撰的變書。)

⑤ 變書十卷,唐樊鍾撰,新唐書藝文志二部史錄地理類有著錄,原本久佚,清乾隆年間從永樂大典錄出,版本有: (一)聚珍版本, (二)桐花館刊本, (三)許氏抱經堂稿本, (四)胡氏琳瑯室新印本, (五)漸西村舍叢書本, (六)雲南叢書本。

⑥ 見注三七附錄(三)(四)(五)。

⑦ 北戶雜錄三卷,唐段公路撰,新唐書藝文志二部史錄地理類有著錄,版本: (一)學海類

編本, (二)古今說海本, (三)格致叢書本, (四)續百川學海本(皆不全), (五)內府元刊本, (六)張目影印宋校本, (七)十萬卷樓叢書本, (八)湖北先正遺書本, (九)說鄂本(不分卷。)

⑧ 中續表錄異三卷,唐劉恂撰,新唐書藝文志二部史錄地理類有著錄,原本久佚,清乾隆年間從永樂大典錄出,版本: (一)聚珍版本, (二)說鄂本, (三)百川學海本, (四)說庫本, (五)唐人說書本, (六)守約齋叢書本。

⑨ 原藏: 波斯灣の東洋貿易港に就て, 載史林, 大正五年(東西交通史論叢所收)。
⑩ 續外代答十卷, 宋周去非撰, 宋史藝文志二部地理類, 直齋書錄解題地理類, 均有著錄, 原本久佚, 清乾隆年間從永樂大典錄出, 版本: (一)知不足齋叢書本, (二)筆記小說大觀本(第四輯)。

⑪ 諸蕃志二卷, 宋趙汝適撰, 宋史藝文志二部地理類, 通志藝文略四地理類, 均有著錄, 原本久佚, 清乾隆年間從永樂大典錄出, 版本: (一)學津討源本, (二)函海本, (三)別本, (四)廣州中山大學鉛印本, (五)馮承鈞校注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⑫ F. Hirth & W. W. Rockhill: Chan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諸蕃志) 1912 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 科學研究院出版, 伯希和有著蕃志譯註正誤(一九二二年通報四四六至四八一頁, 見馮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桑原鷲藏有ロルト及ロツクロハ共譯諸蕃志(史林大正五年)對於譯本補正頗多。

⑬ 程史十五卷, 附錄一卷, 宋岳珂撰, 宋史藝文志三部小說類有著錄, 版本: (一)龍威秘書本, (二)津逮秘書本, (三)學津討源本, (四)稗海本, (五)明成化間江浙刊本, (六)嘉靖間錢如京重刊本。

⑭ 津水可談三卷, 宋朱彥撰, 宋史藝文志三部小說類有著錄, 版本: (一)墨海金壺本, (二)守山閣本, (三)百川學海本, (四)稗海本, (五)寶顏堂藏本。

⑮ 島夷志略廣證一卷, 清沈曾植撰, 古學彙刊本。

⑯ 藤田豐八: 島夷志略校注, 載國學叢刊, 民國四年(雪堂叢刻所收)。

②③真臘風土記一卷，元周達觀撰。續文獻通考地理類有著錄。版本：(一)古今說海本。

(二)說庫本。(三)古今逸史本。

④真臘風土記法譯本(一) Abel Rémusat 譯本，譯名為 Description du Voyage de Cambode. 一八一九年巴黎出版。(二) P. Pelliot 譯本，譯名為 Mémoires Sur les coutumes du Cambodge. 載遠東法國學校校刊第二册 111 頁至 117 頁。(Bull. Ecole française Ext Orient, II. No 2, Avril 1902 pp. 123/177) 伯氏本，由馮承鈞譯載史地叢考續編(商務印書館出版)。

⑤⑥至元征緬錄一卷，不著撰人，守山閣叢書本。

⑦改正瀛涯勝覽版本之可攷的有下列八種：(一)張文僖公詩文集附刊本。(二)紀錄彙編本(作瀛涯勝覽集)。(三)寶顏堂秘笈本。(四)續說鄂本。(缺天方國一條，與他本異)。(五)廣百川學海本。(六)天下名山勝概記本。(七)圖書集成本。(八)國學圖書館傳鈔本(作瀛涯勝覽集)。

⑧⑨原本瀛涯勝覽版本之可攷的有：(一)紀錄彙編本。(二)國朝典故本。(三)勝朝遺事二編本。(四)三寶征彙集本(此本不知現藏何處)此外又有(一)鈔本(見濟生堂藏書目)。(二)百家家書本(全上)。(三)稗統續編本(見趙定宇書目)。(四)國朝徵信叢錄本(見齋生堂藏書目十一)。(五)吳方山手鈔本(見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六)馮承鈞校正本。(史地小叢書，民國廿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書係就各本互勘，文句有不同的，於原文下注出，使讀者得這一本，便可以窺見原書的真面目)。

⑩星槎勝覽四卷。(世善堂藏書目錄，謂即大西洋記一卷；國史經籍志三，也是闕藏書目三，絳雪樓書目一，均作一卷。)版本有：(一)紀錄彙編本。(二)古今說海本。(三)歷代小史本。(四)百家家書本。(五)稗統本(見趙定宇書目)。(六)舊鈔本(見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七)格致叢書本。(八)國學圖書館傳鈔本。(九)借月山房彙鈔本(後又易名澤古齋重鈔，種類較此本少)。(十)學海類編本。(十一)國朝典故本。

(十二)羅振玉影印天一閣本。(十三)廣州中山大學覆刻天一閣本。

⑪坪井九馬三，明古寫本星槎勝覽，就載史學雜誌，大正七年。

藤田豐八，大小葛蘭考——星槎勝覽的價值，載史學雜誌，大正三年。(南海篇所收)

⑫ P. Pelliot: Les Grand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ebut du

XVe Siecle. (馮譯鄭和西洋放，商務印書館出版)

W. F. Meyers: Chinese Explor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15th Century. (China Review Vol. 3—4 1874—1876)

W. P. Groeneveldt: 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 1879.

⑬向達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民國十八年四月，小說月報四七至六四頁)。

⑭西洋朝貢典錄三卷，黃省曾撰。(千頃堂目八作二卷，國史經籍志作一卷)讀書敏求記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均有著錄。版本：(一)鈔本。(二)別下齋叢書本。(三)借月山房彙鈔本(中有缺文)。(四)指海本。(五)粵雅堂叢書本。

⑮東西洋考十二卷，張燮撰。福建藝文志三十三，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戊戌集，均有著錄。版本：(一)明萬曆刊本(有「汪魚亭藏閱書」印)。(二)四庫全書本。(三)惜陰軒叢書本。(四)國學基本叢書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⑯海語三卷，黃衷撰。(也是闕藏書目三，絳雪樓書目一均作一卷，天一閣書目卷末作二卷)邵亭見知傳本書目有著錄。版本：(一)鈔本。(二)寶顏堂秘笈本。(三)四庫全書本。(四)道光間吳蘭修刊本。(五)學津討原本。(六)續南遺書本。(七)紛欣閣叢書本。

⑰海國聞見錄二卷，陳鼎撰。四庫總目，邵亭見知傳本書目均有著錄。版本：(一)藝海珠塵本。(二)昭代叢書本。

⑱海錄三卷，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版本：(一)海外番夷錄本。(二)海山仙館叢書本。(三)舟車所至本。(四)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此本刪節頗多)。(五)馮承鈞校注本(史地小叢書，商務印書館出版)。

法蘭西的演義詩

李健吾

起源 羅朗歌的作者或者「說話人」再三叫聽衆注意故事的真實，舉出「古代的史乘」作證。經過近代學者的縝密檢討，羅朗歌的事實幾乎有十分之九屬於他的謊話，在歷史上留下痕迹的頂多也就是十分之一。巴芮以爲是熱情歪扭了現實，歪扭是不可避免的。最初有事實做根據，如荆之谷之役見於查理本紀，雖說寥寥數語，的確由歷史蛻變而成。這也就是爲什麼，像羅朗歌這樣的作品，詩人很早就稱之爲 *chansons de geste*。「拉丁字」皆司塔』(gesta) 的意思是「行動」到了後來，借做若干歷史著述的題目，例如 *Gesta Francorum* 猶如許多其他字，這個中性多數的字變成一個陰性單數，「皆司特」這個字就有了「歷史」的意義。「巴芮緊接着就下定義：「所以一首 *chanson de geste* 正當來看，是一首歌，拿歷史上的事實做主旨。」屬於全社會，從民間來，歪扭不可避免，雖說含有歷史的成分，我們不願意把 *chanson de geste* 譯做「史詩」，也不願意汎汎地譯做「敘事詩」，也不願意譯做「功績詩」，因爲我們回頭就可以看出，有些事蹟雖說轟轟烈烈，例如辣誤·德·岡布賴(*Raoul de Cambrai*) 的生平，並不就是「功績」。我們採用一個通俗的名詞：演義詩。

在薩克遜歌(*Chanson de Saisnes*) 的開篇，作者包代勒(*Jean Bodel*) 把當時的敘事詩就材料分做三類：

法蘭西，布洛達涅和偉大的羅馬。

關於後兩者的製作，我們歸入傳奇詩；我們這裏的演義詩，屬於法蘭西，一般學者提高牠們的地位，用「國家的史詩」(*l'épopée nationale*) 來代替。解釋「國家的史詩」，巴芮以爲牠是日耳曼民族征服高盧之後新社會的自生產物，最初沒有文人參預。牠是國家稟賦的最直接最自然的創造，具有一種共同的特徵，表現全國家的情感和理想，作者沒有特殊的存在，風格因而缺乏個性，猶如一般人所謂「國家的風格」。一切

是國家的，至少是貴族或者戰爭的階級的，這裏的主旨和形式全是自己的，不是借來的。「國家的史詩」的生命可以分做三期：第一期和歷史的事蹟同代，採用簡短的抒情的頌歌(cantilènes)的形式，談到戰爭，勝敗，英蹟與奇勳，不敘述，僅僅表揚。因為和事實同時，人人目覩耳聞，用不着詳細的敘述。在這短歌裏面，猶如詩經的大明，六月或者采芑，一方面是熱情，歡悅，讚美或者傷悼，一方面是事實，簡括，偶有對話，偶有敘寫，不相連續。日子漸漸久遠，這種短歌失掉興趣，甚至於失掉意義，孑然而立，不復為後人所瞭解，於是「說話人」把牠們連綴起來，用一個中心觀念把牠們貫穿在一起，成為我們看到的史詩，自自然然就到了第二期。第一期假定從七世紀開始醞釀，第二期就在紛亂的十世紀有了眉目，到了十二世紀後半，史詩的頹廢期光臨了，真正的民族的作品中止製作。熱情主有第一期的頌歌，誠懇主有第二期的史詩，幻想繼而侵入牠的範圍。頌歌僅有的遺留，是聖·法龍歌(Cantilène de Saint Faron)或者更正確些，克勞泰耳饒(Chant de Clotaire)，保存在八六九年伊德蓋爾(Hildegair)的聖·法龍傳(Vita Sancti Faronis)。聖·法龍是七世紀人，冒Meaux的主教，差不多在兩世紀以後，伊德蓋爾給他作傳，說他在克勞泰耳二世的宮庭，正當薩克遜人叛變，使臣說了一些無禮的話。克勞泰耳要把他們殺掉，法龍勸他緩在第二天行刑。法龍當夜勸導使臣皈依基督教，免掉受刑的厄難。聽說他們已經領了洗，成為基督的信徒，克勞泰耳饒掉他們一死，但是，隨後率兵征討薩克遜人，大勝而歸。勝利給他在民間引起了謳歌，婦人拍着手，拉成圓圈，在一起唱着：

我們歌唱克勞泰耳，法蘭克王，

他去和薩克遜人打仗，

薩克遜使臣受多大的苦難，

萬一沒有布爾高涅的名人法龍！

把短歌當做史詩的前身，因而把法蘭西的演義詩看做民間的「自生產物」，仗着巴芮的工作趨於擬定，實際來自德意志，老早就在法蘭西流行。一七七八年，德意志狂飈運動的先驅海爾德(Herder)刊行他編纂的民歌集(die Stimmen der Völker)，以為詩歌稟賦一個國家的意識的力量，由民間自然而然生長，不經摸索，不費力氣，一下子就像神蹟一樣出現，無名，集體，沒有個性。史詩就由民歌形成，奧西昂(Ossian)是最好的說明。他一點不知道奧西昂是一首贗製的史詩。這種浪漫的解釋幾乎影響到全部十九世紀的學者的工作。一七九五年，吳勒夫(Wolf)發表他著名的荷馬論(Prolegomena ad Homerum)，以為伊里亞德(Iliade)和奧笛塞是由不同的年代的斷章零篇集合而成。一八一六

年，拉訶曼 (Lachmann) 發表關於尼布隆金 (Nibelungen) 的論著，採用同一的解釋。最後出來格林兄弟 (Grimm) 說明民間故事，以為史詩原始的形式就是短歌，最初的傳統是口授，其後才由文字寫定，留給後人。這是「自然詩」(naturpoesie)，民族的靈魂全部在這裏呈現，人直接創造史詩，並不假手任何具有個性的詩人。「我不能夠想像人世會有一個荷馬，或者尼布隆金會有一位作者。」

法蘭西演義詩的起源也就是一般史詩的起源。直接屬於人民，最初的形式是短歌。但是，牠的形式和主旨，真是所謂「國家的」嗎？德意志一位詩人烏蘭德 (Uhland) 研究詩歌的源流，用一句話點定演義詩道：「法蘭西史詩，是羅馬其形，日耳曼其神。」這就是說，法蘭西人原來是法蘭克人，法蘭克人在沒有接受羅馬文化以前，應當歸入日耳曼民族。德意志是日耳曼的直系後裔，所以，和浪漫主義一同起來的國家思想，不免要盡量把日耳曼誇大，因為這等於把德意志的文化地位提高。我們曉得，有人不把德意志看做尼布隆金的來源，把西特人 (Scythians) 看做牠的來源，傷了傑考布·格林 (Jacob Grimm) 的國家的驕傲，引起他的抗議：「要是有人懷疑我們史詩的來源，我承認我不肯一下子就放棄這耳目濡染的土地，我們鍾愛的萊茵河的兩岸。要是我不得不接受西特來源，就像我必須放棄我的宗教去接受另一個更老的宗教，我要同樣為之痛心。」學者的考據最後成爲一種種族的爭執。一位德意志教授在一九零五年肯定道：「沒有德意志的傳說和史詩，法蘭西史詩的產生是不可想像的事體。」我們很難給日耳曼人和法蘭克人分界，假如可能的話，依照「羅馬其形」這句話，羅馬語言代日耳曼語言而取之的那一天可以做爲法蘭克人告別日耳曼人的期限。巴苳在早年是傾向於日耳曼論的，以爲日耳曼人帶着他們的抒情詩和史詩來到高盧，抒情詩隨着語言一同自然消滅，只有史詩不會完全散失，有些成分重新在法蘭西史詩露面。查理曼讓人編纂的法蘭克人的詩歌雖說不幸失傳，歷史家敘述麥洛外朝的王公往往卻有史詩的性恪。演義詩應當從麥洛外朝開始，十二世紀的福鹿網 (Fluovent) 是一個有力的說明。經過若干世紀的修改，十二世紀的福鹿網 (原來的意思是克勞維斯 (Clotvis) 或者 Chlodovech 的後裔) 成了克勞維斯的太子，因爲割掉一位大貴人的鬚鬚，被父王逐放在外，和世仇薩克遜人作戰，幫父王奪回一部分土地，給自己爭來一位美人。一位太子放逐出去再回來，是一種日耳曼主題，經過法蘭克傳說，來到法蘭西史詩，同樣有許多主題。人物，尤其是性格，大多也是從日耳曼借來的。例如莎士比亞的幻麗的夏夜夢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有一位神仙叫做奧拜龍 (Oberon) 在尼布隆金裏面看到，在十三世紀初葉的徐翁·德·包爾斗 (Huon de Bordeaux) 裏面也看到。奧拜龍或者如尼布隆金裏面的拼法，阿勒拜苳實 (Alberich) 或者阿勒拜龍 (Alberon) 是一個矮子，住在一座森林裏面，是愷撒和仙女毛格 (Morgue) 的兒子。

和夏天的太陽一樣美。

拿着弓箭，專門在人間扶善鋤惡。假如再找一個證據，說明演義詩的來源，學者只好重新回到聖·法龍歌。

回到聖·法龍歌，出來一位意大利學者辣伊納 (Pio Rajna)，另外給演義詩尋找了一個形式。反對短歌是牠們最早的形式，一八八四年，在法蘭西史詩的來源 (Origini dell' epopea francese) 裏面，辣伊納主張七世紀根本就無所謂短歌，有的只是已經完成的長詩，已經就是演義詩，並非什麼頌歌或者「歷史抒情歌」(chants lyrico-épiques)。聖·法龍歌不是一首短歌，是一首長詩的一節。分析辣伊納的學說，巴芮以為這僅僅可以用在後人改編的製作，然而不能夠用在直接從事實出來的史詩。緊隨着事實的發生，詩人自然而用不着敘述。「相反，誰看不見在這裏主有的應當是抒情的成分，勝利的驕傲，戰敗的痛苦，英雄的讚美，死者的悼惜，復仇或者一個更大的成就的希望？可是我們的演義詩一點沒有這種性質：牠們是些詳而又細的敘述，抒情的成分（在德意志的史詩更其顯著）差不多全然不見。」時間久了，情感低落，事實的鋪衍成爲一種需要。這不是一隻蝴蝶生出另一隻蝴蝶；依照巴芮，「歷史抒情歌」猶如蟲之於蛹，蛻變而爲蝴蝶似的演義詩。

然而就在一九〇一年，沿襲浪漫學說的日耳曼來源論的巴芮，開始提出異議：「假如德意志和法蘭西史詩有若干點相同，牠們在精神和內容上大致是全然獨立的。」另一位法蘭西學者，愛國不下於德意志學者，以為巴芮應當把「大致」兩個字從這句話刪去，才叫符合真實。一九〇八年，拜笛耶開始印行他的巨著史詩的傳說 (Les Légendes épiques)，站在現實的立場，根據精密的考證，從頭到尾推翻前人的假定，不給日耳曼論留下絲毫的餘地。形式是短歌也好，是長篇也好，從日耳曼來也好，從事實的本身來也好，根本全和法蘭西演義詩的產生沒有關聯。「演義詩僅僅到了十一世紀才出世，和牠們溯寫的事變隔着一個長遠的距離。」聖·法龍歌不足爲憑，因爲聖·法龍傳出自伊德蓋耳的虛構，材料採取法蘭克史書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沒有力量證明短歌由事變產生，本身就是演義詩的前身。至於主題和人物，學者大都以爲來自日耳曼，例如太子放逐出去再回來，拜笛耶不禁問道：希臘神話裏面的派爾塞 (Perseus)，舊約裏面的大衛，同樣放逐出去再回來，難道全是日耳曼人嗎？假如法蘭克人從日耳曼帶來他們祖先的詩歌，最好由日耳曼學者去研究，但是牠們和十一世紀的演義詩並不相涉。演義詩裏面的英雄，如羅朗，如奧吉耶，如威廉 (Guillaume)，甚至於查理曼，在十一世紀以前，沒有一位有羅馬語言來謳歌：介乎麥洛外朝的日耳曼詩和法蘭西最古的演義，足有三四百年在中間隔斷，有誰能夠拿出任何真實據來填補這道鴻溝？

屬於真正的歷史的人物的，在現存的演義詩裏面，拜笛耶歸納出來五十五位十一世紀以前的英雄。最早的要算五世紀的克勞維斯，末一

個是紀元九九六年去世的徐格·喀拜，從什麼地方演義詩的作者或者「說話人」曉得他們的存在，借來他們的名姓，做爲故事的英雄，從不斷的史詩的傳統？還是從拉丁文字的史乘？能夠讀拉丁，一定受過相當的教育，「說話人」不夠資格，夠資格的應當是教士。假如有詩歌從事變發生的年代，一直口傳下來，爲什麼演義詩裏面的英雄十九不和歷史的人物相符？不唯性格不符，就是事蹟也是無中生有。演義詩裏面的克勞維斯是一個回教徒，後來改奉基督教，查理曼的寶劍喜悅 (Joyeuse) 是他的遺物，在福鹿網裏，而他爲敵人圍，因敵人是波斯人 (Persis) 和亞拉伯人 (Arabia)。「說話人」似乎忘掉他是日耳曼人，根本也不知道他一生在和些什麼人作戰。查理曼是中世紀最偉大的人物，很少幾部演義詩不碰到他，和十一世紀相距不算太遠，似乎應當確切了。但是，僅僅根據我們已經看過的羅朗歌，我們就明白「說話人」對於他的知識不僅是淺妄而已。北方的薩克遜人是他一生的大患，征戰了足有三四十次，西班牙的回教人他只遠征過一次，僅僅三個月，無功而返，演義詩卻把他的強敵全部變成信奉回教的薩辣散。法蘭西的帝王不戰則已，如戰必是攻打回教人。他們的將官不戰則已，如戰必是和回教人交鋒。羅朗和他的後衛兩萬戰士是殉教而死的；威廉一家人，從祖先到子孫，把采邑安插在回教人的土地，永遠以保衛和擴張基督教的信仰爲職志。是什麼歪扭了他們的面目，是什麼把他們一律變成基督教的戰士？這裏是巴茵所謂的「熱情」，然而不是歷史上的熱情。活在「說話人」和他的聽衆的心裏的，不是遙遠的歷史，而是目前的事實：他們活在十一世紀與十二世紀的十字遠征的熱情裏面。

我們不能夠從演義詩裏面尋求歷史的真面目，同時我們也不能夠否認牠們的作者具有一知半解的歷史的知識。他們從什麼地方得到他們的材料，在什麼地方培育牠們的成長？拜笛耶給了我們一個新答案。演義詩的發祥地猶如宗教詩，是基督教的禮拜所在，換句話說，教堂。我們的「說話人」要想知道克勞維斯嗎？不用到遠地方去，就在市集的中心地點：在蘭司 (Rims) 的大禮拜堂的大門上面，望着七尊石像，一尊就是克勞維斯。在穆窪薩克 (Moissac) 的寺院，僧侶把他當做創建人禮拜。他的陵寢就在巴黎的女聖·日勒維耶芙 (Sainte-Geneviève) 教堂。同樣是查理曼，威廉和演義詩裏面其他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拜笛耶舉出了五十來座教堂，有二十八座埋放着他們的棺槨，此外也全充滿了紀念他們的事物。爲了宣揚聖道，教士沿用了聖傳的體製來寫另一種殉教者英雄。爲了表揚遺蹟，增加教堂或者寺院的名聲，他們把傳說當做事實來寫，甚至於不惜製造虛偽的歷史的文件。傳說有時候活在森林裏面，峯巒之間，洞穴裏面，古老的建築裏面。把這些地點一一在地圖上畫出之後，所謂瑣碎零亂者，立刻有了歸宿，拜笛耶告訴我們，牠們大都鄰近一些奔往最著名的聖地的道路。有的道路通到西班牙，終點是孔包司泰勒 (Compostelle) 的聖·雅克 (Saint Jacques) 教堂；有的通到意大利，終點是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有的通到德意志，把高

勞涅 (Cologne) 的聖·彼得禮拜堂當做終點。過了這些終點，「說話人」似乎就一無所知。在法蘭西境內的聖·帶尼 (Saint-Denis) 寺院要人知道牠寶藏的荊冠，編了一套查理曼參拜耶路撒冷的野語村話；克呂尼 (Cluny) 寺院三番四次推動西班牙的十字遠征，改變了查理曼戰爭的性質；皆勞勒 (Gellone) 寺院和不遠的阿尼亞勒 (Aniane) 寺院爭風喫醋，擴大了威廉的使命和傳說。爲什麼教士要這樣不安分一句話招攬香客。或者說偉大些：要香客從事於他們切望的神聖戰爭。市集是他們生財有道的另一個方法。有些教堂，甘冒不韙，和流浪爲生的「說話人」互相其手。教士拿書本上的材料供給他們用，甚至於他們自己寫好了給他們用。從此我們有了演義詩；牠們在十一世紀出現，也不像浪漫學說所解釋，完全屬於「自然詩」。

學者，尤其是史學家，不否認拜笛耶提供的堅強的物證，並不完全接受他的理論。拜笛耶以爲羅朗歌是在朝拜孔包司泰勒的聖·雅克教堂的道路產生；奇怪的是，在羅朗歌裏，作者提到聖·米曠勒，聖·喀布芮耶勒 (Saint Gabriel)，甚至於聖·吉勒 (Saint Gilles le Baron)，然而絕口不談聖·雅克。而且荊之谷，羅朗戰死所在，不是經常香客採取的道路。他們走一條比較平易的山路，穿過卑賴乃的西端，前往查理曼焚掠的旁浦呂。羅朗歌，猶如威廉歌 (Chanson de Guillaume)，兩首比較最古的演義詩，全沒有提起進香的道路和寺院。所以，演義詩不全如拜笛耶所云，是寺院或者教堂的製作。牠們也不見其就忽然出現：在英格蘭帝王紀 (Histoire des rois d'Angleterre) 裏面，馬勒穆斯玻芮 (William de Malmesbury) 敘述一〇六六年征服者威廉的軍隊有一個「說話人」在哈司丁司 (Hastings) 之役的前夕，歌唱羅朗歌，激勵士氣。在魯傳奇 (Roman de Rou) 裏面，作者舉出「說話人」的名姓：

達耶佛，真會唱歌，

騎着一匹快馬，

在公爵前面歌唱

查理曼和羅朗，

奧李維耶和那些騎士，

在荊之谷戰死。

假如達耶佛歌唱的就是演義詩，那麼最古的羅朗歌不就是牛津的稿本。假如他歌唱的是一種短歌，巴芮的主張就有了根據。史學家勞 (Farr-

dimand Lot) 指出，在喀勒河(Garonne)上游，聖·白(Saint-Pe)教堂在一〇九六年舉行慶典，有兩位兄弟簽名，一個叫做羅朗，一個叫做與李維耶。不用說，數十年前，他們產生下來，父親從演義詩選了兩個成名的英雄來給他們命名。另外一個有趣的事實，就是荆之谷這個地名，不見於史乘，完全憑藉傳說保留下來。什麼能夠讓人民牢牢記住荆之谷之役？不是宗教，而是歷史，戰爭本身。查理曼的史官把後衛的覆沒諱做小事，輕描淡寫過去，實際就是這場損失（慘敗）勾起人民的流動的想像。在演義詩出現以前，或許就有輓歌，頌歌，任何抒情的體製存在。

我們彷彿兜了一個圈子。假如我們來讀威廉歌，我們會發見自己重新站在日耳曼來源論前面：

但是威廉大人有一個「說話人」

在全法蘭西沒有這樣好的歌人，

在戰場也沒有更勇敢的戰士，

能夠演唱英武的事蹟，

克勞維斯，第一位皇帝……

在甜蜜的法蘭西相信我主上帝，

還有騎士福鹿網，他的兒子，

把榮譽留給甜蜜的法蘭西，

在所有威武的帝王之中，

直到矮子騎士白班 (Pepin)……

在這首十一世紀初葉的演義詩裏面，「說話人」的行囊似乎就有了關於法蘭克帝王的「唱本」。日耳曼來源和短歌形式全有可能存在。但是拜笛耶的宗教的解釋因此就可以駁倒嗎？我們不妨來讀一首十三世紀末葉的演義詩：

因為這是星期五，我就想起

到聖·帶尼去呼籲上帝。

一位叫做薩法芮 (Savari) 的有禮貌的僧人，

我得感謝上帝，他和我相好，

拿故事書給我，我在這裏看見

拜爾特的故事，也看見白班的故事，

還有白班怎麼樣打獅子。

在這首大脚拜爾特 (*Berthe aux grands pieds*) 的開篇，「說話人」有意把自己的身價擡高，謊話不免連篇，但是，聖·帶尼寺院和僧人的影響，無論如何是顯然的。當着這些似乎矛盾而又錯綜的事實，我們選擇那一個學說來說明演義詩的起源呢？一種單純的看法是冒險的。說不定就在這些交錯的影響之下，歷史和神話揉在一起，宗教和種族揉在一起，文人和民間攜手，教士和「說話人」同流，演義詩有如雨後春筍，冒出法蘭西的溫潤的地面。

分類 我們如今看得見的演義詩，數目在一百部左右，在中世紀當時，顯然是不可勝計。最短的例如查理曼進香 (*Le Pelerinage de Charlemagne*)，只有八百七十行；尼穆的貨車 (*Le Charroi de Nîmes*) 一千四百五十行；奧朗吉的攻取 (*La Prise d'Orange*) 一千八百八十八行。後來越扯越長，兩萬行的「唱本」不算怎麼希奇。每行大都十音，例如羅朗歌，平常每行總在第四音稍稍停頓一下，偶而也有在第六音稍稍停頓一下的。每行八音的比較少有，例如高孟和伊桑巴 (*Gormont et Isembart*)，十二音的例如查理曼進香，專名是「亞力山大詩行」 (*Vers alexandrin*)，由亞力山大傳奇 (*Roman d'Alexandre*) 得到名字，但是亞力山大傳奇實際是在查理曼進香之後問世。演義詩分成若干節 (*laisces*)，每節換韻，行數沒有一定，早期用母音韻，後來有地位的詩人漸漸出而代替「說話人」，改用全韻，和演義詩真正的氣質也就越發離得遠了。等到演義詩由演唱變成讀，由耳朵移到眼睛的享受，甚至於由詩遞變而為散文，演義詩根本就可以說是不復存在了。

爲了便利記憶和演唱起見，「說話人」根據經驗給「唱本」理出一條頭緒。拜爾唐·德·巴爾·徐爾·歐布 (*Bertrand de Bar-sur-Aube*) 一位教士詩人，在他的吉辣·德·維耶勒 (*Girard de Vienne*) 的開篇，把龐雜的演義詩歸成三組：

在富足的法蘭西，「皆司特」只有三個。

最高貴的是法蘭西的國王，

另一個緊跟着，講出來也不差，

是銀白鬚鬚的都恩 (*Doon*)……

第三個「皆司特」應當爲人看重，

「皆司特」在這裏和「組」或者「類」(cycle) 的用法相近。牠的出發點是「血統」(ignage) 的尊重。國王是查理曼，都恩是都恩·德·馬楊司 (Doon de Mayence)，他們和喀樂·德·孟格拉勒，依照都恩·德·馬楊司的「說話人」在一日之內同時降生，當天狂風暴雨，雷鳴電掣，把三家門外的地面擊成一道溝，長出一株樹，象徵繁茂的後裔。這三大家族，相克相成，雖說沒有能夠把全部的演義詩吸收進來，也差不多佔去最大的部分。

國王組 聲勢浩大的是國王組，然而好笑的是國王隨時出面，不是主要的人物。查理曼是一種方便，一種存在，一種象徵，很少是一個有性格的活人。他的父王和他的太子，並不比他高明，也是一種傀儡。握有政治軍事的大權，查理曼高高在上，臣下早已把他尊做「教會的領導和光榮」。他是他們的大衛。他以基督教的保護人自許，給教皇賴翁 (Léon) 三世寫信，表白他的職責：「我們的工作是，藉着上帝的援助，用武力保護基督的神聖教會，在任何地點抵禦邪教徒和叛徒的侵入。」他是基督教一位辛勞的救主，創設寺院，大量捐捨，教士念念不忘他的功德。臨到十一世紀末葉，鼓舞教民從事於十字遠征，提醒喀拜朝的旁觀自保的國王，教會不斷把他捧出來：「虔誠的查理不害怕為祖國而死，為教會而死，所以他巡幸全地球。他看見反抗上帝的叛徒，他就加以鞭撻；他不能夠用語言勸導的人們，他拿鐵來讓他們信奉我主。」在演義詩裏面，他帶領他的十二員虎將，東征西討，正如耶穌攜同十二位門徒，南北佈道。在查理曼進香裏面，他率領扈從來到耶路撒冷大廟，詩人特意點出耶穌和門徒在正殿的十三個座位，耶穌的座位在中央：

看見這個座位，從一旁攏近，

皇帝坐在上面，休息了一刻，

十二員虎將坐着此外的位子，在四周和兩旁。

以前和以後，全沒有人在這裏坐過……

這樣一位無可比擬的歷史人物，到了「說話人」的筆底下，保持地位的崇高，滑出故事的中心。在羅朗歌裏面，查理曼已然露出老態，在勒漏·德·孟斗邦 (Renand de Montanban) 裏面，或者在丹麥人奧吉耶 (La Chevalerie Ogier de Danemarche) 裏面，查理曼象徵專制暴君；在徐翁·德·包爾斗裏面，他打發徐翁到巴比倫的宮庭去割下第一個遇見的異教徒的首級，顯然是無理取鬧。利用他的長壽（二百歲）

「說話人」這裏派他打七年仗，那裏打七年仗，在薩克遜歌裏面，修橋也叫他足足監工七年！在這任何一個七年之中，他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位有宮庭或者營寨的皇帝，故事在宮庭或者營寨發生，需要他的時候，他出面料理料理而已。

查理曼進香 沒有幾首演義詩完全用他做中心，比較說得上的也就是查理曼進香。演義詩有五首通常看做最古：一首是羅朗歌，一首是威廉歌，一首是高孟和伊桑巴，一首是路易加冕（*Couronnement de Louis*），還有一首就是查理曼進香。巴芮把牠一〇六〇年左右的作品，至遲也要在十字遠征以前問世，因為查理曼和他的騎士在這裏以香客的身分出現，充滿了和平的氣氛。但是，和羅朗歌遭到同一的命運，拜笛證明牠是十二世紀初葉的製作。牠不能夠早過一一〇九年，因為這是聖·帶尼寺院的廟會（*Lendit*）開始的一年。就在這一年，巴黎聖母院發起耶穌遺物（十字架一塊斷木）的瞻禮遊行，聖·帶尼寺院因為遊行的終點就在左近，決定參加慶典，公開陳覽耶穌殉難的荊冠和一枚十字架的釘子。各色人物來參加這空前的盛會，一連好幾天，男女老少禮拜完了聖事，有的辦貨，有的尋樂；這些巴黎人，大都是中產市民，虔誠而又欣快，傲然自得，擅長嘲弄，是「說話人」爭取的對象，因而大有影響於「說話人」的製作。一方面是僧侶，宣揚聖事，給寺院增多香客，一方面是香客，中產出身，要的是娛樂；站在二者之間，接受雙方的影響，「說話人」半虛半實地構製聖事的來歷：他不是一個藝術家，他不知道怎樣調和這兩種矛盾的成分，讚美和嘲弄。但是他盡了他所有的力量，卻是真的。在他設法彌補這種矛盾而不可得的時候，他活活表現他是一個巴黎人，或者說這些，一個高盧人。我們開始在這首最古的演義詩裏面嗅到真正的法蘭西人的氣質——貴族文學的材料第一次落到中產階級的手邊。

僅僅朝拜，缺乏戲劇性，引不起聽衆的熱心的。「說話人」明白這種道理，他在查理曼進香之外給他編造了一個不倫不類的故事：我們前面看過一個小故事，一位皇帝因為自大自尊受到上帝的懲罰，同樣是查理曼，以為除他之外天下沒有第二個人物，然而因為是教會的衛士，上帝不唯不懲罰，反而成全了他的過失。是什麼作祟，改變了民間流行的傳說？法蘭西人的優越感幫「說話人」打圓場。查理曼有兩次簡直不像皇帝的作爲：一次是他問皇后：

「夫人，你看見天底下有人

佩劍戴冕像我一樣好嗎？」

皇后不幸說了一句有皇帝勃然大怒，要砍掉她的頭。他暫時饒下她的性命，到君士坦丁堡去尋找另一位皇帝，是否當真比他還要威武。第二次

是他不幸在君士旦丁堡的宮庭喝醉了酒，和他十二員虎將睡在同一寢宮，興奮之下，他鼓舞自己和將官「吹牛」(cahar)。他們忘記自己是上賓，個個全拿主人來墊底。「說話人」似乎並不感到皇帝有失公平和尊嚴，前者是他進香的來由，一種不純潔的動機，後者是他致勝的來由，另一種不體面的原因。我們奇怪「說話人」的用意是什麼。他的主題是進香，是聖·帶尼寺院的聖事的來歷，可是他彈唱的情緒，在虔誠之外，卻是妬忌；不要居人之下。更有趣的是，當着他中產階級的聽衆，他並不把財富當做一個高貴的特徵。我們這位流浪人是看不起財富的；君士旦丁堡的皇帝的財寶算不了什麼，說話人一開始就借查理曼的皇后點破：

「她說，皇帝，你不要生氣；

他多的也就是財寶，金子和銀錢，

可是他不要勇猛，也不是好騎士，

到戰場打仗，追趕異教人。」

當着近東的富麗，查理曼和他的騎士未免失色。臨睡的時候，他們交換感想道：「看呀多美！」「宮殿多堂皇！」「財寶有多少！」他們恨不得查理曼把近東買下來；或者用武力征服下來。於是查理曼不願意再聽這些無聊的羨慕，提議大家來「吹牛」。帶着妬忌的下意識作用，他們輪流侮辱——在精神上——他們闊綽的居停一番。藏在空心柱子裏面的奸細——據實報告給地主。地主選了三樣「牛」叫他們實行；無以應命。查理曼祈求上帝幫助。上帝果真就叫奧李維耶（他的「牛」最荒唐，最無禮）實現了他的「牛」，奸污了公主，叫威廉打倒了一堵牆，叫拜納（Bernard）拿水淹了全城。勝利的不是財富，是信仰和騎士精神。可是，有誰能夠解釋我們這位「說話人」的用意嗎？為什麼他要這樣荒唐，胡鬧，這樣尋開心，這樣虔誠而又粗野？為什麼他要把滑稽和英武拼湊在一起？為什麼他要揉混他的主題，叫我們後人無所適從？一句話：我們不敢說懂。

在「說話人」的三個「皆司特」裏面，國王組的國王幾乎永遠是查理曼一個人，他吸收了同名的祖和孫，凡是不同名的帝王，他留下絕小的機緣發展。查理曼的壽命是久長的，他的將官老了，退隱了，死了，將官的子子孫孫由他封為騎士，也都建功立業，老了，退隱了，死了，他還活着。直到路易加冕，我們這才遇見他衰了（他似乎很早就老了；他的鬍鬚自來就是白的），把太子交給威廉，自己過不了兩年死掉。但是，到了另外兩個「皆司特」，「說話人」改變方針，不得不改變方針，給正面的英雄添上一堂祖孫和親族。假如我們來看一下中國的演義小說，從「征

東」到「征西」從「大演義」到「小演義」薛仁貴是一族，徐慶是一族，然而皇帝仍是唐太宗，主公仍是包文正，我們就不會奇怪法蘭西的「說話人」爲什麼這樣不盡情理。查理曼好比希臘的大神宙斯，是友人有時候也是敵人。軟弱，專橫，勇敢，遲疑，狂暴，虔誠，愛惜英才，然而蠻不講理，動輒殺人。臨到他兒子路易，「說話人」老實不客氣剝掉他美德的華飾，赤裸裸露出一個荏弱然而專制的存在。他們是力量，而他們的臣子又是一種力量：他們合起來就形成一種絕大的力量，永遠摧毀基督教的仇敵；否則，分開了，君臣彼此衝突，一樣激起綺麗的火花。

都恩組 於是我們到了第二組，英雄屬於一羣反叛的諸侯，然而可歌可泣，和國王一樣爲人同情。時代活在這裏，我們看見封建制度在崩潰之中最殘酷的色相。一方面是條例，是君臣之間的信約，一方面是驕傲，是個人主義的氾濫。查理曼要求絕對服從，衆英雄要求公平處理；然而無論君臣，容易發怒，對於自己懷着十足的信心，全是個人主義者。用內戰做對象的演義詩，最古的「唱本」現在要算高孟和伊桑巴，哈芮屋夫（Harulf）在他的聖·芮基耶寺院紀（Chronique de l'abbaye de Saint-Riquier）（一〇八八年脫稿，一一〇四年重修）曾經提起；我們如今看到的「唱本」並不完全，只有六百六十一行，巴芮以爲是重訂本，成於羅朗歌之後，約當十二世紀初葉。吉辣·德·盧席永屬於南方語言，成於一一五〇年和一一八〇年之間。勒漏·德·孟斗邦，十二世紀末葉的作品，後來經人重寫，改用艾孟四子（Quatre Fils Aymon）做名稱。無遠弗屆，一種通俗的氣質一直讓牠活到現在。另外一部值得一提的，是十三世紀初葉的丹麥人與吉耶，作者是巴黎人，名字叫做欒拜爾（Rainbert）。像這一類的演義詩，我們可以用反叛來稱呼。國王在這裏是一個有血性的常人和他稱兵作亂的諸侯同樣急於報復。另一類的演義詩，國王好似小兒，諸侯目無天子，自相殘殺。十二世紀末葉的辣誤·德·岡布賴稱得起其中的傑作。勒漏和奧吉耶是表兄弟，吉辣是勒漏的叔伯，艾孟·德·道爾道勒（Aymon de Dordone）是勒漏的父親，勒漏的祖父是都恩·德·馬楊司（Doon de Mayence）而所有的反叛遠近全可以勉強算做他的後裔；所以「說話人」便用「都恩」來命名第二組。

高孟和伊桑巴演唱的是一段歷史上的戰爭。紀元八八〇年十二月，腦爾芒底人來在法蘭西西北一帶濱海的地方騷擾。第二年八月三日，路易三世在搜沽（Saucourt）打敗了他們。「說話人」把戰爭具體化了，然而有多少是事實，有多少是創造，學者沒有方法得到一個結論。在我們的殘本裏面，高孟是愛爾蘭一個回教國王（回教從來沒有到過愛爾蘭）；伊桑巴是法蘭西一個叫做拜爾納（Bernard）的貴族的兒子，來到高孟的宮庭做將官；因爲他去掉他的基督教信仰，人家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做「馬喀芮」（Margari，希臘字，意思是破誓者）。由於他的德意，回教國王帶兵侵入彭地歐（Pontieu），燒掉聖·芮基耶寺院。殘本一開始就把我們帶進了戰爭，高孟騎着馬，站在山頭旗幟旁邊，等候

法蘭西的戰士廝殺他殺死一個對手，「說話人」緊跟着就在這一節後面添上四行疊句：

他殺死了那好將官，

把馬趕到後面；

然後把旗子向前移，

再拿過一個盾牌。

路易的寵臣徐貢（Hugon）最後也死在他的刀下。路易在戰場成了英雄，親自出馬和他比併。他一棒把高孟打成兩截，力氣用大了，內部震傷，自己活了三十天也就死掉。伊桑巴聚起敗兵，苦苦撐持了四天。路易一邊作戰，一邊把高孟和徐貢的屍身收在營帳裏面停着。伊桑巴的父親是路易的將官，親自出來和他交鋒。伊桑巴戳破父親的鎧甲，把他從馬上挑下來，沒有傷着他的膚肉；他不曉得對方是父親，因為有盔甲遮住。但是，軍心渙散，伊桑巴攔阻不住士兵逃亡。

就像鹿在草野奔逃，

愛爾蘭人往前奔逃；

追趕的有法蘭西人，

國王路易和他的伴侶。

伊桑巴自己在三叉路口受了傷，覺得自己要死，他哀求聖母聖子饒恕他的過失，然後臉向東，坐在一棵橄欖樹底下，他等候死來。

伊桑巴背棄宗教和祖國，似乎不值得「說話人」憐惜，但是，猶如我們的李陵，伊桑巴實際是不得已而亡命的。在後出的「唱本」裏面，我們知道伊桑巴出亡，由於路易的強暴；他不追究伊桑巴的兄弟的兇手，反而要伊桑巴的妹妹嫁給兇手的兒子。同樣是若干其他演義詩的英雄的遭遇。勒漏和查理曼的外甥拜爾道萊（Bartholai）下棋，拜爾道萊罵他，打他的臉；查理曼不拿公道給他，又打罵了他一頓。勒漏一棋盤把拜爾道萊打死。他和三個兄弟一同逃出京城，在外過着打家劫舍的流浪生涯。奧吉耶的兒子和世子查勞（Charlot）下棋，惹惱了世子，被他用棋盤打死。奧吉耶得不到公道，起誓不殺掉他兒子的兇手，不和查理曼講和。伊桑巴、勒漏、奧吉耶和許多同一命運的英雄，全是鐵漢子，意志比鐵還硬，出生入死，說到做到，絕不輸氣折腰。情感像火一樣暴烈，孤零零站在人類之外，結了一個力不可抗的仇家，因為仇家不是一個私人，而是一個國家的首領，和他鬥爭，就是和國家鬥爭。原來就傲氣沖天，禁不住一再的凌辱，他們一來就「氣大發了」，逾越了理智的界限，如「說話人」所謂，

形成一種異常或者過分 (tesmesure)。他們向權威挑戰，甚至於向良心挑戰。他們要的是報復和滿足。他們把安慰也扔在一旁，正眼不看宗教一眼。伊桑巴否認基督教，辣誤·德·岡布賴出兵的第一件功績是焚燒道庵和全數的尼姑。但是，宗教猶如慈母，耐着心等候浪子回來。回來的時候是他們臨死的時候。和伊桑巴一樣，辣誤最後的語言是請求上帝饒恕。勒漏和奧吉耶特別讓人同情，一生在血裏過活，晚年在教堂服役或者在寺院修行；以前他們是英雄，如今他們是聖者。

勒漏·德·孟斗邦和丹麥人奧吉耶，尤其是前者，有巫士和神馬出面，漸漸脫離單純的古拙的氣質，接近通俗小說的門徑。假如不是語言作祟，緊張和動人的鬧劇 (melodrame) 成分在勒漏·德·孟斗邦裏面，正和在大仲馬 (Dumas père) 的小說裏面一樣重。老艾孟不肯違棄他和君上之間的信約，爲了表示忠盡起見，親自和他的四個兒子作戰。有一天，四個兒子帶着僅有的七百隨從，在一座石洞睡覺，不幸和他們的父親遇見。他強迫他們和他作戰。他差不多殺了他們所有的隨從，殺過之後，他爲他們難受：

「啊呀，我四個兒子！按說我應當愛你們，

照應保護你們的人馬才是！……」

回去向查理曼報告，查理曼不相信，說他有意放走他四個兒子。過了三年五月，有一天早晨，母親走進大廳，看見圍着一張空桌子，坐着四個衣服襤褸的又黑又瘦的男人，低着頭，不言語。看見這些叫化子，母親畏葸意問道：「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你們要是缺喫缺穿，我拿東西給你們，爲了上帝的愛，保佑我兒子平安不死。我有七年沒有看見他們了！」勒漏問她兒子怎麼樣了。她於是傷着心，向他們講起她兒子的故事；他們靜靜聽着，顫慄着。忽然她認出了勒漏，在他的臉上發見他小時候自己弄破的一個傷口。她哭着，舉起胳膊，一個一個吻着四個苦命的兒子。就在這時候，父親進來了，心裏雖說驕傲，歡喜，因爲從前宣誓忠於皇帝，他不得不罵他們，挖苦他們，把他們趕出砦堡。但是他允許母親私下幫助他們。

「說話人」知道怎樣利用他的時代和材料。他不在演唱之際停頓；他不分析，也不詮釋。但是在聽衆領會之下，自然而然會感到一種藝術的刻劃，在形象和動作裏面，把一個更深緻的內在烘托出來。奧吉耶逃到龍巴底 (Lombardie) 的國王戴西耶 (Desier) 的宮庭，查理曼率領大軍來征討。有一位僧人曾經在九世紀末葉留下一段傳說：聽說皇帝的大軍要到，奧吉耶陪着戴西耶走上一座高塔瞭望。

不久行李出現了，足夠大利烏 (Darius) 和懺撒遠征使用。戴西耶向奧吉耶道：「查理在這大隊人馬裏面嗎？」他回答他：「還不在，還不在。」於是他開始發抖道：「要是陪奉他的人還要多，我們該怎麼辦？」奧吉耶向他道：「查理來了，你回頭會看見的；至於我們，我不知道我們要變成什麼。」正當他們這樣說話的

時候從來不會休息的宮臣出現了，戴西耶看見嚇呆了：「查理來了。」奧吉耶說：「還不在，還不在。」隨後皇家的主教，方丈教士和他們的隨從出現了。看見他們國王戴西耶已不得死和光明的仇敵來，嗚咽着，幾乎說不出話來：「下去罷，讓我們躲開那樣一位敵人的忿怒，藏到地的臟腑罷。」奧吉耶在往常好的時候，對於無可比擬的查理的軍力和風很熟習，一邊回答他，一邊自己也在害怕：「等你看見田地長滿了鐵梗，海水漲大了包（Po）和泰散（Tessin）河，用鐵的黑浪淹沒了城牆，那時候查理也許快要來了。」

查理曼帶着大軍終於出現了，僧人在誇張其辭的描寫之後，告訴我們：奧吉耶向戴西耶道：「你問的那個人，你現在看見了。」話才說完，他倒在地上，差不多就沒有氣息了。——這種旁面的描寫（關於查理曼的大軍）和心理的推呈（關於瞭望者的畏懼），非唯經濟，而且聰明，勿怪乎我們的「說話人」要沿用，飽受後此文人的歡迎。

「說話人」用力從時代和材料裏面掘發戲劇和心理的效果。對於中世紀虔誠的靈魂，最重要莫過於主公和僕從之間的信約，保護僕從和忠於主公是雙方鳴誓之後的必然行爲。遵守誓約，伊桑巴的父親，勒漏的父親，就不得不全把兒子當做仇敵，出以「大義滅親」。巫士用法術把查理曼騙在孟斗邦的大廳，交給勒漏處置。人人替查理曼倒捏一把冷汗，就是查理曼自己也覺得必死無疑，但是，出乎意外，勒漏跪在他前面，願意獻上孟斗邦砦堡，他的神馬巴雅爾（Bayard），甚至於把自己流放到耶路撒冷做大廟的武士，只要查理曼答應中止討伐。查理曼要他獻上他的巫士，勒漏寧死不肯這樣做，雙方只好決裂。讓勒漏釋放查理曼的，讓勒漏拒絕查理曼的條件的，都是他所信守的誓約。因為，「說話人」提醒聽衆道：

人不應當爲了兒子或者朋友違信，

出賣他的主公就是背棄上帝。

人情和法理衝突，被犧牲的是人情：還有比這更富於戲劇性的身當其衝，無所適從：還有比這更難解決的把這種糾紛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把內心的痛苦發揮到最高的效果，是辣誤·德·岡布賴。

辣誤·德·岡布賴 辣誤·德·岡布賴的「唱本」共有八千七百二十六行，每行十音，由兩個完全不同的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押的是全韻，大約是一個更古的重母音韻的「唱本」的重訂本；從五千五百五十六行起，改用重母音韻，然就內容和氣質看，比較晚出，偏重傳奇的成分，不大爲人重視。這首粗獷的演義詩似乎根據歷史的事實演變出來。福勞達爾（Flodoard）在他的年史（Annales）裏面記道：「在九四三年，

海爾拜 (Herbert) 伯爵去世，他們的兒子把他埋在聖·岡日 (Saint-Quentin)；其後，聽說辣誤·德·古伊 (Raoul de Gouy) 的兒子辣誤領兵侵入他們父親的疆土，他們迎戰，把他殺掉。聽到這個消息，國王路易十分難受。「在詩裏面，「說話人」忽然中止戰爭的演唱，告訴我們：

拜爾陶萊 (Berolai) 說要把這寫成歌。

「說話人」從來沒有唱過那樣的歌。

然後他說拜爾陶萊生在朗 (Laon)，勇猛而有機智，出身名門，親自參加這次戰爭。但是，依照拜笛耶的考證，辣誤·德·岡布賴並非一首直接由戰爭產生的頌歌，而是猶如其他演義詩，由於教士和「說話人」合作的結果。詩裏面常常用聖·皆芮 (Saint-Geri) 宣誓，就在岡布賴的聖·皆芮教堂有兩座叫做辣誤的墳塚，教士拿來和年史的辣誤混在一起。教士在自己的善冊發見一位叫做阿艾里絲 (Aelis) 的女施主，為她兒子辣誤的靈魂修福。

在演義詩裏面，阿艾里絲是一個寡婦，守着遺腹子辣誤；她是國王路易的妹妹。路易要她帶着采邑改嫁他一個寵臣；她不肯改嫁，他叫她把采邑暫時交給他的寵臣管轄，等到辣誤成年再說。歲月如逝，辣誤已經長成一條好漢。他叔父蓋芮 (Guerr) 把他帶到宮庭，要路易踐約把采邑歸還他的外甥。路易答應他們，在最短期間如有諸侯死亡，就把采邑移贈辣誤。一年之後，海爾拜·德·外芒都窪 (Herbert de Vermandois) 去世，蓋芮叔叔趕到京城，指名要外芒都窪做采邑。路易勸他們不必心急，海爾拜的采邑有他四個強大的兒子承受，不如再等另一個機會。辣誤堅持要他踐約，路易最後答應道：「好罷，我給你外芒都窪，可是你有本事，你自己拿去好了，我是不幫忙的。」

辣誤說：「我求的就是這個。」

他決定侵入外芒都窪，把海爾拜的四個兒子趕走。但是，他母親反對他這樣做，海爾拜和他父親在世是好朋友，與其奪取他兒子們的產業，不如領兵奪回原來自己的采邑。而且他的士兵是不可靠的，尤其是他的盾士拜尼耶 (Bernier)，他對於這次戰爭怎麼樣？他沒有幾個人可以算做親信。母親苦口勸他停止干戈。辣誤吩咐她閉住嘴：

「一位上流人，

應當打仗了，去向一個女人

要主意，我把他看做懦夫！

到你的房間憩着去罷。」

他回絕了母親，她不由自主道：

「願裁判我們的聖母，讓你

從那邊回來，不健康，不平安，不是全屍！」

在她的詛咒之下，辣誤出了一身惡汗。但是，魔鬼附着他的身子，剛愎，多疑，殘暴，他應了母親的杞憂，死在他的盾士拜尼耶的刀下。

拜尼耶不願意他的主公無故侵佔別人的疆土。他曾經在宮庭勸阻辣誤，指出他們甥舅的錯誤。直到辣誤率兵來到奧芮尼道庵前面，他始終閃在旁邊緘默着；他曾經發誓不出賣他的主公。但是他痛苦：辣誤所要侵佔的土地正是他祖父的采邑。海拜爾有四個兒子，其中之一叫做伊拜·德·芮布孟（Ybert de Ribemont），就是拜尼耶的父親。他是私生子，母親去做奧芮尼道庵的住持，小時候把他託給阿艾里絲撫養。一邊是他的恩主，一邊是他的血族：「說話人」的好戲全在這裏。辣誤第一次下令佔領道庵的時候，拜尼耶應當怎樣想？「說話人」沒有告訴我們，可是辣誤應允女住持維持道庵之後，拜尼耶開始露面了，他偷偷走來和他母親相會，她責備他不應當和父親作對，拜尼耶的回答是：

「我的主公比猶大（Judas）還要壞：

他是我的主公，他給我馬，

布，馬具，巴格達（Bagdad）的衣料；

我不要爲了達莫（Damae）的采邑離開他，

要是離開也得人人講：拜尼耶，你對。」

母親說：「兒子，你對，停在他旁邊，

伺候你的主公，上帝會得利的。」

就在當夜，有三個士兵跑進鎮店搶劫東西，兩個讓商人打死，一個逃出來向辣誤哭訴。辣誤不問是非，下令攻打鎮店，火勢漫延到道庵，活活燒死女住持和她的一百名尼姑。

拜尼耶看見事情越發不可收拾，

十分難受，覺得自己要發瘋。

他奔向大火所在，遠遠望見母親倒在一道石階旁邊，一本讚美詩還在她的胸脯上面發燒。假如他這時候離開他的主公，現代不會有一個人責備他。但是，他是一個中世紀的騎士，懷着一肚子的悲忿，他回到辣誤身旁，跪下一隻腿，獻酒給他飲。但是，辣誤看着他半天，想看出他的心思，忘記接過酒杯。拜尼耶勸他中止進軍，他的疑心證實了，一生氣，拾起地上的斷棒打破他的頭，血流了一臉，染紅了衣服。拜尼耶回絕了辣誤謝罪：「讓上帝裁判。主公打出我的血來，我對於他的信誓撤消了。報復是我僅有的酬庸。」他帶着五個騎士，一逕奔往父親的城堡。

大戰在奧芮尼附近發生了。辣誤答應他叔父不離開軍隊，但是遇見一個叫做艾爾漏·德·都艾 (Ernaut de Douai) 的舊仇人，他殺起了興，一刀砍掉艾爾漏的左腕，快馬追趕下去。一邊求饒，一邊奔逃，艾爾漏瞥見自己一個姪子：他喊他來解圍。辣誤一刀砍掉他姪子的左腳，嘲笑道：「我給你們叔叔找了一份好差事，叔叔去做打鐘的，姪子去做看門的。」艾爾漏好不恐懼，向前飛也似地逃命。辣誤賭誓不砍下他的腦髓，不住手。他不理睬艾爾漏口口聲聲的饒命：「就是上帝，就是人，就是所有的聖者，也救不了你！」他這句蔑棄上帝的話才出口，遠遠就見拜尼耶放過艾爾漏，攔住他的去路。拜尼耶不先動手，他希望事到最後還有一線和平留給主公考慮：「我全原諒，只要我能夠調解你跟長輩的仇隙。我不碰你，也不碰別人，我把我們的土地全獻給你。」辣誤的回答是：「你的恭維沒有用處。我砍掉了你的腦髓再作道理。」看見他非情理可喻，拜尼耶下了決心。但是，殺死之後，雖說他應當這樣做，他懊悔他不該這樣做。五年過去了，阿艾里絲的外孫來替她的兒子復仇。良心不安，只要有機會允許他開口，他就哀請對方接受他的懺悔。他的誠懇終於感動那撫養他的孤苦的寡婦。

「說話人」雖說在第二部加進好些傳奇的成分，但是他有本事抓住這個良心的線索，來完成不可捉摸的命運的安排。拜尼耶和蓋芮的小姐結婚，一切似乎平靜，但是拜尼耶得不到安寧。他忘不掉他殺死的辣誤。他是他的主公。他要陪他岳父一同到西班牙的聖·雅克教堂去進香。回來，他們穿過奧芮尼舊戰場，辣誤喪命的地方。拜尼耶深深嘆了一口氣，蓋芮聽見了，問他爲什麼嘆氣。

拜尼耶回答他：「岳父，別管我」

現在心裏有什麼東西沈沈壓着。」

土紅頭髮蓋芮道：「我願意知道。」

巴尼耶回道：「那麼我告訴你，

我是逼不得已才講。」

我想起來辣誤侯爵，

當年他做氣沖天，

要強佔四位伯爵的土地。

這裏正是我殺死他的地方。」

蓋芮聽見很氣悶，但是他藏住他的真情，僅僅說了一句：「你不應該叫我想起我的朋友們的死。」現在輪到蓋芮嘆氣了，拜尼耶的話句句引他痛苦，欠一點點他的心就爆炸。他們來到一條小河，放馬去飲水。他解下馬蹬，趁拜尼耶不防備，從後邊一下子打破他的腦髓。他死在他主公死的地方；是報應嗎？還是良心在作祟？能夠安排這樣一個驚人的結局，雖說是續作，他值得我們稱讚。

喀樂組 來到第三組，我們很容易就聯想到中國小說裏面的楊家將，一心保衛宋室的江山，家無大小，人無男女，世世代代把禦侮看做自己的肩責。查理曼到了暮年，回教大教主佔有西班牙，不斷與兵蠶食法蘭西的土地，羅朗已經戰死，衆家英雄也多衰老，太子路易萎靡不振，基督教和帝國眼看就要不保。在這危急之秋，出來了一位頂天立地的好漢，擁戴朝庭，篤信基督教，一家大小，不分男女，猶如楊家將，在邊疆上以一姓的力量和強敵搏鬥。都恩組給我們看內亂，喀樂組讓我們看外侮；牠們合起來正好做成一曲帝國崩潰的前奏。支持這個危局的人物是威廉·德·奧朗吉(Guillaume d'Orange)，外號叫做鐵胳膊(Fièrbracc)，或者削鼻子(au Courb Nez)，後來的演義忘記鼻頭叫人削去的典故，把削鼻子改做短鼻子(au Court Nez)。我們有七部演義用他做英雄：

(一) **威廉幼年**(Les Enfances Guillaume)，十三世紀的作品，三千四百行，每行十音，重母音韻，他第一次來到宮庭，查理曼封他做騎士，把自己的寶劍歡悅賜給他，拜笛耶以為這是一個最有意義的象徵：「查理曼老了，對於未來杞憂，他猜到太子路易的無能，威廉的忠誠；所以他把皇冠留給太子，把寶劍賜給威廉。這把寶劍象徵法蘭西的力量，由王室移到納爾包(Narbonne)一姓；但是納爾包這一姓人永遠用它來保衛國王。」

(二) **路易加冕**，依照巴芮，是一一六〇年左右的重訂本；二千六百八十八行，每行十音，重母音韻。查理曼在逝世之前把路易託給威廉，後者輔佐幼主，勦平內外的叛亂。

(三) **尼穆的貨車**和(四) **奧朗吉的攻取**，全是十二世紀中葉的作品，每行十音，重母音韻。路易封賞功臣，忽略了元勳威廉，但是威廉早

已給自己安排下一份采邑，就是回教人的土地。他把自己裝做一個運桶的商人，混進尼穆，然後和桶裏的同伴，一舉佔領。聽說奧朗吉有一位美麗的回教公主，他扮做回教徒去見她；奧朗吉攻下，她皈依基督教，和他結婚，名字改做古伊布爾 (Guibourc)。

(五) 威廉歌，十一世紀末葉的作品，三千五百五十三行，每行十音，重母音韻。回教國王戴辣買 (Désramé) 率領大軍在海岸登陸，威廉的外甥 (有的做爲姪子) 維維言 (Vivien) 在拉爾尚 (Larchamp) 戰死，威廉一再敗北。最後在古伊布爾激勵之下，再向國王借來一個巨靈

賴爾阿 (Rainart, 威廉的內弟，回教人，流落在御廚房)，威廉終於獲勝。

(六) 阿李司抗歌 (Chanson d'Aliscans)，十二世紀後半葉的作品，八千四百三十五行，每行十音，重母音韻。這是前者的一篇複製，阿李司抗就是拉爾尚。

(七) 威廉修行 (Le Moniage Guillaume)，有兩個「唱本」，巴芮以爲一個成於十二世紀初葉，一個成於中葉。古伊布爾去世之後，威廉厭倦塵世，來到阿尼亞勒寺院修行，其後退在自己修建的皆勞勒寺院隱居，死在這裏。但是，路易需要他的時候，他會依然回到武士生涯，殺退信奉異教的敵人。

若干學者願意用威廉來命名第三組，因爲他不唯是這裏的中心人物，而且最古的「唱本」正好就是威廉歌。但是，「說話人」不滿足於他的孤單，前後給他添了上下好幾代。有五個「唱本」演唱他們弟兄七位，有六個演唱他們的子孫，有三個演唱他們的父親，老英雄艾穆芮·德·納爾包 (Aymeri de Narbonne)，最後平空給威廉尋來一位曾祖父，另有三個演唱喀變·德·孟格拉勒·雨果 (Victor Hugo) 的世紀傳說 (La Légende des Siècles) 有兩首詩的故事從這裏出來：一首題做羅朗的婚姻 (Le Mariage de Roland)，另一首題做小艾穆芮 (Aymerillot)。羅朗和奧李維耶爲了各自的親長從事死鬥，不分勝負，兩相愛惜，結爲生死交；奧李維耶把妹妹歐德許給羅朗做未婚妻，沒有成親，全隨查理曼去了西班牙。遠在十三世紀初葉，拜爾唐·德·巴爾·徐爾·歐布把這著名的傳說收在他的吉辣·德·維耶勒，同時，在他的艾穆芮·德·納爾包，他演唱查理曼損兵折將，由西班牙回歸，小艾穆芮自告奮勇，分兵征服納爾包。奧李維耶是艾穆芮的堂兄，他們仍是一家人。

沒有比這一家人的團結更其堅固的。在外個個是英雄，赤手空拳，給自己創立基業，回到祖祠，黑壓壓一片，我們看不出他們彼此有什麼不同。不妒忌，不競爭，不怨尤，人人稱得起父賢子孝。父親怎樣來，兒子怎樣去；這是他們的家訓。喀變是一個有志氣的苦孩子，以自己的力量給自己

爭到一個嬌妻，一份家，一座城邑；他趕出四個兒子，留起產業，把冒險贈給他們。艾穆芮和他一樣，子子孫孫和他一樣。在戰鬥之中成長，戰鬥就是他們的生活，他們明白團結的意義。他們之中很少有一個人單獨殉難，只有維維言因為送信遲力戰而死，否則，信到人到，一家人爭先恐後地奔來援救。吉辣奉命去求救，跑壞了馬，下來步行，鎧甲沈重，他扔掉矛，扔掉盾，脫掉鎖子衣，只留了一把劍，三天不飲不食，不睡不休息；他的表弟居伊（Guri），一個十五歲小孩子，腳踏不着馬蹬，看見威廉舅父不帶他去，和舅母吵鬧，連夜趕到拉爾尙戰場，忍着飢渴，拚死救出舅父。回教人遠遠望見這家人不禁要嚷道：

艾穆芮的兒子可真多！

他們屬於一個血統，這是他們的光榮，他們的驕傲。他們扶助國王，迫不得已，才向國王求救，然而他們從來不想依賴國王；他們明白他多柔荏！他們也清楚他們的處境，四鄰全是回教徒，自己的城堡永遠朝不保夕，然而他們絕不畏縮，正如威廉，他們的責任是

要把神聖的基督教擡高。

雖說有時候十分粗野，十分剛強，但是，他們通人性，不像一座赤裸裸的黑鐵一樣的陡巖，他們懂得幽默，能夠喫，知道疲倦，尤其是尊敬婦女。「說話人」給我們另外創造了一個英雄型：威廉歌第一次把滑稽和英武揉成一個性格，富有人性，處處以家族為念，猶如山西人白眉毛徐良。我們從削鼻子威廉很容易想到高鼻子西辣漏·德·拜日辣克（Cyrano de Bergerac）。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假如喀欏組或者威廉組特別完整，自成系統，並非由於「說話人」預先加以組織，如巴爾札克之於人曲（La Comédie humaine），或者如左拉之於盧貢·馬喀（Les Rougon-Macquart）。這是一種偶然的湊合，得之於無意，因而猶如其他兩組擺在一起，也就呈獻不出什麼宇宙或者人生的哲學。「說話人」沒有大作家的野心，然而他們是忠實的，對於時代忠實，對於階級忠實，甚至於對於表現忠實。隔着年月和文字的壅障，他們依然有力量拚擊我們的心靈。文學上最寶貴的似乎就是這種潛在的力量。布雷地耶（Brunetière）以為「演義詩只是一種史詩的材料（matière épique）」就是羅朗歌，也不會實現史詩的理想。他的達爾文的進化論的觀點妨害他從草莽之中接識英雄。

「說話人」並不把材料完全限於這三大家族，有些演義詩具有強烈的地方性，例如龐大的勞欒人（Les Lorrains）本身包含五首詩，敘述兩大家族（正面是麥磁 [Metz] 或者勞欒族，對面是包爾斗族）的錯綜的鬥爭。有些演義詩實際是當代歷史，採用詩的形式，詠歌，例如十

三世紀初葉的耶路撒冷歌 (Chanson de Jerusalem) 和昂調克歌 (Chanson d'Antioche) 記述第一次十字遠征的始末；又如十三世紀的天鵝騎士 (Chevalier au cygne) 敘述十字遠征領袖 (高德福窪·德·布永 (Godefroi de Bouillon)) 的祖父 (艾里亞斯 (Elias)) 的傳說，攙雜了不少傳奇的成分。演義詩越來越在材料上接近富有故事趣味的後起的傳奇。一個美好動人的故事，巴茵以爲由近東過來，把友誼高高提到自我犧牲的境界，是十二世紀的阿密和阿密勒 (Amis et Amie) 三千五百行，每行十音，重母音韻；每節最末一行是六音，不協韻，如威廉組若干演義詩。阿密和阿密勒在同天生在兩個地方，一同在羅馬領洗，教皇各自賞賜他們一隻完全相似的金杯。他們的形貌恰好也是完全相似。長大成人，全在查理曼壓下做戰士。阿密的妻是奸臣哈爾代 (Hartré) 的姪女。阿密勒和公主拜里桑 (Bellissent) 相愛。哈爾代揭露他們的私情。爲了逃避上帝的審判起見，阿密 (因爲像貌相同) 代替阿密勒和哈爾代決鬥；阿密勝利了，查理曼把公主賜給阿密勒爲妻，錯把阿密當做阿密勒。但是上帝沒有認錯人，罰他一身癩症。阿密的妻呂比阿 (Lubias) 懷着報復的冷血，藉口惡疾，把丈夫驅出砦堡。在外行乞渡日，阿密有一天來到阿密勒的砦堡，施捨的僕從回稟阿密勒：

「他有一個十分珍貴的杯子，

要是同你的杯子調換一下，

只要是上帝吩咐降生的人，

就分辨不出兩個杯子誰是誰。」

阿密勒趕出去把阿密接在堡裏休養。天使告訴阿密，他要病好，只有用阿密勒的兩個孩子的血來沐浴才能夠痊癒。阿密勒曉得這個療法之後，橫下心，砍掉兩個孩子的頭，拿血來洗朋友的癩症。阿密的病好了，阿密勒回到房間去料理兩個孩子的屍身，發見他們好好的抱着一個金萍果坐在牀上遊戲。這裏的內容不像所有的演義詩，千篇一律屬於戰爭。在這可愛的文靜的故事裏面，「說話人」給他的聽衆開闢出來一片新的情緒的小天地。文學擴展了，滿足從別的方面（或者生活）一樣可以發見，不一定單單在演義詩的殉教的戰爭存在。就是演義詩本身，聽衆也要求變化，然而沾染上駁雜的成分，失去牠單純的原動力，牠不復存在了。

上海金石錄

澤人

引言

上海本濱海斥鹵之地，其文化史蹟，遠不及鄰近諸地如蘇州、杭州之豐富與悠久。自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公元一二九〇年）上海立縣迄今不過六百餘年，其踏入於地理志之歷史可謂至爲短暫。故古代之金石，上海絕無僅有，相傳靜安寺有赤烏碑，係吳赤烏中石刻，乃上海金石志之第一目，然稱碑石久圯於江中，不僅碑中所記爲何事何物，一無可攷，究竟有無此石刻，亦屬疑問。豈僅秦漢金石爲上海所無，即唐宋之遺物，亦稀如鳳毛麟角，故若就年代之古遠而言，上海金石誠無足稱述。然上海之運命，乃因世界之變化而突變，於過去之百年間，上海竟一躍而爲中國經濟文化之重心，其發展之途徑，不論其爲如何畸形，其發展之歷史，不論其爲如何複雜，上海之從一濱海漁村而成爲世界之一大都市，則已無否定之餘地。上海簡短而複雜之歷史，乃具有世界的意義。上海金石故雖少，骨董之薰香，而於文獻價值，則反較蘇杭各地高出萬倍。舉例言之，馳譽世界之上海靜安寺路因靜安寺而得名，其英文路名則爲沸泉井路，蓋因靜安寺前之沸泉井也，靜安寺與沸泉井於是均成爲上海史實溯源察流之研究資料。上海金石之從骨董意義轉變爲文獻資料，是誠從來金石考古家所夢想不到者也。

上海志書之於金石，素不甚注意。同治上海縣志金石附於藝文志中，存目一百七十八條。上海縣續志金石志存目五十五條，兩者合計亦不過二百三十三條而已，其記錄之稀少可見；且對於金石之認識，亦未能擺脫傳統觀念，骨董意味，雖則同治志之編輯時代已在十九世紀之末，而續志之完成且在民國建立之後矣。即就骨董趣味而言，同治志與續志之紀錄，亦不能使人滿意。例如北山董僉憲保障上海縣碑，同治志作「嘉靖五十五年丙辰十一月，嘉靖無五十五年。然拓本所紀年月確爲五十五年。編者依拓本紀錄，若可不負責任。實則不然。同書兵防志，名宦志均有記述董邦政者。董字克平，山東陽信人，以貢授六合縣，善騎射，有廉武聲。嘉靖三十二年督府使帥兵討倭寇，擢按察司僉事，領海防道駐滬，時城

始建，賊掩至，穴民樓俯瞰城內，邦政登陴，詈且躍，用神槍手，一當百者。賊懼解去。三十四年擣川沙賊巢，旋會兵擊賊於蘇州吳林廟，轉戰橫金鎮，俘斬甚衆。三十五年與任環合殲倭於界臂，擊新莊賊及於沈莊，又敗諸清水窪滅之，論功加四品服俸。名宦志中所記如此，而兵防中所記亦復如此。且三十五年後倭寇不復入上海。同治志之編者未將拓本加以審查考據，即貿然鈔錄，未免草率。況細察拓片五十五年等字，即可發見二「五」字書法不同，第一「五」字乃頽童以「三」字改刻耳。若稍用心，此種錯誤自然可免。又若縣學，素爲士人所最注重，同治志收縣學石刻十三種，其中十種均據府志補，其實碑石尙存，採訪者不欲實地採訪耳。清乾隆三十年乙酉（公元一七六五年）曾立有「重建上海縣學碑記」，同治志金石中失載，續志補正之，而作乾隆三十三年。此皆編志者之漫不經心有以致之。

余留意於上海金石爲時已久，初則搜集拓本，登記目錄，繼則以所得拓本與志書相對證，以爲史料之研究。春秋佳日復赴上海各地作實地調查，頗以爲樂。至民國二十八年春，始擬編錄所得金石拓片，惟錄碑一事，不同鈔書，頗爲麻煩，拓片巨大，書案狹小，不能攤置，只有鋪陳地上，邊讀邊鈔，極其費力，一也；碑文雖多屬楷書，而書家有時喜用古體，鈔錄時即須照樣摹寫，二也；碑石漫漶，字蹟模糊，更費精神，三也。且又以金石之學爲不急之務，何必孜孜工作，乃旋作旋輟，一無所成。頃者感於上海文獻史蹟之摧毀殆盡，所謂金石行將蕩然無存，今日所僅存之斷簡殘編，且將成爲珍品，則就所見所知之上海金石加以記錄，貢獻當世，原亦非無聊之事矣，於是盡二十日之力，將所得資料整理之，排比之，分類之，而成上海金石錄初稿一編。所錄計三百九十四條，較同治志及續志二書所收，約多百六十餘種。遺漏尙多，則願待他日之補正。排列方法依時代之先後，然如墓誌排比較難，今依同治志人物次序爲標準。誤列之處，仍所難免。每一金石若鈔錄全文，則將成一巨帙，此時殊無印刷之機會，惟有選錄一法。今所錄者並非均屬最要，就舊時鈔就之件擇其足資研究者探登耳。上海爲商埠，故本稿中會館公所較多鈔錄，或爲讀者所需乎。至於分類，乃爲便利檢查。舊日記錄一地金石，少見分類者，蓋分類困難，每易失當。本稿分類計十二門：（一）建置：（1）城池，（2）衙署，（3）倉庾，（4）善堂，（5）會館公所；（二）學校：（1）縣學，（2）鎮學，社學，義學，書院；（三）水利：（1）濬河，（2）海運，（3）津渡，（4）隄防；（四）政績；（五）祠祀；（六）名蹟；（七）寺觀；（八）鐘彝；（九）仙佛經咒；（十）墓石傳記；（十一）御筆；（十二）法書。此種分類，失當之處，想必不少，至先後次序，略就筆者主觀以文獻價值之輕重而定，二者均待指正者也。至文中金石稱尙存者，均指八一三前之狀況，現狀如何，則不可得知矣。

建置

城池

築川沙城記 明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公元一五五七年）邑人張鸞翼撰，文徵明書。

南匯所城記

續志云：「文徵明書。」

呂侯修城記

董其昌撰書，大半磨滅，清咸豐五年陷入大東門城腳。

障川門記

清同治六年丁卯（公元一八六七年）巡道應寶時撰書。

衙署

新建分巡蘇松兵備道公廨碑

清雍正九年辛亥（公元一七三一年）立

碑云：「郡國之有使者自唐始，然官無定秩，亦無常員，觀察經略防禦團練等使

時置時罷，逮宋以還，沿革不一。明代直省設按察司使一人，蓋即古之觀察；又設

有副使僉事，所以佐按察司使所不逮，而爲之分道揚鑠者也。國初官制概仍明

舊，蘇、松二府向有兵巡道，駐太倉州，巡行入郡則明澤橋東有駐節之所焉。康熙

二年改兵巡爲分守，蘇州遂爲治署。二十二年以督糧道兼領之。分守道復奉裁。

今上即位之二年，百廢具修，庶司振飭，以撫臣何公之請，復蘇、松分巡道如舊制。

八年六月中丞尹公上言分巡道有巡緝之責，兵民皆得治之，請加兵備銜，移駐

上海，彈壓通洋口岸爲便，制曰可。按上海自明嘉靖甲寅設海防道，以僉事董邦

政領其職，募兵三千以備倭，旋以海上無警罷之。今余適承乏是官，聞其舊署不

可識矣。乃於城之東南隅，相度沒官廨舍，兼買民地一十四畝有奇，改建公廨一

百五十楹，定規模，采木石，考核其工作，既廩經營區處費公帑四千緡，更爲補其

不足，閱八月告成，周垣重門，上堂旁宇，後寢下舍，約略具備。邑吏士庶聚而觀之，

上海金石錄

後，井然以辨，翼然以整，蓋隱乎見憲庶之秩，風紀之揚乎是在，余用是重自惕

矣。蘇、松通都望國，被海帶湖，地繁而劇，人稠以龐，主客雜沓，愚點異數，而魚鹽鐵

冶，菽粟絲絮之利，人競錐刀，三江震澤，澗山三泖之區，善藏姦慝，官士土者不可

以弛，亦不可以急，不可以文令，亦不可以武競，以求政成，不亦難乎。夫古之所謂

盛德者，一之歲勤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物不知化，陶然自

春，夫而後乃可謂政之成。余不敏，誠不能上追古人，然宣上德意以與民遵道而

遵路，使者之責也。今日者登其堂，思其義，其何以肅吾民而使之無犯，復何以容

我兵民而俾得並生，其何以辨其淑慝而樹之風聲，復何以整其習俗而會歸有

極。苟如是，庶幾上有以答聖天子鄭重設官之意，下亦無負中丞公轉移調劑之

宜。雖然，言之匪艱，行之維艱，非曰張之，勉焉而已。余故紀廨舍之經始，並書以自

勸云。雍正九年冬十月朔旦，賜進士出身朝議大夫江南分巡蘇、松、兵備道兼

理水利鹽務按察使司副使加二級陞陽王澄慧撰，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吏部

員外郎王澍書并篆額。

都憲行臺重建記

明弘治十三年庚申（公元一五〇〇年）少宰楊守陞

記，弘治上海志錄有全文。

海防廳記

續志云：「張鸞翼撰，董邦政立石。」

新建松江府海防同知署記

洪維我國家統一區宇，文德武功，遠邁前古，異時天戈所指，關回疆二萬而遙，凡

西陲諸部落，罔有大小，悉主悉臣，而海外島夷聞風慕義者，若暹羅、若荷蘭、若英

吉利皆搜奇蘊，通偏譯，蛾首闕廷者一再至。粵東澳門向爲諸夷叢聚地，百貨駢

萃，五市既久，責積至百萬，夷性嗜利多疑，其情尤狡譎，一不得當，輒鋌而走險，

頃且弄兵潢池，而封疆大吏，又憤扞讜論，各行其所是，遂至烽火徹於江浙列

戍……而守者年餘，逮乎達其志，通其欲，始克平定撤防，於是中外一家，並海諸

巨口悉予通商，上海其一也。炳垣於道光癸卯四月，以蘇州府督糧水利同知改官爲松江府海防同知，奉命移駐上海，專管通商，於華夷交涉事件得受治焉。攷前明嘉靖三十五年設海防同知於縣，建署在縣西，後移郡城，署遂廢。炳垣初下車，權假敬業書院治事，邑紳士創議建署，於是集貲鳩工，用價買西門李氏舊屋基地若干畝，改建大門、儀門、大門五楹，中開扉，旁兩楹，爲軍夜執事人所居。儀門三楹，皆闢扉，傍各一楹，爲衆役日值夜宿之所。偏東三楹，爲土地神祠。大堂三楹，左右翼以屋，亦三楹，爲承發東西兩科各書吏辦公所也。堂之東南嚮一楹，爲號房，西一楹北嚮，則爲門房，司關所居，宅門在焉。門通川堂，蔽以屏，二堂爲楹三，限以地，中寬而旁窄，扁曰「鏡清」。又其旁各二楹，酒從人辦事處也。後爲大樓，上下各五楹，以安眷屬，旁有廊，亦樓焉。二堂之西，曰華廳，以待客，曰賓室，以□□曰帳房，以稽出入，□□楹。廳後四楹，則官所退食治事處，皆有廊以連屬，其東爲書室，爲井竈，爲伺應所棲止，屋皆四楹，後扉設焉。扉以外，有隙地，地東池作曲尺形，繚以土垣。其自大堂以暨後樓，撤李氏舊材而改作之，餘皆新建，用錢若干緡。經始於甲辰十月，訖乙巳五月落成，捐資者爲某某，董其事者爲某某，人衆不悉書。特書其大者，以著改官建署之所自始，俾後之君子徵焉。道光二十六年歲次丙午五月，桐鄉沈炳垣撰，越己酉八月，松江府海防同知前知上海縣事定海藍蔚雲書丹上石。

上海縣記 元大德六年壬寅（公元一三〇二年）三月唐時措記。弘治上海志錄全文，同治志亦有節錄。

重修上海縣監所記

國家矜慎庶獄，於府州縣各有專監，地至重也。上海……建自前明正德七年，凡二十四間，在縣廨西。康熙……重修，迄今百有餘年，雖隨時補葺，而公費乏資……甚，堂憲周公下車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罔圖察創視折既於

廳事西偏增設外廳一所，以……之薄且小者，復捐廉重修獄舍，向南號口八間，鳩……月而榱棟一新，垣牆崇固，是真能握要而務所急……堂憲善政仁心，被一邑者筆難觀載，即此嘉石流……沾仁殆有合於聖朝欽哉，惟恤刑期無刑之至意，炳職專典守，敬體訓……日，竊紀其顛末於石，以垂久遠，誌不謬也。乾隆五十三年四月日 上海縣典史懷寧張炳撰并書。

自新所記

聞諸罔圉之設，朝廷曰獄，鄉亭曰狴，一曰岸，小宛之五章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夫填寡不宜於岸獄，而曰宜者，亦曰入此室處焉爾。上海縣署西南隅，舊有自新所，地卑以濕，多沈溺重腿之疾。予於嘉慶二年春來主縣事，數月間吏屢以罪人病斃來告，嗟乎彼罪不至死，而忍置之死地乎！爰捐廉俸，度地署之正西，重建數椽，鳩工庀材，不浹旬而葺事，俾處此者免墊隘之苦，而無疾病之虞，悔而思艾，艾而能改，庶吾民之麗文網者鮮，而此所虛設焉，是則予之厚望也夫。嘉慶二年八月上浣吉立仁和湯燾書石。

新建公館碑記

蓋地方公務之振興修舉，總在乎當事人之盡心力爲果，官箴謹飭，不敢稍存偏私之見，則事無不克成之理。本道欽承簡命，觀察斯土，冰兢自持，不敢怠忽，事無大小，莫不細心詳查。其地方有關風土民情者，俱一一仰體皇衷，念切民瘼之聖心，竭盡心力，奮勉圖維。如上海西郊湧泉亭攸關一邑風水，而魁星寶閣尤係乎合郡文運，至吳淞之望海觀音閣實爲洋船收口之表準，普救予見聞所到，不忍膜視，吝惜已資，致派擾屬下吏民，皆獨捐俸廉，創建善舉，以垂永久。風土民情，藉此整飭，文運由是肇啓，海商可免危難，此皆闔境士庶之所共知共見，各有碑記可稽，簿冊可考，非予巧飾其辭以沽名譽，特緣天恩優渥，圖報維艱，故竭力盡誠，勉期仰報於萬一。惟冀地方正事有與毋廢，以副皇上加惠黎元之至意，亦予之

受命來南，刻刻冰兢，罔敢懈忽之一點愚誠也。茲查上海地方向無公所行臺，每

遇大憲閱兵巡海，檣戟頻臨，並松、太二屬府。牧令佐雜等員因公來上，暨檄調

會審案件，無所停頓，非借居紳宦之家，即賃租廟宇民房，否則繫艇於浦濱，既失

攸寧，亦非海疆體制，每遇公務，予心嘗以此為歉然。第恐日久因循，勢必擾累紳

民，乃檢查圖冊，咨訪書舍等，知上海寶帶門內有巡按舊署，邑人僉稱察院衙門。

迨巡按停差，肇自康熙二十有四年設立海關，其署遂為欽差監督駐劄公所。迨

康熙四十年有督關王公諱保者，曾將舊署重修，為文勒石以記之。嗣奉特旨以

是關歸撫部中丞兼攝，改委巡道監收，於是撤權關之差員，專巡道之管轄，時在

康熙六十年，關署即扁置不居，屋宇亦日就坍塌。續於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間

會奉部咨命將廢署變售，曩時衆書舍等緣署旁土地祠乃本關香火，又有舊科

房藏貯卷宗，未□□□售拆毀，當經各書舍□自將工食額銀公捐承買，因而

屋址廢房全歸書舍□□儀門以內棟宇全坍塌，竟成荒區，寸椽片瓦，絕無僅剩。大

門照壁，凋敝將傾，其左右廊房地基，亦久為民佔，納租歸科房公用。此海關廢署

之情形也。予既查訪明確，遂自捐廉俸給，還書舍等原價，贖回舊址，鳩工庀材，重

建儀門、大堂、穿廊、內堂、花廳、書室、廚舍、羣房，正偏總共三十六間，通體繚以三面

圍牆，計□十四丈八尺，大門照壁卸舊增新，又移建土地祠廟於大門之內，一

且規制重新，而景象煥然。總計工價實需銀□千九百六十兩，毫無派擾，經始在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中旬，至四月下浣告成。從此節□可臨，軒車可駐，公務可壯

觀瞻，雖不敢擬賓至如歸之盛，而免於借館維舟，即紳宦居民亦不致擾累矣。此

予之矢心矢力，似有裨於公塗，亦職分當盡之事也。後之官斯土者，補苴培護，□

權輿，實余所拜手，而□□賢能者也。謹為文以記之。鑲藍旗滿洲語授武功

大夫欽命監督海關分巡松、太兵備道兼管銅政水利鹽驛事務加三級紀錄十

次長白什勒氏盛保撰並書。

倉庾

烏泥涇太平倉記 元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公元一二八五年）教授張夢應

撰嘉靖上海縣志有節文。

預備濟農倉記 續志「黃文燁撰。」按黃係明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公元一

五六三年）知縣。乾隆十五年上海縣志黃記略文。

善堂

重修養濟院記 「嘉靖元年七月二十有四日疾風甚雨，越明日一晝夜乃止。

災連南畿，西浙數千里間。上洋海嘯，邑無完屋。養濟院毀，鰥寡孤獨，煢煢在疚，令

莆陽鄭洛書憂之。即其月之晦，募義鳩材，扶傾起廢，乃及孟冬初吉，門堂廊舍翼

然一新矣。既以為喜，然亦安得大廈萬間盡庇天下窮民而又不能無嘒嘆於斯

也。三年正月薄紀其事，命鑄之石。」按明嘉靖三年甲申，公元一五二四年也。

同善堂記 知縣王倬撰。略云：「乙丑夏予蒞海上，知同善堂有施棺之舉，諸紳

士以建堂為請。予嘉之曰：此善俗也，遂捐俸諷吉，踰年落成，施棺之外並置義田

以為掩骼，而堂之規遂大備焉。」乙丑係清乾隆十年，公元一七四五年。

同善堂掩埋記 清乾隆十二年丁卯（公元一七四七年）立。

同善堂施棺記 清乾隆十三年戊辰（公元一七四八年）立。

同善堂捐銀記 清乾隆年間立。

松郡育嬰全節堂公捐碑 清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公元一八四四年）二

月巡道宮慕久立，婁縣葉蕃書，在城隍廟儀門外，已殘。

會館公所

潮州會館碑

奉道憲欽加鹽運使銜署理江南海關分巡蘇、松、太兵備道兼管銅務加十級紀

錄十次黃爲給示遵守事。據廣東潮州海澄、饒號商蔡永義、順、蔡廷合、陳金裕、源昌、振豐盛、陳全記、蔡洽源、陳永源、陳泰利、陳信記等稟稱：上海爲濱海通衢，廣東潮州航海通商，帆檣絡繹，即仕宦進京，道多經此。乾隆四十八年潮屬海澄、饒三邑紳商捐資契買洋行街地基，公造會館一所，供奉天后聖母，并於照壁後相連架造公棧兩間，爲各紳商登岸駐足之所。百餘年來，神人永賴，突於同治元年四月間，法國火輪公司行暨稱洋行街爲奉准租賃地界，諭令領價，商等因業爲公產，不敢擅賣，呈請前道憲照會諭止。迨至本年迫賣日甚，商等無奈，乃集現在上海貿易海澄、饒三邑人等商議，輾轉挪款，倍價贖回會館基地並照壁，前門埋地基可以保全，廟宇不致拆毀，另又贖回左手照壁前巷路一條，由街直通黃浦，可爲會館出入之路，合會館並左手巷路，共量出地基一畝七分七厘一毫，共備紋銀八千兩，交火輪公司行收訖。公司行商出立賣契一紙，附執其公棧地基兩間，該地一畝有奇，權割與法商營業。其會館並巷路地基四至俱豎界碑爲據。茲因上洋爲外國通商地方，誠恐日久事多更變，謹將備價贖回海澄、饒萬世豐會館地基畝數銀兩，呈請申詳撫憲，達部存案，並乞出示嚴禁：日後無論中外人等，不得再生枝節，藉詞侵佔，庶海澄、饒萬世豐會館得以永安神靈，久安商旅，潮民戴德等情。據此，卷查咸豐十一年法國欽差布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租上海小東門隔壁直達黃浦小河沿之地，內有潮州會館一所，先准法國前領事伊照會因屢傳立契不到，火輪局主迫於返國，所有會館基地，窠入總契，送道蓋印給執，其地在萬世豐戶下，計三畝五分七厘八毫，備價三千五百七十八兩銀票一紙，送道飭領交地等因，飭據潮州會館董事具稟以會館係屬公建，不能擅賣，久未交割，嗣准法國總領事函開，勸諭火輪信局允將會館地基留讓，惟界內之地向無轉售華人之例，現由該會館董事商請本國富碩行主出名代買，同往丈量，即在萬世豐戶下三畝五分七厘八毫內，轉售一畝七分七厘一毫與潮州

海澄、饒萬世豐營業，議約時價銀八千兩。現諭該火輪官信局辦事人阿德辣爲立法文賣契一紙，當堂書押，本總領事亦經畫押用印，合將該地契送交加印發交該會館收執爲憑等因。本道當將送到法文地契轉給潮州會館董事收領，即據該董事譯出漢文送道存案，並檢同司照方單備具規銀四千四百二十二兩，同前次存領之英文規案未銀票三千五百七十八兩合成地價八千兩，一併轉交，經本道照送總領事轉交火輪信局收領，取有收文在卷。除飭上海縣將租地原案勘明詳辦，並將潮州會館贖回緣由隨案詳咨總理衙門立案外，合行給示遵守，爲此示仰潮州會館董事及號商人等知悉，此次贖回會館并巷路地基一畝七分七厘一毫，永爲海澄、饒萬世豐會館之業，中外人等不得再有強佔硬賣，以垂永久，而安商旅，各宜遵照毋違，特示。同治二年七月初十日示 遵告 示發潮州會館實貼。

創建潮惠會館記

吾郡距滬四千里，其航海而懋遷於是者，我潮陽及海陽、澄海、饒平、揭陽、普寧、豐順、惠來凡八邑，溯始來至今日，百有餘年矣。朋簪既盛，物力滋豐，嘉慶年間於洋行街捐蓋公建潮州八邑會館，奉天妃祀焉，以迓神庥，以敦梓好，三幫之人，雍雍濟濟如也。三幫者，節章凡船中貨物或患燥濕，按毗連最近之邑攤補之，我潮陽與惠來近，遂爲潮惠一幫，其海澄、饒平、揭陽、普寧，各爲其一，故曰三幫。道光初揭普、豐首以其幫之釐自抽自用，循其舊者惟海、潮二幫，而二幫中則惟我潮之糖菸釐最爲巨款。十九年倭芙蓉申禁森嚴，他幫有疑我幫販此者，致我潮亦析其釐如揭、普、豐幫，於是我潮乃亟立潮惠公所於振武臺城濠之北，咸豐三年颶城陷，毀於火。六年復移建於姚家碼頭內街，十年寇至，又遭毀。因倭芙蓉新弛禁，稍洋藥，我潮此業驟起。同治五年郭日長部郎倡議合我潮糖菸洋藥，各按貨抽釐，卜吉於十六鋪之迤南，經之營之，同志競以己貲先，規制既闕，勝其楮曰潮惠會

館。是時惠來在滬已無商賈，無貨登，無捐助，而仍以潮惠名者，謂舊館潮惠同，幫禮從其朔，且鄉黨之誼宜合而不宜分，凡既合而中分者，皆非古誼也。館基九畝，九分九釐九毫，購自王永誼，其值白金二萬兩有奇，爲堂二，於其首祀天妃，後之堂爲樓，以祀關帝，其左右祀財星雙忠，春秋報賽，塵市機宜，衆商以時會集樓下，雍雍濟濟，迓神庥而敦梓好者，又在於是矣。夫天下始事者恆略，繼事者恆詳，自今以往，我幫蒸蒸日上，財豐而衆和，其於館之規制，或更廓而大之，踵而增之，以期美益求美，善益求善，則尤創始者之深願也夫。

神殿坐西向卯，丁酉丁卯分金。大門坐西向卯兼庚甲，乙酉乙卯分金。

同治五年歲在丙寅孟冬之月，穀旦潮陽商衆同人謹記。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布政使銜前署湖南糧儲道陸增祥拜書。

潮惠會館二次遷建記

會館之建，非第春秋伏臘爲旅人聯樽酒之歡，敬梓恭桑之誼，相與樂其樂也，亦以懋遷貨居，受康列肆，雲合星聚，羣萃一方，詎免睚眦，致生報復，非賴耆舊，曷由排解，重以時勢交迫，津梁多故，橫徵私斂，吹毛索癘，隱倚神叢，動成瘡痍，雖與全局無預，而偶遭株累，皇皇若有大害，踵乎厥後，既同井邑，宜援陷阱，凡此皆當憂其所憂者也。縱他族好行其德者，亦能代爲扞衛，而終不若出於會館，事從公論，衆有同心，臨以明神，盟之息壤，俾消黨隙，用濟艱難，保全實多，關係殊重，推之拯乏給貧，散財發粟，尋常善舉，均可餘力及之，無煩類數。此會館之建所不容緩也。我郡距滬瀆四千里，鄉人士貿易來者，閱百有餘歲，八邑之設會館舊矣。中間有連數邑別樹一幟者，而潮惠之有會館，則自鄧部郎日長始，沿革本末，工用詳同，迨丙寅創建記文，不再贅敘。惟是一星未終，浦沙淤積，水口闕塞，於形家言爲不吉，羣情震動，亟思卜地遷焉。適鄭觀察介臣主會館事，觀察立心端毅，察物精覈，視公家事如己事，見有口舌忿爭者，立爲和解，友朋有所委重，推誠致信，不惜

抉肝膽以相指視，而又絕惡至嚴，不稍寬假，以故人皆愛而敬之，畏而親之，無敢干以私而售以欺者，至勇於爲善，尤天性也，慨焉引爲己任，當得臨衢吉壤，飭工庀材，擇日興役，時光緒建元之次年丙子正月也。籌畫經營，全仗觀察之力，迨季冬中旬役竣，美輪美奐，說者謂微觀察，功不及此。閱二十二年之久，頌聲猶貫衆耳，而地勢驟變，則以當違中於下僚與利之說，特於浦濱開闢馬路，北自十六鋪租界始，南竟陸家浜止，悉收路內，餘地入官，可求善價而沽，兼可升科以征地稅。會館氣局，爲所阻塞，實受損傷，是非改建不可，詢謀僉同，仍請觀察任其艱鉅。觀察益勤益慎，一再相度，得江潯地，坐庚向甲，兼卯酉半綫，形家謂爲大利，重與營繕，經始於丁酉季冬，旬有九日，次歲戊戌季春，旬有七日，並撤舊殿之棟樑椽桷，瓦甍階礎，而用之不足，則續購新者，隨於季冬告成事焉。前殿恭祀天后，後殿恭祀季漢前將軍關公，配祀諸神，謹遵舊制，象設赫若，禮器秩如，敬筮旬有四日吉時，安神行禮以落之，即今會館是也。棟宇巍煥，門鎮巽流，吐納滄溟，沐浴日月，遐朝邇拱，氣象萬千，形家所稱勝境，殆無逾此。就彼法論，是能鍾毓偉人，振興宏業，今觀察一誠規畫，劬瘁不辭，兩度經營，毫髮無憾，所云偉人不先有在哉。因前所舉而廣之，繼長增高，俾臻美備，而復思慮深遠，即變程功，使後事有可遵循，不流廢弛，所云宏業，不更可推哉。瑞應之來，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觀察德劭年高，自將爲子孫首操其券，而我同人蒸蒸建業，濟濟興才，日進而無疆者，無在非觀察之餘之所波及。然則今者不獨爲會館慶，且爲觀察慶，並爲同人慶，其感佩爲何如耶。用勒貞珉，以誌歲月，兼附其說如左，冀異時任事者有所勸云。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秋朔月穀旦潮陽衆商公記。

賜進士出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南巡撫前河東河道總督翰林院編修吳縣吳大澂書

廟園各業基地碑

上海縣正堂朱爲給諭執業事據廟園各業公所萃秀堂、錢糧廳、擬開船舫廳、董事廳、龍船廳、飛丹閣、懷烈樓、清芬堂、映水樓、得月樓、香雪堂、遊廊、羊肉業、銅錫店、銀樓、挾爽樓、世春堂、點春堂、可樂軒、湖心亭、花神樓等稟稱：業等在治生理，各有公所，附建廟園，共計基地三十六畝八分九厘二毫。緣廟園公產，向未列入官字圖，捐納糧賦。現辦清漕案，業等理應各歸各業，分戶承糧，請飭亭香畫匠各照公所地址查丈，分列戶名，於同治七年起，各自承糧等情。當飭亭香按址查丈，即據該業等邀集各業，按址丈明，共計二十一行業，丈見基地三十六畝八分九厘二毫，與田單額數相符。惟各業中人衆不一，深恐久後不知底蘊，或起異議，應請勒石曉諭。至前給總額田單，未便存留在外，並請註銷，分戶給諭執守，開呈的戶，求賜給示勒石，并求諭飭冊書分別收除承糧，按業給諭執守等。又經開單分諭官字圖及二十五保五圖冊書分別收除去後，茲據該冊書等覆核，遵諭分晰收除，現立萃秀堂等各戶承糧，已於冊內註明，求賜分諭各業遵照等情，具稟前來。除將廟園基地田單註銷，一面給示勒石曉諭外，合行給諭，爲此諭仰後開業戶知悉，現在廟園基地，業經按業丈明，分立的戶，准於同治七年起，由各該業遵照丈見畝數，永遠各自承糧，所有廟園基地田單，既經註銷，即以此諭執憑毋違。特諭。

計開 船舫廳船廠 丈見共地五分捌厘三毫

同治七年十一月

建汀會館碑記

仕宦商賈之在他鄉者，易散而難聚，易疎而難親，於是立會館以聯絡之，所以篤鄉誼也。上海之有建汀會館，由永定蘇君子明、上杭曾君辛叔首董其事，集資成之，作於道光己酉歲，閱三年而落成。中祀天后，以昭誠敬，曰名建汀，合建寧、汀州兩郡也。先是嘉慶初年，辛叔之父，曾君古卿與上杭王君耀光、傅君晉三、楊君學

祥麟、金置南、郊田，創立義塚，其碑字爲我先大父輪園公手筆，鄉輩猶張道之。又有屋數椽，在城南董家渡，亦係當時購置，以爲春秋祭祀天后之所，故名曰同慶堂云。迨會館既出，始歸入祀產，並就館之西南，續置田若干畝，爲新義塚。是役也，建寧張君鏡秋與有力焉。歲在咸豐辛酉，粵匪犯境，今得相李公少荃奉命統軍來滬，即假會館爲幕府，分兵進剿，恢復之功，實基於此。故撤防後，資助修費，並手題「籌筆地靈」匾額，亦可見神靈之顯著矣。然會館自爲行營，歲久失修，不免損壞。由是蘇君復集同鄉諸君踴躍捐輸，而屬上杭楊君南枝暨予經理其事，鳩工庀材，脩廢舉墜，復又煥然一新矣。旁有數楹，或祀土神，或奉先董，而以餘屋爲丙舍。工既竣，同人感蘇君之義，爲生位以尸祝之。然蘇君每自謙曰：予何能此。事創始，實辛叔之力居多，惜今日不及見也。不意十餘年來，楊君、蘇君相繼去世，而予又以他務未遑兼顧，復得曾君蘭坪及予兄友樵任之。光緒丁丑，以公款所積，添置祀產，今年夏重修正殿兩廡及丙舍。又於東之隙地築廚舍三間，規模益完善矣。惟是一切條例未勒於石，恐無以垂久遠，且吾鄉之後來斯土者，亦無從悉其原委，同鄉諸君願而樂之，司董爲集議申整舊章，刊列於廳，屬予記之。予曰：會館者，所以祀神明，以聯桑梓也。事有關於義舉，當協力同心，和衷共濟，勿存推諉之思，勿挾偏私之見，則典型不墜，規模日充，而神明默佑我同人者，亦豈有艾哉！是爲記。

光緒癸未仲冬上杭葛其龍撰

新安吳善恭書丹

江寧黃瘦竹勒石

建汀會館記

蘇紹柄撰並書

創修建汀會館始末記

曾愛仁撰

右兩碑均立於清光緒九年癸未（公元一八八三年），內容與葛其龍同。

重修泉漳會館記

吾閩泉漳兩郡人之質遷於外者，夙稱繁盛。凡所託足之處，類皆建有會館，所以聯商情而敦梓誼，法至良，意至美也。上海泉漳會館，建自乾隆年間，其規模之宏遠，氣象之堂皇，橫覽各幫，洵無多讓。然非代有維持之人，安能垂諸久遠而不替哉？泉州歐陽鑑堂先生，商尊望重，董吾幫事有年矣。光緒十七年夏，鄉人士議修會館，先生慨然任之，不憚勞悴，精心規畫，核實樽節，所費僅及曩時之半，而舊者葺之，缺者增之，棟宇一新，神靈安俯，厥工告成，鄉人士已稱鑑堂先生之功不置。乃先生勇為有素，復以館前濱浦隙地，久為諸無賴結廬占據，鄉人士屢擬驅逐而不果。先生諭之以理，懾之以威，卒皆帖然翕服，不旋踵而遷徙一空。於是就地建屋，以儲貨物，歲收租息若干，於會館中又增一恆產焉。況築做不馴之輩，有非徒以勢力所能折服者。今諸無賴皆低首下心，一旦徙去而無怨，苟非先生之開誠布公，力籌大局，曷克臻此。蓋先生之功，尤有不可泯者，為記崖略如右，微特銘其賢勞，亦欲使後之人知所從來云爾。

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夏六月

泉漳同人公立

蘇紹柄撰并書

滬上創建藥業會館碑記

古者神農氏作，而醫藥肇興。然藥不真，則醫不效。柳子厚宋清傳云：宋清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長安得清藥，輒易售，咸譽清，疾病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響應，雖不持錢者，亦必與善藥。子厚之言如此。後世人心不古，謀利者往往以偽亂真，而藥物之害人尤甚。此巨商大賈所以聚天下之所產，而材必求其精良也。大江以南，藥聚於蘇州，舊有會館，曰老，曰新，曰東，曰西，遠近商客所集焉。咸豐十年間，吾蘇遭亂，以藥材易者多經滬上，始假城中藥皇廟之和義堂為

聚議之所，僉謂非久遠計。同治九年寧波中書銜朱君世衡，都司銜翁君兆芳，同

知銜包君善榮，嚴君宏海，封朝議大夫董君明銜，候選同知朱君升，向君飛鵬，運同銜蘇州倪君文照等議立斯館，抽捐商釐，積貲充裕，乃買宅於上海縣十六保浦萬雲橋南畔之鹹瓜街，鳩工庀材，修建廳北五間，正廳樓上奉藥皇神農聖帝，歲逢誕日設祭，朔望拈香行禮。樓之下曰喻義堂。合肥李爵相題額。東西各有廂樓，西偏牆外別為向西廳樓三間，對面向東門樓三間，其中間為向西大門，兩旁左右廊樓門垣庖湑之屬，結構塗茨，次第完葺。經始於光緒三年七月，訖工於五年四月。凡屋址價值，木石工料，并置什器費用，白金以萬計。既告成事，又十餘年，董朝議以余備悉是役之顛末，郵書於余，請為之記。余謂人自稟氣受生，燥濕寒暑之偶侵，飲食起居之不謹，奚以醫疾而弭災，今此舉也，藥石廣采，為市聚貨，交易得所，月計歲會，其所議規制，皆仰體聖天子贊化調元之意，由是疹膏無虞，躋斯民於仁壽者，為效誠非淺鮮。且滬上為東南一大都會，山川四達，品彙不齊，而聲相應，氣相求，辨義利於幾希，以挽浮靡之沿俗，馴致我國家一道同風之盛，不將於斯館視之哉。曩余往來滬上，獲與倡議諸君子相把晤，及今雖晨星感舊，幸董朝議老猶不倦，始終其事，措置經劃，厥功甚偉。至若朱、向兩同知及倪運同三君，久相協力，復得蘇州同知銜毛君憲港，九品銜戈君福堃，候選運同倪君培源，寧波國子監生包君祖恆，同知銜張君葆恆，咸踴躍樂成，或後起踵興，斯足為斯館之慶，而國子監生陳君亨林，董君世仁，俱寧波人，監視工作，尤著勞勩，例得並書。光緒十五年歲在己丑十月吉旦立石。四明顧家王、鄒忠良同鑄。撰文者為吳大澂。

滬上重建藥業會館碑記

夫以會館之設立也，饗祀神明，禮隆報本，應求聲氣，誼切同羣，顯壇拈之尊嚴，列宮牆之美富。規矩之所從出，範圍於以不過，體固至崇，法又至密也。藥材為市，向

會於蘇垣，遜清咸豐十年間，洪楊擾攘，蔓延至蘇，市景一改其舊觀。大江以南，貿易藥材者咸趨於滬江，而藥市乃集於其地，其時遷地為良，經營伊始，藥材各行假城內藥皇廟和義堂為會議之所，光緒三年朱世衡輩諸董事為謀久遠計，度地於萬雲橋之南畔裏鹹瓜街，建築會館，鳩工庀材，至五年四月而工竣，合肥李爵相為題其額曰喻義堂，吳縣吳侍御為記其始末，而刊於碑。此藥業會館之成立至今四十餘年矣。光緒三十一年，鄭君蘊美、劉君佑年、董君茂芳、張君炳章、吳君春華、邵君巨齡、王君增榮、劉君子長、李君子蕃以會館地處狹隘，冀擴充其規模，購地於上海廿五保泉漳會館之北，外鹹瓜街莫字圩則田三畝一分七厘二毫，加升科一畝八分一厘，將以重建，旋限於經濟，乃建作號房棧房，以租價所入，為後日基金，在昔至民國十二年，購就城內肇嘉濠太平街房屋一區，前後三進，大門內左右廊房，東首花廳，前列假山，後進更有餘屋餘地，坐落二十五保六圖十一圖能字圩四十五號彼字圩一百十八號，共則田四畝七分二毫。又縣西路洽界街內計地二分九厘三毫正，棟宇高爽，拓地宏敞，適宜於會館。是固神靈呵護，俾得其時而玉成之，不可為斯館慶乎。是役也，劉君子長、俞君蘭生、王君振銓、楊君廉生、陳君保廷、周君玉書、蔣君漢雲、李君子蕃、楊君養生、葉君春樵、張君蘭芳、傅君懷章、董君伯緯、周君子明籌度之力也，而劉君子長任勞又多，是宜表而出之，至其不敷金融，則司年任之。此後克臻美備，永觀厥成，前後董其事者，熱忱毅力，不可沒也。茲當改葺初竣，為記其大略如此。

中華民國十三年夏正四月慈谿葛輔恩撰，慈谿魏友模書。

上海米業公所嘉穀堂碑記

嘉穀堂在玉帶門內萬軍臺下小穹窿側，本米行公所。同治九年捨以為米店公所，乃易今名。行者所謂行貨，曰商；店則居貨，曰賈也。吾邑稱木棉地，產米不多。顧自五洲五市，人煙繁盛，冠各埠，第就治所萃處計之，月需食米殆十六萬石。邑本

江海要津，帆檣轉輸，雲屯蟻集，遂為市貨一大宗。今歲糧價奇昂，各路遏糴，人心震動，滬關禁米出海，捕治偷販，官紳士庶，皇皇於此，而米糴之出海，利商不利賈，故持之尤力。是米店一業與居戶同休戚，係民食蕃重，不可不思所以振興之也。公所之立，艱難締創，壹志圖成者，僉推胡君南坡，而沈君友松實贊之。同治六年城店倡公捐石二文，是年南市踵起，旋改四等月捐，每店百文至四百文。光緒三年北市始與公釐捐，十八年始立司年四店。歲以六月二十八日受代，二十一年始提捐石一文。其明年始立美租界司月四店。又明年停捐，累歲積贊置產凡二：一南香花橋屋八間，同治八年得，光緒十一年翻蓋，一西唐家衙屋十餘間，先於十八年購城西田，二十三年售田購此。今議重建嘉穀堂，提捐石四文，經費所盈將以卹同業之孤寡者。則是捐也，非祇念公，且以樂善，振興之圖，孰亟於此。胡君令子文煒實與斯役，為余述本末，乞為碑文。余感近事，念斯堂之重有繫於一邑，益歎想胡、沈諸君創始之功為不可沒也。故記之如此。時光緒二十四年太歲在充五度日躔斗十三度，邑人姚文楫撰，仁和高憲書。

海上為通商總埠，商賈雲集，月食米至十餘萬石，非有二三君子急公好義以董理之，則私運斷斷之弊將日出而不窮，自嘉穀堂立而章程乃備，有事則集會議務出以公平，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其所系非輕淺也。若夫積資以購公產，盈餘以恤孤寡，則關乎一邑之善舉，尤足尚已。創之者胡、沈諸君，繼之者蔡君竹樓、奚君廣虞、沈君堯亭、胡君鹿湘云。

光緒庚子仲多月

繡州金□跋於蘇齋 山陰吳隱刻。

上海四明公所新建南廠北廠東廠醫院之碑記

積壤可以成山，集腋可以成裘，人固知山與裘之成於壤與腋矣。而不知無積之集之者，則壤必不能自成為山，腋必不能自成為裘。我滬上四明公所之定議擴

張也，當日所列爲三大端者，曰重建日暉港南廠，曰分設虹口北廠，曰添造四明醫院。其規模皆甚闊，其經費皆甚巨，其非可成以一手一足之烈，而必待衆擎共舉也。蓋無異成山之在積壤，成裘之在集腋矣。顧滬地自海通以後，都人士之鳧趨蟬集者，幾幾乎舉全國而成周，我四明一郡之地在國中不及百分之一，欲於歲月之間，成此莫大之功，其志非不甚宏，其願或未易償，乃竟倡者一二，和者百千，登高一呼，萬山皆應，戊午五月衆始議分端舉事，庚申五月成南廠，辛酉八月成北廠，壬戌七月醫院又落成，不特所議三大端，無不應期成立，即未及列議而續請添築之浦東四明分所東廠，亦兼營並建，以普慰衆志。其屋舍或四百楹，三百楹，一二百楹至千楹，其捐銀或十七萬，二十三萬，十有餘萬至六十萬，其歲月則自起事之初，至竣事首尾相去不過三四年間，猗歟休哉，可謂盛已論者或謂四明旅滬之人，數在各行省中爲獨盛，宜乎其集費易而成功速，似積壤必可以成山，集腋必可以成裘矣。然公所自建設滬上以來，迄今已百二十餘年，其所議擴張諸大端，未必非前人之所預計，而必遲之又久成立於近數年內者，雖由捐輸之踴躍，亦賴僥議之周匝。然則山與裘固成於壤與腋，而要其所藉以成者，固尤在於積者集者也。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史曰有志者事竟成，可以爲吾郡滬上新大工程證矣。其銀數多寡及捐戶姓名分列各碑外，茲特著其首事者姓名曰：朱佩珍、葛恩元、周鴻孫、沈敦和、嚴義彬、方舜年、方積鈺、嚴廷楨、虞和德、周晉鏞、周林慶、洪賢鈞、陳仁琅、方積番、孫鵬、石運乾、陳聖佐、陳徵猷、樂俊實、葉承欽，而恩元主捐募，鴻孫主建築，佩珍總大綱，尤爲始終其事云。

鄞縣王禹襄書並篆額。

上海四明公所重建南廠碑記

慈谿陳邦瑞撰，鄞縣高振霄篆額并書。

日暉港四明公所之南廠，創於光緒癸卯，而改建於國變後戊午者也。我四明公所之建於滬上，在於嘉慶二年，先通商四十餘年，屬上海城闔北郊，地勢寬廣，規模闕缺，神祠祀宇而外，次及殯舍、義塚、制墓備矣。五口商約定後，畫隸法蘭西租界，法人覬覦所址，屢次借端生事，我四明旅滬之父老子弟出死力與之相爭，乃得立約訂界，垂之永久。然而海通既久，輪蹄輻湊，環公所之前後左右，盡爲馬路市廛，欲復如昔時之積穰埋齒，於衛生固有未便，即旅魄亦有難安，此郡之人所以購地三十餘畝，更設南廠於日暉港也。草創伊始，規制未備，地又僻遠，巡視難周，邑人葛恩元將殯其先人於廠，見而心惻，屢請於諸董事，謀早興工改建，決議之後，衆咸踴躍輸貲，歷時未久，而南廠遂以告成矣。舉事之日，邦瑞適寓滬中，或疑事大費鉅，未易就緒，竊以爲不然，蓋以我四明旅滬人數之衆，鄉誼團結，雖前此之艱險萬狀，當道錯愕而幾難藉手者，猶且萬衆一心，終復其固有之原址而後已，區區經費云乎哉。余果甫及二年，集資逾十七萬，成屋至三百九十六楹，凡神祠、祀宇及殯柩之所，無不畢置，而較前完美，可謂盛矣。雖議發於一人，任肩於各董，而要其所以成此大功者，則我四明諸父老子弟疏財仗義之共有力也。廠旣成，衆以文相徵，撮其大要於左，其詳已見於葛君公所大事記。重光作噩歲癸月之吉。

上海四明公所新建北廠碑

客有自滬來者，道及滬上四明公所之日暉港南廠落成於庚申五月，計屋近四百楹，計費逾十七萬，心竊喜之。又言當日定議南廠告成之日，即續建虹口北廠，約需二十萬元，則又爲之心憂。夫滬上自通商而後，我四明人之求學經商及託業工藝者，前後爭趨不絕，人數聞近五六十萬，而業於北者，較之業於南者爲尤衆，則南廠旣成，自不能不繼籌北廠。然以大工甫竣，精力告疲，欲復繼長增高，集此巨款，雖以我四明人之急公好義，恐亦有未易從心者。未幾則又有告以北廠

之新建有日，捐地有人，輸資有人，庀材鳩工，在早晚間，且於一月之間，集貲二十萬有奇，較之原定額數，溢逾一成，遂爲之深喜不置矣。夫各地公所之環列，邇上者相望，奚啻數百，獨我四明之公所，其建置最先，其規制最備，其聲望亦最著，前此法蘭西人屢挾兵力，僥倖能集羣與抗，奪其氣而折其焰，商於六百，連城不易。論者謂四明人之在滬，不僅以人數之衆，財力之雄，見推各埠，要其深謀毅，實有大過人而未可以輕量者。觀於北廠繼南廠後，指顧而集事，信乎其說之非謬矣。抑又聞滬之浦東多我四明工人所聚處，一俟北廠竣工，亦將踵建東廠，此則其費較輕，其謀早定，更有無難操券償者。嗟乎，巨製宏規，後先度起，秋嘗春禴，存歿俱光，此誠我四明之父老子弟千秋不朽之偉績矣，而惜乎廷藏已老，不獲扶杖來遊，一觀落成之盛典也。

歲在重光作噩，月鄞陸廷藏，鎮海陳修楹，書並篆額。

上海浦東四明分所落成碑記

隔上海一衣帶水，而界居黃浦之東者，曰浦東，始不過一荒村耳。通商歲久，貿易日繁，街市既漸經推拓，工廠尤前後林立。我四明七邑僑寓之工商，計數殆不下二萬，其初疾病偶有不諱，率先赴公所領棺，復送至南廠安厝，非特耗費較多，亦且風波可慮。其尤貧無力者，則舉而委諸道旁，甚可憫也。庚申經營北廠時，林君良佐、汪君徽舟來請增設東廠，衆議基金聽其自籌，而建策則公所任之。汪、林兩君遂與同志募捐洋五千元，購小吳家橋地一區，辛酉八月開工，越明年五月告成，建廳事五楹，丙舍二十楹，凡所應用之室，賢值虛庖，備成備，額曰「浦東四明分所」。蓋費銀一萬五千有奇，而東廠又巍然成立，既省南北奔走之勞，復免江浦風波之險，甚盛事也。嗟乎！大工大役，事維艱，故世有以官府勢力請帑舉事，而稽其成功，猶不免竟大要而遺細則，況以一郡有限之財力，於一二年間興數千萬金偉大之工程，行百里者半九十，東廠之稍爲緩圖，亦意中事也。雖然，我四

明人之好義踴躍久爲滬中所推重，假使僅建南北二廠而不復更營東廠，則無以慰浦東工商之望，即無以盡居滬紳董之心，今幸先後締造，共竟全功，縱規模稍有廣狹，而心力固已交盡矣。他日僑居益盛，經費易籌，其必更購廣土，大展宏圖，以與南北廠鼎峙無疑也，遂欣然而爲之記。

歲在元貳，閏茂仲秋之吉，鎮海鄭傳爰撰，慈谿魏友模篆額并書。

上海洞庭西山金庭會館記

記略：「羅煥章觀察首捐巨資，納玉面銀四千

圓，爲之經始。同鄉同聲而至，一時廳響雲湧，不一月而驟致萬金，乃相地西門外黃家闕路購址若干畝，召集匠作，營造棟宇，有堂室，有庭館，有聽事，以會賓客，有周窠以容輿馬，凡例有之。歌臺亭閣，一切嬉游不急之務，在所屏除，而以餘地增置市舍三十餘幢，於甲寅年六月落成。葉德輝記。」按甲寅係民國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

重修內園記

民國十年辛酉（公元一九二一年）立。

昔荀卿子始言合羣，蓋言乎士，卽商亦然。管子謂「處士必於閒燕，處商必就市井。」注謂「處士閒燕，則謀議審。」夫商何嘗無謀議，自商學商戰之說興，其關係鉅且亟矣。上海濱江帶海，爲東南奧區，史公所云綰轂，海道已還，百業鱗萃乎是。錢業質樞，鑰喉襟之大合羣，而處之閒燕之區，而附屬之嚴敬之地，則情誼洽，信義立，先民之所圖始，甚盛事也。縣治北城隍廟祀元待制秦公諱裕伯，明季以來，公之靈嘗禦災捍患，祀之禮也。廟有東西二園，西園卽明澤恭定豫園，中更蕪廢，而玉玲瓏三峯僅存者。東園一名內園，廣袤不逮西園，而幽邃過之。乾隆間，錢業同人贖資購置爲南北市總公所，以時會集，寓樂羣之雅，事涉閎指，輒就謀議，廟故輪奐整飭，道光壬寅，咸豐癸丑，兩經兵燹，旋修葺復舊觀。庚申辛酉間，髮寇披猖，外兵助勦，屯兩園逾四載，多所毀傷。東園修復，仍錢業任之，台平昔歲修糜資如千，載在縣志，斑斑可考。辛亥國變，復援案呈請有司給證管業，計占地二畝

一分八厘六毫，按年納稅。蓋自乾隆至今垂二百年，斯園閱世滄桑，而隸屬錢業如故。比年建議重修，因循其所舊有，而崇麗增飾之，經始庚申八月，訖工辛酉九月。鳩僦所需，乃至二萬有奇。凡庭榭臺榭，水石卉木，匪直以為觀美，結構之與邸壑，精神之與襟抱，其所貫澈運量，要有大過乎人者。園有門，北鄉，仍以內園額之。有堂三楹，秦公像設在焉。錢業歲時享祀，不敢忘附屬之舊也。斯堂之作，丹楹刻桷，潤色有加，則慎重其事也。嗚夫商政不修，幣制靡定，上海一隅，百業皆蝕，唯錢業尙能振厲，南北兩市操贏制餘，各有挾持，而斯園實為集思廣益，出謀發慮之地，奚啻管子之言「商鞅萃而州處，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云爾。以情誼合羣策，以信義答神庥。園之一土一石，一草一木，皆有堅固發榮之概，以謂地靈人傑，其殆庶幾。因於重修落成，樂為之序。若夫斯園建築之精，游覽之勝，天工人巧，城市山林，昔之人有述焉，茲不贅。臨桂況周頤譯，歸安朱祖謀書，吳縣周梅谷刻。辛酉孟秋中澣汀州伊立勳篆額。

學校

縣學

上海縣學記 同治志云：「建上海縣學碑元貞元年十二月張之翰撰並書，王侯篆，據府志補。」按碑原題「上海縣學記」，作「建上海縣學碑」，誤。元成宗元貞元年乙未，公元一二九五年。略云：「上海舊為鎮，景定間里士唐時措，時拱買韓氏屋為梓潼祠，像先聖先師於祠宮，建古脩堂，為諸生肄業之地。至元辛卯立縣，甲子扁縣學，縣尹周汝楫洎教諭諸執事方營建未遑，明年改元，僉事朱君思誠按行是邑，適與余偕至，時縣僚迫以田糧四出，皆不得與邑事，因談鄉貴萬夫長費拱辰修葺之，乃飭正殿，完講堂，起齋舍，不三月畢工。周尹汝楫、唐教時措求余書興學之由，俾刻諸石。」原碑當存，下缺一角。

修上海縣學碑 元成宗大德九年乙巳（公元一三〇五年）趙孟頫撰。
重修上海縣學碑 元武宗至大三年庚戌（公元一三一〇年）四月臧夢解撰，張思誠篆。

修上海縣學記 元順宗至正十一年辛卯（公元一三五一年）黃潛撰。
上海縣學圖籍記 明洪武十一年戊午（公元一三七八年）十一月邑人顧或撰。

重修上海縣學碑 明正統五年庚申（公元一四四〇年）仲秋訓導徐研撰。
上海縣儒學重修記 正統六年辛酉（公元一四四一年）立石。

上海縣儒學科貢碑 同治志云：「正統六年辛酉秋七月望日教諭尹如恢訓導黃巖等同撰，在明倫堂。」按同治志題作「上海縣科貢題名碑」，誤，今依拓本改正。

修聖殿靈星門泮池記 明天順二年戊寅（公元一四五八年）二月教諭三山趙正撰，邑人張昂篆。

上海縣儒學曾經閣碑記 明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公元一四八五年）錢溥撰。

科貢題名記 明嘉靖三年甲申（公元一五二四年）二月知縣鄭洛書撰。
上海縣重修儒學記 明嘉靖十七年戊戌（公元一五三八年）歐陽塾撰。
諭示郡邑學校條文碑 明萬曆八年庚辰公元一五八〇年立石。

上海縣重修儒學記 明萬曆十九年辛卯（公元一五九一年）陸樹聲撰。
魯府典膳新安任良佑向義尊學記 明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公元一五九五年）徐汝翼撰。

署上海縣事司理毛公重修儒學文廟記 明萬曆三十四年丙子（公元一六〇六年）黃體仁撰。

五學額憲堯碑爨廡記 明崇禎六年癸酉（公元一六三三年）孟夏董其昌撰何萬化書並篆

禮部曉示郡邑學校條文碑

曉示生員臥碑 同治志學校門云：「國朝順治八年禮部申學政六條於天下學校，九年御製臥碑文頒勸各學。」下註「俱勒石明倫堂」而同書金石門則

失載。前者似即為順治八年所頒之學政條文，然條文不止六條，因無年月難於考核。清順治八年辛卯，公元一六五一年。

重修縣學記 清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公元一七一七年）蔡嵩撰。

朱之淇修聖廟記 清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公元一七六七年）立石，碑僅存後半。春江外史顧惇量撰書。

重修上海縣學碑記 清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公元一七六八年）巡道勞

宗發撰，曹錫寶書。同治志學校門有節略，金石門失載。續志金石門補志之，然誤

作乾隆三十年。

移建上海縣學記 清文宗咸豐六年丙辰（公元一八五六年）護道藍蔚賢撰，邑人劉樞書。

重修上海縣學記 清同治六年丁卯（公元一八六七年）三月蘇、松、太道應寶琦撰并書。

鎮學 社學 義塾 書院

青龍鎮學記 南宋寧宗嘉定十五年壬子（公元一二二二年）杜孝巖撰，葛從龍書。

上海縣社學記 明成化八年壬辰（公元一四七二年）江震撰。

筠溪義塾記 續志云：「錢福撰，王景書。石今存三林鄉水月庵。」

仰高書院記 續志云：「鄭洛書撰。」

梅溪書院記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公元一八八六年）江南蘇、松、太兵備道

餘姚邵友濂撰并書。記略云：「光緒壬午予備兵海上，甫下車體訪風教，聞城西

有設帷授經，門牆蔚然，遠近號為正蒙書院者，邑高才生張君煥綸質主之。先是張君集二三同志參會中西，設為教約程式，試行於家塾。方事之初，凡饗饋賄脩

之以時增益者，邑紳姚君天來獨身任之。前兵備道貴池劉君，那丞錢塘吳君，今

邑侯獨山莫君復相與鼓舞提倡，而飲給其所不足。予為之廓講廡，籌經費，又旁

建洋文書院，先後出奉錢公款計白金以兩計者，四千二百有奇，錢以緡計者六

水利

澇河

重濬趙家溝碑記 明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公元一六〇一年）陸鄰撰，石

存高行鄉。

澇河碑記 明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公元一六一七年）陸彥章撰。

重濬吳松江上諭奏稿 清道光五年乙酉（公元一八二五年）七月二十

三日具奏至九年己丑（公元一八二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奉旨為止，凡十二道，勒石法華鄉周太僕祠。

小插留壩碑 清道光十六年丙申（公元一八三六年）碑在法華鄉程家橋

觀音堂壁間。

吳松江厚水碑 清同治十一年壬申（公元一八七二年）立，在靜安寺。

海運

海運奏稿 陶澍書，在龍王廟。

津渡

種德橋記 明嘉靖十七年戊戌（公元一五三八年）立石。在法華寺前彌陀

殿。文曰：「法華衝要地也。東去縣治十又八里，南達府城西，出塘行鎮，使驛之所奔轅，商旅之所貿遷，陸馳川載，銜尾接踵，其所患者，橋梁之未固耳。夫以木建此橋，輒理輒廢，需材有出濟弗給舉，歎曰：益易以石乎？易石其弗壞。今歲秋瞿日山

等一日就訪翁，因以建橋告，翁即欣然曰：吾志也。乃經營。其費之所出與材之所具，以身任之，仗義者如纓絡，居鎮者咸樂佐焉。十日而累石址立，又十日而訖工，書其顛曰：「種德。」蓋取諸士之便往來者，餘曰利民橋，曰里仁橋，曰迎龍橋，不數月而次第告成。……賜進士出身江西提學副使唐錦撰文。

百步橋記 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公元一六一三年）張所望撰。

曹氏世代義渡碑 張宸撰。略云：「渡曷為以義名，曰別於利也。利則爭，義則不爭。而何以必稱世代，曰此曹氏子孫之志也。」碑石於清宣統二年庚戌（公元一九一〇年）被當地商民磨滅字跡，改刻待渡亭記。

楊師橋碑 尚書云：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此皆古聖王之所首重，政教之必先者也。今有楊師橋者，道經四要，路接關津，鄉城輸賦之必經，南北往來之難越。稽於故

明正德庚午五年重建迄今二百餘載，忽於康熙乙亥三十四年頹然崩壞，慘遭溺喪者數人。屢屢議舉者不一，可知大事之不能速就，所以往來病涉，對景興嗟。幸蒙崇福道院住持姓陸名天定者，於穹窿訪道始歸，一觀而頓發募建之虔心，再觀而經營工費之繁儉，赤踵露頂，擊柝遍傳，千餘日之寒暄無間，三四載之苦

行難成，運謀無計，假寐靡寧，叩卜普渡，求現於潮音之仙洞，泛舟南海，最顯於靈應之祖師。汪洋浩蕩，幾獲非災，一歸而募示淵源，雲間之縉紳張宦，再誠而幸通

橋運，四方之善信同誠，乃於康熙丁丑三十六年，又募縣侯陳公告土，隨而伐石興工，暨辛巳四十載而工程落就，告竣流芳，往來欣慶，隣右動稱天定。又欲立石載誌，以為苦心不泯，方能遠涉武當，酬恩禱愿，以全建橋功業。余輩咸稱為出家人之一片苦心，當代之盛舉也。眾等重蒙大德，何忍旁觀，各消少敬，勇躍爭先，以作洗足雜髮之費，成其美者不禁代為措辭以文之，於是乎撰。時龍飛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仲春月穀旦里人眾等同誠拜具，碧雲飯依弟子瞿凌空天飛氏薰沐代撰并書。

小普渡橋記 清雍正七年己酉（公元一七二九年）立石。

小插橋碑 清乾隆十六年辛未（公元一七五一年）里人李陽撰文，東臬張梓書并篆，橋原名延壽。

海會寺建香花橋碑記 清乾隆五十年乙巳（公元一七八五年）立石。

重建龍華百步橋碑記 清嘉慶九年甲子（公元一八〇四年）錢塘何琪撰并書。石存橋堞之施相公廟內。

度民橋碑記 民國元年壬子（公元一九一二年）冬月秦錫田撰，係記改建陳行跨塘大木橋為石橋之經過。

重建東生橋記 民國四年乙卯（公元一九一五年）冬月無錫瘦鶴鄒張撰，橋在徐家匯天主堂附近。

新建裕民蘇民粒民三橋碑記 民國十三年甲子（公元一九二四年）秦錫田撰，嘉興金蓉鏡書。記陳行裕伯題橋，蘇家橋，劉船橋三木橋改建石橋經過。

隄防 錢福記。弘治上海志卷五載有全文。

西昌庵石隄碑記 清嘉慶五年庚申（公元一八〇〇年）立石。

捍患隄記 明弘治七年甲寅（公元一四九四年）十二月翰林修撰郡人

錢福記。弘治上海志卷五載有全文。

西昌庵石隄碑記 清嘉慶五年庚申（公元一八〇〇年）立石。

捍患隄記 明弘治七年甲寅（公元一四九四年）十二月翰林修撰郡人

錢福記。弘治上海志卷五載有全文。

政績

苗糧改科豆麥記

同治志：「泰定四年六月楊宏昌撰，趙雍書篆，耆老朱振等立石。二十四年知縣林廷璵重立。」按元泰定四年丁卯，公元一三二七年，而無二十四年，此係指明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公元一三九一年）撰記者弘治

上海志作湯謙昌，因拓本不在手邊，未克校閱。

坊正助役義田碑

元統二年甲戌（公元一三三四年）萬戶府經歷王

良記，王都中書。嘉靖上海縣志有節文。

劉邑侯德政碑

元至正七年丁亥（公元一三四七年）張鸞撰。

劉邑侯去思碑

年月同上碑，字文公諒撰，二碑弘治上海志均有節文，而嘉靖

上海縣志合節二碑文爲一。同治志稱劉邑侯德政碑，張鸞撰。

蘇邑侯去思碑

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公元一三六四年）錢翥撰，鐫

嘉靖上海縣志有節文。

上海縣知縣祝大夫碑

明洪武元年戊申（公元一三六八年）八月會稽

楊維楨撰，邑人秦裕伯書，周伯琦篆，四明袁子甯刻，咸豐十一年燬於西兵，尙存

有未剪開之拓本。

活民碑

「嗟夫，當是狂悖崛起，曾不假寸鐵尺錘一勇士力，吼乎睨不敢犯，俾

自摧擗其鋒，情伏其辜，它境死傷相枕藉，而一邑若常日鑿鑿，活數十萬齒，反掌

中，襲渤海，郭漁陽，豈其匹耶！侯名挺字正夫，自下車歷茲變，不作色，待物剖決，稱

神明焉。時佐理者，正丞名克昌，字可權，籛字善卿，見弘治上海志，亦係頌讚祝

大夫者。

郭邑侯去思碑

明正德三年戊辰（公元一五〇八年）菊月邑人陳肅撰，顧

英畫。

歷朝吏員碑記

明正德三年邑人董其昌撰。

上海縣知縣題名碑

明嘉靖十年辛卯（公元一五三一年）邑人陸深撰。

曹邑侯德政碑

明嘉靖十二年癸巳（公元一五三三年）蜡月邑人唐錦撰。

趙松書，陸深、潘思等立石。

上海縣葉學博有德碑

明嘉靖十四年乙未（公元一五三五年）立石。

北山董僉憲保障上海縣碑

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公元一五五六年）

邑人張鸞撰，石存丹鳳樓前路上。

鄧侯德政碑

續志：「艾可久撰，據府志，遺愛堂條。」按同治志明萬曆八年鄧

炳任上海知縣，傳附曹詩傳後，艾可久係明嘉靖四十一年進士。

徐學博常吉去思碑

續志：「俞顯卿撰，據府志。」按徐常吉，萬曆八年至十

一年間任教諭，同治志有傳。

督撫阮道惠商革弊禁約碑

明萬曆十七年己丑（公元一五八九年）立

石，存有拓片。

許邑侯省役便民碑

明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公元一五九八年）邑人黃

體仁撰，徐元啓書。

上海縣儒學教諭成玉弦碑

明萬曆三十四年丙子（公元一六〇六年）

立。

邑侯劉公去思碑

明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公元一六〇八年）陳所繡撰。

總司題名記

續志：「喬拱璧撰，王尙行書，據川沙志。」按喬拱璧係明萬曆三

十五年進士。

徐邑侯免徭役碑

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公元一六一一年）立，存有拓

片。

侯德政碑

同治志：「喬煒撰，字蹟磨滅，不辨姓氏年月，在萬勝庵基。」

麥侯去思碑 明崇禎九年丙子（公元一六三六年）正月立。在萬勝庵基。

典息碑 清康熙二十年辛酉（公元一六八一年）立。

完糧每石加米五升碑記 清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公元一七二八年）勅石。

鄭邑侯禁拉客貨碑 清康熙五十七年立石。

嚴禁米鋪當官記

知縣何自慙撰。查何係清康熙五十八——九九年任上海。

知縣拓片年月僅存一「九」字。當係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公元一七二〇年）立。

革除著犯之弊碑 清康熙五十九年立。

奉憲禁報賊碑 清康熙年間立。

永禁派累米鋪碑 清雍正七年己酉（公元一七二九年）立。

分巡蘇松道移駐上海并加兵備銜題案

吏部爲酌需要地設員移駐等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吏科抄出蘇州巡撫尹等題。

前事。雍正八年六月初六日奉旨核部議奏。欽此。會議得蘇州巡撫尹等疏稱：蘇

松道有巡緝之責。不宜住居蘇城。應移於上海。震攝通洋口岸。甚屬便益等語。應

將蘇松道准其移駐上海。又疏稱蘇松道應換給關防印信及傳勅侯部覆到日

咨題等語。應俟該督撫等咨題到日交與內閣並禮部撰擬鑄給等因。於雍正八

年八月初六日奉旨依議欽此。又文選清吏司案呈。吏科抄出蘇州巡撫尹等題

前事。雍正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奉旨該部議奏。欽此。會議得蘇州巡撫尹等疏稱：

蘇松道移駐上海係江海要地。請加兵備銜以資彈壓。既給江南分巡蘇松兵備

道關防等語。應如該撫等所請。准其加兵備銜。俟命下之日移揭內閣撰給傳勅。

其印信應照該撫等所請。移咨禮部另行鑄給。又疏稱蘇松巡道向未設有典史。

應照例設立典史二名等語。應如該撫等所請。准其設立。至應建應改衙署。俟奉

旨之後該撫等另行作造題報可也。等因。於雍正九年六月十六日奉旨依議欽

此。合咨前去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到院。合就抄粘飭行欽遵毋違。雍正九年十月

吉日立石。

禁革書差碑 清雍正十二年甲寅（公元一七三四年）立。

南匯縣糧船眠桅記 清雍正十三年乙卯（公元一七三五年）立。在陳行

鎮武廟。糧船經過周浦塘各橋必拔去橋面。地方苦之。雍正十二年紳士趙時。胡

念祖等公稟上。南兩縣。並奔訴各大憲。由督撫飭令眠桅。勒碑遵守。

永禁免派碑 清雍正間立。係開禁三林塘楊師港。

禁越境販醬有礙鹽引碑 清乾隆十六年辛未（公元一七五一年）立。

李公德政碑記 同治志：「乾隆二十年乙丑長洲沈德潛撰。邑人趙紳書。」按

乙丑係乾隆十年。乙亥乃二十年。其中必有一誤。

完糧禁約規條碑記 清乾隆三十年乙酉（公元一七六五年）立。

莊撫憲批禁永定花糖買賣錢文劃一四底碑 清乾隆三十年乙酉（公

元一七六五年）立石。

史邑侯定木商承值一十四條碑 清乾隆三十年立。

永禁盜侵公資冒捐公產碑 清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公元一七六六年）

立石。

永禁差保雇用疍夫派累碑 清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公元一七六七年）

立石。

當票起賊告示碑 清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公元一七六八年）立石。

永禁腳夫人等碑 清嘉慶六年辛酉（公元一八〇一年）立石。

蘇松太道芝榻公紀略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四月紳士

謹記。邑人趙榮書。

永禁私宰耕牛碑 清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公元一八四三年）立石存城隍廟儀門。

隍廟儀門。

禁止舢板龍載貨碑 清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公元一八四五年）立石。

禁止夷人毀墳開路碑 清咸豐元年辛亥（公元一八五一年）立石。

豫園禁閑雜人等盤踞碑 清咸豐五年乙卯（公元一八五五年）立石。

黃邑侯禁私押人碑 清咸豐七年丁巳（公元一八五七年）立石。

禁渡船勒索碑 清咸豐八年戊午（公元一八五八年）立石。

禁止報驗命案需索雜費碑 清咸豐九年己未（公元一八五九年）立石。

繳納公務津貼碑記 清同治六年丁卯（公元一八六七年）立石。

收錢漕革除捆墊流弊碑 清同治六年立石。

署邑沈公平役碑記 拓片年月模糊待查。

上海參軍卹軍錢碑 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元一八七三年）立石。

湘潭袁公去思碑

光緒乙巳，蘇松太道湘潭袁公奉朝命升授江蘇按察使，紳商士民思公之政，感公之惠，爭挽留之，既得旨允行，丙午春將移節以去，又奉朝命升授順天府尹，勢不可復留，乃相與旁皇累獻，聚而計謀，以為如公之服官行政，利澤及民，去思之碑，不可無作。公初以知縣官上海，推仁廣惠，布公止辟，民已稱之。洎奉命分

巡是邦，適在庚子後，辛丑和約既定，上海一埠交涉愈繁，孫順則權夷，激烈則事債，公壹以和平商理，不亢不卑，日俄事起，嚴守中立，不撓於兩領事之責言。公堂

之閱，罷市之變，賴公推誠宣導而民氣馴，據理執爭而外人服。比年以來，新政推行，學堂踵設，上海得風氣先，建置尤多，公分俸捐廉，掖之成立，若敬業，若養正，若

強恕諸學堂，各有補助，復特改龍門書院為師範學校，邑人議設勸生院，公嘉其事，慨捐巨資，其成也可立而待。凡清節、保節、同仁、普育各善堂之蒙公澤者，猶其

瑣瑣者也。往歲之秋，風潮為害，崇實、川、南諸境，田廬漂沒，民嗟其魚，公親往視察，

據以上聞，發帑施賑，全活無算。警察之設自甲辰年始，公實倡之。又念列強之淨

興，以地方自治為基礎，由是博采羣議，詳請大府，設立總工程局，舉南市馬路電

燈及城廂內外警察事宜，一委諸紳。官紳商民，團體益固。光緒三十二年楊逸書。

祠祀

文昌祠碑 元至正七年丁亥（公元一三四七年）六月歙縣教諭屠性撰，
霖書。

霖書。

城隍誥命石刻 明洪武二年己酉（公元一三六九年）誥命，在邑廟殿前。

仰高祠祀 明正德十六年辛巳（公元一五二一年）八月十五日知縣鄭洛書撰，龔鏊刻石。祠係祀名宦鄉賢者。

書撰，龔鏊刻石。祠係祀名宦鄉賢者。

社稷壇記 明嘉靖二年癸未（公元一五二三年）七月立石，鄭洛書撰。

山川壇記

邑厲壇記 明嘉靖二年八月朔日鄭洛書撰。

建上海城隍牌坊記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上海縣事雷陽馮彬撰。

邑西北隅有廟翼然，即城隍廟也。邑之城池，曷為廟之，邇時制也。歲乙未秋八月，

馮子至上海例得謁諸神，新教令，喜上海之無淫祠而獨致隆於是廟焉。月朔望

率僚吏至，則見趨者，謁者，拜者，跪而禱者，鱗次於廟下，張燈燭，焚楮幣，致虔誠，煌

煌互暎方散，謂非人心翕聚，故靈爽通著歟。廟舊有門甚隘，司廟者羣市井鄉落

之財，建牌坊一座，黝聖煥然，若以答神休，功將就而馮子適至，因請題。馮子命之

曰「海隅保障」，昭神功也。時有永嘉幼童善大書者至，即命書之，實丙申三月

八日也。夫潔宇以妥靈，修誠以格幽，時祀以崇報，有司事也。吾無負神，神豈負吾

民者哉！記之。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五月吉且立。邑人魏壽之寫刻。

重建城隍廟碑 明萬曆三十年壬寅（公元一六〇二年）邑人陳所繼記，朱

家法畫，在邑廟儀門外。

忠祠碑記

夫前人之創舉未盡者，後人宜補之；有垂統而荒廢者，後人宜繼之。是以前君子之所為，與夫後之同志斟酌中禮，權變時宜，若合一契焉。我邑廟因風水未全，良方高建內宮，東園位置山水，以花木配合，奈南面偏窄，無從布置，今道樓又經傾圮，仁壽業已攤頹，即寄供先賢神主與東海聖人彭公及前縣諸公之像，俱被淋漓，衣冠剝落，神位蒙塵，無有不慘目而動心者。今公議得於故址復建忠祠，移遷仁壽，修葺道院，實一舉而三善備焉。前具詞在縣蒙批，如果載邑乘祀典，此亦義舉，仰即興建可也。然此功德，無從措辦，又未敢設法外方，凡吾同人，各隨量力捐資重建，仍復舊觀，則蒸嘗有賴，亦萬世流芳矣。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歲仲秋穀旦。雲間徐良俊謹跋。

上海邑廟西園董事廳記

園在邑廟之西，故潘氏豫園廢址也。弇州記中所稱樓臺亭觀之屬，久付之荒烟蔓草中，欲求其髣髴不可得，弇古者每以為恨事。乾隆己卯之秋，蔣君大成、閔君見為潘君文光、閔君嘉賓、潘君漢翔謀於住持羽士閔君常清、潘君長春倡眾捐資，購其地得方圓四十餘畝，而經營之，所以答神庥，昭同樂也。於是闢草萊，興版築，橋之圯者整之，池之堙者疏之，復規隙地數弓於園之西南隅，建董事廳一所，前聳奇峯，後臨曲沼，全園勝概，盡納窗牖，其構結之精巧，規模之鉅麗，特其餘事耳。厥功告竣，邑中人士咸知樂成有日，乃各奮勉從事，工作並興，不十年而成大觀。余嘗以暇日往遊，見其中之樓臺亭觀，斬然一新，如入朱明洞天，其位置迴出意表。至巖石競秀，花木爭榮，又不啻置身武夷九曲間，步步引人入勝也。春秋

佳日，邑人之載酒來遊者踵至，登降俯仰，唯意所適，莫不顧而樂之，而孰知同心經始，樂善不倦，以底於成者，實蔣君等之力也。其營建之盛，固當誌其創始之功，尤不可忘。余故亟表而出之，以告後之遊斯園者，是為記。乾隆三十八年歲次癸巳仲春月。誥授中憲大夫恩賞給銜原任廣西梧州府知府兼理梧關監督加一級記錄三十六次邑人李宗寰、譚太、學生穆大展寫鐫。

海關土地祠告示碑

監督江南海關兼管銅務分巡松太兵備道加十二級記錄十次李為遵批示禁以重典守事。嘉慶五年七月十二日蒙蘇撫部院岳批本監督詳關署舊基於乾隆四十六年改造公所，備上憲按臨駐劄，東偏乃海關土地神祠，供奉香火，並貯遠年冊檔。近因堂宇坍塌，鳩工重建，添蓋前後東西廊房，為堆貯舊卷之所。緣祠宇與公所毗連，悉由大門出入，恐近地無知之徒，肆擾作踐，或遠來紳宦借住盤桓，及各衙門假公託借，隨從人等拴縛馬匹，出入混雜，致房屋摧殘，檔案遺失，詳明概行禁止，勒石遵守等緣由，蒙批查貯卷之所，自應加謹收藏，以昭慎重，豈容肆擾作踐，仰即轉飭該府嚴飭營照一體禁止，毋得因公借擾，致有失誤，並勒石遵守，取碑摹送查繳等因到關，蒙此除移明提右營並行松江府上海縣遵照一體禁止外，合行勒碑永禁，為此示仰該處附近軍民并往來紳宦人等知悉，嗣後各遵禁約，不得擅入神祠肆擾作踐，并勿假公託借，作寓盤桓，任聽隨從人等拴縛馬匹，以及近地無知之徒，私於祠內寄貯物件等類，致滋混雜。此係奉憲飭禁，倘居民過客致有故違，一經察出，定即分別示懲，至該處保甲及看祠人役不行禁阻，並干重究，不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須至碑文者。

嘉慶五年拾月。

城隍廟鋪砌方磚記

清嘉慶五年庚申（公元一八〇〇年）嘉平上浣吉日立。

上海城隍神獄記

道光六年十月初八日，據邑民王達德報稱堂弟王阿寶、王瑞增捕魚為業，初七日與縣民顧金觀等爭魚界鬥毆，阿寶、瑞增皆受重傷，經保鄰等勸散各歸。阿寶赴漁舟照料，瑞增回家養生。初八日瑞增往視，則阿寶已被顧金觀等毆死。瑞增傷重，不能赴案，囑達德代報云云。初九日縣令詣驗，屍臥漁舟艙板下，身披棉襖，頭帶氈帽，下有破襯，而無履屨，藉藁向裏，面有血污，詳視艙板以上，毫無血迹，知非移屍也。及起放平明地面，驗得偏左連太陽骨左耳門接連四傷，皮開肉綻，內骨皆損，痕口齊，定為鐵器傷，而痕甚闊，似非刀刃。胸前又有尖物鐵器傷二處，皆透內，而兩頭尖圓，似非刀尖所戳。即訊顧金觀等七人，僉供初六日夜乘潮捕魚，與王瑞增口角，約定初七至茶館評理，至期相聚，顧金觀以挽擲傷王瑞增左額，血流滿衿，隨經保鄰拖勸各散。王阿寶並未在場，何由受傷，訊王達德何以知兇身為顧金觀等七人，則云係據王瑞增所言。訊瑞增則云，初七晚聞阿寶赴船照看，遇顧金觀等致被毆死。訊以毆死，當有鬥毆情形。今屍身手臂無傷，並無格鬥可知，且屍臥艙板下，豈有毆人而於夢中下手之理，且因爭魚起釁，其仇不深，何至疊砍多傷，深重若此，是必瑞增謀殺，以人命圖詐也。瑞增搶地呼天，椎心泣血，大呼冤枉。其時瑞增額帶碗傷，結痂未脫，恃係屍親，不便刑嚇，乃諷十四夜帶犯至城隍廟於神前研鞫，平心靜氣，惕以鬼神，自亥至子，夜闌風起，若有嘯於梁者。王瑞增乃供稱因顧金觀住二十二圖躡浦江上游，瑞增住十九圖在浦江下游，上游魚多，下游魚少，屢次越界爭魚。顧金觀等人衆而強，王瑞增僅止一人，有兄阿寶，又係廢疾，不能相助。初七日爭鬥不勝而歸，見阿寶已飽餐偃臥，因思阿寶既不操作，徒耗衣食，不若殺死，以人命誣顧金觀，則此七人者可拖累至死，遂於夜半至舟中視阿寶，聞鼾聲，即至中艙，摸劈柴斧並脩網剪刀，摸阿寶額頭面，用斧疊砍四下，恐其不死，又用剪刀戳其胸膛二下。阿寶聲息俱絕，遂歸告堂

兄王達德云：阿寶為顧金觀等毆死，而囑其代報也。詰以兇器現藏何處，則云弒兄後，即拋棄江中，乃飭差打撈，久之不獲，案終游移。會王瑞增與其妻密言斧在屋後小河中，差偵知之，隨至屋後小河中撈得鐵斧並獲剪刀，比對傷痕脛合，爰書乃定，被控七人即得省釋。是案未判一人，不逾旬日，即定正刑，非神奪其魄，使之自言，不幾成疑案哉。縣令感神之貺，而惕於神之靈也，爰記其事，以警世之逆倫敗俗，不畏鬼神者。知上海縣事仁和許乃大謹撰。

御賜風神海神匾額記

清道光六年丙戌（公元一八二六年）江蘇巡撫

陶澍書在龍王廟。

城隍廟神尺堂記

道光二十三年，歲在癸卯十月，余來游上海，友人沈君梅坡暨諸同人招飲於邑廟旁之萃秀堂，堂東偏新築小園，為萬花樓故址，南向有堂，上置樓四，檐齊高樹，中設城隍神小像，若燕寢然。眺遠則中浦帆檣出樹杪，雜堦間，歷歷可數。下為諸同人歲時饗祀易服視滌及集議公事所，其前後左右，同有細水，則滌之為池，廢石則疊之為山，其隙地則闢之為圃，凡亭榭軒廊庖溫器具，足以補萃秀所未備。是日也，目極所指，足隨所行，靡不徧歷，輒欣然曰：美哉此遊觀也。酒既半，沈君掛而前曰：是役也，疏蕪剔棘，葺舊增新，皆諸同人合錢與力而興者，經始於道光壬寅秋八月，迄癸卯十月竣工，而堂未有名，且非勒貞石以識建置之由，不足以垂久遠，敢以為請。余聞言霍然興，喟然嘆曰：斯堂之成也，豈徒為遊觀設者，以之事神，像設而儀肅，禮也，以之議事，物平而志和，義也。有禮與義，則可以垂諸千百載而無微，世固有窮土木拓園池以誇勝賞者，彼但潤屋而已，有若茲之敬事明神，禮存而義行於其間者乎！雖擴而充之，猶以為小也。或謂廟之旁，既有萃秀堂足，以事神而議事矣，而願亟亟焉重構復建，毋乃鄰於侈大乎？余不謂然，夫禮義生於富足，苟時勢偏側，物力疲茶，斯堂又曷由而興，此正覩世運者所樂觀其成也。

爰署其堂曰神尺，取咫尺明神之義，以勉事神之勿怠，戒議事之或欺焉。繁維上海為阜通貨賄之區，其最饑行者莫如豆，由沙船運諸遼左、山東、江南北之民倚以生活，磨之為油，壓之為餅，屑之為菽乳，用宏而利溥，率取給於上海，其積貯販賣之所，名之曰行。諸同人皆良賈，業於豆者也。方今天子柔遠以德，海甸又安，廬市日富，諸同人能世守其業，以禮義事神明，諸衆志，冥冥中之陰相宜如何哉。則斯堂與邑廟當並垂久遠。余既辱沈君之請，且以章諸同人之志，俾後之人勿懈益虔，以繼前人之緒，豈徒曰游觀而已哉。是為記。

賜進士出身誥授朝議大夫廣東潮州府知府署理惠潮、嘉兵備道前翰林院編修嘉善黃安濤撰，錢塘孫元培書。

先棉黃母祠堂碑銘 清咸豐九年己未（公元一八五九年）知縣平翰撰書。

重修上海縣城隍廟碑記 清同治七年戊辰（公元一八六八年）巡道應寶時撰。碑略云：「廟視舊不加高廣，而費及一萬八千餘緡，經始於戊辰三月，落成於十二月，遐邇觀瞻，香火絡繹於道，工既竣，邑人士屬予為文以記。案廟之初為霍祠，吳越備史載吳王孫皓始祠之為金山神，今殿中所供脫沙像俗稱金山神主，猶霍像也。其改祠之城隍神，見邑人曹一士給諫頌序略為故待制秦公裕伯，冥漢事不可知，姑第弗深考。要其胙蠻潛通，以佑以護，大有造於吾民而能致吾民之踴躍從事，則皆神所自為也。神之廟食此土不且永永無極也哉。爰記此以諗來者。」

移建社稷壇碑記 清同治七年巡道應寶時撰。

欽旌上海縣陣亡官紳士民總坊祠記

吾邑自元立縣建學，並設四附祠，歷朝殉節臣民入祀忠義孝弟祠，其例也。無所為總坊祠者，有之則自咸豐十年髮逆犯境，奉旨辦團堵禦，以祀陣亡官紳士民

始。方邑之初辦團也，邑宰太康劉侯激勸紳民，闔境四鄉為二十局，局各二百人，賊來則擊，去則守，而非徒境內也。西北青、嘉、西南華、婁、東南奉、南、東北川、寶，越境攻勦，衆志成城。凡數戰，績陣亡五百餘人，先經欽差團練大臣龐題准旌卹，並淮部文凡陣亡官紳士民准入總坊總祠後，許江蘇忠義局彙具奏，其視歷朝殉節臣民入祀忠義孝弟祠者蓋有加焉，可不特建坊以表，特設祠以祭乎？同治十年秋，泗掃司事稟陳當路，倡捐集資購地於邑治東舊學宮右節孝祠左，為臺門一座，廳事三楹，中設龕為位，官紳每人一位，士民則以死事地方年月每起為總位，姓名具載，無少湮遺。嗚呼！兵勇不足恃，而恃民，民孰不畏死，特感賢父母平日之信孚，當時之奮發，猝遇大敵，爭先恐後，視死如歸，國殤雖多，而邑境獨保。遂使上海一隅，可恢復江、浙全局，所本願不偉哉！記曰：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災患則祀之，茲邀曠典，綽楔崇楹，地方有司於春秋上丁同四附祠編祭，忠魂義魄庶自是可慰也乎。祠成未有記，同人以余嘗董斯役，出納所關，宜徵信於衆也，爰書緣起誌石，庶諸壁云。

收捐數

- 蘇、松、太道涂 捐洋二百元 錢 二百四十四千文
- 松海防廳郭 捐錢五十千文
- 署上海縣陳 捐錢一千千續捐一百五十四千文
- 紳士王承基 捐洋一百元 錢 一百二十二千文
- 朱興勳 捐錢一百千文
- 胡國標 捐錢七十千文
- 凌夢周 捐錢六十千文
- 桑、芬 捐錢五十千文

以上共收捐錢九百五十千文內除莊票扣力三百文

用錢數

一付造總坊一座門屋三楹總祠三間包工料錢七百千文又加裝摺等錢九千文

一付祀土開工三牲福物完工犒賞等錢五千八十文

一付坊匾包工料錢九千七百文

一付內外油漆三十九千七百八十文又漆匠上匾賞錢六百八十文

觀音開祀張巡記

灑城丹鳳樓左之觀音閣向奉東平聖帝像蓋吾院旌邑諸同誠所虔供也神爲

唐元宗時人張姓諱巡籍隸鄧州之南陽博覽羣書通輜略曉戰陣法開元中擢

進士第授太子舍人出爲清河令史調真源令安史之亂公力守睢陽保障江淮

歷遷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拜御史中丞旋以城亡殉節年四十九歲贈揚州

大都督大中二年詔圖像於凌烟閣立廟睢陽春秋崇祀其精忠大烈具載唐史

迄於成神靈威尤赫自唐以後屢昭顯應迭加封號宋時累封忠靖景祐真君元

時累封護國忠靖威顯洪濟景祐真君神配封協惠夫人此神生前歿世仕進封

贈之大略也夫生而爲英者死而爲靈以神之勳業忠節炳著天壤其英魂毅魄

足以殄妖邪祛祲厲而廣庇佑於天下萬世也亦固其所然神之威德尤著於旌

川故老相傳神職掌瘟部祛除疫癘實能庇佑鄉邑保全黔黎是以吾鄉士民奉

神最虔城市鄉鎮咸皆祇敬立廟虔奉香火千百年來有如一曰迨國朝乾隆時

我旌民賈遊灑上者日以衆盛爰奉神像於閣中以伸水木之感以表梓桑之誠

每於年之七月二十四日恭祝神誕虔備牲醴仰答靈庥蓋亦有年迨咸豐癸丑

縣爲紅巾匪所據閣遂被燬自是以後金陵逆匪屢次下窺庚申之秋至臨縣境

故縣城雖已久復而廟貌未及更新暨乎金陵剋復匪逆蕩平乃於西城之金家

牌坊置地購料建廟奉神擬復從前規制而爲時未幾殿宇毀壞牆址傾圮會謂

地之不靈殆由神之不樂爰以癸酉歲之新秋重集同誠擇地諱吉虔移神像供

丹鳳樓南雷祖大殿之西廡并彙集制錢一伯千文捐於本樓住持朱楚翹煉師

處以作永遠香供嗣後常年香信誕期宴待悉遵舊制由諸同誠虔敬承辦以復

前人之規以遂明神之福庶幾永永年代利賴無窮焉爰泐石以誌緣起如右

同治十二年癸酉七月吉旦 同誠敬立 邑人曹驥敬書并勒

重修武聖閣記 清同治十三年甲戌（公元一八七四年）立石

李公遺愛祠記 祀明成化間知縣李棻嘉靖十六年丁酉（公元一五三七年）

春二月邑人唐錦撰

李侯生祠像 據同治志祀知縣李繼周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公元一五九九年）

八月武英殿直王徹書上錄上諭下勒生像秦榮光云應作萬曆三十七年

周方二公祠碑 祀明嘉靖間築城禦倭之知府方廉及賑饑免糧之巡撫周斗

如陳所蘊作記字蹟模糊年月難辨

仰德祠記 祀明代禦倭有功之喬鏗喬木陳所蘊記

重修旌表范烈婦祠堂碑記 清雍正五年丁未（公元一七二七年）六月

邑人徐學柄撰凌如煥篆朱良裘書

王氏祠堂碑記 清道光十三年癸巳（公元一八三三年）王文瑞撰錢塘

孫元培書

姚氏家祠碑記 清道光十八年戊戌（公元一八三八年）姚柏莖記郭職書

朱氏祠堂碑記六種

朱增楷募義捐田案卷全文 清道光十三年

續捐祠產碑記 清道光十八年

述祖德 清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公元一八四三年）

增建先賢祠緣起 清咸豐四年甲寅（公元一八五四年）

上海朱氏義田記

義莊條例

李文忠公祠石刻三種

在祠內御碑亭。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公元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諭予諡文忠，追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入祀賢良祠。

十月初三日諭原籍及立功省分着建專祠，卹蔭子孫承襲一等侯爵，十一月十三日上諭京師建立專祠，共三道。

名蹟

受福亭記

宋咸淳五年己巳（公元一二六九年）八月董楷記。

古修堂記

續志「董楷撰。」按二記弘治上海志有全文。

觀德堂記

明成化十一年乙未（公元一四七五年）弘治上海志卷五載全文。

喜雨亭記

同治志：「弘治二年八月邑人唐錦撰，李澄書，在縣署司獄司。」按弘治上海志卷五載有節文，開始即曰「弘治庚戌歲夏六月海邑久不雨。」庚戌係弘治三年，公元一四九〇年。

志應堂記

續志「湛若水撰。」

豫園二字

明王穉登隸書，在邑廟西園。

重建湧泉亭碑記

清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公元一七八八年）巡道長

白盛保重撰，記曰：「上海縣地左濱海，其城東臨黃浦，北帶吳淞，朝朝夕汐，輸灌

恬然，水由地中，土壤膏潤，其西郊有古刹曰靜安寺，寺前有水曰湧泉，隨地湧出，

晝夜沸騰，弗溢弗枯，邑人向稱為海眼，蓋其源潛出於海，而支貫於吳淞、黃浦二

水之間。余奉簡命來蒞茲邦，案牘之餘，親履泉上，漣漪活潑，飲而甘之，以為與中

泔、惠泉差相彷彿，至其歎湧奔躍，則似濟南七十二泉中之趵突也。時有耆老，咸

進言於余，謂此泉有關地脈，凡一邑之農畝豐荒，文運通塞，竊匪起伏，皆視泉之

盈縮以為兆。泉盛則年豐，而科名蔚起，盜賊潛消。余乃念區區一泉，風俗攸關，豈

尋常攬勝之區，可聽其湮沒不修乎？考諸往昔，築亭為方井。井上有亭，歷年久而

井廢亭圯，使湧泉有沸浜之號，是宜亟圖興建，以復舊觀，乃捐俸廉銀八百兩，鳩

工庀材，弓其故址，拓以新基，登白石築為方池，下深一丈，上高四尺，縱橫各六尺

五寸，上則圍以石欄，復葺亭屋三楹以覆之，並思源既通海，海神為龍，龍之為靈

昭昭，能出雲降雨，潤澤萬物，因敬塑龍神法像供奉亭中，經始於乾隆戊戌七月

望日，至十月而工竣，一切木石材料，工匠夫役，皆余捐輸，發價給食，不勞民力，不

斂民財，於是楹宇翼然，丹雘煥然，龍神威采濯然，而其泉滔滔汨汨，淙淙澎湃於

石池，亦若鑑余心而盎然一新矣。余偕邑之士大夫及僚友民庶，登亭觀泉，有以

同樂，因為文以鐫諸石。」

思源二大字

跋云：「是亭為行人憩足之所，歲久井涸，亭亦隨廢。戊寅春予司

斯土，念舊蹟不可淪沒，思所以新之。都人士咸有同志，旬日落成，予嘉其急公樂

善，而誌於額，亦使後之飲斯亭者知所從來云。時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初吉，雲中

田天祚識。嘉慶十三年太歲戊辰閏五月朔里人李應增易石，王鍾墓書。」

吾園二字

李筠嘉書。

吾園雅集觀燈詩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巡撫陶澍書。

繫園記

清同治四年乙丑（公元一八六五年）立夏前五日道州何紹基撰

并書，獨山莫友芝跋。

宋專拓本五種

（一）「鎮江前軍，」（二）「鎮江後軍，」（三）「鎮江左軍，」（四）

「鎮江右軍，」（五）「鎮江中軍。」

查宋兵制前軍、右軍、中軍、左軍、後軍，並中興後置。韓世忠傳以世忠為浙江制置

使守鎮江。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置海口。可知前後中三軍專均用於上海區域者也。是項拓本係黎川黃靖於清光緒六年庚辰（公元一八八〇年）拓贈端方者，有黃氏題跋。

寺觀

慈報大界相 雙鉤無年月可考相傳宋淳熙年賜額，立石在法華觀音寺山門前，民國二十六年調查尙完好。

隆平寺經藏記 馮翊陳林撰，襄陽米芾書。

空相寺大界 同治志云：「殘碑，僅存篆額及秀州華亭縣元豐三年等字，在龍華寺。」

西林法華三昧道場記 石存三林學堂，已漫漶。記云：「華亭縣東南都邑佛刹之盛地，積善（缺七字）三昧道場（記無所）（缺九字）陵朝龍華大法師（缺二十餘字）大以容學子如水（缺五字）年法師之孫文逸（缺廿字）結蓮社誘掖庶彥又本年（缺五字）福遠（法師之）（缺十九字）大而新之金碧相鮮（爲實所）蓮華教（缺二十二字）所以樹叔世難行之行也（缺四字）五百有六十（缺二十字）道俗數十百人厲精念佛所以（缺）

出之勝地也（缺十八字）孝子順孫之職也向使有國有家者（缺）致其賢也凡（缺三十三字）以福之（缺二十字）之重爲天下惜之苟語其顯其（大有）也尤以（中然）以表於（缺十六字）矣吾始爲之惜而未有處之也曰奈何曰庸知夫後之繼我者能不忘人之（缺十三字）不有其居以安於私暱者與盍爲我書其實以詔之（其所以得）（缺九字）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無忝爾祖君其以之咸淳八年庚午八月八日終潛山人文（記承議郎前特差兩浙西路提舉常平）（事金應桂書）中奉大夫顯文閣直學士

提舉玉華宮（湯漢篆蓋沙門修已立石）張端本西林雜記云：是碑向臥城隍廟牆陰，余於乾隆丙寅秋見碑首四林鐵院四篆字，乃移置院內。碑後云咸淳八年庚午。考八年係壬申，不知何以誤作庚午。字畫亦草草，不類蔡壁手筆。{楚軒客談金應桂字一之，能歐書，晚居西澗築蔡壁山房。此碑疑是嫁名蔡壁。} **蔡將仕捨田碑記** 元至元十八年辛巳（公元一二八一年）釋處榮書，在龍華寺。

靜安教寺碑 元周弼撰。

永寧教寺記 元泰定二年乙丑（公元一三二五年）二月尹方回撰，在新場。

順濟廟碑 趙孟頫做歐陽率更書，石已淪入黃浦。

觀音禪寺碑 明永樂二年甲申（公元一四〇四年）教諭尹如恢撰。

法華禪寺碑 明永樂四年丙戌（公元一四〇六年）釋心泰撰。

重修南積善寺記 明成化十八年壬寅（公元一四八二年）春三月比丘善（法能、法廣、道悅、道銓立。賜進士申憲大夫陝西布政使參議邑人郁文博撰，語封奉讓大夫吏部郎中同邑談景瞻書，賜進士奉政大夫廣東按察使俞事同郡王祐篆。石尙存寺內。

明心寺結界碑 沙門元照撰，秀州觀農使葛某書，明成化年間（公元一四六五——一八七年）重刊。

明心寺僧砌月臺記 明正德元年丙寅（公元一五〇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本山住持德慶立石，民國二十六年調查石在北橋橋杭公路旁，略云：「本寺肇自唐龍紀元年已酉歲華嚴通（主）（華嚴經爲業，因名華嚴庵……明心院始我皇明洪武年間敕改，惟月臺……古所未有，茲幸十八保露……黃君諱字克清偕李氏同男鑾、鸞等……發大孝心抽施淨金六十兩，收買磚石灰木等料……完砌。」

……

靈應茗碑 明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公元一五四九年）立。在高昌鄉二十四保三林廟。

崇福道院碑記 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公元一五五九年）三月立石。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四川按察使司副使前翰林院庶吉士侍經筵工科左給事中呂人學山奚良輔撰。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前二部郎中郡人宏宇王會書丹。

明心寺東中房碑 明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公元一五六〇年）立。碑云：

「推原本殿建於宋淳祐丙子歲，垂今三百餘載，自大明弘治乙卯本房源師太竹泉主修，迄茲又六十六年矣。其樑柱等植，多仍原建，杉木腐者過半，勢迫傾危。只今嘉靖庚申，沙門明文捐貲，細置石柱，以固其四旁。周圍磚券，上通翻蓋，下舉完修，一力鼎新，昭垂□□，工成，勒此以記乎歲月云。東中房立。」

重修正陽道院碑記 明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公元一五六六年）六月邑人潘恩撰。願從禮書并篆。碑尚存，惜極漫漶，已難閱讀。

曹湖廟碑 明萬曆元年癸酉（公元一五七三年）張道用撰。石存澗河涇該廟東楹殿前壁中，惟大半已漫漶。

長壽寺碑記 明萬曆八年庚辰（公元一五八〇年）孟春蔡懋昭撰。艾可久書。在龍華寺，咸豐十年燬於兵燹。

關侯祠記

關侯忠貫九天，靈遊八極，尸祝徧海內，往往於助國右民，仗節慕義之夫，神尤顯赫，比部西北隅有侯祠，甲申孟冬十四日，余獨孤憤，將有建白，卜諸侯，以凶告，然心知侯之許不我貳也。卒上疏，坐越俎，褫職，舟東潞河三越月，正郎李君幼淑遣吏齎舊條來，余北向稽首曰：嗟！臣罪人，登第兩年，居官八月，無尺寸效，聖主不卽戮幸矣，敢視顏食祿乎，則欲歸諸侯廟，佐蒸嘗，會凍解，舟發未果，及歸而奈侍御

嘉禔與復古蹟，飭丹鳳樓，摹陳旂扁及楊維禎詩，置其上，憑高馭虛，逖覽遐矚，邑之大觀，於是乎備。余因謀之侍御君曰：樓資登眺，未關風紀，古稱神道設教，凡愚夫愚婦，觀關侯像輒投地羅拜，惴惴不敢仰視，用能消其淫心，蓋於樓之右偏，設祠祀之，爲我邑鎮且增勝乎？侍御君從余言。余即出前俸構材，侍御君助如余數，士大夫亦募然濟之，邑父母頤公洪範秉正嫉邪，加意善俗，復捐祿若干，爲建層臺連閣，周圍闌楯，凌空壁立，塑侯像東北向坐，當大海江浦三面之衝。黃龍環繞，粉雉參差，煙雲乍發，日月初升，排闥掩映，神彩奕燁，洪濤濁浪，震撼澎湃，若侯之駕風鞭霆，萬騎千介，從天而降，誰謂侯之不血食茲土也。夫吳人闡於大道，披靡盡事，見謂容德，嗶嘍嘍，庶幾革心，甘心隨波，罔知砥柱。邑今有侯祠，凡士民過其下者，寧不仰而竦，俯而思，鼓其骯髒激烈之氣，一稟於正哉。邑多琳宮梵宇，未有維風肅紀關世教人心如侯祠者，是宜與狄梁公所存四祠並峙天壤，造皇明億萬年無疆之福，厥功偉矣。余首其議，遂爲之記。

萬曆十三年十月吉日邑人俞顯卿撰，胡守之書并篆額，道士顧拱元立石。

改建丹鳳樓記

賜進士第奉議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前江西道監察御史邑人秦嘉禔撰。丹鳳樓者，故順濟祠樓也。祠與樓相繼廢久矣，而樓之名猶存，考之邑乘，蓋創於宋咸淳間。其地襟帶江海，控扼雄勝，而一時鴻鉅，若三山陳旂、吳興趙孟頫、會稽楊維禎爲之顏。若碑若詩，其赫奕蓋可想見。曰丹鳳者，謂棟宇軒翔，丹雘照江水，若長離欲奮然，或曰樓以祀女鬢云爾。兵燹以來，惟見青沙白鳥，迷離於崩濤缺岸間，其碑板亦銷蝕無復存者。僅樓額三字爲陸文裕公藏，無恙迄數十載，而興復之議讓勿遑也。蓋自邑以倭難，始有城，城東北陬爲樓以偵敵者三楹，凌睥睨而出，下直丹鳳遺址，先封公登覽徘徊，即其所楹而拓之，用爲復古權輿。顧視以爲公者，毀弗惜也。視以爲私者，鑄弗啓也。公謝賓客無幾，何而樓就圯矣。不佞慨古

蹟之漸澤幸先猷之可紹，迺捐裝裝，畀道士顧拱元鳩工庀材，重為飭治，加綴層軒於楹，洞三面以供瞻眺。從文裕公孫都事君請故顏額之書，揚詩於楹，且謀復文敏碑，以悉還其舊。於是川原之繚繞，烟雲之吐吞，日月之出沒，舉在肩睫，而冬之雪，秋之濤，尤為壯觀。遠而世所稱方壺員嶠岱與三神山者，亦若可盱衡見也。而樓之勝遂冠冕一邦矣。既訖工，則為之書其歲月，且以誌於後曰：於戲，吾於斯樓，始惜其廢之易，而歎其興之難也。繼因其興之難，而益虞其廢之易也。雖然，物吾自有之，則吾為主，吾有盡而物亦有盡，物吾不自有之，舉而付之人人，俾人為主人，無盡而同此心者亦無盡，則物亦無盡。藉令公毋胡越之，而私毋室廬，損其一朝享，以霑溉羽人，俾日守而月新焉，則斯樓也，詎但稱勝一時而已哉。嗟乎，余髮漸短，第知移胡牀，呼斗酒，時一馮欄縱目以相羊自適，且無忘先封公之意已爾。若夫為斯樓久遠計，令永為吾邑勝區者，請以屬諸後之君子。

萬曆十五年十月吉且立 山人胡守之書丹

王常篆額

鸚鵡人紀刻 居民金相立石 陸稔

丹鳳樓鑄鏡芳名記

唯吳會之東，金城控海，當市廛之北，粉堞干雲，傑閣銀題，陳三山之丹鳳。春流互遶，楚公子之黃龍。廟貌尊嚴，冠劍儼同漢代。歲時伏臘，奔走豈但村翁。慙寶鑑以明威，豈容缺陷。墓中□而從爭，遂有貫輪。欲鑿質於良工，先鍊形於神冶。如珠出匣，乍驚合浦之還，似月停空，常見桂輪之滿。從唐家之鏡殿，固大別其真淫；與秦帝之江心，實無殊其烜赫。極浦千重雲樹，時時掩映於光中；遙天四起雲峯，往往徘徊於影內。誠願增夫勝槩，應覓賞於名流，爰書檀施姓名，永使流傳千古。 邑人張所望撰。

重建西林懺院碑記 明萬曆三十年壬寅（公元一六〇二年）立石。
錢漕廟義田碑

三十六保三區五十一圖錢漕廟置買義田約

大明國直隸松江府華亭縣華亭鄉三十六保向因本廟坍塌，佛像傾頽，衆信不忍，適有上海縣二十六保善信許仰齋、張守莊勸捐，諸親友樂助田價，置買本區三十二圖蒙字字傍廟田四畝，供廟膳用。朝經暮懺，焚香點燭，其田歲時止許耕耨以給焚脩，道人倘有去留，不得私相授受。日後若有雲遊僧道及無賴之徒，至廟攪擾以及義田輕費，本圖里排及諸善信面議公結庭理，務期永垂不朽，上祝聖壽之無疆，下保一境之平安云爾。

計開

信人許仰齋 張守莊 張中溪 王敬山 孫敬泉 張愛愚

已上各助銀一兩

四十七年正月置買廟北張瑞麒七百二十八號田二畝價銀六兩

信人徐明吾 徐聲吾 張西溪

已上各助銀一兩

四十七年三月置買廟西田張中溪七百二十八號田一畝價銀三兩

信人楊如川 康華川 張奉岩

已上各助銀一兩

四十七年十二月置買廟東沈佛舍七百二十八號田一畝價銀三兩

信人薛憶椿助碑銀五錢 住持道人劉海亮

已上衆姓另助碑銀乙錢

華亭縣三十六保里排徐明吾等

上海縣二十六保里排朱小峯等

萬曆歲次庚申季春 吉且立 石工張近溪

西林懺院燃燈碑記 明崇禎五年壬申（公元一六三二年）十一月邑人

張元珉撰。

平山道院助瞻田房記 明崇禎九年丙子（公元一六三六年）張肯堂撰

翁英書。石存北橋明心寺。

三官堂助田記 明崇禎十七年甲申（公元一六四四年）李待問撰書。

上海令高侯重修積善講寺碑記 清順治七年庚寅（公元一六五〇年）

立石。碑後半模糊。

自助庵助田記 清順治間（公元一六四四——一六一年）張積祥撰。存漕河

涇。

安國寺助田碑 清康熙四年乙巳（公元一六六五年）僧清修立。石存法華

鄉寺內。

重修弘濟庵碑 清康熙十年辛亥（公元一六七一年）葉映榴撰書。石存三

林鄉庵內。

重修長壽寺碑 清康熙十九年庚申（公元一六八〇年）潘衫補撰。石存寺

內。

大悲閣碑 清康熙二十年辛酉（公元一六八一年）固陵任辰且撰。在鐸庵。

崇福道院簪田碑記 清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公元一六九二年）。碑分六

段。上三段鐫上海縣正堂梁告示。下三段刻碑文。邑人陸鳴珂撰。陸德元篆。

重建西林懺院碑記 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公元一六九三年）仲春邑人

張錫懌撰。張金來篆。趙煌書。

青蓮庵彌勒殿山門碑記 清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公元一七〇四年）立

石。

蕊珠閣塑斗姆象碑 清康熙五十年辛卯（公元一七一一年）立石。

重修丹鳳樓記 清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公元一七二二年）同治志與續志

均失載。碑文云：「欽差督理江南沿海等處稅務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加一級

吳愚，今上五十一年秋，恭膺簡命，駐節申江，督理海權，自冬徂春，稅務執掌，雖邑

名勝之地，為八景之觀瞻，弗遑顧也。然已知署北城隅有丹樓寄慨，□公選勝，際

閣增輝，九華添雲日之祥，萬載壯江山之色，莫不標奇塵境，騁慕人寰，登高舒嘯，

驚彩筆之凌空，望遠興懷，快鳩風之落帽。惟茲丹鳳一樓，聚合黃龍之浦，乃自咸

淳締造，址傍女牆，俯千門而啓秀，位臨良極，襟百雉以朝陽。炳蔚疑苞羽之翔空，

璀璨儼長離之奮翼。窗連星漢，時開瀛女下吹簫。基枕江濤，疑聽馮彝頻擊鼓。仙

客留連，波紋映琉璃皓魄，騷人寄興，簪牙奏星斗文章，可為邑中勝槩，不啻斯文

披暢耶。上供關侯夫子，文曲顯聖禦寇，助國佑民，仗節慕義，雄鎮江海，呵護羣商，

奉文春秋二祭，呼吸道靈。維吾朝設闕之始，趙公復梓修整巍峨，後僅十有餘年，

又復傾頹，久崩圯於荆棘，淒涼夜月，忍教鐵屋詩句冷落荒煙，復經達公指俸重

整樓閣，輪奐如新，迄今數載有餘，復有內溝損漏，榱椽坍塌，夏五其雨，神像淋漓，

目擊古蹟仙都，用捐薄俸命匠整修，頓使奎閣輝煌，神像安然，層臺連閣，不致堪

危，千秋肅祀之瞻，百世仰弘綱之重，庶幾松栢蘭檉，常邀天姥停鸞，復道丹梯，

時見遊人蠟屐，秋光圍浦漈，潮聲空色界三千，春色上樓臺，霞映湖瀾十二，登

臨暇日，長宣麗藻於雲間，覽眺方洲，永峙翟巍於海甸，嗣而壽之，庶斯樓之不朽

云爾，遂為之記。康熙五十一年歲次壬辰九月 日吉 道士程廷琇立石」

重修丹鳳樓記

欽差督理江南沿海等處稅務理藩院員外郎加四級達賴，今上五十六年秋，

余膺簡命，駐節申江，督理海權，自冬徂春，稅務執掌，雖邑中名勝，弗遑顧也。然已

知署北城隅有丹鳳樓焉。入夏公餘偶至，見層臺連閣，壁立凌空，登高遠望，城之

內外，邑屋華麗，烟火萬家，環以春浦，淞江襟帶左右，而四方商賈風帆浪泊，出入於波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邑勝概矣。上供文曲伏魔夫子，土人謂余言，神靈呵護，文風正氣，深有賴焉。但睨諸楹，皆頽而墨，夏五其雨，神位浸淋，予按碑碣，創自有宋，重建於明，而我朝設闕之始，趙公復梓材丹雘之，迄今僅十有餘年，又復傾圮，轉盼間使樓名雖在，而破垣廢址，荒煙蔓草，過而覽者誰不為之躊躇而悽愴耶。故用捐薄俸，命匠約椽，頓使頽者興，墨者□，淋者潔平矣。因思都會名勝，何地蔑有，其間華堂大廈，高臺曲池，殘於兵火，蕩於風雨者，不知凡幾，何有牙此樓，今者巍峨猶故，輪奐如新，神居其中，維文風，扶正氣，殊未有極，第滄桑變遷，□後之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云爾。爰誌諸石，為登臨者勸。

皇清康熙五十七年歲次戊寅九月吉且立

沈丹侯 羅君美 方仁表 錢秀華

里民何元交 孫仲生 張君茂 張君華立石

洪叔生 錢公瑞 陸子祥 姚良如

督工張君彥 蔣天紱 奚仲高 陳六如

書丹噉天錫 道士張成科 程廷琇

蓬場廟記 清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公元一七二二年）住持僧版一同徒屢

端立石，凌如煥記云：「蓬場廟不知創始何年，亦莫詳其命名之義，但廟在太平橋北，安國寺西地界，統攝甚遠，為界內數千餘家春秋報歲時享祀之所，由來久矣。廟中堂供奉西竺先生金容，宜名曰寺，否則曰庵，而仍以廟稱，則其初原為當境神祇設也。廟中住持恪守清規，久為一方檀護嚮信，而廟無齋田，薪水維艱。眾善姓因各捐已資，供置糧田一十畝，以為眾僧將來香火爨爨之費，功莫大焉。」（下略）

周太僕堂斷碑 清雍正六年戊申（公元一七二八年）松江府知府周中鏞

立，在法華鄉韋天廟內。碑記係斷定廟基畝數也。

錢漕廟助田碑記 清雍正十一年癸丑（公元一七三三年）五月勒石。

法華寺基田碑 清乾隆十二年丁卯（公元一七四七年）勒石，在法華鄉寺內。

重修平山道院記 清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公元一七五七年）趙駿烈撰，鈕光銘書，在北橋鄉院內。

三涇廟眾姓捐銀碑 明嘉靖元年勒石，清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公元一七〇七年）重立石。

三涇廟助田碑 清乾隆三十七年立石，與前石同在法華鄉廟內。

報恩寺捐銀碑 清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公元一七七八年）盛保立。

滿文碑 亦在報恩寺內，由盛保立。

重修漕河廟記 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公元一七八六年）陸錫榮撰，在龍華廟正門內。

重修藥珠閣記 清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公元一七九一年）知縣汪廷昉撰，書在城內愛羣女學內。

重修藥珠閣記

邑治亭橋南，舊有藥珠閣，建自康熙五年，載在縣志，年久傾頽，司事者移其閣於張氏之園而閣之，舊址鞠為茂草矣。邑中善士集同志而修葺之，堂廡樓閣，悉復舊觀，易其名曰小蓬萊，標名勝也。其堂曰桂香寶殿，崇祀文昌魁星，昭文治也。其樓曰紫霞閣，供奉斗姥，仍藥珠之舊也。工竣，招羽士葛授東司事香火。辛亥秋，余適攝縣篆，眾人孫夢桂等呈請記其顛末，夫幽明之故，未易明言。士君子生逢隆盛，沐浴聖化，敦崇實行，以通神明，而於一閣猶力新之，則夫春秋享祀於祖廟，朝夕問安於寢室，且明屋漏之中，仰不愧而俯不作者，更何如也。若夫清流茂蔭，映

帶左右，以爲遊觀之地，又其餘焉者爾。余嘉諸君子樂於爲善，而又知日新其德，上副郵治之休明也，是爲記。誥授奉政大夫江蘇蘇州府海防同知署松江府上海縣事加三級紀錄七次又軍功加一級休寧汪廷昉撰并書。大清乾隆五十六年歲次辛亥冬十一月吉立。

辛亥歲季夏之月，邑中諸君子捐貲修葺亭橋藥珠閣，孝廉孫君夢圭明經曹君洪陶太學生沈君啓占曹君樹柏唐君秉鈞姜君松源鄭君□□□職□□林君保宗同學諸生姜君信孫君鍾英胡君杰曹君洪志沈君楷張君祉楊君鍾華及體實董斯役，時有從而滋事者，適逢休寧汪公以東吳貳尹來攝邑篆，迺具呈請禁於公，公深知地方利弊，曉諭而禁止之，製載石之文，自書之以光斯閣，煌煌乎玉質金相矣。同里唐君維藩及其嗣君煥安採石命工刊勒焉，禮也。嗟乎，閣幾就湮，得諸君子之力以振興之，而諸君子振興之功，得賢令尹彰善癉惡之心以成就之，則夫覽斯碑者，其有見於相與有成者如此，而殷勤敦勉者又如此，可以勸矣。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仲春月康愷謹識。

南園建斗母閣記 清嘉慶二年丁巳（公元一七九七年）暮春蘇、松、太道李廷敬撰，乙丑（公元一八〇五年）秋七月護道周鏗書，在也是園斗母閣。

重修九華禪院碑記 清嘉慶三年戊午（公元一七九八年）劉潢撰。

重修丹鳳樓記 清嘉慶六年辛酉（公元一八〇一年）立石。郡人陳廷慶記略云：「丹鳳樓創於前明侍御秦公嘉稱，樓之前雷尊寶殿成於乾隆丁未歲，住持陸丹書康大椿偕爲募建，業經立石爲記，既而庚戌歲，邑中李君簡香建以殿前兩廡及前殿山門，而斯樓四十餘載，未嘗修葺，以致牆垣剝落，棟宇漫損。今歲庚申募善重修完整，於右邊又築一樓名曰桐蔭，並於後殿之旁成兩堂曰絳雪，曰南阜，皆出於丹書三傳之弟子唐君庭芳募衆而成，又於辛酉之夏，有楊君人表領袖捐建後樓，名曰隱商，於是貫通聚氣，闔邑壯觀。」

上海金石錄

重修海會寺碑記 清嘉慶六年辛酉（公元一八〇一年）立石，在三林鄉寺內，吳省欽撰，王誠書，未見著錄。碑文云：「往宋紹興間南宋比邱師淨始建積善寺於上海三林塘之東，相傳四十八殿爲一邑叢林之冠，後因僧衆分建西林、海會兩寺於其西，而海會一寺，沙衛重疊，水城朝拱，形勢之佳，較他寺爲獨勝。嘗考吾鄉諸刹遭明季倭寇之擾，存者寥寥，此寺自元末創建以來，再經兵燹，有盛無衰，則寺運之亨，僧衆之善，其爲諸檀越之福庇者，有由來矣。前之僧者，無碑可考，國朝乾隆間一僧於慧峯禪師，再修於智光長老，棟宇蓋長新也。今曇照又以

眞脩感人，人咸樂助，四殿重整之外，更於殿界隙地，增建客廳，東則廡序，北則僧祠，經始於嘉慶庚申之冬，告成於明年辛酉之夏，計費金千有餘緡，募諸外者六，取諸山者四，未及兩載，金碧巍煥，掩映於喬柯脩竹間，是非佛力地利交相呵護，安能神速若是耶。余自宦遊四十年，鄉關勝地久疎遊屐，適因曇照之請，爲之記其始末，俾勒石垂諸久遠，行將扁舟一葉，訪曇照於砥樹之林，相與聽迦陵談聲聞，不知四大禪牀能爲我預設否。嘉慶六年辛酉秋八月前經筵講官左都御史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省欽撰，邑諸生王誠書。

胡士英	李翔	方禪
沈相玉	唐震初	脩持
喬鳳翔	王麗岩	住持
蔣克脩	閔掌衡	曇照
陸光烈	孫在祈	善林
		華雲
		心鏡

漕河廟重併廟界記 清嘉慶十八年癸酉（公元一八一三年）陸錫綸撰，在龍華廟正殿前壁。

重修觀音閣記 清嘉慶二十年乙亥（公元一八一五年）馮以昌撰，石存北橋鄉明心寺。

小天竺界址告示碑 清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公元一八一七年）立。

重建西林懺院碑 清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公元一八一八年）王廷銓撰書，石在三林鄉公所。

重修曹河廟城隍行祠碑 清道光二年壬午（公元一八二二年）邑人張惇訓撰，石在廟中東嶽殿前。

重建青龍禪院碑記 清道光七年丁亥（公元一八二七年）孟冬邑人張惇訓撰，趙榮篆，王壽康書。

水仙宮基地碑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蕊珠宮課士

校士城南隅，珠宮款予步。喜遠塵市喧，靜愜林泉趣。水木極明瑟，橋亭迴參五。峭石剝古苔，飛花冒幽樹。昔淪榛莽區，今爲讀書處。登陟開性靈，流阿悅志慮。所以

太史公，歷覽恣騁發。發之爲文章，乃得江山助。會心豈在遠，即事可引悟。隨時惜

景光，精勤戒逸豫。相期寶榮名，無以流觀誤。據詞勵諸生，翹材奮雲路。道光十年

庚寅小春觀察使者濱南陸蔭奎題并書。

蕊珠宮即日

芳壘城南曲，看花破曉來。薜蘿穿逕入，荷菱倚亭開。碧樹蟬聲寂，晴皋鶴影迴。羨

茶留客話，隨意坐莓苔。

開軒臨曲渚，香度藕花風。跌坐敬危石，追涼就古桐。修廊青蘚合，短狖碧波通。昔

夢會游此，迷離祀蕊宮。道光十年庚寅仲夏濱南吳毓實題并書。

青蓮禪院改葺山門記

清道光十九年己亥（公元一八三九年）仲冬總

督陳鑾撰，邑人喬重禧書。

烏泥涇廟碑

敬啓者，烏泥涇廟向在賓賢里烏泥涇鎮，中有社神、佛祖及黃婆原像在焉。明萬

曆間，鎮毀於倭，而廟遷落浦。本朝康熙間復因潮患，而里甲孫姓創遷於今所，惜

無碑記，故年月姓氏失傳，厥後隨隨損修，僅蔽風雨，邇來牆垣圯壞，風雨難蔽矣，

以致遊觀者頓無生色，而奉神者坐視不安，乃集里人俱各行善，或解裝佈施，或

募指工料，從心所發，神廟煥然一新，豈特一方所庇祐哉。至黃婆像已失真，今口

重而塑之，即吾鄉紡織爲生者，知祖述而酬答也。是以吾里善人徐鳴崗與寶善

王口本廟上人廣達及諸善人隨緣樂助，福愿同登，工程告竣，故勒石以誌，世世

善人感且不朽，須知碑記者。

道光二十五年歲次乙巳仲春穀旦立。

重建上海縣廣福講寺記 清咸豐元年辛亥（公元一八五一年）春二月

邑人劉樞撰，王承基書。

丹鳳樓重修記 清同治元年壬戌（公元一八六二年）賈履上撰，曹驪書，石

存樓上。

重修武聖閣增建靈官殿記

吾隄城東北隅丹鳳樓之有武聖閣也，蓋肇於萬曆改建丹鳳樓之日，爲邑人俞

君顯卿所立，所著關侯祠記可考也。歷歲既久，斯樓屢有修築，閣亦時加繕葺，顧

以傑勢高構，凌虛架空，取材艱，爲費鉅。百年以來，蓋無有經營而鼎新之者。因循

日久，閣勢漸就傾圯，迨同治紀元之十二年歲癸酉，住持道士朱永杰適立願募

修，鳩工庀材，黜墨丹漆，棟宇闢戶煥然一新，踰歲甲戌春既訖工，來請記於余，且

告曰：丹鳳樓爲上海名勝區，斯閣本萬軍臺故址，又爲中最高處，邑人莫不知，

顧斯閣之大有係於吾邑者，人或未之詳也。夫隄邑襟江枕海，爲水道衝衢，凡估

舶之往來於茲者，歲時相屬，帆檣相望，商賈輻輳，人物富庶，數百年不衰，此非特

時使然也，蓋斯閣遙鎮吳淞，近俯黃浦，實有以控扼江海之形勢而振起之，誠有

如俞記所謂當大海江浦三面之衝者，今不憚工作爲斯樓計久遠，區區之心，蓋

深乎此，君能序此意而記之，庶後人知斯閣之重有係俾吾邑形勢之地，不至終於湮廢歟。余聞而矍然，嗟乎，吾邑闔閭之勢，於今亦稍衰息矣，方市舶隆盛時，中外之商旅匯於斯，窮氓之負販倚於斯，閭民之食力仰於斯，乃至卹災籌防之費亦無不取給於斯，斯風蓋迄今未改，其實則財殫力窮，左支右絀，岌岌焉不可終日，此近日市舶之大較矣。顧其來斯土者，或漠焉不知，其居斯土者又知焉而無如何，若其巧取豪奪，陵削牟漁，明知之而陰利之者，更不知凡幾也。永杰游方之外者耳，適能明時勢，規遠大，竊竊焉引為深憂，而求端於控扼振起之故。雖所據僅形家者說，要豈尋常羽流之用心所能希其萬一哉。抑永杰本儒家子，少從余叔父游，稍長家中落，乃寄迹鳳樓，為道士鳳朝陽弟子，其師歿，諸弟子多無檢，敗其宗風，惟永杰能勵清修，道律既嗣，為住持，樓中諸殿宇以次葺，且莊嚴諸殿神像飾，並增建靈官殿於揚戩殿之西偏，所費幾萬計，永杰皆身任之，以竟其師未竟之志。揆其為人，昌黎所謂墨名儒行者，庶幾近之。余聽其說，不能以不文辭，爰為之記如此。其捐資姓氏例得附載碑右，至若風景之勝，游觀之娛，前人記之詳矣，其又何贅焉。

昔同治紀元十有三年歲陽在闕逢陰在闕茂月陽在修月名在隕邑人曹樞記，曹驪敬書篆額，住持朱永杰同師弟施永樞立石。

司事賈履上 江承桂 曹 驪 盧國安

重建靜安寺捐銀碑 清光緒九年癸未（公元一八八三年）立石，在寺內。

三林廟重修記略 清光緒十三年丁亥（公元一八八七年）七月住持順修立石。

龍華寺舍利記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公元一八九二年）立，在塔下。

創建長生殿記 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公元一九〇七年）馬慧貞立，存禮

河涇梵壽庵內。

翠竹庵基地碑 民國二年癸丑（公元一九一三年）存法華鄉庵內。

斗姥堂記 民國五年丙辰（公元一九一六年）胡祖德撰，吳琰書，在陳行鄉三十圖。

創建大雄寶殿記 民國七年戊午（公元一九一八年）唐錫瑞撰，雷補同書，在漕河涇梵壽庵內。

重修青龍庵記 民國九年庚申（公元一九二〇年）秦錫田撰，徐紹甲書，在陳行鄉二十七圖。

烏泥涇廟碑記 民國十一年夏曆九月上澣立。明朝年間，上海浦西有一烏泥涇廟，曾經勅賜，載在縣志，地名烏泥涇鎮，造一城隍廟，稱謂烏泥涇廟者，香煙繚繞，殿宇崇宏，有感斯通，無誠不格。釋迦濟世情深，思同救贖，猛將利民志切，績著驅蝗。延齡素仰三官，卻病全憑大士。劉升任功高一邑，施正神澤被羣黎。惜乎代遠年湮，棟榭棟折，嗣有浦東地保名孫明海者，見此廟荒蕪，心甚憫焉，私將該縣錢糧扣而不解，移建是廟於浦東紫竹菴傍，甘受囹圄之苦，既而屢顯神靈，香火極盛，足見該地保之虔信有以致此焉。迄今已逾數百載，歷久失修，不堪目觀。

王君振翔發慈悲心，作公益事，獨力重建，將紫竹菴合而為一，內有城隍、東嶽、幽帝以及天妃、財神、法護等佛，從此佛力超昇，永登仁壽。壬戌秋長洲陸受昌撰，林鏡書。

海上白雲觀增築後垣記

道教之源出於老子，其教一以鑄去邪祟，凜雪心神，積行立功，累德增善為宗，後世顯名道士，代有傳人，其能闡揚奧旨垂世之教者，張真人正一而外，厥維全真。全真倡自宋元間邱真人長春，學道於寧海之崑崙山，獨有心得，迺設壇演教，自雲觀自為龍門派，到今稱盛焉。海上白雲觀，龍門之正宗也。光緒八年道士徐玉成，初建，初名雷祖殿，因詣京請道藏經，善京都白雲觀清規，遂易今名。自是闢地

林鏡書。

海上白雲觀增築後垣記

成，初建，初名雷祖殿，因詣京請道藏經，善京都白雲觀清規，遂易今名。自是闢地

西偏構藏經閣，三清殿，繼之者王理傳成玉皇殿，閣至愛成長春閣，規模亦甚備。已初觀後餘地，據肇嘉浜為界，洎當局填浜築路，拓度為菜市，雖斥資得地數弓，以通出入，而犬牙相錯，謀築周垣，則絀於費，而未果行也。會老道余教海得導養術，童顏鶴髮，飄飄若仙，雲遊海上，止觀中。無錫管祥麟耳其名，紹介前謁，請治其內人眼疾，余謝不知醫，以符水咒治之，疾頓瘳，管乃出千金為壽，余力辭不獲，則曰：君欲為功德，蓋築後垣。既慨諾，倩邵雲江任其事，而以余之法徒張宇山監視之，甲子五月興工，七月蕙事，垣成以丈計者，長凡六十四，墜銀幣至七千有奇，而觀制之閎敞，幾幾乎媲美美京都白雲觀，可謂盛矣。是役也，費出於管君，事由於余，道其深合乎積行立功累德增善之教旨，則一也。故樂得而誌之。丙寅歲仲春月穀旦慈谿葛恩元撰，吳興王震篆額并書。

重修東浦庵記 續志云：「嘉慶二十八年姚炳源撰，今存高行。」按嘉慶無二十八年，而原碑及拓本亦未得寓目，今附存於末。

排馬廟義田碑記 續志云：「郡人陸彥章撰，東海布衣陳還一書，今存陳行鄉廟內。」原碑未見，不知年月，亦附記於末。

鐘彝

積善寺鐘銘 上天竺釋如蘭撰，清咸豐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甲寅燬於兵燹。

鐵佛寺鐘銘 趙孟頫真書，在霍沙報恩懺院。

靜安寺銅鐘銘

王逢撰：「金聲為物鉅，日鏞深澈，泉府高達穹。谷傳海應，流景風，祈息諸苦，開羣蒙，耳根空靜，心觀通，六窗俱圓，佛性同，博哉功德，施垂無窮。」

靜安寺鐘銘 題識曰：「洪武二年祝皇太子千秋。」

長壽寺銅鐘 明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公元一六〇七年）鑄。

明心寺鐘銘 陸樹聲題。

通天寶彝銘 喬煒撰，馮葛書，在邑廟，清順治四年丁亥（公元一六四七年）孫鵬監造。

仙佛經咒

大士小像并贊 趙孟頫書。

金玉浮屠經 王默書。

石刻金剛 在法華觀音寺無梁殿，已佚。

石刻羅漢 在法華觀音寺牆壁，相傳明萬曆間與金剛同時鑄，民國二十五年調查，羅漢已有五尊殘缺，其餘當完固。

妙法蓮華經石刻 同治志云：「共七卷，在法華觀音寺無梁殿壁，殿燬散失，今僅存二十二石，藏於寺，董其昌書。」經後跋文云：「萬曆四十五年歲在丁巳，前史官董其昌書法華經序品，勒石上海大士殿壁，為先太史先母孺人薦資冥福。四月十八日識。」

金剛經石刻 同治志云：「喬一琦集晉王右軍書，舊在法華觀音寺無梁殿壁，殿燬，石以殘缺，國朝乾隆五十一年里人李炯命子應坡覓初榻善本，摹六石，砌作浮海觀音供座，炯有跋。乾隆五十一年季秋喬鍾沂跋。」

白衣大士小像并咒 明天啓元年辛酉（公元一六二一年）孟春華亭范以端書，在法華觀音寺。

白衣大士小像并心陀羅尼經 信官陳東曠刻石法華觀音寺，不書年月。

大悲心陀羅尼石刻 羅應和書，徐東偉勒石在鐸庵。

大悲咒 周伯鼎書，江駕鵬勒石。

藥師瓊瑤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三十八石，清同治七年戊辰（公元一八六八年）高邕書於一粟庵。海寧馬瑞熙跋，略云：「右經乃高李盦太守十九齡所寫，存上海城西一粟庵者，時其尊甫又郵觀察丈，隨李文忠公督師滬上，公退輒以書畫自娛。李盦隨侍左右，讀書稽古，一粟庭訓。一粟庵住持懷德和尚，佛之徒而有儒行者也，與丈結方外交，見李盦年未弱冠，書法已能根架篆隸，獨行其是，因索寫是經。嗣後徒衆實善輩相繼圓寂，庵竟無人，淪爲荒利，而寫經之李盦年亦六十矣。黃仁甫茂才與李盦同里，慨佛地之滄桑，惜良交之墨妙，命其子俊雙鈞，倩李星垣壽諸堅木，屬余書後。嗟我仁甫其有心者哉！」

黃衣大仙銘 董其昌書，今存徐家匯天主堂。

墓石傳記

唐宗城令顧府君墓誌 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公元八七三年）

鄭妙靜墓誌銘 宋淳祐四年甲辰（公元一二四四年）存有拓本。

兩浙都轉鹽運使瞿霆發墓碑 元至正七年丁亥（公元一三四七年）

張肅撰，楊瑪書，杜本篆額，在下沙。

安國寺御祭碑文 明洪武三十年丁丑（公元一三九七年）正月甲寅朔

七日庚申，皇帝遣神宮監少監保旗手衛百戶王肅諭祭於僧錄司右善世紹宗，爾其俯伏諦聽，帝有諭焉云云。比丘志光立石。

故僧錄司右善世一原宗法師塔銘 明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錫山

王達撰。中順大夫直隸松江府知府江右黃子威篆額并書。明永樂十五年丁酉（公元一四一七年）二月初吉比丘志翔等立石。

奉訓大夫衛公墓表 明景泰四年癸酉（公元一四五三年）教諭趙正撰。

包山吳惠書汝南袁鼎篆。衛庸字履中，生於洪武壬申九月十九日，由太學子正

統九年授河南開封府歸德州知州，景泰三年壬申於二月十七日終於官署。

廣南知府顧英墓碑 同治志：「祝允明楷書，在郁家宅東。」

故義官劉玉墓誌銘 唐瑜撰文，張穀書丹，王霽篆蓋。存有拓本。

陳孺人墓誌銘 續志：「王祐撰，曹唐書，成化庚子刻石，今存。」

故通議大夫大理寺卿王霽墓誌銘 洛陽劉健撰并書篆。存拓本。

王霽妻曹氏墓誌銘 長沙李東陽撰并篆蓋。存有拓本。

故徵仕郎浙江布政使司經歷司都事唐鐔墓誌銘 郁侃撰，王泰書，沈恩篆。陳乃乾兄藏有拓本。

石泉救命石刻 續志：「嘉靖三年，今存徐家匯西大金巷墓前。」

南京刑部主事趙公墓誌銘 趙綸字廷言，號梅谷，世爲上海令族，卒於明嘉

靖九年庚寅（公元一五三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潘恩撰。

江西右參議芋西儲公墓誌銘 儲昱字麗中，號芋西，生於明成化四年戊子

（公元一四六八年），卒於明嘉靖十七年戊戌（公元一五三八年）。唐錦撰。

湖廣參議張萱墓誌銘 孫承恩撰，王龍楷書。

禮部右侍郎陸文裕公深墓表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公元一五四四年）

冬十二月立石。靈寶許讚撰，孫承恩書，石存洋涇鎮。

明敕封太孺人陸母唐氏墓誌銘 明隆慶六年壬申（公元一五七二

年）立。潘恩撰，顧從禮書，趙灼篆。唐氏係陸深之婦，陸鄰之母，陸梅之妻。

諭祭潘恭定碑 同治志：「萬曆七年錄在陳涇廟，字蹟模糊。又附錄十一年九

月□六日諭祭文。」應作萬曆十一年癸未（公元一五八三年）。

御賜葬潘恭定碑 同治志：「萬曆十一年四月二十日錄，在陳涇廟，字蹟模

糊。」

潘恭定誥命石刻 同治志：「萬曆十一年五月初九日錄，在陳涇廟。」

潘恭定墓志銘 同治志：「在陳涇廟，已殘。」按潘恩各種墓石除拓本尙存外，

有二巨石作整方形，甚高大，今移置徐家匯路魏氏園中。

石應朝誥命石刻 同治志：「在三涇廟，字蹟模糊。」

張梅溪墓表 同治志：「文徵明撰書，在漕河涇。」

艾可久救諭石刻二道 一，隆慶元年丁卯（公元一五六七年），一，萬曆五年丁丑（公元一五七七年）。

又二道 一，萬曆八年庚辰（公元一五八〇年），一，萬曆十一年癸未（公元一五八三年）。

又制誥石刻 萬曆十九年辛卯（公元一五九一年）。

又諭賜祭葬碑文二道 俱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公元一五九四年）六月。

又諭祭文 年月同上。

又神道碑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公元一五九五年），張位志銘，陳有年書。

又傳 陳文獻撰。

曹泰會循吏傳 同治志：「黃山布衣宋和撰，婁縣張文敏照書，刻入同里王氏

怡安堂法帖。」

曹孺人墓志銘 撰書人同上。

八品冠帶喬佳佑壽翁墓志銘 陸錫熊撰，曹錫寶書，喬鍾吳篆，存北橋。

曹錫寶墓志銘 朱文正珪撰，劉文清瑋書，刻入王氏怡安堂法帖。

刻溪姚公墓表 徐士芬撰，朱昌頤書。

太原張太宜人節孝事實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張世求墓志銘 清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公元一八四四年）朱逢辛撰，趙文

麟書。

袁大令傳 係記袁祖志爲小刀會所殺事，清咸豐五年乙卯（公元一八五五

年）立石。

胡執卿君墓志銘 民國四年乙卯（公元一九一五年）秦錫圭撰，朱壽朋

書。

農林總長宋教仁石像後銘辭 于右任撰，康寶忠書，章炳麟篆「漁夫」兩

字於華表。于辭曰：「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記爲直筆

乎直筆人戮。爲曲筆乎曲筆天誅。於虜九京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賤人之鐵，

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

私諡敦惠郁懷智墓志銘 民國八年己未（公元一九一九年）立石。

贈大將軍鄒君墓志銘 民國十三年甲子（公元一九二四年）立，章炳麟

撰，李根源書。

鄒容墓表 章炳麟撰，于右任書。

祭鄒容詩 李根源撰。

陳竟泉墓碑 附於鄒容墓旁，章炳麟撰。以上四種均在華涇。

御筆

雲漢昭回之閣 同治志：「孝宗在青宮時書，賜錢良臣勒石，後歸靜安寺，元王

逢有詩。」石尙存。

奎章閣碑 同治志：「文宗御書，藏楊瑪家，王逢題後，又有御書「山居」二字。」

賜徐樞書 同治志：「宣宗御書。」

心箴碑刻 同治志：「憲宗御書，向在舊學宮，尊經閣，咸豐七年燬於兵燹。」

承恩堂額 同治志：「神宗御書，附勅諭一道，在龍華寺，咸豐十年燬於兵燹。」

法書

醉翁亭記 宋蘇軾書，在舊學宮，尊經閣下，清咸豐五年（公元一八五五年）

乙卯燬於兵燹。

墨竹賦 黃庭堅書，明陸深家藏。

歸去來辭碑 在下沙。

永寧教寺記 元泰定二年乙丑（公元一三二五年）二月尹方回撰，在新場。

以上三種，俱趙孟頫書。

急就章

前出塞詩 二種俱宋克書，釋善啓跋。

片玉堂詞翰十二冊

同治志云：「前七冊陸深書，後五冊深曾孫瑋書，崇禎庚辰起龍錢木，歲久剝蝕，且佚去數版，嘉慶初其裔孫慶循重為校定，尙得六冊云。據府志補注。」

臨趙吳興真書文賦

來雀堂詩話帖 陸郊刻，高行曹泰檢藏慈雲庵文昌殿。

南征賦帖 陸郊刻。

臨趙吳興絕交書 陸郊刻，眉山張景賢跋。

自書詩卷墨蹟 寶山陸必達摹刻。

瑞麥圖賦 陸深撰，爲蘇大用文契書，前有圖，後有隆慶元年丁卯（公元一五六七年）四月武陵顧九敘跋并徐獻忠題，向藏城西陸氏。嘉慶十七年（公元

一八一二年）壬申秋李筠嘉得其石一半，重摹初榻本補之，置吾園壁中，後

園燬，石無存。

行書王元章梅花詩 向藏陸氏吾園，今無考。

兼葭堂草書大字格言四幅 陸深爲甥黃良器書，萬曆二年甲戌（公元一

五七四年）夏四月吳門吳臚刻。石原藏同善堂東廂，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市博

物館成立，移置該館大廳。

草書帖 以上九種俱陸深書。

王雅宜詩刻

消痞帖

千字文石刻 三種俱張電書。

潘氏蘭亭帖 同治志：「潘允端摹宋榻本，有元趙孟頫十六跋，潘雲龍記云：趙跋爲吳靜心監定。又揭傒斯康里巒張伯雨評識，藏曹樹珊家，有喬重禧跋。」

六體千字文 潘雲龍摹刻。

蘭亭遺蹟 王圻官澶淵，得晁翰林家定武肥瘦二帖，并趙文敏所摹暨益藩所刻安圖模勒入石，又蒐訪歷世名賢題跋，共三十九章，綴之圖後。

潘氏淳化閣帖十卷

同治志云：「潘允亮自摹宋榻本刻石。」近人歐陽輔著集古求真云：「明潘允諒用賈似道所藏本覆刻，昔人謂其筆意清遒，雅有勝

趣。卷一下摹似道名印，及悅生葫蘆陽文印，十卷末耳字下，摹曲脚封字印，後有

「濟周密印章」五字，其中仿銀錠樣紋，其石久已殘缺，初拓竹紙淡墨本，亦不

易得。」

顧氏淳化閣帖十卷

同治志云：「潘允亮家藏宋榻本。」集古求真云：「明

廟從義借潘氏所得賈藏本摹刻，亦稱精善。諸印文悉與潘刻相同，惟字略肥。而

第五卷古法帖標目失刻帖字，末卷周印在淳化年月之上，以此爲二本之分別。

顧嘗作閣帖說文，頗勝於劉次莊。顧有宋拓已被蛀蝕，而字無損，名爲夾雪本，朱

竹垞極稱之，以爲可睹銀錠未熨以前面目，乃借潘本入石，殆「夾雪」本後得

耳。」潘顧二家淳化閣帖之詳情，可參考上海研究資料續集五一頁。

柳誠懸蘭亭

玉泓館蘭亭

十七帖

右軍蘭馨帖 四種俱顧從義摹刻。

煙條帖 顧從德摹張旭書。

宗示帖

定武帖 兩種均顧氏所藏，歷宋、元、明題跋甚富。

月賦帖 同治志云：「有正續二刻，俱在喬氏宜園。」

寶鼎齋帖 硯廬帖 吳泰摹刻。

汲古堂帖

臨淳化閣帖 二帖俱董其昌孫用威藏石。

大來堂帖 其昌子祖源摹刻，孫黃中藏石。

戲魚堂帖

來仲樓帖 其昌從孫鑄刻石。

鷓鴣館帖

玉恩堂藏帖 華亭林希願集家藏真蹟勒石。

銅龍館帖 其昌從會孫象恆藏石。

戲鴻堂帖 其昌集歷代宋楊真蹟刻石，向藏閩港施氏。凡十六卷，初為木刻，燬於火，乃重摹刻石。

舊雨軒藏帖 朱長統勒石。

褚氏淳化閣帖 續志云：「褚爾昌刻，補入周、秦、二漢人舊跡。據滬城備考，爾昌名永祚，見雜記遺事。」

喬將軍草書帖 同治志云：「喬一琦書自作詩十八首，寄其弟仲安者也。前有門下丁述寫像，并錄楊漣請卹疏略。蓋其昌楊漣題。國朝康熙三十年喬起鳳錄

丁遠傳附焉。乾隆二十七年同里葉鳳毛，二十九年會侄孫光烈跋，向藏喬氏家祠，缺其一。同治七年於土中得之。巡道應寶時捐廉購置也是園。八年郁熙繩請復喬氏舊物，購置借園。」

最樂堂法帖 喬光烈臨各體書。

硯耘書屋石刻四冊 同治志云：「乾隆辛卯秋日張元博書。前二冊真書，陳仲醇輯讀書十六觀。後二冊行書，屠園寥演讀書十六觀。前有吳琿跋，後有自識。」

井青浦王鳴盛陶駁聲跋。在淘沙場文帝殿。」

平遠山房石刻 李廷敬集諸家書勒石，後有王承基、劉樞跋。

岳鄂王尺牘 蘇州顧氏家藏墨蹟，勒石岳王廟。清道光八年（公元一八二八年）戊子孟秋唐堦跋。

蘇黃米蔡四種石刻

曙海樓法帖 劉文清壩書。以上二種俱王壽康刻。

定武瘦本蘭亭 從孫退谷所藏宋榻本上石。

英光堂法帖 宋米元章書，從岳珂刻宋榻本重摹。

蘇文忠書札 清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公元一八四二年）十月勒石。

米元章楷書挽詞 明董其昌題。

董其昌臨米楷書

趙文敏尺牘

吳雲壑書歸去來辭 明董其昌題。

惲南田王石谷合刻 以上八種俱徐大有家刻石。

藉田賦石刻 曹耀翔書，藏咸宜堂。

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發行

定價 國幣 八角
(外埠酌加運匯費)

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

(輯十第林學)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編輯者 學林社

發行者 學林社

總經售處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六八開明書店

分經售處 昆明武成路陽明巷子
重慶陝西街
成都華文巷
桂林環湖北路
開明書店分店

茲因紙張及排印工料驟然漲價自民國三十年三月一日起所有本社已出將出各輯暫照定價加五成發售

本社啓事

「論語之研究」一文續稿，原擬於本輯繼續刊載。茲因本輯所載四文，篇幅已鉅，改於下輯續登。此啓。

純研究性質
的學術讀物

世界文化

工部局登記
C 七九〇號

第三卷第一・二輯合刊目錄

中國民族的精神革命.....	胡達孫	小說中所見的蘇聯民族性.....	趙景深
中國民族性的特點.....	蔣竹莊等	日耳曼民族的排法心理.....	燕鄰
地理上所見的中國民族性.....	曾彝園	緬甸人——善於拒絕麻煩.....	久如
駁南北民族性不同說.....	林一歲	安南人的心理.....	無端
不可征服的中華民族.....	青水	人生問題(講座).....	蔣維喬
盲人說象的中國民族性談.....	祖武	世說新語(四十則).....	淺景
英國人的特性.....	書丹	南行被劫記.....	雪黎
論法國民族性.....	中丹	〔文〕歷史鑄造者與金錢鑄造者.....	馬星野
	園	〔摘〕中國近代工程師.....	吳承洛

「世界文化」第一卷合訂本業已出版，第二卷不日問世。內容包括政治、軍事、民族、社會、科學、哲學、歷史、考古、人物傳記、文學、戲劇各門，皆係世界名文，學者鉅著。此外並有世界文摘，世說新語、說苑等項。包羅宏富，內容精審。每卷都凡六十萬言，洋裝一巨冊。可資專門參考，可供普通涉獵。現由中國圖書雜誌公司經售。第一卷定價國幣五元，第二卷定價六元。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第三卷第三輯目錄

我國第一個偉大教師.....	伯潛	我的人生觀及修養.....	蔣維喬
甘地與尼赫魯.....	風生	中國金石著錄法.....	朱劍心
戰時英國四巨頭.....	久如	遠古文化的一環(考古).....	何天行
歐戰結束後的和平機構.....	初九	世說新語(二十二則).....	淺景
從德國內部寄出來的書信.....	燕鄰	生命的玩笑(小說).....	錢今昔
美國大罷工真相.....	無夢	〔文〕國粹與國學.....	許地山
世界大戰與石油.....	如心	〔摘〕論留學政策.....	楊人梗
		本刊第二卷分類目錄索引.....	編輯室

▲另售每冊定價六角 預約全年十二冊六元▼

學 生 月 刊

本訂合 約預售發

學生月刊創刊以來，已及二載，為學生界唯一之課外讀物，惟定戶未及裝訂，定易散失，遠道讀者尤以坊間求缺不能按期購得，前訂合載，又因所訂多課外讀物，均已售罄，後到者及裝訂，應命，深引為憾。茲詢讀者，購者向來，特將創刊號起至本年第六期止，每六期訂成一大同圖書公司預約，以免向隅為荷。太貴不能多行裝訂，購者向來，求速至四馬路二八一號樓上學生月刊社或六期預約三元。

價目：平裝合訂本每本定價三元五角預約三元
精裝合訂本每本定價五元預約四元五角

第二卷
 評美日談判與中國動盪中的世界大勢
 蘇聯雜語
 關於中學國文科的文言教學問題
 如何學習英語（修學指導）
 人體旅行記（二）肌肉·骨骼系統巡禮
 上古時代的安南與占婆
 米突制常識
 從S.S.引起的故事
 學生文壇（八篇）
 論戰時政府的權力
 美國的健康問題之威脅
 青年健康問題之威脅
 憶伯鴻先生

倪公寬 朱德明 李德明等
 倪公寬 朱德明 李德明等
 倪公寬 朱德明 李德明等

第十一期
 倫敦的吼聲
 錢大姐
 學生文壇（八篇）
 赫斯出走案的背景
 青年的志願問題
 西行憶語
 世界大戰與三民主義
 國人應有的認識

馮和儀 符秋 朱硯夫 索非 呂鑑平 蘇乾英 葛煥成 海濤 譚炎鳴
 趙彥方 何略 劉炳 景岩 劉炳 景岩 劉炳 景岩

第二卷第六期
 苦衷
 近代的希臘民族國家
 希臘地島的輪廓
 希臘地島的輪廓
 希臘地島的輪廓
 希臘地島的輪廓
 希臘地島的輪廓
 希臘地島的輪廓

馮敬玉 程滄波 陳日誠 馮敬玉 程滄波 陳日誠

第二卷第七期
 評蘇德兩國所證的幾點
 日更迭的內幕
 演本邊界外交之過去與現在
 談青年生活習慣（生活指導）
 時事研究的地理常識（修學指導）
 科學的鬼現（貴陽通訊）
 人體旅行記（二）皮膚肌肉骨骼系統巡禮（三續）
 特輯：蘇德戰爭與各方的反應
 講座：南洋的農產資源
 光緒文壇（十篇）
 學生文壇（十篇）
 對於戰時公債應有的認識

李長傳 蘇乾英 錢今昔 蘇乾英 錢今昔 蘇乾英 錢今昔

上海福州路一八二號上海學生月刊社
 總經理處：上海福州路一八二號
 大售處：上海福州路一八二號



開明書店

最近出版新書

大學國文學文示例

郭紹虞編 三元九角

語文通論

郭紹虞著 一元七角

齊魯大學學研究所專著彙編

清代地理沿革表

趙泉澄著 五元四角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叢刊

明代思想史

容肇祖著 三元六角

古史辨

(第七冊)

呂思勉等編

十八元

元人雜劇序說

青木正兒著 徐樹森原譯 徐調孚校補

二元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碑目

四元

春雷

(劇本)

吳天著

一元六角

寫在人生邊上

(散文)

錢鍾書著 七角

戰時英文選

陳麟瑞編

三元六角

科學童話烏拉波拉故事集

吉柏爾著 顧均正譯

二元三角

上列各書一律加三發售

近百年來

中國之銀行

李培恩

每元一角
開明書店
經售

近百年來中國之銀行

說命

論語之研究

羅期歌

中國文字型與語言型的文學之演變

從文字學上考見中國古代之聲韻與語言

三國志裴注音例

李培恩

馬敘倫

程樹德

李健吾

郭紹虞

胡樸安

季廉方

海外僑胞之喉舌 國民日報

言論：公、直、暢

新聞：確、速、博

副刊：趣、實、潔

日出兩大張：消息完備

編制最新穎：銷行最廣

附刊有七種：灌輸新知
定價最克己：廣告效宏

社址：香港花街廿五號
電話：四三三四 六五四四
電報掛號：三二八三

